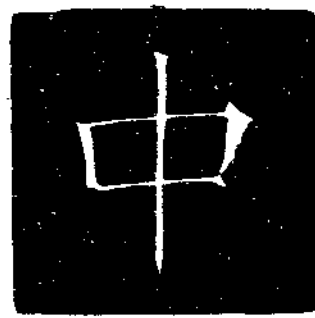


內政部登記證警民字第一〇三號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采開成石經禮記字

贈閱

中和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開 灤 礦 務 總 局



烟煤、焦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經理耀華機器
 製造玻璃公司
 所出著名耀華
 白片玻璃

局 址

天津英租界咪哆士道廿號

電 話

三三九一號
 三二六六號

總 局
 天 津 售 品 處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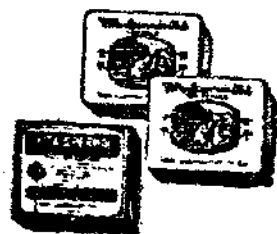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Vita-Spermin

注射劑





維他賜保命

長命牌

本品係動物之辜丸或卵巢內
分泌與植物之維他命結晶體
及補腦神心之精素複合製
成有天然生理作用主治未老
先衰腰痠背痛腦弱失眠性神
經衰弱及婦女月經不調白帶
不孕等症靈速無比用以輔助
或丸若奇效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本刊第九期要目

- 鄭康成卒後千七百四十年紀念……希 鄭
- 中日文化之……辻善之助著
交流(二)……紀 生譯
- 關於楊大瓢……知 堂
- 阮文達事迹……仰 彌
- 印林清話(上)……娛 堪
- 藏國羣書題記……藏 園
- 南屋述聞(續)……水東花隱

本刊第十期要目

- 舊畿水利述……蔡申之
- 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林 栖
- 故唐律疏義非永徵律疏……袁仲燦
- 樞曹追憶……呂允甫
- 天和閣聯話……慎 言
- 中日文化之……辻善之助著
交流(三)……紀 生譯
- 印林情話(下)……娛 堪
- 雪橋自訂年譜……楊鍾羲

中和月刊

第一卷 第十二期 目次

畫圖

郭筠仙手札之一
徐天池水仙

編輯前記……………(一)

焦理堂卒後百二十年紀念……………荀生(二)

(附)贅記……………仰彌(三)

釋儼……………予向(六)

撒豆……………知堂(四)

顧亭林集徵獻……………華忱之(五)

書賈李雨亭……………冉(覽)

鴉片戰爭之動機……………孟慶霖(五)

譚龍……………徐知白(六)

郭筠仙手札并跋……………楚金(六)

郭筠仙自題小像詩……………醒(七)

舊畿水利述(三)……………蔡申之(七)

專載

雪橋自訂年譜(三)……………楊鍾義(七)

飢饉……………北定(二)

愛爾蘭之國防……………望生(二)

述要十月……………(二七)

畿輔先哲祠……………蓋(三)

朝鮮金石考……………波(三)

書林偶拾

大東金石書……………波(三四)

彞齋漫筆……………一士(三八)

宵勤瑣記……………問耕(四)

燕都覽古詩話……………兌之(四)

霞飛自叙……………金惠生譯(五)

本刊第一卷總目索引……………(六一)



本刊第一期要目

新學篇……荀鶴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林同甫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沈雷
 禹跡寺……知堂
 畫談(上)……予向
 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述……梁繩禱
 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補考……謝剛主
 中國畫之傳神術……蔡申之
 吳音談……程樹德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藏園羣書題記)……藏園

本刊第二期要目

釋站……柯昌泗
 道德的原始……蒼巖
 美國與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形勢……叔子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予向
 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璞子
 庚辰述往……一士
 畫談(下)……予向
 隨……陳陸
 的日本美術的裝飾性……茫子
 雙的代價……慎言

本刊第三期要目

上元燈語……仲文
 河套民族變遷攷……謝剛主
 圓明園之迴憶(上)……蔡申之
 教育與犯罪……強立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考……盧傑
 莊方耕學記……海波
 漢天師世家跋(藏園羣書題記)……藏園

本刊第四期要目

座談日本史……錢稻孫
 周慮……燕史
 波蘭戰役始末記……銘
 醫無閭摩崖巨手之書畫……予向
 書序說……鏗齋
 圓明園(中)之迴憶……蔡申之
 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瞿昭旂
 崔東壁學記……海波
 宋元間一段詩史……程樹德
 日內瓦……蕭伯納著
 白林譯

本刊第五期要目

空海入唐求法記……梁繩禱
 王爾德文論……昭言
 英國農村問題……望生
 漸江大師佚聞(上)……予向
 訪殷墟記……故吾
 圓明園之迴憶(下)……蔡申之
 程讓堂學記……海波
 道樾……燕史

本刊第六期要目

行政區域分合論……柯昌泗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望生
 內閣談……一士
 炒栗子……知堂
 漸江大師佚聞(下)……予向
 童謠篇……方紀生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海波
 關於日記……止岐

本刊第七期要目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梁盛志
 讀老老恒言……知堂
 中國園林建築……王璞子
 龍鳳印談……予向
 鑿粟……抑吾
 張起菴學記……海波
 釋兒與子……徐知白
 意園懷舊錄……內藤虎次郎著
 吉川幸次郎譯

本刊第八期要目

弔上虞羅先生……柯昌泗
 中日文化之交流……辻善之助著
 紀生譯
 俞理初卒後百年紀念……稼江
 德蘇訂約珍聞……陳同富
 譚塑……王璞子
 道光朝銀荒問題……太平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陳陸
 圓明餘憶……拙菴
 南屋述聞……水東
 花隱

本刊第十一期要目

歐洲新秩序觀·····	同甫
中國溝渠史料·····	盧傑
科舉概詠·····	子厂
周秦印談·····	予向
記清代則例·····	曹宗儒
小來禽館帖跋·····	勺圃
舊畿水利述(二)·····	蔡申之
小泉八雲齋記·····	丁仁
雪橋自訂年譜(二)·····	楊鍾羲

本刊發售合訂本啓事

本刊出版以來辱承 各界贊許曷勝慚感茲爲酬
答 讀者雅意起見特自第一期至第十二期合訂
上下二冊裝潢極爲美觀既利閱讀且便度藏茲訂
發售辦法於下

本合訂本用硬紙面布背精裝定價從廉每冊三元
五角合購二冊七元外埠函購掛號郵費加一

凡直接訂戶本市者按定價九扣收費外埠免收郵
費

此次合訂本爲數有限購請從速

紅樓真夢

發售預約

紅樓真夢現由著者刊印全部行世本月刊不復續

載欲得是書者請至東城隆福寺觀古堂書舖或疏

璃廠清秘閣榮寶齋南紙店購預約券每部十二元

準舊曆十二月初一日出書各售券處憑券照換不

悞

郭筠仙手札之一

賜示讀江晉文多陳伯嚴志所見為卓天抵
文章然身向上第一感自然向絕一世各文
皆由今人有此日記無從知楚自書何君幼
論上不得揚志於此所考於多不深日記所
德小年日四日斯已厄正即也班乘日斯
昔言也也已原書古為雅雅感即今臨也奉与病也
志之固今今有一書即意大日星極印誠之取志即
建國志詳知有外不知有建也此古之誤為也
不于書下大無改書教為得字

徐天池水仙

百品嬌容俗却春
清可以擬未神
銀細瑤妝世家歸
能粧休擬世道人
天池漱者



新國民書館發行圖書目錄

正則 日本語講座 (全十二卷)

◎中日兩國語學界最高權威者協力大傑作！

各卷注解均力求簡明，故學者一看即能徹底明瞭，毫無求人解釋之必要，爲自修用之標準書。

- 第一卷 日本語入門篇 陸軍軍官學校 教授 官 四宮春行
- 第二卷 初等會話篇 國立新民學院 教授 日野成美
- 第三卷 重話·物語篇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 教授 益田信夫
- 第四卷 日本事情篇 陸軍軍官學校 教授 官 四宮春行
- 第五卷 文法篇 國立北京大學 文學院 教授 尤炳圻
- 第六卷 語法篇 國立北京大學 理學院 副教授 錢端仁
- 第七卷 尺牘·作文篇 北京外國語學校 教授 丸良夫
- 第八卷 俚彥篇·翻譯法 國立北京大學 文學院 教授 錢稻孫
- 第九卷 演說·式辭篇 北京師範學院 教授 若山超關
- 第十卷 日本語學概論 教育部編譯會 特約編譯者 永島榮一郎
- 第十一卷 日本文學篇 京城帝國大學 助教授 荻原淺男
- 第十二卷 日本語教授法 國立新民學院 教授 山口喜一郎

加○號係已出版者
其餘將陸續出版

【定價】 每卷壹元貳角
郵費八分

書名	定價	郵費
最新現代日語會話讀本(全)	一元二角二分	
小學日本語讀本譯解卷一	四角四分	
小學日本語讀本譯解卷二	四角四分	
小學日本語讀本譯解卷三	四角五分	
日本語入門(全)	四角四分	
日本語初歩(全)	五角四分	
北京文化學術機關綜覽(全)	二元八角八分	
新民主主義	二角二分	
興邦興亞之原理	三角二分	
東亞聯盟建設綱領	二角二分	
在華北日本兒童作文集	一元八角八分	
大陸に育つ(日文)	一元八角八分	
新民法	一元五角八分	
新民法全書	二元八角八分	
新民法全書	一元八角八分	
最新兩政府法令輯覽	二元一角二分	

發行所 北京電話 阜成門外 禮士路 新國民書館

長夜漫漫

年輕的人兒 翻來覆去不成眠

五千遍搗枕搥床
一萬聲長吁短歎
根治失眠唯有充實營養健全神經

睡眠，是我們一天裡最快樂的事情，無論你是貧賤富貴，只要到了夜晚有一個香甜的熱睡，晝間的多少煩惱苦悶，也可蕩然無餘，這麼說，睡覺該是人生絕大的幸福吧？

然而，在應該睡眠的時候，偏偏不能入睡，翻來覆去，輾轉難眠，既未能恢復已失的體力，更要耗費殘餘的精神，請想，這對一個人的健康，會有多麼大的損失！

給予的刺激，邪思僻念的紛擾，都足以影響安頓的睡眠。倘使每個青年整夜睡不好，怎會不一搗枕搥床五千遍，長吁短歎一萬聲！

至於失眠的原因，大抵因了精神與肉體任何一方面發生了病象，有以致之。

第一，神經衰弱的人，不堪重大的負擔，一經用腦過度，心神過勝，以及晝間感受了強烈刺激，都能惹起夜間的失眠。

第二，胃腸不健全，消化機能低微，最易引起橫隔膜的高升而壓迫心肺，於是呼吸受障，睡眠遂致不能安定。

第三，循環器系統發生障礙，如患有心臟病或血管的高壓，都能引起腦血流轉的變態，失眠遂因心跳，血壓高或貧血而構成。

此外，如睡前的情感過分興奮，飲用刺激飲料，也能影響睡眠。

有些人爲了防避失眠的痛苦，多購服安眠藥劑，這却是絕大的錯誤，因爲安眠藥劑本屬麻醉劑一類的東西，它雖能制止當時的失眠現象，却不能掃除病根。

掃除失眠病根，當然要檢查失眠的原因，但，無論是怎样引起的失眠，總不外是神經衰弱，營養不良，而致體虛力薄，不足抵制一切病患的煩擾。

爲了根本強健起來身體各部組織，最好的辦法就只有服用補品，可是一般補品都偏於藥性燥熱，青年壯年服用，治病不足，戕生有餘，

因此在你尋求絕妙的滋補品的光景，應該格外留心。

現在，僅有百補不熱的滋補劑，只有若素一藥，若素是採取各種補藥的菁華，攝用我國草藥中最高營養品，經過科學炮製而成，內含大量維他命，荷爾蒙，蛋白質，養化鐵，炭水化物等質，功能防止一切神經衰弱，胃腸疾病，並可根本強身健體，旺盛新陳代謝，清理血液，滌除體內雜質。體格健壯以後，失眠現象定然不驅自除。

若素不止調理胃腸與神經，並能治療及預防肺病，貧血，腦病，腎病，肝病，煙酒中毒，老年衰弱，婦女氣虛血虧，以及小兒百病。若素價格低廉，每小瓶五角，中瓶一元六角，最大瓶五元。若素總批發處在北京東城新開路若素製藥公司。濟南營業所在濟南緯三路九十七號。

焦理堂卒後百二十年紀念

荀 生

有清嘉慶之世。以經學考據見稱于揚州阮雲臺者。有三人焉。曰焦理堂。曰凌次仲。曰許周生。次仲周生精于禮。兼習嗜人之術。理堂于學無所不窺。視凌許二家爲尤博焉。

理堂。名循。揚之甘泉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卒于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一八二〇）。距今適一百二十年。壽五十有八。幼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水切。不當讀如縫。爲當時諸老所盛稱。年十七。爲附學生員。年二十二。補廩膳生。時興化顧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理堂幼同學。理堂因之用力于經學。年三十九。中嘉慶六年辛酉舉人。一應會試不第。卽奉母家居不出。母卒。託疾閉戶以終老。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著書數百卷。皆極精博。

理堂之學。最邃于易。以易旁通乎羣經。窮究乎理義。論者謂爲空無依傍。冥心孤往。深造自得者多。斯固然矣。然其論學。則極尊戴東原。謂孟子字義疏證原善等書。最爲精善。雕菰樓集卷十三寄朱休承學士書云。循讀東原戴氏之書。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宋學漢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于漢。然訓故明乃能識義文周孔之義理。宋之義理。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未容以宋之義理。卽定爲孔子之義理也。卷七申戴篇云。王惕甫未定稿載上元戴衍善述戴東原臨終之言曰。生平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東原生平所著書。惟孟子字義疏証三卷。原善三卷。最爲精善。知其講求于是者。必深有所得。故臨歿時往來于心。則其所謂義理之學可以養心者。卽東原自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飾太極之義理也。余嘗究東原說經之書。如毛鄭詩補注等篇。皆未卒業。則非精神之所專注。宜其不復記也。……吾于東原臨歿之言。知其生平所得力。而精魄所屬。專在孟子字義疏証一書。其他讀書不記者。本非所自

得也。是故淺深真偽。非人所能知也。已則知之。已亦不自知也。臨歿則自知之。浮慕于學古之名。而託于經。非不研究六書。爭制度文物之是非。往往不待臨歿而已忘矣。夫東原世所共仰之通人也。而其所自得者。惟孟子字義疏證原善。所知覺不昧于昏瞶之中者。徒恃此寥寥也。卷六讀書三十二贊于孟子字義疏證云。性道之譚。如風如影。先生明之。如昏得朗。先生疏之。如示諸掌。人性相近。其善不爽。惟物則殊。知識罔罔。仁義中和。此來彼往。各持一理。道乃不廣。以理殺人。與聖學兩。由是言之。其于東原之學。推挹備至。按東原治學之門徑。由文字音韻訓詁以明經。由經以求義理。理堂論學。亦主以訓詁明義理。與東原之說本相通。又理堂嘗撰論語通釋一書。其書即仿孟子字義疏證而作。是書凡十五篇。曰一貫忠恕。曰異端。曰仁。曰聖。曰大。曰學。曰多。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据。曰君子小人。（按此書焦氏遺書不收。木犀軒叢書有刊本。据自序作于嘉慶甲子。時里堂年四十二歲。据後序作于癸亥。先一年。又按文集收有通釋序。凡十二篇。曰聖。曰仁。曰忠恕一貫。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阮元通儒揚州焦君傳同。比今刻本少三篇。而次序亦異。文集編次于嘉慶二十二年丁丑。理堂年五十五。其序目爲十二篇。知今（刻）本之成尙在其後。又按理堂又爲論語補疏。書成于丙子。理堂年五十四。自序謂向嘗爲論語通釋一卷。就正于吾友汪孝嬰。孝嬰苦其簡而未備。迄今十二年。孝嬰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刪次諸經補疏。訂爲論語補疏二卷。略舉通釋之義于卷中。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是知理堂於此最用力者爲論語補疏。今補疏中于異端執一之義。言之甚詳。知今通釋多異端三篇。則又据補疏所補入者也。）足與孟子字義疏証之書。互相發明。不過東原精力之所最注者。仍在名物訓詁一面。理堂精力之所注。則在周易一書。此又其小異也。蓋理堂以卓絕之資。而處于考据之時代潮流中。不甘專研六書。爭名物訓詁之是非以自見。是以由周易入手以盡展其精卓之思想。理堂易學之著述凡六。曰易學章句十二卷。曰易圖略八卷。曰易通釋二十卷。曰易話二卷。曰易廣記三卷。曰周易補疏二卷。而其最精粹者。則在章句圖略通釋三書。故此三書又稱雕孤樓易學三書。成于嘉慶乙亥。是時理堂年五十三矣。其于易學自述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易圖略序云。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恆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

實測之。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而明。非可以虛理盡。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爲相錯。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于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爲旁通。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于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爲時行。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于時行。不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未實測于全易之先。胸中本無此三者之名。既實測于全易。覺經文傳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相錯。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時行。測之既久。益覺非相錯。非旁通。非時行。則不可以解經文傳文。則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

理堂既以旁通相錯時行三者說易。復以變通之義通之于性理。其說太極云。禮運曰。是故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此本上繫傳。而以太一爲太極。太一爲北辰之神名（鄭康成乾鑿度注）。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故以太一當太極。馬融直以太極爲北辰也。然推禮運之言。正可究尋易義。何也。北辰居天之中。而名北極名太一。今以太一爲太極。是以太極爲中之名。禮本于太一。即謂禮本于大中也。分爲天地。謂兩卦旁通。分陰分陽也。轉爲陰陽。謂反復交易。迭用柔剛也。變爲四時。謂窮則變。變則通。即陰陽轉運而不窮也。用一轉字。一變字。兩儀四象之爲轉運變通之名可知也。轉變即是易上繫傳。以易字貫下。則有太極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皆本轉變而言。生兩儀便兼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兩句。分乃有兩轉乃爲儀也。變而爲四時。便兼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句。儀以通變而有四。象以趨時而爲八也。鬼神則吉凶也。命言其分天言其運也。記用易以明禮。而所以發明易者了然可見。馬融直以北辰解太極固謬。虞翻謂分太地即是生兩儀。易固不曰太極生天地。記亦不曰太一生天地。分非生也。呂氏春秋大樂篇曰。音樂本于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則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陰陽。此亦本易傳爲說。而發明兩儀四象之爲變通轉運。尤爲詳粲。出猶生也。出兩儀亦不言生天地。天地車輪。即陰陽之變化。天地可言分。不可言生也。天地未車輪。可言分未可言儀也。晚周人剽取易義以著書。尙可迹而求之。由是言之。理堂之釋太

極。全本于數之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生者即變化轉運之意。說解頗爲新巧。與漢宋諸儒全不相蒙矣。夫陰陽未判之先。渾渾沌沌者。一太極也。由變通轉運而生兩儀。而生陰陽。而生四象。人之性善。亦可由變通轉運驗之。今夫人。其知識未開之前。渾渾沌沌。亦猶夫太極也。而其間虛靈不昧者即是性。性者即人之智慧也。性之體爲智慧。而人類自以其智慧而進化者即是性善。智慧之進化。即易之變通轉運也。變通轉運之所得即善也。故其言曰。繫辭傳云。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即所謂性善也。善即靈也。靈即神明也。荀子云。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是也。人如此。禽獸亦如此也。荀子又云。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正人性之善之証也。而荀子乃以爲性惡之証焉。試言之。人之有男女。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無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聖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能覺于善。則人之性亦能覺于善。第無有開之者耳。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己能覺。則己之性善。己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故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子所謂僞也。爲也。爲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如禽獸之性不善者也。故同此飲食男女。嫁娶以別夫婦。人知之禽獸不知之。禽獸既不能知。人又不能使之知。雖使之亦不能善。然人之性爲之即善。非由性善而何。人縱昏淫無耻。而已之妻不可爲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貪婪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己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孟子正義滕文公爲世子章。又性猶杞柳章正義。文集卷九性善解五篇。易話性善解五則皆同。)觀文中所云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又云。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己能覺。則己之性善。是焦氏之釋性善。全就知覺智慧上言之。人有此知覺智慧。即是人之性善處。由是言之。天下之人皆善也。何以有不善者。焦氏之意。以爲人類之知覺不等。智慧高者爲聖人。能覺己之性善。復能覺人之性善。智慧低者則即普通之人。不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故人之性本體皆善。至其性之善否則視其知覺之智愚。智者能變而之于宜以得其利。故曰善。愚者不能變而之于宜而不得其利。故曰不善。譬諸人之心知嗜味

好色。知嗜味好色。即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禮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悅心是性善。悅口亦是性善。所謂悅心悅口者。必到恰好之地位。方是善。不得其宜則不善。宜者義也。得其宜所以合乎義。合乎義即可以盡其利。必變化然後始能盡其利。盡其利則性善矣。故又云。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變通。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羲教之嫁娶。定人道。無論智賢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始食鳥獸羸蝨之肉。飢則食。飽棄餘。神農教之稼穡。無論智賢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爲利也。於故之中知其利。則人之性善可知矣。繫辭傳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又云。又明于憂患與故。通者通其故之利也。察者察其故之利也。明者明其故之利也。故者。事也。傳云。通變之謂事。非利不足以言故。非通變不足以言事。諸言性者。據故事而不通其故之利。不察其故之利。不明其故之利。所以言性惡。言性善惡混。又或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皆不識故以利爲本者也。孟子私淑孔子。述伏羲神農文王周公之道。以故之利而直指性爲善。於此括全易之義。而以六字盡之。云故者以利爲本。明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即義不義。義不義即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獸也。幾希之間。一利而已矣。即一義而已矣。即一智而已矣。（孟子正義。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章。）由是言之。人之有知。即人之性善矣。

更進一步言之。人之有知。未必即是性善。必人之智變而之于宜以得其利。方是人性之善。換言之。人之智變而之于宜以得其利。即人類智慧之進化也。即以人之一生證之。人初生解飲乳。便解視聽。此良知也。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較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同焉此人。一讀書。一不讀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絕矣。同焉受業。一用心。一不用心。其知識多寡又大相懸絕矣。則明之與昧。因習而殊。亦較然矣。（孟子正義性猶杞柳章。）夫智固是善。然人之太智。飾僞日萌。其結果乃或至于不善。故又云。羲農之前。人苦于不智。既人人知有三綱六紀。其識日開。其智日深。浸而至于黃帝堯舜之世。則民不患其不智。轉患其太智。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蒼頡。初造書契。是知黃帝之時。民情飾僞矣。于是堯舜時。有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之人。于是有方命圯族之人。當羲農之前。人苦于不智。故羲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明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悌。人非

不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于治堯農以後之天下。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遠滔天圯族。釁用弗成。朝士如是。庶民可知。固堯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故聖人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孟子正義孟子道性善章。）由是言之。人性之善。固屬于智。然而不智與太智。皆可以爲不善者矣。

人性之善否。豈太智不智之故也與。良由才不才爲之樞紐。孟子正義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章云。孟子性善之說。全本于孔子之贊易。伏羲畫卦觀象。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俾天下萬世無論上智下愚。人人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此性善之旨也。孔子贊之。則云利貞者性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禽獸之情。不能旁通。卽不能利貞。故不可以爲善。禽獸之情。何以不可爲善。以其無神明之德也。人之情何以可以爲善。以其有神明之德也。神明之德在性。則情可旁通。情可旁通。則情可以爲善。于情之可以爲善。知其性之神明。性之神明。性之善也。……才以用言。旁通者。情所以能旁通。而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才也。通其情可以爲善者才也。不通情而爲不善者無才也。云非才之罪。猶云無才之罪也。蓋人同具此神明。有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爲善。有不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爲善。此視乎才與不才。才不才則智愚之別也。智則才。愚則不才。下愚不移。不才之至。以上所述。理堂論性善大旨如是。依理堂之意言之。吾人之智。卽吾性之神明。吾性之神明。卽吾性之善也。然僅憑吾人之虛明靈智。尙未可以言性善。必須吾之智能知義之時變與夫旁通之情。方可謂善。義之時變者。通變神化之道。全以隨在轉移爲用。所謂集義是也。情之旁通者。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吾之神明得暢遂而毋窒。則義之時變無不知。情之旁通無不得。惟其能變而通。斯之謂性善。而智之能識義之時變情之旁通。則又有才爲之運旋焉。

雖然。變通之義豈常人之智所能識哉。惟聖人爲能知之。論語通釋釋聖曰。大戴記曰。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性情者也。聖人以通得名。非智無以通。非學無以智。非恕無以測萬物之性情。非能測萬物之性情。無以應變而不窮。由是言之。聖人能測萬物之性情。故應變而無窮。常人之性不能自覺。必待聖人者覺之。故理堂云。非

性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復其性。(性善解)又云。唯其才不能自達。聖人乃立教以達之。其先民不知夫婦之宜別。上下尊卑之宜有等。此才不能自達者也。伏羲教之。無論智愚。皆知夫婦之別。皆知上下尊卑之等。所謂通其神明之德也。使性中本無神明。豈教之所能通。……人之性可因教而明。(孟子正義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章。)又云。赤子之無知。故匍匐可以入井。必多方保護之。教誨之。……若失而不教。則終于愚而無知……卒之文字不能通。農商不能就。衣食不能自力。父母不能養。妻子不能保。自轉尸于溝壑。(孟子正義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此言常人之才。不能自達。必賴聖人之教。而後始能復性。所謂教者。非空言覺悟之所能達也。必讀先聖之書。習先聖之道。行先聖之道。博學而詳說之。而後人之智慧始能開通變化。故曰。孟子之道性善。由讀書好古。能貫通乎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而後言之者也。(孟子正義孟子道性善章。)明人講學。至徒以心覺爲宗。盡屏見聞。以四教六藝爲桎梏。是不以規矩便可用其明。不以六律便可用其聰。于是強者持其理以與世競。不復顧尊卑上下之分。以至至誠惻怛之情。弱者恃其心以爲道存。不復求詩書禮樂之術。以爲修齊治平之本。以不屈于君父爲能。以屏棄文藝爲學。真邪說認民。孟子所距者也。(孟子正義離婁章句下)。聖人治天下。教學爲先。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六儀。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願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習于詩書禮樂。則不致以邪說害政。孔子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古卽先王之道也。學卽詩書六藝之文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論語學而篇。曾子云。傳不習乎。注云。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不習而傳諸人。是生于其心作于其心之言也。楊墨無所習而言爲邪說。孟子博學而習。故知其邪說而距之。舍六德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以心悟爲宗者。皆亂天下之楊墨也。(孟子正義作于其心害于其事條下。)此上數條。理堂極斥講學家心悟之非。而人之智慧。必賴博學習行而始得變通進化。究理堂之意。所以重學習者。蓋人之知識之明昧。因學而殊。知識之多寡。因習而異。是知識之明昧多寡。因乎學習。習行亦必有所因。則因乎博學詳說。故又云。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必誦其詩。讀其書。博學而詳說之。所謂因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諸身。遠觀于物。伏羲所因也。神農則因于伏羲。故云。

伏羲氏歿。神農氏作。黃帝堯舜則因于神農。故云神農氏歿。黃帝堯舜氏作。惟其因乃有所變通。通其變。使民不倦。通其所因。變其所因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其所因。化其所因也。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損其所因也。益其所因也。先王之道。載在六經。非好古敏求。何以因。卽何以通變神化。何以損益。故非習則莫知所因。非因則罔知所述。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云。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其義一也。彼但憑心覺者。眞孟子所距者也。（孟子正義離婁章句下。）此處之因革。仍本變通之意言之。蓋天下之事物。皆生日進而不已。人之智慧。亦生生日進而不已。生民之初。智識未開。茹毛飲血。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伏羲神農所以能發明人倫火食以教人者。由其智慧之進化。是伏羲神農能自覺而覺人者也。神農氏歿。黃帝堯舜氏作。則又因羲農之道而變化之。以至于今。社會日趨于文明。而人類之智慧益進。不外乎窮變通久之道。所謂因者。一指其所變通之事實言。一指其所以變通之方法與事實言。不求所因。則事實無所變通。不求其所以因。則無變通之方法。而人類之智慧不能達矣。智慧不能達。則性有不善矣。人類之智慧既屬于進化。則人類思想之演進。無日不在變通因革之中。因卽是革。卽是創。卽是變通。卽是進化矣。

然則理堂言性善。旣主智慧之進化。而其論性善。何以言因不言創。推理堂之意。以人之智慧。智愚不等。智者卽聖人。其智能識義之時變與情之旁通。理堂所謂自覺而覺人者也。其智慧能因先聖之道。通其變以利民。愚者卽常人。其智慧未能識義之時變與情之旁通。則必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誦其詩。讀其書。博學而詳說之。習用以求所因。信教以服其義。其界說甚爲明通。聖人之智慧。自能變通轉運。無須言之。以上所諄諄述說。教人因于習行。以求智慧開通變化者。蓋爲常人說法也。

惟其如是。理堂又恐人溺於誦詩讀書博學詳說。而不知變通也。乃復著通變神化論。說權。說據。說方。說矜。說定。釋多諸篇以明之。蓋言人智之開通進化。固因乎誦詩讀書博學詳說。然誦詩讀書博學詳說而仍未通乎旁通之情時變之義者。非知也。故通變神化論云。能通其變爲權。不能通其變爲時。然而豪傑之士。無不知乘時以運用其權。而遠乎聖人之道者。未能神而化之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化者。通其變而人不知之也。惟人性靈。故可教而

使之善。重乎此則輕乎彼。民趨所重則害生。聖人有以平之。而權生焉。權而見其權。通變而見其通變。惟人性靈。且有以窺之。而害生焉。權而不見其權。通變而不見其通變。百姓日用而不知。神而化之也。（易話上。）說權一云。法不能無弊。有權則法無弊。權也者變而通之之謂也。法無良。當其時則良。當極寒而繼之以春。當極暑而繼之以秋。此天道之權也。故爲政者以寬濟猛。以猛濟寬。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所損所益。合乎道之權。易之道在於趨時。趨時可以爲權矣。說權五云。仁義禮智信。萬古行之而不易。故曰五常。五常卽五行之信。故黃帝考建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以候其天和。春秋寒暑。迭相爲經。權在其中矣。恭慎勇直經也。無禮則勞。無禮則怠。無禮則亂。無禮則絞。不知權也。故聖人之轉移天下也。以禮仁知信直勇剛經也。不好學則其蔽愚。其蔽蕩。其蔽賊。其蔽絞。其蔽亂。其蔽狂。不知權也。故君子之轉移氣質也以學。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然則禮也。學也。惟其義也。雖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則禮義之中。又有權焉。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學未至於權。未善也。儒者自持所學曰。吾禮也。吾義也。是乎已而非乎人。出者奴而入者主。其始害於道。其究禍於天下國家。非禮義之有害也。亦害於不知權而已矣。不知權其失也據。其流而爲異端。理堂之釋異端也。曰執其一端爲異端。執其兩端爲聖人。又云。異端者生於執一。執一者生於止知此而不知彼。止知此而不知彼。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不執矣。知其所知。知也。知其所不知。亦知也。執一者知其一端。不復求知於所不知。不求知於所不知。非力不足以知之也。以爲此不知者。不必知者也。不必求知而已知其非也。不必求知而已知其非。此理堂之所謂執。蓋未能知乎變通者也。故又曰。聖人一貫。故其道大。異端執一。故其道小。又曰。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異端知此不知彼。執一爲天下害。故理堂深惡之。曰楊子惟知爲我而不知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知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冬夏皆袷也。趨時者裘葛袷皆藏之于篋。各依時而用之。卽聖人一貫之道也。使楊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善與人同。同則不異矣。……孟子之距楊墨。距其執也。距其執。欲其不執也。（以上諸說。參見論語通釋。釋異端。釋知。文

集攻乎異端解。論語補疏諸條。）

執一而不能通。是爲異端。誦詩讀書而不能用思以求其通。是爲據。論語通釋釋據云。近之學者。以考據名家。斷以漢學。唐宋以後。屏而棄之。其同一漢儒也。則以許叔重鄭康成爲斷。據其一說。以廢衆說。荀子所謂持之有故。持即據之謂也。孔子一貫之道。自楊墨出而充塞之。故孟子力闢以存孔氏之學。荀子謂人之患在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于是非十二子。由秦及漢。儒道消亡。聖人之教微。……公孫宏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然聖人一貫忠恕之指莫能明也。各經其意。各師其師。石渠之議。同異互執。孟子改師法。遂不見用。江公與王式。同爲魯詩。至嫉而相訾。嚴彭祖與顏安樂同事陸孟。而各持所見。譬于五季之亂。各據一地。據淮南者不復至吳越。據楚漢者不復至巴蜀。楊子雲惡夫當時之習……曰……一閱之市不勝異意。一卷之書不勝異說。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又曰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譏諷之學。各習其師。……班固作藝文志……曰。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學者之大患也。然東漢諸儒。執一尤甚。……范蔚宗論鄭康成曰。東京學者。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又儒林傳云。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蓋東都之學。至鄭氏始通。……其箋詩主毛而屢易其義。注儀禮則兼用古今文。注周禮則兼采杜子春鄭衆之說而案以己意。子夏喪服傳且駁正之。注詩不必同于注禮。前說與後說殊。雖一己之言。不拘于一。誠述古而不泥古。博而能貫。得乎聖人之意。王肅孫毓。不知鄭義。或相爭難。至于南北分途。門戶異立。唐學士元行沖作釋疑引王邵云。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寧道孔顏誤。諱言服鄭非。然則服鄭之外皆屏之。則仍兩漢譏諷之習。蓋必據鄭以屏其餘。與必別有所據以屏鄭。皆據也。皆非聖人一貫忠恕之指也。班固論諸子曰。九家之說。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略。然則九流諸子。各有所長。屏而外之。何如擇而取之。況其同爲說經之言乎。執一之害。于學爲異端。于著述爲專據。此兩漢以來。所謂經學家之知據不知通之弊。能

求會通而不專據。則僅康成一入。今康成且不當據。況又別據以屏康成乎。

嘗嘆學術之不明。由于學人知據而不知通。治學之家。曰我守某家法也。我以述古也。惟專務求據不能用思以求其通。是皆執一之所誤。理堂作述難五篇以見意云。孔子曰。述而不作。學者亦曰述而不作。然惟孔子能述伏羲堯舜禹湯文王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孟子歿。罕有能述者也。述其人之言。必得其人之心。述其人之心。必得其人之道。學者以己之心爲己之道。以己之道爲古人之心。曰。吾述也。是托也。非述也。學者不以己之心求古人之言。朝夕于古人之言。而莫知古人之心。而曰吾述也。是誦也。是寫也。誦寫非述也。孔子贊易。章編至于三絕。其于伏羲文王之意。已無弗明。無弗明而後贊之。所以爲述也。述孔子者。若何其爲述也。孔子修春秋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吾竊取之。孟子之說書也。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其論詩也。曰以意逆志。不以辭害意。然則述也者。述其義也。述其志也。不以志而持其言。有不可通。則曰古人如是說也。有不善。則曰吾有所受也。古人所望于後人者。固如是乎哉。聖人之道。日新而已。譬諸天度愈久而愈精。各竭其聰明才智以造于微。以所知者著焉。不敢以爲述也。則庶幾其述者也。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述無等差。各當其時而已。人未知而已先知。人未覺而已先覺。因以所先知先覺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覺之。而天下之知覺自我始。是爲作。已有知之覺之者。自我而損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復明。是之謂述。上古知母不知父。則夫婦不定。伏羲知夫婦定而後有父子君臣上下。于是作八卦。而天下皆知有夫婦之別。而彖倫由是叙。上古茹毛飲血。不知火化也。燧人知之。而教人火化。而天下遂皆知有火化。不知有耕耨也。神農知之。而教人耕耨。而天下遂皆知有耕耨。其他作杵臼。作舟楫。作宮室。作棺槨。作弧矢。作書契。作車乘。凡自未知未覺。而使天下共知之共覺之。皆作也。孔子之世。所作于前者。已無不備。孔子從而明之。使古聖人之教。續延于萬世。非不作也。時不必作也。生伏羲神農堯舜之後。別思所以作之。則不知而作矣。故孔子曰。殷因于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因即述也。乃伏羲神農堯舜之教。三王之所因。非孔子述之。人莫能述也。孔子述之。而伏羲神農堯舜之教。明於萬世。此述之功。所以獨歸孔子也。孔子所以爲萬世師也。且夫老莊楊墨之徒。莫不自以爲能述。今世說墨子之書者。尙推原其祖神禹。本史佚矣。

然而孟子辭而闢之。直斥爲無父無君。等諸禽獸。何也。有孔子之述。而伏羲神農堯舜之教明。其異乎伏羲神農堯舜之教者。皆知其非述也。墨翟述禹而實悖乎禹。許行述神農而實悖乎神農。老莊之徒述黃帝而實悖乎黃帝。陳搏邵雍述伏羲而實悖乎伏羲。宋元以來。人人讀孔子之書。皆自以爲述孔子。而甲詆乙爲異端。乙斥甲爲楊墨。究之孔子所以述伏羲神農堯舜之教者。果有能得之者乎。述孔子者。果能述孔子之所述乎。吾知其難矣。學者好詆諆人。人不易詆也。非能是人。不能非人。非人而不中其所非。是爲妄非。是人而不中其所是。是爲妄是。故善述者。卽道人之是。能道人之非。學宋元人之學者。非漢魏矣。學漢魏人之學者。非宋元矣。猶之學治者非陶。學農者非圃。老於農而後可非農。精於治者而後可非治。門外者不知門內之淺深。是故能述之乃能非之。能非之乃能述之。是其是。非其非。古人樂之道。其是非非古人之所是。古人疾之。疾之者。疾其持之而失其所爲是也。則不如其詆之也。學者詭於人。輒曰吾述乎爾。問其何爲乎述。則曰學孔子也。孔子所謂克己復禮爲仁。善人爲邦百年。皆古語。且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述穆姜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述胥臣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周書管子所已言也。吾述乎爾。吾學孔子乎爾。然則所述奈何。則曰。漢學也。嗚乎。漢之去孔子幾何歲矣。漢之去今又幾何歲矣。學者學孔子者也。學漢人之學者。以漢人能述孔子者也。乃舍孔子而述漢儒。漢儒之學。果卽孔子否邪。穆姜婦人也。胥臣管仲。齊桓晉文公之臣也。而孔子述之。則孔子而生近世。必不屏絕唐宋元明而專取漢人也明矣。夫孔子述堯舜者也。孔子之述堯舜。見於易者一。見於論語者六。惟執中述堯之言。餘則探其微。且能道其病。蓋深契乎堯舜之道之所以是。雖胥臣管仲穆姜之言。而寔足以明堯舜之道。則取之。不必持堯舜之言以爲述堯舜也。學者述孔子。而持漢人之言。惟漢是求。而不求其是。於是拘於傳注。往往扞格於經文。是所述者漢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漢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則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義也。則亦未足爲述也。且夫唐宋以後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漢學者。或屏之。不使犯諸目。則唐宋人之述孔子。詎無一足徵者乎。學者或知其言之足徵而取之。又必深諱其姓名。以其爲唐宋以後之人。一若稱其名。遂有礙乎其爲漢學者也。噫。吾惑矣。善述人者如善醫。各審其人之陰陽表裏虛實。研究而洞悉之。然後用攻用補。用涼用熱。各如其人之病。而無我之心也。不善醫者。先具一病以擬其人。

未視脈診色。方藥案狀。先已立乎其心。或懸一不切之藥。以泛應千百人之病。市人以其工酬應假聲氣而惑之。然而善醫者。能各審其人之病。而無我之心。則必於陰陽表裏虛寔之故。骨空經脈營衛度數之理。金石水火飛潛草木之性。無一物不深索而窮究。不名一物而無物不明。雖有奇證怪脈。人視爲不可解。自我按之。了然於重輕生死之間。學者述人。必先究悉乎萬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條理縷析分別。不窒不泥。然後各如其所得。乃能道其所長。且亦不敢苟也。其人著撰千卷之多。必句誦字索。不厭其煩。雖一言之少。必推求遠思。不忽其略。得其要。挹其精。舉而揚之。聚而華之。隱者標之。奧者易之。繁者囊之。縮者修之。鬱者矢之。善醫者存人之身。善述者存人之心。故重乎述也。不善述者拂人之長。引而歸於己之所知。好惡本枝。去取寡當。繪人者嫌眇而著瞭。惡儂而形直。美則美矣。而非其人矣。或曰。著其眇。形其儂。遂肖其人乎。夫徒著其眇。形其儂。而不肖其人。然則善述者。固不在眇不眇儂不儂也。由是言之。著書有作、述、誦寫三種。先聖之立言設教。以類萬物之情。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理堂所謂作也。先究悉乎萬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條理縷析分別。不窒不泥。然後各如其所得。此理堂之所謂述也。述之難者如此。苟非深有得於理堂所論時變旁通之義。能自出性靈。以運思而求通。而專據古人之一說以爲述。則理堂之所謂誦寫。非述也。否則拂人之長引而歸於己之所知。曰古人如是。則理堂之所謂托。亦非述也。惟其專據而不能會通。故終不足以言述。惟知其一端。不復求知於所不知。故終流爲異端。異端則害道矣。然則異端害道奈何。曰。欲止其害必自攻之始。文集卷九攻乎異端解上云。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談者以指楊墨佛老。於是爲程朱之學者。指陸氏爲異端。而王陽明之徒。又指程朱爲異端。此二字遂不啻洪水猛獸。亂臣賊子。正不必然。攻猶摩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卽摩。摩卽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者。異也。攻者。磴切磨錯之也。已者。止也。各持一理。此以爲異已也而擊之。彼亦以爲異已也而擊之。未有不戕其害者。豈孔子之教也。異端猶云兩端。攻而靡之。以用其中而已。漢賢良策問云。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然則異端之云。第謂說之不同耳。故諸葛長民貽劉敬宣書云。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則凡異已者通稱爲異端。至晉世猶然也。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此卽發明論語之義。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

悖則害矣。有以政治之。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謂使不相悖也。彼此砥切磨錯。使紊亂害于道者悉順而和焉。故爲序。序者。時也。一人冬夏俱養悖矣。一人冬夏不養不葛而俱以拾亦悖矣。所以悖者。失其序也。互相攻錯。令秦屬之冬。葛屬之夏。拾屬之春秋。則皆不失其序而害止矣。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子孫黎民而爲利。媚嫉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子孫黎民而至于殆。殆卽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相觀而善之謂摩。人異于己。亦必已異于人。互有是非。則相觀而各歸于善。是以我之善觀彼。以摩彼之不善。亦以彼之善觀我。以摩我之不善也。故任昉撰王儉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義者。宜也。歸之于宜。何異之有。漢范升以費氏易左氏春秋爲異端而排之。陳欽稱左氏孤學未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此又以斥左氏爲異家。異家卽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尙書有歐陽。復立大小夏侯。三傳之異。亦猶是也。荀子曰。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中縣衡。則有以序之。此損益所以隨時也。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有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一端以難之。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辯對。謂于衆異之中。衷之以道也。如賈鄭之學。可謂能攻乎異端矣。易曰。乘其墮弗克。攻吉。傳曰。乘其墮。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以困而反則釋攻字有未善。則困反已而歸于法。卽攻也。斯害也已。故攻吉也。按攻異端之說。自漢以來。皆解爲異端之學。諸家無異辭也。理堂訓攻爲摩。訓異端爲執一。確能于諸儒之外。立以新解。且可以息學術異同之爭。持論極明通廣大。株守門戶之見者。有以解其蔽矣。

人之箇性。不能盡同。不同而強使之同。則人之智慧蔽矣。故理堂論性。乃重視其異而不重視其同。異性之發展。而其至則性善一也。論語通釋釋異端云。人各一性。不可強人以同于己。不可強己以同于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實異也。故君子不同也。此不同亦卽時變之義也。惟能通乎時變之義。則不同而仍同。故論語通釋一貫忠恕云。伯夷之

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三子不同道。其趨一也。清任和。其性也。不同道。即分于道也。其趨一。則性不同而善同矣。唯聖人不執一端以較其異同。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文集卷九一以貫之解云。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舜于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孔子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惟克己斯能舍己。人惟自據其所學。不復知有人之善。故不獨邇言之不察。雖明知其善。而必相持而不相下。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漢魏南北經師門戶之爭。宋元明朱陸陽明之學。其始緣于不恕。不能克己。善與人同。終遂自小其道。近于異端。使明于聖人一貫之指。何以至此。今夫學術異端則害道。政事異端則害治。意見異端則害天下國家。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涵于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豈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妒之心生。嫉妒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思何慮。言何為乎思。何為乎慮也。以途既殊。則慮不可不百。慮百則不執一。何晏引此解一以貫之。而倒其文。以為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申之曰知其元則衆善畢矣。韓康伯注易曰。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莊子引記曰。通其一而萬事畢。此何晏韓康伯所出也。夫通于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貫則不執矣。執則不貫矣。執一則其道窮矣。一以貫之。則能通天下之志矣。同人于野。利君子貞。一以貫之之謂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執一之謂也。以執為貫。是以烏隊為嘉蔬。認鶴鷗為鸞鷟焉已矣。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予為

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吾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爲知之次。而不可爲大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而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縣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自何晏韓康伯蔽於莊老。誤以何思何慮爲不思不慮。而一貫之義。遂戾謬不可以訓。非思慮不能貫。但多學而識。不能一以貫之者。正由不思不慮也。多識於己。而又思以通之於人。此忠恕也。此一貫之學也。又論語通釋釋仁云。不使天下之學者皆從己之學。不使天下之立達皆出於己之施。忠恕之道。至此始盡。聖人之仁。至此始大。一貫之旨。至此合內外出處而無不通。又釋多云。聖人重博重多。乃曰……予一以貫之。何也。重多者。惡執一也。執其多於己。仍執一也。一以貫之。何多之有。……多與一相反者也。儒者不明一貫之旨。求一於多之外。其弊至於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講良知良能而不復讀書稽古。或謂一以貫之。卽貫其多。亦非也。……多聞者。己之所有也。己有所聞。卽有所不聞。己有所知。卽有所不知。則合外內之跡。忘人之己之分。……藝有六。流有九。學詩不學易。不知易也。學名不學法。不知法也。雖一技之微。不入其中而習之。終不能知。謂明其一卽可通於萬。豈其然哉。凡此諸說。皆理堂論學最精要之處。理堂以絕卓之資。富於思想之天才。生當考據極盛之世。不願爲名物訓詁所拘。其學主就經之本文。精思渺會。得其大義。其治易主時變旁通。於漢宋諸家不同。治他經。亦以治易之法治之。復以時變旁通之義推之於性情。尤爲本末兼賅。物我並顧。蓋以人之智慧。不在其初生。而期其日成。不讀書不足以復其性。不知變化旁通之義。不足以盡其性。智者日生而日成。人之性所受各有不同。就其發展言之。亦各相殊異。及其性善則同也。惟未通乎變化旁通之義。知其所知而不求知於所不知。是爲執一。是爲異端。惟能彼此相觀摩而各歸於善。舍己以從人。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斯真聖人一貫之道矣。是故理堂之論學。惡夫執一據守。而主乎通權。故曰易之道在於趨時。趨時則可以與權。若立法者必豫求一無弊者而執

之。以爲不偏不過。而不知其爲子莫之執中。夫楊子之爲我。墨子之兼愛。當其時則無弊。又云。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夫所謂能達於義之時變。卽智也。達於旁通之情。卽恕也。智而能恕。則一貫之道備矣。

理堂既喜言智慧。故不常言理。而孟子正義中。亦間有言理之處。性無善無不善章云。禮記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云。理猶性也。以性爲理。自鄭氏已言之。非起于宋儒也。理之言分也。大戴記本命篇云。分於道之謂命。性由於命。卽分於道。性之猶理。亦猶其分也。惟其分。故有不同。亦惟其分。故性卽指氣質而言。性不妨歸諸理。而理則非真空耳。而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道有理也。理有義也。理者分也。義者宜也。其不可通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達於四方者。各有分焉。卽各有宜焉。趨燕者行乎南。趨齊者行乎西。行焉而弗宜矣。弗宜卽爲失道。趨燕者雖行乎北。而或達乎趙。趨齊者雖行乎東。而或止乎魯。行焉而仍弗宜矣。弗宜則非義卽非理。故道之分有理。理之得有義。理於義者分而得於義也。惟分故有宜有不宜。理分於道。卽命分於道。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以理義明性。卽孔子以理與義明道也。其釋理爲分。惟分。故有不同。此說似本東原生生而條理。人物分於氣化各成其性之論。然東原雖謂人物分於氣化各成其性。而未嘗言性分有不同。理堂則極論性分之異同。東原不知性分有異同。故指欲卽理。理堂能知性分有異同。故謂性不妨歸諸理。人各本其性分而變通幹運之。其趨皆達於善。此又其說之精密圓通者也。

理堂思想之出發點。既以時變旁通二語爲主幹。蓋無處不以變通之道求之。天下事本無一成不變之局。故變則能通。通則能久。久則窮而又變。性亦日生而日成。學乃日新而日受。故於人受於天一段。略而不言。專就人之智慧進化言之。性如此。命亦然。其釋命曰。道變化而巳。命分於道。則有所限。有當安於所限者。不舍命是也。有不當安於所限者。申命改命致命是也。命而能改能申能致。則命不已。卽道之不已。如是乃爲知命。自變通之義不明。而未受命未順命之文。遂成一莫解之說矣。（易通釋卷五命。）又云。聖人在尊位。君天下。則可造天下之命。君一國。則可造一國之命。故自王侯以至令長。皆有以司人之命。孔子不能得位則道不行。而天下之命不能造。故云。道之將行也與。

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以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與天道。與口鼻耳目四體同指爲命。天下之飢命在稷。天下之溺命在禹。此口鼻耳目之命也。逸居無教。則近禽獸。勞來匡直。命在司徒。此仁義禮智天道之命也。百姓之飢寒困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飢不寒。皆有以遂其生。百姓之愚不肖困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愚不肖。皆有以育其德。於是天下之命。自聖人而造。惟聖人不得位。則不特民之生無以遂。即己之生亦待人而後遂。故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苟得。不安求。不以爲性也。是知命也。聖人不得位。民之德無以育。而已之德則不必待人而後育。故庸行之謹。庸言之信。率之於性而不聽之於命也。是知命也。（文集九知命解下。）其說命也。主創造革新。而不主一成不變之命。故云君子造命。常人囿于命。此全本人事爲說。與向來以天意者不同。此種意見。頗與西哲達爾文「進化論」不謀而合者也。

論者於理堂。皆推服其易學之深。殊不知其於易。往往舍本義而專意于互卦。實非漢人家法。予謂其不朽處。正在能運冥想之天才。推究易理。施之于人生。精博闡通。密合無間。而自成一家之言耳。而說者又謂其思想之淵源。有近于清初之王船山者。或謂有近于顏李者。或謂有近于戴東原者。是亦不然。船山顏李之書。理堂皆未能見。雖戴氏之書嘗爲理堂所稱贊。而二家之精神亦不同。理堂于當時經學家。皆有微辭。其文集卷八辨學云。今學經者衆矣。而著書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据守。三曰校讎。四曰摭拾。五曰叢綴。……通核者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獨得其間。可以別是非。化拘滯。相授以意。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師成見。亡其所宗。故遲鈍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過焉。据守者。信古最深。謂傳注之言。堅確不易。不求于心。固守其說。一字句不敢議。絕浮游之空論。蘊古學之遺傳。其弊也。踟躕狹隘。曲爲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校讎者。六經傳注。各有師授。傳寫有譌。義蘊乃晦。鳩集衆本。互相糾核。其弊也。不求其端。任情刪易。往往改者之誤。失其本真。宜主一本。列其殊文。俾閱者參攷之也。摭拾者。其書已亡。間存他籍。採而聚之。如斷圭碎璧。補苴成卷。雖不獲全。可以窺半。是學也。功力至繁。取資甚便。不知鑒別。以贗爲真。亦其弊矣。叢綴者。博覽廣稽。隨有心獲。或考訂一字。或辨證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博博淵深。不名一物。其弊也。不顧全文。信此屈彼。故集義所生。非由義襲。道聽塗說。所宜戒也。

五者兼之則相濟。學者或具其一而外其餘。余患其見之不廣也。于是乎辨。是理堂之所較推重者。在乎通核。而据守已爲可議。至若校讎。摭拾。叢綴。只是學者讀書工夫。尙未足語于成學。蓋理堂之意。經學非考据。考据所得。不過如叢綴之類而已。經學者。以經文爲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爲之輔。彙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並貫通于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與此。又云。惟經學可以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見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据著作書。）又云。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于虛。庶幾學經之道也。（與劉端臨教諭書。）經學必能識乎時變之義。旁通之情。方可至通核。清代考据之家。能通核者有幾人哉。其所以稱贊東原不去口者。以其通核故也。然亦豈能以其稱贊之故。而遂謂爲學術思想之所自出耶。

贅記

清代經學大家。有所謂甘泉二堂者。一爲江都堂藩。一卽焦里堂循。江氏之學。淵源於元和惠氏。墨守師承。可謂得其正傳。所著如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諸書。述清代經師之事蹟特長。爲治學術史者所資。然其學本漢儒。不免家法門戶之見。里堂幼卽穎異。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其治學惟務求是。絕不墨守一家之說。囊界自封。於學無所不通。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等。專勤成書。惟易則其世傳家學也。阮文達撰焦里堂傳云。『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葱。皆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於易本有家學。』里堂自擬先考事略亦云。『善青島家言。通郭景純諸家之學。熟於焦氏易林。

筮則用之。每有奇驗。』又觀其與王述菴書云。『循賤士也。家寒微。僻居下里。惟以先祖之訓。不敢爲世俗學。』其二云：『循居甘泉之北鄉。地僻無師學。惟先人之教。以爲生員所重在學術。不在科甲。於是命之究習經書。博覽典籍。』又易通釋自序云：『循承祖父之學。幼年好易。憶乾隆丙申夏。自塾中歸。先子問日所課何若。循舉小畜彖辭。且誦所聞於師之解。先子曰。然所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以復見於小過之六五。童子宜有會心。其思之也。遂一意於易。』可窺其家學之淵源。與致力之勤審矣。有雕菰樓易學三書（卽易章句、易通釋、易圖略）易話。易廣記。周易王氏注補疏諸書行於世。

里堂關於經學之著述。周易之外。有孟子正義三十卷。尚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三禮便蒙。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禹貢鄭注釋一卷。毛詩地理釋四卷。論語通釋一卷。群經宮室圖二卷。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十一卷。書義叢鈔四十卷。就中以孟子正義。論語通釋及補疏三書。尤其論學精華所萃。阮傳謂里堂有注易日記三卷。今未見。

里堂於經義之外。尤精于天文步算。與李尚之銳。凌次仲廷堪。爲談天三友。阮梅叔(亭)溥舟筆談云。『吾鄉善天文者。國朝自陳曙峰以下。代不乏人。今時如焦里堂師沈方鐘。其鏗鏘者也。』李文塘(斗)揚州靈勸錄云。『里堂好天文律算之學。著有釋交。釋弧。釋輪。釋帶。乘方釋例。加減乘除釋。共二十卷。皆言算術也。本朝推步之術。王梅之後。則有江慎修戴東原錢曉徵。錢視二家尤精。與里堂友者汪孝嬰凌仲子李尚之。並通是學。』里堂之書。曰里堂學算記。阮氏里堂傳述里堂治算學及著書經過云。『里堂思深悟銳。尤精於天算。謂梅徵君(文鼎)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繁複無次。戴庶常句股割圓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辛楣(大昕)稱其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里堂上書錢氏論七政諸輪。錢氏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源。里堂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里堂又以爲康熙甲子

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帶一卷。里堂又謂劉徽之法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里堂嘗與吳縣李尚之(銳)歙縣汪孝嬰(萊)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治)秦道古(九韶)之書。皆未之見也。乙卯(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在阮文達署。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尚之。尚之爲之疏通證明。里堂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尚之叙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樂城郭那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里堂又教子廷琥曰。李樂城之學。余既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涬。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廷琥。廷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里堂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即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

里堂治學之精審。於阮文達里堂傳中約略可見。然大抵推重其經學算學。於其史學。則疏而未詳。梁任公嘗言『阮文達焦理堂

傳。於理堂易學所關發略盡。其最缺憾者。則於史學不置一詞也。集中上伊汀州姚秋農兩書。深得治史竅結。其識不在謝山下。是不宜簡置也。理堂於義理之學。其見地亦不在東原戴氏下。此傳所發未盡。又劇說一書。亦理堂絕學之一。不當並書名而不叙也。『里堂上伊汀州姚秋農兩書。載於臚菴集卷十三。均商訂修纂揚州府志條例之文。其時志局所頒體例。僅用纂錄。不易一字。而標以出處。此誠取信於古。以免鑿空誣偽之病。然里堂以爲有未盡然者。如朱竹垞日下舊聞。黃玉圃南臺舊聞。皆用此體。而其書實皆述古。不及今時事。若郡縣志書。虛卒今古。則有不可徒以纂錄成書者。夫汲於古者。莫而論之。其險於今者。無書名可述。無卷數可言。豈其詭設所由來乎。若使半爲纂錄。半出心裁。則是醜態合於酒漿。狐貉蒙於絺絺。前此雍正府志。甘泉縣志。體例雅柔。頗堪哂笑。職此之故也。又以爲行狀行述。作於子孫。所稱不曰先府君。即曰先王父。將仍其稱。斷無此理。抑易其名。則又非行狀行述矣。若已易其名。而仍襲以行狀行述。則名爲徵實。已陷虛誣。顧案牘之文不刪。誦明儒之修史。隋代之稱未汰。譏唐士之疏經。設如小吏書供。前朝頌聖。不得仍而列之也。且事有原諸典籍。而其說非誠。播自傳聞。而偏爲至確。此符生之錄。不及趙逸之舌也。山川道里。十目共徵。道德文章。百辭均合。轉以其不見於書。而概從屏棄。是輕目而重筆也。前古之書。或數行之中。僅取一語。割之則脈絡不完。備之則字句冗費。且有前後相間。不容備載。仍將裁彼

偏辭。成我專義。夫班固改列傳一二字。已名漢書。馬遷述荊軻數百文。不稱國策。但明言所本。不復瑣述書名。既憑我意爲改移。不復舉而歸之古昔。史傳之文。互爲詳略。或此篇之意。待彼而通。今節取一端莫測首尾。是必集腋成裘。釀花爲蜜。況長勺師馳。別傳操劍。裝澤敗績。更紀藏肝。合則篋爲奇觀。析則傷其零亂。至於孟子述庚斯。業殊盲左。史遷論艾穢。似襲於菟。如謂載籍可憑。書堪盡信。徒以臆列爲臧拙之巧。不且以草創失潤色之權。且夫癩祭之謀。有同賣菜。宜兼收而並採。難主一而廢百。勢必汗牛充棟。紙不勝書。作者既徒見其煩。閱者恐難終其卷。割裂則本末不明。堆垛則繁複無次。果使纂錄之書。可以千古。則是衛湜之禮記集說。高出康成。李昉之太平御覽。賢於杜佑矣。纂錄之書。最忌墨一漏萬。卷帙不得不多。既多矣。始則抄寫難。繼則刻難。刻矣而印又難。印矣而購者又難。劉表之牛。徒堪享土。莊生之木。止以全天。典謨誓誥。讀書者判以七觀雅頌。學詩者亦分四體。史記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以各歸其例。本諸是也。至元史則增以國語。明史且別出天圖。莫不按事立格。依文樹義。今概用纂錄。不分紀傳。不列書表。將上述天子之恩。下等編氓之例。已非所宜。而一郡典型。千秋著作。僅以供詩人之取料。矜博尚奢。有肉無骨。此皆里堂認爲不合史例者。乃述其意見曰。『竊謂國史宜本漢書。郡志當依史記。何也。漢武斷代。則前不連古。後不及今。國史之例也。史記上及軒轅。下終漢武。郡志之例也。郡志爲土地之書。宜先

釋地。爲嘉慶十二年之郡志。則嘉慶十二年見在之城郭河渠都里疆域。以及寺觀橋梁田賦戶口。皆目驗而知。實莫實於此矣。是必按而記之。書其實跡。不厭於詳。不嫌於瑣。是爲所見異辭也。由今而上推之。則六十歲人可識四十年事。四十歲人可識二十年事。水某年而遷塞。城某年而築修。職官之更代。士科之甲乙。稽之冊籍。詢諸故老。是爲所聞異辭也。事遠年湮。杳詢莫及。既不可見。復不可聞。無可奈何。乃檢之故籍。以求十一於千百。說以異而成疑。書或裨而難據。所爲傳聞異辭也。今轉以傳聞爲本。聞見爲虛。舍實事求是之路。趨無可奈何之途。鄙所不敢爲然也。竊觀太史公自叙。歷歷道其本原。而每傳贊有曰。余觀春秋國語。余讀陳記。太史公讀秦記。余讀孟子書。余讀商君開塞耕戰書。余讀離騷天問哀郢。余讀孔子書。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可爲博覽羣書矣。然惟尚書論語。信而取之。而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則不敢言。百家言黃帝。其軼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其不盡古籍而纂錄之可知。且既本國策世本等書。而孟嘗君則必徵之於過薛。信陵君則必徵之大梁之墟。於禹疏九河。則必徵之於長城亭障。聽耳貴目。雖古事猶然。其管晏趙盾之事。略所共傳。別書新說。覆其孫武。不論其兵法。而論其行事。則今之載諸二十四史者。已如日月經天。設令史遷當此。果備錄之耶。他如項羽則聞之周生。衛青則聞之蘇建。荊軻則聞之公孫季功。韓信則聞之淮陰人言。是皆訪於時人。而不必求之故紙者

也。至於田叔傳則曰余與仁善。韓安國傳則曰余與登遂定律術。觀韓長孺之義。李廣傳則曰余親李將軍。游俠傳則曰吾觀郭解。鄧生傳則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凡史公同時之人。無不詳悉書之。至今讀者。孰謂其私於故人也。且古書具在。學者刺取之。皆可成書。而見聞可及。略之不言。日愈多而事愈湮矣。……

其覆姚秋農書。亦商訂揚州府志條例事。書曰。『來札云。舊志謬應刪者。於各卷低一格載案語。仍存其名。以備覆檢。』此條極是。然細審之。其辨有三。如隱逸之應耀。孝子之董永。方技之趙達。武功之陳憲。名臣之徐宣。此直於正傳中刪之。顯辨其誤可也。所辨一也。『若忠義之王信。舊志稱其忠。元史明史言其叛。人禽之判。繫於一言。若竟刪之。而指以爲叛。則失傳信傳疑之義。是惟仍存舊志原文。而注補異文於下。所謂互異則雙行列載者。於此類爲宜也。節婦孝子中。頗有此類。似當以忠厚之心。行明察之義。所辨二也。』修志時。耳目所屬。不無濫手。才識所囿。遂多微幸。遲之數十年。但存三五行空言。存而列之。徒覺無聊。文獻無徵。但形其穢。續修者遂毅然刪去。以康熙志較萬歷志。已十刪其二三。以雍正志較康熙志。又十刪其三四。職此故也。循原其所刪者。考其行事。往往爲必不可刪之人。如孝子孔應試。割肉三十二處。又抉一目。可稱奇孝。不在蕭日曠之下。舊志刪去。令人扼腕。因而推之。其空言無可考者。未必皆濫手微幸。大抵修志者。苟率完事。使孝子仁人之精

氣不揚也。刪之則不敢。存之則煩冗。循焚香拜誓。反復以求其例。則附書之體爲宜。史於忠孝文苑。每用此法。誠仁人之用心。既不煩冗。亦不失體裁。省泛語一二行。即可存姓名三五輩。守畫一之例。而勢將概從剋削。或任煩叢。循不敢也。『來札云。各傳內詔令奏疏之類皆不錄。以省煩冗。擇其要者入藝文志。』（原注古藝文但記書目。）是說循有請焉。志書以詩文爲藝文。最是陋習。一開此門而山魅木客皆可以七言應詩。賈緣收入。此志之所以煩冗而不費也。竊謂文與詩。必有關於事實者。隨類取入。如澆漁者載賈讓三策。禮樂志載房中諸歌也。其有關古蹟者。必如文文山之賈家莊、鮎魚壩諸作。蹟見於詩。詩即是證。若偶然遊眺行吟。無關情事。雖杜少陵蘇東坡。亦宜在禁例。所以防煩冗也。奏疏之文。一生精血。莫要於此。如劉瑜之忠。全見諸所上之書。若分而爲藝文。不異竭其精髓。但存皮殼。而其文孤懸於別卷。亦全失精采。是斷不可者也。欲省煩冗。轉增紛擾。譬之魂魄。合聚則爲生機。分置皆成死物。前年與阮大中丞言論及此。中丞以爲然。所以別有文粹一書。以收詩文。志中不設此類。中丞答先生札中。稱唐宋之文。篇篇俱載者。指文粹而言也。劉瑜等正史之所有。本無藉於志書之傳。刪去其奏議。不過秉筆者之無識。尙不足爲輕重。若有賴志以傳者。則所關非小。如孝子陳嘉謨救父不得。上書於轉運使。而殺於水。其精神氣節。畢見於所上之書。舊志將書刪去。而孝子之烈。遂索然矣。循力求之。僅得半篇。爲之憤鬱者二日。不得不

深咎於前此修志者之不載也。且未必能免俗。取詩文爲藝文。亦惟取其有切於揚州者而登之。如劉瑜奏疏所論宦官宮妾。於揚州七邑。漠不相涉。入瑜傳則瑜之生氣勃然。入藝文殊爲無謂矣。史漢如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備載其文。所以然者。其人以文學傳。非空言市語。所能表著。必取其生平所撰著。標其一二。以見梗概。古史臣用意之深也。若於相如班固傳中。刪去諸文。雖極口讚其工文善賦。皆成市語。而其人之精神不出。循謂揚州文學。如曹李之於文選。二徐之於說文。此二書爲萬古之精華。而揚州洩之。爲天下學者之性命。而廣陵兼之。則曹憲李善之傳。必從文選中討論之。徐鉉徐鉉之傳。必從說文中討論之。如上文選注表。說文序。均當載入。（原注宋史徐鉉傳本載說文序。）近時文學之盛。在前如陳厚輝。喬萊。汪揖。顧圖河。王式丹。張驪。王懋斌。吳世杰。夏之蓉等。在後則如李惇。汪中。劉台拱。賈稻孫。顧九苞。任大椿。鍾懷等。皆宜從其所著書。及文集中。探而詳之。循生諸君子後。思有以光顯之。不憚越俎而謀。死者之所望。未死者之責也。幸毋將血脈所關。輕爲分奪。『來札云。史集中以最詳要者列爲正文。其他事蹟互異。或須補探。或須考證。雙行列各條之下。如三國志補注之例分注之。說是也。正文注文之例。亦未容濶。三國志注。因事存錄。陳壽不載。故注以補之。撰三國志者一人。補注者又一人。雖有詳要宜登正文者。不得與陳壽之原文相連屬。勢也。今之府志。一人爲之。與裴氏注三國志之例。原有不同。惟羅願新安志。程

靈洗傳用陳書。而以南史之異文注於下。蘇瓊傳用唐書。而以宰相表之異文注於下。蓋其文既異。勢不得兩存於正文。不得已而用分注之體。或有所考辨亦然。若本無異同。則參取連屬。無容分注。惟其不明注所出。故不見針線之迹耳。竊謂正文與注文。體有一定。如夫人之不可作婢。晉書之不可爲官。孰主孰客。不容以一例殊之。循嘗因所定之例而求之。其變有七。果其人之事實。見於史集者。止有一文。則直錄其文爲正文。注明出處。本無異文。亦無考證。無容補注。此常例也。例之一也。『若事實見於數處。其一詳要可取。他皆不足以入正文。直取爲正文。其荒渺之語。近如小說。止以入注。不必連屬也。例之二也。』『若有數文而互爲詳要。亦無異同。皆宜錄爲正文。惟各取其善者而參之。此事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三也。』『若其人之事實。史集並無正文。必博取而叢拾之。散見者已非一處。其事實皆宜作正文。不當注補。則集腋成裘。釀花爲蜜。亦例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四也。』『附見各傳。以爲正文。則首尾不具。則必參之各書。以成本傳。如字里官秩。傳之正文也。既刺取連屬之。且注之。例之不得不變者也。例之五也。』『其人並無正文。而拾各書以爲正文。其中亦分主客。各記一事。聚之則成一傳。原無分於主客。宜並采而連屬之。以爲正文。各書所紀。則分注之。此即互異者注之之例也。如所載有異。附注於下。即有考證。則雙行之例也。有連屬於正文。有雙行爲補注。亦例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六也。』『如史籍無傳。舊志採錄以爲正文。而不詳不

要。乃小說之言。止可入注。而正文尙虛。則於其所著本事方鈞取連屬爲正文。而舊事所采。轉入於注。此例之又一變也。例之七也。』『此七例皆從第一例變而通之。如易之飛伏。自一世至於五世。又有遊魂歸魂之變。如九數之少廣。自一乘以至九乘。又有正負益積之變。似不畫一而實畫一。易窮則變。變則通。若執一例。以馭一切。必左支右絀。而不可以通矣。』

就此言之。里堂對於史學之觀察與主張。亦以『實事求是』爲旨。其於採摭史料。雖『參之各書』『聚以成傳。』而『不盡憑古籍』。『賤耳貴目』。以得其實。尤忌『執一例以馭一切』。其於體式方面。亦主張詩文『隨類取入。』『不入藝文。』於史料之『文或異』。則『分注』之。『雙行列表』。而其人則『有主有客』。『或正或附』。『不拘一例』。而『同時之人。得悉書之』。蓋『日愈久而事愈湮』。所以『求十一於千百』也。其史學之貢獻概若此。

然里堂之史學。爲文達撰傳所未舉者。不祇梁任公所指之揚州府志已也。如阮文達國史儒林傳一書。據文達子福稱。清代自立國百餘年來。儒林傳無能措手者。文達發凡起例。毅然成之。史館得以進呈。乃今里堂集中載有國史儒林文苑傳議。味其語氣。如『謹案』又如『如台教所稱關係甚重云云』。又如『辱承下問。妄獻愚忱』云云。實爲答問體裁。殆爲復書以抒其建議者。揆諸阮焦二氏之關係。疑文達始議修儒林傳。不能無一語以質里堂。而里堂此議。亦即答文達之問者。

里堂儒林傳凡七條。曰徵實。長編。彙收。鑒別。詳載。公論。附見。然如例中所言「家傳碑銘。出諸子弟所請。每多譽辭。往往泛許。……今夫政績名德。必求諸輿論。乃公而可憑。經學文章。必覈之本書。斯切而匪泛。」傳式舉長編所錄精之又精。核之又核。或直錄其篇。或節揭其要。……悉屏旁觀褒異之虛文。備列當身著述之明證。史貴實莫實如之。史貴直莫直如之。史貴信莫信如之。本朝文集。鉅製孔多。推斯以索。美不勝收。」

「儒林以經。文苑以文。或有小節不拘。而文學實堪入選。則瑕瑜並見。互不容沒。……物謂學不可誣。疵不必諱。述其學兼著其疵。不當因其疵而遂沒其學。」而阮氏例則曰「各儒傳語。皆採之載籍。接續成文。且必學行兼優。方登此傳。至於著述醇疵互見者。亦直加駁辨。此外私家狀述。涉於私譽者。一字不錄。」皆與里堂所論合。又如里堂例云。「本朝經學昌明。門戶胥化。傳論之則采氣獨呈。彙舉之則精華大備。……至於今日。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既已次為長編。則亦不容偏廢。」阮例亦曰。「史漢始立儒林。宋史別出道學。其實講經者豈可不立品行。講學者豈可不治經史。雖為分別。殊為偏狹。故今理學各家與經學並重。一併同列。不必分枝。致有軒輊。」殆亦有取於里堂之說。里堂更主張先輯長編。以橫條枝。然後立傳。蓋札記而兼年表體也。而文達此傳。悉「以年分相次」。殆文達亦有長編之作矣。蓋文達儒林傳之體例。不必盡襲里堂。然就其相同之點。及二人相與之深。未嘗不受里堂學說所影響也。

里堂治經算學。主於「證實運虛」。『變通自得』。故其治史。亦用斯法。然所論不期與章實齋暗合。案實齋之卒。在嘉慶六年。先於里堂之卒凡十九年。章氏生時雖無灼灼之名。其學說已有傳之者。其與邵二雲書云。「生平所得。無不見於言談。至筆之於書。亦多新奇可喜。其間游士襲其談鋒。經生資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近則遨遊南北。目見耳聞。自命專門著述者。率多陰用其言。陽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說。暗勦其意。」則實齋之議論。當世已蒙其影響。里堂嘗舉清嘉慶以前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大抵皆樸學之書。中獨雜以實齋文史通義一種。足窺里堂對於實齋。必有景慕服膺之處。則里堂之史學。實齋或有發之功焉。

里堂史部著述。揚州府志一部分外。則有邢記六卷。揚州足徵錄一卷。北湖小志六卷。餘如里堂道聽錄五十卷（未見）。劇說六卷。撰孟日課記一卷。則筆記之屬也。其文學作品。據文達傳有雕菰樓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今集二十四卷全存。詞祇存紅薇墨竹詞一卷仲軒詞一卷而已。餘則未見。阮傳復謂里堂有種痘醫說等書。今考里堂集有種痘書序。著於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其略謂「海上程翁名維章。精種痘之術。叩之。述翁之言為種痘書十篇。更以所目驗者箋之。以遺里黨。俾知種痘之至順至吉。勿為他說所惑。」然今未之見也。焦氏叢書中有李翁醫記一卷。據集中名醫李君墓志銘。翁名炳。字振聲。號西垣。儀徵人。幼習三世之書。若不能得其蘊。乃學易十年而有得。因錄其

診籍爲李翁醫記。蓋李亦明於易。而里堂亦通乎醫也。又據李艾塘斗揚州畫舫錄載。里堂有焦氏教子弟書二卷。今存有里堂家訓一卷。殆其書矣。

里堂晚年患足疾。居黃莊橋村舍。閉戶著書。其地約五畝。在離蕪湖中。其形盤曲若甌。以爲生壙。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其大半於書塾乙方。復構一樓。取洵之名以名樓曰離孤樓。方丈許。四旁置窗。面柳背竹。黃莊橋在東北半里許。橋外卽白茆湖。行人往來趨市。帆檣出沒。遠近漁燈收唱。春秋耕穫。盡納於牖。樓下置檯以貯稿。其檯高六尺六寸。廣五尺九寸。深一尺七寸。縱分爲二。緯之以級有四。乃就田間斂水車而改製者。式則里堂自定也。樓北二老桑。高百尺。鬚翹四布。編竹作籬。籬下種蕉數本。設石案一。石墩二。曰柘籬。籬外舊有竹數畝。於竹中闢一徑。隨其勢曲直。以達於後扉。徑東有邱。因邱築小亭。亭外植紅薇十數本。薇表於亭。竹表於薇。曰紅薇翠竹之亭。徑以西墮而下。置屋銳兩梁。東向面竹。其南黃梅一株。里堂曾祖手植也。歷百餘年。舊榦已萎。肆斲復成樹。扶疎負書塾後。以垣圍其左。不令梅與竹雜生。曰密梅花館。梅右啓小門通塾。塾故四楹。西一楹里堂幼時讀書所也。嘗讀易其中。後更悟得天元一正負如積之術。曰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室外書。其先人遺構也。塾前有木蘭。高數丈。花時如玉琢浮圖。橋於水。不忍去。斷其上枝。存檝株數尺。覆土作邱。與昔邱通。標以石峯。高七尺。植雜卉奇石曰木蘭家。家東海棠一株。木屋一株。牡丹一株。面

木屋舊有屋作舫狀。離孤樓在其東北。石刻仲長統小像。並樂志論嵌於壁。曰仲軒。軒南卽塾門。軒面西。門面東。門外高柳十數株。間以桃。樓俯其北。啓樓之南窗。綠影滿牀。不見其外。柳下多木芙蓉水蕩。夏月烏髯臥樹側。鑿然作聲。木蘭冢而南。山茶一株。與牡丹。木犀。海棠。黃梅。二老桑歲相若。東西各生一小本。春時能隨老本發花。自二月至於四月不歇。連書塾右室有廊。引而申之。帶於山茶。南廊端稍闊。可坐以向花。用蘇長公詩名之曰花深少態彩。或曰少態。秀木清潭。灑然有方外之趣。里堂栖息此中。凡十餘年。未嘗一入城市。嘉慶二十五年庚辰。足疾甚。且病癩。遂於七月二十七日卒。得年五十有八。里堂一生治學。貴『深造自得』。而所謂『旁通』。相錯。時行。厥爲特點。其有功於後學。實非淺鮮。今適逢其百二十週忌日。草此彌深景慕。

庚辰七月二十七日仰彌識

釋 儼

古印談之一

予 向

儼之舊訓。著於經典。而古印文雖字。从宀从佳。爲從來古今字書所未見。亦漢魏以來諸儒與治經之士未有道及之者。今於金石文字殘賸之餘。爬羅剔抉。欲求國故。發見新誼。非援有確証。詎容置喙。然心知之。隱默而不言。亦非讀書所宜爾。古印文雖。即論語鄉人儼之儼字。孔注驅逐疫鬼也。譙周注。儼却之也。以葦矢射之。呂覽。季冬命有司大儼。注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釋文曰。儼魯讀爲獻。亦讀爲莎。周禮春官司尊彝。獻尊爲犧。亦爲莎。又讀儀。書民獻有十夫。大傳作民儀。犧莎儀并歌部。獻儼古同聲。故儼讀獻。此儼字之著於經傳。兼以聲韻言儼字者也。

儼。說文行有節也。詩竹竿佩玉之儼。傳云行有節度。假借爲逐疫之儼。形容狀貌。悅樂和聲。言有禮節。非同荒誕。其意良美。禮緯云。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爲瘧鬼。一爲魃鬼。一居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乃令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率百隸而時儼。以索室驅疫。國儼有三。季春儼陰氣。仲秋儼陽氣。季冬送寒氣。鄉儼惟季冬乃及庶人。

國儼用牛羊。鄉儼用雞犬。禮郊特牲。鄉人禴。鄭注曰。禴或爲獻。或爲儼。正韻禴音陽。逐強鬼也。儼本爲魘字之假借。說文魘。見鬼驚詞。注見鬼而驚駭。其詞曰魘。魘爲奈何之合聲。凡驚詞曰那者。即魘字。詩小雅桑扈受福不那。說文那作儼字。左傳棄甲則那。亦是奈何之合聲。驅逐疫鬼。擊鼓大呼。似見鬼而逐之故曰魘。此言儼字之誼。魘則其正字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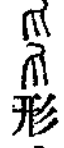

說文鷩或从佳。金翅鳥也。郝氏懿行云。木難似難鳥所爲。文選樂府詩注。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鳥爲長尾禽之總名。佳爲短尾鳥之象形。此鳥名爲難。本从鳥。今之難易字作難。難與儼同。見於周禮春官占夢。遂令始難毆疫。注謂執兵以有難却也。以難爲之。禮月令。季春命國人儼。以畢春氣。又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均以難爲儼。難說文古文作難。與古印文難字相近。難从佳从堇。說文。堇黏土也。从黃省。金文齊太僕歸父盤。爰季良父壺。均从黃。師尙敦。艱字作難。从黃从尙。說文艱。土難治也。契文龔。龔等字。猶爲習見。籀文艱作難。从喜省。說文喜。樂也。从壺从口。壺說文陳樂立而上見也。注謂凡樂器有虞者豎之。其顛上出。可望見。如詩禮所謂崇牙。厂部曰山厂。岸上見也。亦謂遠可望見。故从山豆。豆者豎也。草木初

生則見其顛。今樹字周禮注。多用對字。又假說文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見殷契文。或省人作壹。即樹也。後世爲僕豎之豎。卜辭又有數從女。殆與从人之侓同。此難字古文作𣎵。由慕省而爲艱字之从喜。又从喜省而爲壹。展轉歧異。或有然耶。

茲古印文𣎵。从壹从佳。壹字彙補云。且壹與俎豆同。見字學指南。殷契文鼓叕鼓。从宀从壹。正與古印文合。宀說文交覆深屋也。象上阜高突。其下窪可藏身之形。與禮緯所云居宮室區隅。及索室驅疫之誼爲近。佳集韻尊緩切。豨平聲。與崔同。高大也。亦作唯峯隴。又祖誄切音澤。與摧同。山貌。莊子齊物論。山林之畏佳。郭注大風所扇動也。劉注山林偃僻角尖處。風所不到也。李軌讀爲諸鬼切。又音豨上聲。其誼皆足形容宮室之高大。雖偃僻角尖之處。無不索而驅之。古印文壹首作壹。爲曲頭形。與天同。天笑貌。論語天天如也。似从豨省之豨字。詩飲酒樂豨。今多作愷。豨。還師振旅樂也。一曰欲也登也。爲庶幾之詞。又引伸爲疑詞。與那爲奈何合聲及詩阿那那作儼之誼尤近。又周禮瓶人豆中縣。本瓦器。虞說文古陶器。注瓦器也。木豆謂之椹。竹豆謂之籩。豆从口象形。上一象幘。下一象丌。祭統曰。鐙豆下跗。古文作𣎵。𣎵形象幘。

首作曲形。或象虍頭之省。从瓦器之盧省形。或儼獻聲同。集韻獻尊名。飾以翡翠。鄭司農說本作犧。或作戲同。戲亦从盧。誼或有取於此。未可知已。唐韻儼古文麗。廣韻單。諾何切。玉篇除疫也。與儼同。又古印文字𠄎从邑。又單印單訢人姓名。均儼字之異體。从單增省。與古印文雖字。又多不同。漢印有長生安單祭尊之印。良里單印。千歲單祭尊。萬歲三老單。又單司平印。單字在官印中習見。皆當作儼字。說文單。大言也。書呂刑明清于單辭。又洛誥乃單文祖德。馬注信也。禮記祭義歲既單矣。注單禪同。盡也。然字書亦無云單作儼者。惟此一古印文雖字。與殷契周金俱合。可資左證。得一新解。知爲儼之古文無疑。因見古今文字之蛻變。六國爲甚。讀周秦諸書。能多集晚周之金文。庶有裨於參攷矣。

王氏靜安言古文之學。萌芽於乾嘉之際。其時大師宿儒。祖述宋人。略加銓次。而俗儒鄙夫。逞其私臆。至莊述祖。龔自珍。陳慶鏞之徒。而古文之厄極矣。羅氏雪堂。亦言許君生炎漢之季。所見古文。捨壁中書而外。不能如今日之博。自不能無疏失。殷周文字。漢儒已不能明。故鄭君說經。乃多異義。往往不及杜子春注本爲分明。吳氏奕雋說文蠡說。言周禮注難却之難。杜子春日難讀爲

難問之難。劉昌宗於周禮注。依杜音乃旦反。是。郊特牲之鄉人禘爾雅釋訓袒禘。肉袒也。裘單曰禘。禮玉藻裘之禘也。見美也。从衣从易。與鄭注禘从示从易說不同。說文難古文難。从佳亼隹。首與易字相近。金文難字从佳。作形。與不燹敦師酉敦。易作。尤爲相似。疑難易之專字。佳本作易。或與从佳混合。今經典从或體。假借爲難易之難。或阨難之難。或詰難之難。當從漢碑之譌始。儼實無驅逐疫鬼之誼。特以其聲合耳。邵氏瑛羣經正字。言經典省借難字。儼之本字當作彙。猶爲未確。是未即古文難字爲深攷耳。

周禮經文中多古字。人所盡知。變說文古文難爲難。尤所易忽。廣韻單與儼同。說文所無。汗簡單釋艱。出王庶子碑。鄭氏子尹疑爲不完。非是。艱或難之訛。古印文有單字。與堇同。單疑儼之初字。單从風作颺。字从單省。从鬼从堇。誤單爲堇。猶爲後起。殷契卜辭曰。壬子旅貞王賓弔亼囚。又弔字同。羅氏雪堂殷考。謂不能指其爲人名。爲祭名。因附於祭名缺佚之下。其與單字形尤爲相近。殷人尙鬼。因有弔祭。周惡殷頑。又爲毆疫。獸戰从單。古獸狩本爲一字。以田獸習戰陳與逐疫如毆獸。當無以異。獸字从犬。難字从佳。佳即禽也。鷹隼搏擊。亦與犬類。儼字之誼。此殆最古。徐鍇傳云。歲終大儼。偃子口呼

魑魍也。後漢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侏子。皆赤幘阜製。執大鼗以逐疫。百官和歌爲樂。儺禮節文。漢代猶盛。漢印中之單字。於字書雖亦無證。要之古文留存。時有未泯。錢氏汗簡跋云。說文九千餘字。古文居其大半。引據經典。皆用古文。又云後人妄指說文爲秦篆。別求所謂古文。而古文亡矣。然商周文字。至許君已千餘年。固不能無後世詭更之失。而許書之傳。至今又二千年。又不無傳寫校改之譌。非有近今出土之古文。以証許書所出之古文。亦無由發古代經籍之精蘊。豈僅區於古文字之異同云哉。

增印拓四 周秦印三 漢官印一



漢官印

單司平印

史書無攷

可補職官



晚周六國文字印

誰一字

單印 人名

單从單从車

古文異體



單訃

人名

撒豆

知 堂

秋風漸涼，王母暴已過，我年例常患枯草熱，也就復發，不能做什麼事，只好拏幾種的小話選本消遣。日本的小話譯成中國語當云笑話，笑話當然是消閑的最好材料，實際也不盡然，特別是外國的，因為風俗人情的差異，想要領解往往須用相當的氣力。可是笑話的好處就在這里，這點勞力我們豈能可惜。我想笑話的作用固然在於使人笑，但一笑之後還該有什麼餘留，那麼這對於風俗人情之理解或反省大約就是吧。笑話，寓言與俗諺，是同樣的好資料，不問本國或外國，其意味原無甚不同也。

小話集之一是宮崎三昧編的落語選，庚戌年出版，於今正是三十年了。卷中引座笑土產有過年一則云：

「近地全是各家撒豆的聲音。主人還未回來，便吩咐叫徒弟去撒也罷。這徒弟乃是吃巴，抓了豆老是說，鬼鬼鬼。門口的鬼打着呵欠說，喊，是出去呢，還是進來呢？」案，這里所說是立春前夜撒豆打鬼的事情。村瀨栲亭著藝苑日涉卷七民間歲節下云：

「立春前一日謂之節分。至夕家家燃燈如除夜，炒黃豆供神佛祖先，向歲德方位撒豆以迎福，又背歲德方位撒豆以逐鬼，謂之儺豆。老幼男女啖豆如歲數，加以一，謂之年豆。街上有驅疫者，兒女以紙包裹年豆及錢一文與之。則唱祝壽驅邪之詞去，謂之疫除。」黃公度著日本國志，卷三十五禮俗志二中歲時一篇，即轉錄栲亭原書全文，此處亦同，查日本雜事詩各本，未曾說及，蓋黃君於此似無甚興味也。蜀山人半日閑話中云：

「節分之夜，將白豆炒成黑，以對角方升盛之，再安放簸箕內，唱福裏邊兩聲，鬼外邊一聲，撒豆，如是凡三度。」這里未免說的太儀式化，但他本來是儀式，所以也是無可如何。森鷗外有一篇小說叫做追儺，收在小說集涓滴中，可以說是我所見的唯一藝術的描寫，從前屢次想翻譯，終於未曾著手。這篇寫得極奇，追儺的事至多只佔了全文十分之一，其餘全是發的別的議論，與普通小說體裁絕不相似，我卻覺得很是喜歡。現在只將與題目有關的部分抄譯於左：

「這時候，與我所坐之處正為對角的西北隅的紙屏輕輕的開了，有人走進到屋裏來。這是小小的乾癟的老太太，白頭髮一根根的排着，梳了一個雙錢髻。而且她還穿着紅的長背心。左手挾着升，一直走到房間中央。也不跪坐，只將右手的指尖略略按一下席子，和我行個禮。我呆呆地只是看着。

福裏邊，鬼外邊！

老婆子撒起豆來了。北邊的紙屏拉開，兩三個使女跑出來，檢拾撒在席上的豆子。

老婆子的態度非常有生氣，看得很是愉快。我不問而知這是新喜樂的女主人了。」隔了十幾行便是結尾，又回過來講到追儼，其文云：

「追儼在昔時已有，但是撒豆大概是鎌倉時代以後的事吧。很有意思的是，羅馬也曾有相似的這種風俗。羅馬人稱鬼魂曰勒木耳，在五月間的半夜裏舉行趕散他們的祭禮。在這儀式裏，有拏黑豆向背後拋去的一節。據說我國的撒豆最初也是向背後拋去，到後來才撒向前面的。」鷗外是博識的文人，他所說當可信用，鎌倉時代大約是西曆十三世紀，那麼這撒豆的風俗至少也可以算是有了六百年的歷史了吧。

好些年前我譯過一冊狂言十番，其中有一篇也說及撒豆的事，原名節分，為通俗起見却改譯為立春了。這里說有蓬萊島的鬼於立春前夜來到日本，走進人家去，與女主人調戲，被女主人乘隙用豆打了出來，只落得將隱身笠隱身蓑和招寶的小槌都留下在屋裏了。有云：

女 啜，正好時候了，撒起豆來吧。

「福裏邊，福裏邊！」

鬼外邊，鬼外邊！」（用豆打鬼。）

鬼 這可不行。

女 「鬼外邊，鬼外邊！」

案狂言盛行於室町時代，則是十四世紀也。嵩山禪師居中（1277—1345）曾兩度入唐求法，爲當時五山名僧，著有少林一曲一卷，今不傳，卜幽軒著東見記卷上載其所作詩一首，題曰節分夜喫炒豆：

粒粒冷灰爆一聲 年年今夜發威靈

暗中信手輕拋散 打着諸方鬼眼睛

江戶時代初期儒者林羅山著庖丁書錄中亦引此詩，解說稍有不同，蓋傳聞異詞也：

「古人詩中，詠除夜之豆云，暗中信手頻拋擲，打着諸方鬼眼睛，蓋撒大豆以打瞎鬼眼也。」類聚名物考卷五引萬物故事要決，謂依古記所云，春夜撒豆起於宇多天皇時，正是九世紀之末，又云：

「炒三石三斗大豆，以打鬼目，則十六隻眼睛悉被打瞎，可捉之歸。」此雖是昆沙門天王所示教，恐未足爲典據，故寧信嵩山詩爲撒豆作證，至於福內鬼外的祝語已見於狂言，而年代亦難確說，據若月紫蘭著東京年中行事卷上云，此語見於臥雲日件錄，案此錄爲五山僧瑞溪周鳳所作，生於十五世紀上半，比嵩山要遲了一百年，但去今亦已有五百年之久矣。

儼在中國古已有之，論語裏的鄉人儼是我們最記得的一例，時日不一定，大抵是在季節

的交關吧。後漢書禮儀志云，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呂氏春秋季冬紀高氏注云，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據南部新書及東京夢華錄，唐宋大儺都在除夕。日本則在立春前夜，與中國殊異，唯其用意則並無不同。民間甚重節分，俗以立春為歲始，春夜的意義等於除夕，笑話題云過年，即是此意，二者均是年歲之交界，不過一依太陽，一依太陰曆耳。中國推算八字亦以立春為準，如生於正月而在立春節前，則仍以舊年干支論，此通例也。避凶趨吉，人情之常，平時忍受無可如何，到得歲時告一段落，想趁這機會用點法術，變換個新場面，這便是那些儀式的緣起。最初或者期待有什麼效用，後來也漸漸的淡下去，成爲一種行事罷了。譚復堂在日記上記七夕祀天孫事，結論曰，千古有此一種傳聞舊說，亦復佳耳。對於追儺，如應用同樣的看法，我想也很適當吧。

廿九年九月七日

本中國民族立場，探討中日正當歸趨之

東亞聯盟月刊

每月十日出版

社址 北京北魏胡同二十一號

代售處 各大書店

顧亭林集徵獻

華忱之

茲篇僅就亭林文集諸題中。擇其人姓字略僻。不爲世所習知者。旁采諸書。粗稽仕履。間加考訂。非關徵獻。亦併載焉。凡所摭引。出張石洲亭林年譜。徐嘉亭林詩集箋注。及近人謝國楨顧寧人學譜外。至若健菴徐氏兄弟。李子德。湯荊峴諸公生平行實。昭然在人耳目。茲不復述云。

(一) 儀禮鄭注句讀序(亭林文集卷二)

儀禮鄭注句讀清濟陽張蒿厂爾岐著。蒿厂。清史稿清史列傳竝有傳。其蒿厂集有蒿厂處士自叙墓志(卷三)自述經歷甚悉。

「蒿厂處士張爾岐者。字稷若。濟陽人。……父諱行素。……生四子。……時值異說正熾。處士獨守程朱說。雖從事科舉。日與兩弟講究大全蒙引存疑不少變者六七年。一旦府君履大變。三弟爾徵亡。四弟爾崇死復蘇。又值大變。處士形神慘悴。惴惴孤立。忽狂作欲蹈水死。自焚所業書義。又欲著道士服棄家入山。返顧堂上考母郭儒人莫

誰事者。復強自抑制。教授鄉里。未幾富貴太學。以病廢不果行。遂貧賤以終其身。……所著有易經說略。詩經說略。學者多傳錄之。儀禮鄭注句讀鮮受者。遇崑山顧寧人炎武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夏小正傳註一卷。弟子職註一卷。老氏說略二卷。蒿厂集三卷。蒿厂閒話二卷。濟陽縣志九卷。吳氏儀禮考註訂誤一卷。俱藏家塾。草春秋傳義未成遂病。……處士生於萬歷壬子七月二十一日。歿於康熙丁巳十二月二十八日。……（著獻類徵。國朝先正事略。清史儒林傳。及錢載張處士爾岐墓表文並略同。不俱引。）

至所著儀禮句讀。据其彙書自序。

「庚戌歲（康熙九年）。愚年五十九矣。勉讀閏六月。乃克卒業焉。於是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則節錄其要。取足明注而止。或偶有一得。亦附於末。……」

劉孔懷儀禮鄭注句讀序則云。（序作于康熙甲寅）

「癸丑（康熙十二年）夏。于樂安李象先騰囊中見濟陽張稷若先生蒿厂集。內有儀禮鄭注節釋序。急欲得觀。……今夏余門人于湜至濟上。得識先生。先生始以手錄儀禮付之。易其名曰儀禮鄭注句讀。……且以書屬余參訂。余偕同人李君寥園偕評數處。即標書上。又命湜音字發聲。凡三月乃卒業。大約其書于鄭注則錄其全。于賈疏則間有去取。而時于段後附以己說。所見皆確不可易。且多前人所未發。……」

江藩漢學師承記亦云。

「……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于後。成書之時。年五十有九矣。崑山顧炎武遊山左。與爾岐友善。讀其書而爲之序。……」（文獻徵存所叙與張序（江記略同）。

亭林答汪苕文書。（文集卷三）

「……有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也。……」

廣師又云。(文集卷六)

「……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

其推挹高厂處。可稱備至。至亭林此序作時年且。據車秋齡及張石洲亭林年譜均定爲順治十四年丁酉亭林年四十五作。殊紕繆不可信。蓋高厂儀禮鄭注句讀自序明云。書成于康熙九年庚戌。據劉果厂序。康熙十三甲寅。高厂始易書名曰儀禮鄭注句讀。且屬劉參訂。是亭林此序至早亦當作于康熙十三甲寅後。何得遽作于順治丁酉高厂未成此書前乎。大抵高厂果厂二序。石洲時均未見。致沿車氏之誤。未能有所改訂。葉廷琯吹網錄辨之是矣。

(二) 程正夫詩序(文集卷二)

正夫名先貞山東德州人。吳翮復社姓名錄山東濟南府德州有先貞名。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卷十引濟南府志。

「程先貞字正夫。工部傳郎紹孫。建昌通判泰子。以廕歷官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告病歸。家居二十年。以扶風敦敦儉樸相敦勉。里中節義之事搜採成帙。年六十有七。預製一棺。題曰休息齋。所著有燕山遊藁。還山春事。十五臣詩。蕙厂詩草。窺園百一詩集。百二詩集。共十數卷。」

德州志(王道亨修。張慶源纂)卷九人物志。

「程先貞字正夫。別號蕙厂。左衛人。以祖紹歷歷官工部營繕司員外郎。以病告歸。……甲申之變與盧世淹誅僞官。家居二十年。杜門簡出。以詩酒自娛。未嘗一預外事。……編州乘一書垂成而卒。……子彥頴。彥穎。皆彬雅能文。克世其家。」

錢牧齋程詩序(獨園朝山左詩鈔引)。

「正夫爲歌詩汲古起雅。七言律三十章清穩妙麗。德水爲之避席。余錄之爲三嘆。喜魯瞻之有子。幸藝圃之有人。尤羨南村之有友也。」

漁洋詩話。

「程先貞字正夫。德州人。……有海右陳人集。才情不及盧德水世濬。而深穩過之。如豐侯歌。葛巴刺挽歌。火蓮行諸篇。皆有逸氣。」

池北偶談卷二十一談異壽家條。

「……德州程工部正夫（先貞）自作一棺。題曰休息菴。自作銘刻其上。酒酣便自偃臥。……」
漁洋感舊集卷三載正夫詩三首。下有盧見會補傳。見會國朝山左詩鈔亦載正夫詩四十一首。盧後案云。

「公與見會外王父雁行受業于先侍御。（按見會雅雨堂文遺集卷四先府君夢山公暨先母程王兩儒人行述。「承德公生一子。次諱世濬。……遷監察御史。……海內稱德水先生。先嫡母姓程氏。邑庠生諱先猷之女。」知「見會外王父」謂程先猷。先猷。正夫之昆弟。「先侍御」。則謂盧德水也。）嘗輯德州志略。又輯里中前賢著作爲詩搜文搜。博物洽聞。先侍御歿後。遂爲文獻之宗。」

按亭林詩集卷四有酬程工部先貞詩。德州過程工部詩。及自章丘回至德州則程工部逝已三日矣詩。程亦有贈顧徵君亭林序。及贈顧亭林詩。

（三）與友人論學書（文集卷三）

此爲亭林與濟陽張爾岐諸公論學之書。（張行事見前）。題中「友人」。卽謂稷若輩。按嵩厓集卷一有答顧亭林書。

「……今夏同學文兄攜所賜教函及論學書至。喜慰莫勝。……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學行已二事。以爲學鵠。確當不易。……行己有恥一語。更覺切至。……」

與亭林此書所言。正鍼鋒相對。若合符節。證據鑿然。宜可依信。雖當日亭林此札。非必虛致嵩厓一人者。第觀嵩厓集于張答書後。明附亭林此書元文。其函牘往還之實。固自整然可考。則雖謂亭林此書係與嵩厓者。亦可也。

(四) 與友人辭祝書(文集卷三)

此蓋與郭太守九芝者。「友人」即謂九芝。石洲亭林年譜康熙十九年庚申下云。

「二十八日先生誕辰。當平令郭九芝將親來致祝。力止之。」

此當即止郭祝殿之作。故文云。

「昨見子德(李因篤字子德。富平人)云。明府將以賤辰光賜臨祝。竊惟生日之禮。古人所無。……知我者當憫其不幸而弔慰之。不當施之以非禮之禮。……」

「明府」當謂九芝。蓋時亭林方寄寓富平。(據亭林餘集與潘次耕札。「頻陽令郭公既迎中孚而僑居其邑。今復遣人千里來迎。可稱重道之風。」是其證。)而郭宰是邑。故亭林以「明府」稱之。按李容題郭九芝墓碑。

「公諱傳芳。九芝其字也。……以明經丞咸寧。賢聲蜚三輔。……歷署咸寧。郃陽。澄城。長安劇邑。……及宰富平。治邑如治其家。……實績奏最。欽賜袍服。膺內召。會東川郡邑新復。……遂改牧達州。未幾病卒。……」(文見二曲集卷二十一。)

陝西通志(沈青崖纂)卷五十三名宦四令長。

「郭傳芳字九芝。大同威遠衛人。由選貢授咸寧縣佐。攝郃陽長安篆。俱有聲。遷富平知縣。滇逆之變。涼寇竊發。傳芳偵賊將入境。乘霧搗巢。斬獲有功。」(胡文銓富平縣志七人物志上名宦內有郭傳芳傳文同。)

吳輔宏大同府志卷二十三人物志。

「郭傳芳字九芝。……順治五年膺選貢。曹侍郎秋嶽嘗言雲中有二士。徐化溥與傳芳也。銓注咸寧縣丞。諸上官雅知之。會修陝西通志。命司其事。署郃陽長安縣篆。所至有聲。遷富平知縣。滇逆之變。衷甲乘大霧徑搗其巢。……舉卓異。遷達州知州。邑人攀泣。信宿不得發。抵達州。匝月而卒。無以爲殮。甥僕從者亦繼死。後其子訓導

荆石匍匐往。始克以喪歸。富平李太史因篤誌其墓云。〔王山史鈺齊集有與郭九芝明府書。亦其人。〕

(五) 答俞右吉書(文集卷三)

右吉名汝言。魏禧處士俞君汝言墓表。

「歲己未之七月。嘉興俞君右吉年六十有六以病卒。其十二月。君子炳奉君葬于慶豐橋之左。……君諱汝言。……君生四歲而背父。十一歲背母。從兄徙嘉興府。孤苦力學。補秀水諸生。……君雖治舉業而好古學。……于書無所不讀。名動四方。……君家貧。嘗無隔宿春。而浩然自得。……遊燕趙韓魏宋衛閩粵之鄉。越雲中雁門。故所搜羅載籍益富。……歸而閉戶著述漸川集十卷。先儒語要六卷。京房易圖。晉軍將佐表。禮服沿革。漢官差次考。宋元舉要曆紀年。同聲錄。崇禎大臣年表。卿貳表。明世家考。寇變略。弇州三述補品級廣考。西平縣志。嵩山志。證法考。補雙湖雜錄。本草摘要。晚又……著春秋平議十二卷。四傳糾正一卷。君坐是兩目失明。然猶令人口誦諸書。君口授所見。使筆記之。遂病篤以至死。……君娶范氏。生子一。兩。女一。繼室顧氏范氏。孫男四人。」(據魏誌汝言應生子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卒于清康熙十八年己未。)

吳翻復社姓氏錄嘉興府秀水有汝言名。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卷五引盛百二文藁。

「俞汝言字右吉。孤貧力學。具經世才。乙酉後棄諸生。出遊燕趙韓魏宋衛閩粵。及雲中雁門。所搜羅載籍甚富。歸而閉戶著述。有漸川集等書。晚又著春秋平義十二卷。四傳糾正一卷。坐是兩目失明。病卒。(許瑤光嘉興府志秀水文苑俞汝言傳文略同。)

曹溶明人小傳。

「汝言字右吉。秀水儒學生。有大滌山房集。」

陳田明詩紀事辛籤卷二十三載汝言詩三章。下引橋李詩繫。

「右吉身矮。善談論。爲諸生不遇。國初棄舉子業。自稱漸川遺民。遊燕趙韓魏宋衛閩粵之鄉。越雲中雁門。歸而閉戶著述。篇帙之富。近代學人莫與抗衡者。」
朱彝尊曝書亭集中贈俞篇什甚夥。其靜志居詩話云。

「右吉早著名于復社。卽以詩古文辭擅場。既棄諸生授經弟子。……撰有明大臣年表。官闕贈諡。靡不簡而有要。晚著春秋平義。悉取宋儒苛刻之論。平反解釋。惜未流傳。其文氣逸格高。詩亦文華中有真實。」
其經義考卷二百八春秋類四十一又載汝言春秋平義及四傳糾正。後引穆泳曰。

「俞汝言字右吉。……甲申後棄諸生。研精經史之學。尤熟于明代典故。擬成一書。僅先就宰輔列卿年表而已。晚專治春秋。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經部春秋類四著錄汝言春秋平義云。

「春秋平義十二卷。國朝俞汝言撰。……是書多引舊文。自立論者無幾。……而簡汰精審。多得經意。正不以多生新解爲長。」

所作春秋四傳糾正一卷。今刻橋李叢書中。四庫總目亦著錄云。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國朝俞汝言撰。康熙丙辰汝言春秋平義始脫稿。是歲之夏。復續作此書。以綜括大旨。書中摘列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爲六類。……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雖或間有小疵。然六類之中大抵皆立義正大。持論簡明。……亦可謂深得經義者矣。」(卷數同前)

(六) 答曾庭聞書(文集卷三)

庭聞名傳燈。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十九曾青藜詩序。

「寧都會侍郎」二濂。有才子曰傳燈字庭聞。傳燦字青藜。……庭聞脫屣越嶠。挾書劍。攜妻妾。走絕塞數千里。行

不齋糧。俄而試瓊院。登天府。簪筆荷蒙。取次在承明著作之庭。……庭聞之詩朝而紫塞。夕而朱邸。涼州之歌曲。與灤碧之管絃。繁聲入破。奔赴交作于行墨之間。……」

會煥江西詩徵卷六十六載傳燈詩若干首。其前云。

「晚字庭聞。原名傳燈。寧都人。明太常卿應遴子。隨侍軍中。守吉贛。屢著方略。後奔汀閩。歷井涼。著籍寧夏。更今名。順治十一年舉人。以省母歸卒。著有金石堂集。」

在慎行等西江志卷九十四人物志二十九贛州府二。

「會晚字庭聞。寧都人。原名傳燈。弱冠過吳門。師事徐儋事泚張庶常溥。深器許之。父都諫應遴同楊劉守吉贛。隨侍軍中。既而兵潰。奔命汀閩。久之走井涼。出長城絕塞。著籍寧夏。更名晚。中順治甲午陝西鄉試。計偕來京師。

名公卿聞會至……競延致之。乙卯(康熙十四年)丙辰(康熙十五年)間。江右被寇。與弟燦省母歸。未幾病卒。著金

石堂集若干卷。」(楊錫齡寧都直隸州志卷二十二人物志文苑傳文略同。不俱引)

裘君弘西江詩話卷十。

「會晚字楚田。先名傳燈。字庭聞。……爲詩有奇氣。嘗遊寧夏。遂舉順治甲午陝西鄉試。……」

錢林文獻徵存錄卷六會燦下則云。

「……兄晚。字庭聞。初名傳燈。字楚田。順治十四年舉人。好遊。出入西北塞外二十年。(魏)禧謂其詩多秦聲。……

集名金石堂。詩與傳燦有雙丁之目。」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亦云。

「會晚初名傳燈。字楚田。後更名晚。字庭聞。江西寧都人。順治十四年舉人。……」

按晚初名傳燈。宜字庭聞。後更名晚。宜字楚田。西江詩話諸書所載甚是。(漁洋感舊集卷六亦云)晚初名傳燈。字庭聞。後更今名。……錢林張維屏之言不可信。又晚歌鹿鳴年月。諸書竝作順治甲午十一年。是錢張作十四年亦非。

漁洋感舊集卷六載庭聞詩十八首。錢澄之田間文集卷十四會庭聞二集詩序。

「寧都會庭聞遊寓秦川。所為詩沈鬱頓挫。觀其出塞諸篇。音調悲壯。居然車麟駟鐵之遺響也。」
「庭聞久歷邊塞。轍跡所至。形為篇什。有磨盾橫槊之風。……………」

(七) 復陳靄公書(文集卷三)

靄公名傳。李集鶴徵前錄卷七秦瀛己未詞科錄卷六並云。

「陳傳字諤公。直隸清苑人。拔貢生。著有燕山草堂集。」

李逢源清苑縣志卷九人物志。

「陳傳字諤公。清苑貢生。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燕山草堂集。從同邑高澗穎鑄學。……………」
徐世昌大清畿輔先哲傳卷二十。

「陳傳字諤公。清苑貢生。少受業於高鑄。鑄為孫奇逢弟子。傳乃再傳。學業得其師承。善屬文。又經心當世要務。丁明季喪亂。……………絕意進取。力以詩文自娛。嘗撰上谷殉節紀事。詳叙甲申流賊之變。邵宗元。張羅彥。金毓嗣諸公事蹟。……………與同縣郭柔齋名。……………立言務補救世道。……………所著燕山詩草。才雄法贍。論者等之苞稂黍

離之什。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

王漁洋居易錄卷十四。

「門人陳靄公以古文名河北。有燕山草堂集若干卷。來京師。……………示余上谷殉節紀事。敘述甲申流賊之變邵同知宗元。張光祿羅彥。金御史毓嗣諸公事蹟。甚得太史公筆。」

方象瑛松窗筆乘(書未刊行。此據鶴徵錄卷七引)。

「諤公豪邁不群。自言生平不作無關繫文字。召試入都。貽余書有云。素不耳食。非目覩不敢信。獨于余嘆相見之

汪琬鍾翁前後類稿卷十九答謫公論文書。

「前在劉比部（劉名誠字體仁）坐中幸得與足下邂逅。既別而比部盛稱足下之文。以爲不減古人。既又遇計子甫草。

（計名東。）復稱足下所爲邊大綬傳等作。僕私心向往之至。」

按燕山草堂集今未見。陶樸國朝畿輔詩傳卷二十二錄僖詩四首。

（八）與周籀書書（文集卷四）

籀書名篆。吳江人。蘇州府志（石體玉纂）卷一百八人物志流寓下引震澤新志。

「周篆字籀書。其先清浦人。父遷徙烏程篆。復遷吳江嚴墓。少穎敏好學。能爲詩古文。弱冠後問道于顧炎武。炎武告以學須務本。遂博究經史。已而遍遊南北。參文武幕府。于所在河渠兵農錢穀之事。益加諳練。凡所述作。皆切中當時利弊。年六十五歸里。尋卒。所著有草亭集。及蜀漢書。杜詩集說。子廉。字來叔。善詩。有匏園集。」

（孫鳳鳴青浦縣志卷二十九文物志文同）

聖廟淑筆談。

「草亭世居青浦。尊甫禮字禹功。號天頑。由泖上遷者。復居南澤。倜儻有大略。所交皆仲連季布之流。草亭徙吳之嚴墓市。少穎敏好學。工詩古文。弱冠問道于顧寧人先生。教以務本之學。遂博究經史。遍遊四方。參文武幕府。于河渠兵農錢穀益加諳練。悉以所得發爲文章。皆有關於治體。不獨詩也。」

據此知亭林此札。即答家問道之書者。書云。「至于鄙俗學而求六經。舍春華而食秋實。則爲山覆簣。當加進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務本原之學。」正蘇志二書所謂「教以務本之學」者也。按亭林與籀書父有舊。札中「尊公」蓋謂禹功。王阮亭云。

「草亭以經天緯地之學。寓諸吟咏。可謂博識聞道。懷才自淑之隱君子也。其詩取法唐人。而以沈鬱頓挫出之。」沈歸愚云。

「草亭高風亮節。應入獨行傳中。其修陳壽三國志爲蜀漢書。以昭烈爲正統。附以吳魏。尤生平不朽業也。」陳行之云。

「讀草亭集。窺其抱負。故非詞人。而詩亦卓然成家。所著有杜詩集說二十卷。知其得力于少陵深矣。草亭長子廉。字來叔。有苑園集。次子南。字今圖。邑諸生。先後注草亭詩。今圖尤詳核焉。」

按草亭集今未見。松陵文鈔載草亭蜀漢書序五篇。蜀漢書贊十五篇。雜文十餘篇。王豫江蘇詩徵卷八十一載草亭詩三首。袁景輅國朝松陵詩徵卷七同。

書賈李雨亭

冉

章實齋(學誠)文史通義橫通篇。謂「老賈善於販書。……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禮失求野。其聞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之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訪也。」若同光間琉璃廠寶森堂主人李雨亭。亦此中知名者。其人卒於光緒六年庚辰。距今六十年矣。李蕙客(慈銘)是年七月初八日日記云。「寶森書坊來告其主肆李雨亭於昨日死。此人知書籍源流精惡。爲琉璃廠中第一。尤喜與士夫交。亦近日之陶五柳朱文游也。余與之交有年。爲歎惜久之。」又穆筱珊(荃孫)琉璃廠書肆後記云。「寶森堂主人李雨亭。……在廠肆爲前輩。曾得姚文僖公王文簡公韓小亭李芝齡各家之書。所謂宋槧元槧。見而卽識。蜀板明板。到眼不欺。是陶五柳錢聽默一流。嘗一日手國策與予閱。曰。此宋板否。余愛其古雅。而微嫌紙不舊。渠笑曰。此所謂捺印士禮居本也。黃刻每葉有鑄工名字。捺去之。未印入。以惑人。通志堂經典釋文三禮圖。亦有如此者。裝潢素善價。以備配禮送大老。慎弗爲所惑也。」與李記相印證。其人良可傳。

鴉片戰爭之動機

孟慶霖

弁言

吾人欲明了中國近代國本變動之因素，須回溯百年前之史實，迄今正屆百年之中英初次戰爭，特別有引起注意之必要。此役影響所及，直接的，則強中國加入萬國之林；間接的，則引起極東權益上之角逐，釀成列強間之鬭爭。馴至全球不安，以戰易戰。其關係之重大如此，特就其動機等，加以研究，以諗世人。

(一) 中英關係惡化之基本原因

查中英通商，遠自明末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始。雖後於葡，西，荷諸國，然自鴉片戰爭以後，在華商業上政治上皆佔最大之勢力。夫鴉片問題，固為中英兩國此次交戰之最後至大原因，然此不過僅係商業上一部分之齟齬而已。他若政治上，外交上，習慣上，法律上等等之衝突，亦是愈演愈厲，日益惡化。茲將其衝突原因，分述於次：

A 政治上之衝突

中國久為專制政體，且自有史以來，即以漢民族為中心，域外民族，文化較後，地理上之環境，有以造成所謂大一統

之國家，故其立國方針，注重保守，數千年之農業社會，未或多變。至於英國，則自工業革命之後，由農業社會，一變爲工業社會矣。此或因政體與夫時代互異，中英立國方針根本有所不同歟？以此古老之中國與新興之英國相遇，無怪其無往而不發生衝突也。

中英齟齬，而至引起戰端，蓋由英國改變對華商業政策，於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罷東印公司之局，聽令散商自由牟利。此在英方或因其國內自由貿易派抬頭之故。然在中國方面，對外一切，仍沿前例，對英國新要求，未予認許，於兩廣總督盧坤之奏請：「飭令洋商，寄信回國，仍援前例，派公司大班，來粵管理貿易。」可以概見也。

當英國撤銷東印度公司，先於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十日）選派律勞卑爲貿易監督，戴威及魯濱遜副之，以管理廣東一帶英國之通商事務。此時英國對華政策，似尚慎重和平。道光十三年間（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三十一日）英王誥諭律氏之諭令，略謂：「所有措置，應取親睦精神，監督在粵擇一應盡職務之地居之。：又監督人等有時或與中國官吏抗議，宜持溫和態度，若以恐嚇言詞並求海軍保護等事，皆屬不可，但於非常時期，不在此限。：至於服從中國之法律習慣，尤當身體力行也。」夫此諭令，用心雖苦，但在廣東擇地居住，實與中國舊例刺謬。次年（一八三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英國外務大臣巴馬斯頓，又以特別訓令告律氏，略謂：「監督至粵，報告總督，以信行之。除保護獎勵在粵英人商業外，調查中國沿海他處，是否可以互市，尤爲重要。爲此目的，當與北京中央政府，直接交涉爲宜。：至於司法裁判之權，非有重大事由，不得行使。中國有內河禁止航行規定，英國軍艦不可駛入虎門，但於非常之時，不在此限。」英國對華政策，雖陽爲和平，而已含有以武力爲後盾之意味矣。訓令之中又有不容忽視者，即令監督至粵報告總督以信行之。斯誠此後中英衝突之癥結，亦英國主張平等之先決問題也。

律氏於道光十四年間（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挈眷來澳，將詣廣州，總督卽令行商前往制止。甫抵澳門，而律氏已乘軍艦經穿鼻，到黃埔，改用商船來廣矣。經行商傳諭，從中交涉，旋被拒絕。律氏竟遣書記官來至城門，投書總督，終被不納而退。後行商再三前往，要求改「信」爲「稟」，復無結果。總督以其書信係平行款式，書寫大英國字樣，又不經公行手續，擅自傳遞，不僅於體制有關，且有違例禁，故拒絕之。

自律氏來粵，致書總督，主張平等之後，總督不特加以駁斥，并於道光十四年六月廿一日（一八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頒發命令，飭公行轉諭夷目。其言有云：「余本天朝柔遠之意，絕不虐待外人。」後復屢次曉諭，設法轉圜，英監督皆置若罔聞。律氏更聲明：「英人急欲本諸互利之精神，通商中國，故除達到平等待遇外，絕不讓步。」自是律氏以交涉破裂，入於「非常」時期，遂一面通告英商，一面令其大將布拉克伍德與施德，率艦兩艘，乘潮闖進海口，不避炮臺砲火，隨抗隨行，直進虎門；抵黃浦而停泊，另乘守備小艇，竟行達於商館。因是總督又以命令飭諭公行轉告英商，如願通商，仍依舊章。向來中國官吏不准與外國官吏發生任何直接關係，且就英國任命監督論之，既無正式通告，又不說明此來原委，冒然惹起一新問題，竟令軍艦駛入內河，曠傷華兵，擾亂華民，輕視中國法律，莫此為甚。此時英國商館，已被華兵包圍，雙方相持，千鈞一髮。然因律氏突患熱病去澳，風波得暫告平息。（律氏不久在澳逝世。）此僅就中英政治上衝突之犖犖大端，略述梗概而已。

B 外交上之衝突

說者謂政治中已包括外交，固是，但外交上的事項，更有可特為說明者。中國以環境關係，大可造成所謂獨尊自大之思想，自足絕世之觀念，因之對域外民族，自少注意與興趣，對於國際情勢，更乏相當考察與認識，故其對外交涉，向採間接主義，非特對英始然也。而當時英國政府則認為中國既屬國際一員，即當有平等往來之義務，迭經遣使東來，始則要求互市，繼則主張平等，取消中介機關，力爭直接交涉。以是「稟」「信」之爭，可謂為一八三四年後中英外交上問題之中心焉。

C 習慣上之衝突

中英通商之初，雙方皆採限制主義。蓋以各有專營機關，即中國之公行及英國之東印公司是也。此或因主義一致，故習慣上少有齟齬。但自一八三四年東印公司被解散，實行自由貿易，英國對華主義已變，故特派遺監督，力爭國際平等，要求直接交涉，廢棄以往慣例，頓生新的問題。中國方面，在未得正式通告與不加認可之前，依傳統之習慣，力主維持現狀，誠乃當然，故對律勞卑違反習慣打破現狀行動，礙難認許，始則拒之，繼則諭之，意在促其反省，引之就範。惟主義既分新舊，習慣當必二致，卒至以齟齬政策臨之於我。此中英在習慣上之衝突之大較也。

D 法律上之衝突

除上述各種衝突外，尚有法律上之衝突焉。夫吾國社會之時代演變固較英國落後，其法律上之改進，亦甚遲緩，無可諱言也。是以僑華英人動以奇風異俗之口實，而謂中國刑法殊不完備，力求免受其法律制裁之權。法律本質方面，中英既屬分途異趣矣。而在人事方面，華官處理案件，亦有貽人口實之處。一八三三年廣東河面一凶殺案件，中國官廳欲以一替代犯人治罪了案，英方力爭以爲不當。及一八三九年夏間，香港尖沙村英兵暴動慘殺鄉民林維喜案件，英方自組公庭，擅行裁判之權，中國根本不加認可，始則要求引渡犯人，終則禁絕英人供給。中英在法律上之衝突，有如是者。

E 商業上之衝突

關於商業上之衝突，在中國方面，可得而言者有三：一曰中國公行專營機關，二曰貿易港口限於廣東一埠，三曰鴉片例爲違禁物品。有此三者，英商在華不特受有指定機關與劃定地域之限制，且對利大物品又不得自由輸入。而在英國方面，可得一言以蔽之者，即自由貿易是也。故不欲再留機關之限制，即地域與商品——鴉片，亦莫不力求開禁。總之，中國力行維持現狀，而英國則積極打破現狀。似此情形，雙方衝突，不過時間的問題耳。

(二) 鴉片問題之新的解剖

A 鴉片輸入之沿革

唐代(六二八年)以前，未聞其名。八世紀後，中國詩中乃有記載。明時醫藥書籍，敘述始詳焉。攷鴉片初產埃及希臘。唐貞元前，始有阿剌伯人輸罌粟於中國。至明中葉，又有葡人輸入不絕。後英法荷西等國商人，亦皆逐利若鶩。迄於明末，英人壟斷東西商業後，輸入中國亦日見激增。初中國政府，昧於遠見，不加禁絕，僅視藥品課稅。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關稅表中，載有鴉片十斤稅銀二錢之規定。及至乾隆初年，尙歲徵如舊。是以鴉片貿易，在十八世紀中，尙爲合法，可無疑義。時及清初，藥品已成毒物，爲害蔓延各省。以是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乃頒吸用鴉片之禁。惟對鴉片輸入，惜無禁止專條。故後每年輸入，約有二百餘箱。直至嘉慶五年(一八〇〇)方嚴改舊例，停止國內栽種，禁絕國外輸入，自是鴉片貿易，視爲非法違禁矣。

B 鴉片貿易之統計

自雍正七年後，每年入口約二百箱。以後每年增加，多不過二十箱。迄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前，每年至多不過一千餘箱。惟自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二)英印公司壟斷在華貿易權後，由孟加拉等地輸入中國者，則日形激增。在道光元年(一八二一)至八年間(一八二一—一八二八)，每年平均約九千七百零八箱。八年至十五年間(一八二八—一八三五)，每年平均約一萬八千七百十二箱。其後範圍日廣，輸入尤多，故自十五年至十九年(一八三五—一八三九)間，每年平均約三萬餘箱。是不及二十年間，激增超越在三倍以上也。今將一八二七—一八三九中國消費鴉片量數統計等表列後，以備參證。

(1) 一八二七—一八三九中國消費鴉片量統計表

年 別	數 量 (箱)	價值 (單位千元)	年 別	數 量 (箱)	價值 (單位千元)
一八二七—二八	九、五三五	一〇、四二五	一八三三—三四	二一、二五〇	一四、〇〇七
一八二八—二九	一三、一三二	一二、五三三	一八三四—三五	二〇、〇八九	一一、七五九
一八二九—三〇	一四、〇〇〇	一二、六五七	一八三五—三六	二六、〇一八	一七、一〇七
一八三〇—三一	一八、七六〇	一二、九〇四	一八三六—三七	三〇、〇〇〇*	
一八三一—三二	一四、二二五	一一、五〇二	一八三七—三八	三〇、〇〇〇*	
一八三二—三三	一三、六〇三·五	一五、三五二	一八三八—三九	四〇、〇〇〇+	

(* 係一八三五—三九平均數字)

(+ 係該年之估計數字)

(2) 英國之總進口對鴉片進口百分比比較表

年 別	英 總 進 口 值 (元)	英 鴉 片 進 口 值 (元)	百 分 比
一八三〇	一五、一一一、三八七	一三、四六八、九二四	八九·一二
一八三一	一一、五二〇、五四一	一一、二二二、五二二	八九·五五
一八三二	一三、〇〇五、六一八	一一、三〇四、〇一八	八六·八三
一八三三			
一八三四	一四、二三四、七三三	一一、六一八、七一六	八一·六二

C 英對鴉片貿易之主張

英商輸入鴉片問題，印度總督哈斯丁，曾行召集會議，通過東印度公司專營對華貿易。迨其實行，不僅公司收入，年有增加，英印軍政各費，亦確有着落，故印度總督對中國鴉片供給，甚爲積極。道光十年間（一八三〇），印度總督又令廣植波畢，增加生產，多方鼓勵，向華輸運，於是以後每年由印輸出之鴉片，約達三萬餘箱。自義律繼任監督後，來烟尤多，致使漏銀歲約二三千萬兩，無怪中國禁烟益急矣。英國對於鴉片問題，雖已早加注意，希望解決，惟其所希求解決者，實即開烟之禁也。英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之中心，不過一「利」字而已。

(三) 中國禁煙政策之演變

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以前，不獨鴉片貿易自由，即人民吸食亦未有限制。然自是年之後，即頒吸煙禁令。因屬初次創舉，故對外尙無兼禁專條。嘉慶五年時，續增禁例，自是鴉片則視同違禁品，而其貿易當爲非法矣。然而秘密私售，亦因之而愈盛。道光元年，復增例禁新條，不僅嚴辦囤戶，即外犯亦必驅逐出境，且在廣東海面之叢船，亦迭行令其從速退去。至道光十八年間，禁煙情形，空前緊張，英商被逐出境，英船被迫回國，各地奸民被監禁。不特此也，即親貴王公，輒因吸食鴉片，革爵處罰。然鴉片流毒，傳染日深，禁烟愈厲，而販烟愈盛，考其原因，不外官吏得規容隱，互相勾結。因之中國政府於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特召林則徐入都，面授方略，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馳赴粵省查辦海港事宜，節制軍隊，實行澈底杜絕鴉片貿易。又於是年十二月中，對於在職官員，嚴加譴責。此外烟民死於禁令之下者，又何可勝計哉？此英人所賜於吾民族之「苦果」也。總之，中國禁煙規例演進之程序，由簡而繁，其範圍，由內而

外。至其百餘年來禁煙之精神，則始終一貫，且愈演愈極也。

(四) 英國砲艦政策之確定

英國對華，可謂初無政策可言，只在「利」字上用功夫，故不必擇其手段。及戰端既開，英國議會乃於一八四〇年四月四日，討論應付辦法。一時大起紛議，分爲兩派：政府派主張禁止通商，倡宣戰之說，而反對派主張繼續貿易，申非戰之論。倫敦之東印公司及各商協會，則協同請願政府，要求採取強硬態度。激論三日之久，卒以二百七十一票，對二百六十二票，通過「對於中國之侵害行爲，要求賠償損失。欲達到此目的，必須捕獲中國所有貨物船隻。如中國政府表示拒絕，即將扣押物品，沒收抵償，斷然加以措置」之議案。下議院決議如是，上議院亦從之。英爲使中國對於過去須賠償其損失，對於將來須保障其安全計，遂行召集就近英國海陸軍，直向中國航駛。於六月二十一日，伯麥大將已來到香港。次日發表聲明：一、自二十八日起，實行封鎖廣東海口。二、指定商船停泊急水門與馬港之安全處所。計七月中，英國艦隊，游弋虎門海面者，有軍艦十六艘，大砲五百四十門，汽船四隻，兵船一隻，運送船二十七隻，英軍四千名。以伯麥大將統海軍，巴烈大將統陸軍，提督喬治義律則爲海陸軍總司令。至此，英已決行其砲艦政策，直向廣州進攻。

(五) 鴉片戰爭之經過與結果

英國之戰略，初本注意廣東，然因廣東有備，遂改向中國他部活動，於一八四〇年七月四日，入舟山灣，佔領定海，

此道光二十年六月七日之事也。自是不宣而戰之端既起，則中英一切懸案，必有待於訴諸最後武力之解決。年餘混戰，其間中國再三要求休戰，恢復和平，奈英國所求者多而始終不承認何！因之中國不得已乃明諭宣戰，惜各地屢次戰敗。直至英軍進攻南京，中國受迫而爲城下之盟，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英艦爲南京條約之簽字。

（六） 南京條約之內容與分析

南京條約之議款，確爲英國予取予求，一方之所包辦者也。內容共十三條。今僅舉其聲聲大者，分述於次。南京條約首段，與其他戰後和約所規定者，雖不同而相類。「永存和平」，是第一條之規定。「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是第二條之內容。「給予香港」，乃第三條之規定。夫給予與割讓，二者名雖異而實則無不同也。「六百萬圓賠款及免罪」，乃第四條至第九條之內容。「公文往來，如照會，申陳，節行，奏明」，爲十一條之規定。「按例納稅後，遍運天下」，是十條之主旨。「議定貨稅餉費則例」，是十二條之明文。於此尙宜加以說明者，即中國對外二百年來貿易之制度——「公行」，因第五條之規定，遂告絕跡矣。夫鴉片戰爭，雖因英國運售中國厲禁鴉片而起，然南京條約，並未解決鴉片問題，此應加以注意者也。

總之，南京條約之內容，如賠款割地，損失不貲，然此爲歷史上戰敗國一時之現象，尙不足怪，惟迫開商埠，規定關稅，侵害國家主權，束縛國家自由，使中國不得爲主權發動有利於本國之行爲，此約實爲不平等條約之開端。自是各國相繼效尤，藉故強立無數類似之條約。中國遂不僅爲一國之義務者，且更推廣於各條約國家矣。南京條約之重要性，不獨在條約之內，而更在條約以外也。

結 論

綜觀以上所述，可得而結論者，要有以下各點：

(一)中英初次戰爭之原因，實極錯綜複雜。名之曰鴉片戰爭，爲醒目起見，尙無不可，若認係專爲鴉片而戰者，是猶「僅知其一」也。

(二)中英立國方針不同，因之政策亦異，對於國際貿易，雙方態度不可並容。

(三)中國對外，無國際協定，而有國內習慣，行之已久。自英國戰艦政策，強迫互市，始呈劇變。

(四)中國禁烟乃本諸自主之權。中國官吏得規容隱，事雖有之，然納賄者亦豈有法律之根據？英在印自由生產則可，而自由向華強迫私運，則有犯例禁，此即英國亦公認者也。

(五)鴉片戰爭，由英方主動激起，而其結果之南京條約，又係英方一手包辦，對中國有百害而無一利，對英國則有百利而無一害。此不特打倒中國向來對外之習慣——限制主義，且造成近百年來未有之新的局面——門戶開放。自是中國對外一切關係與地位，遂因之而每下愈沉焉。

附重要中西參攷書目

- 1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
- 2 林文忠公政書乙集
- 3 十一朝東華續錄
- 4 通商始末記
- 5 中西紀事，夏燮編著
- 6 通商志

- 7 十朝聖訓
- 8 鴉片事略卷上、李圭著
- 9 乘遠新書卷三
- 10 大清律例按語卷七九
- 11 四朝條約卷四
- 12 清史稿
1.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11
2. J. F. Davis, China
3.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4. *W. C. Hunter, the Fan-Kwae at Conton
5. Chinese repository
6.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7. J. Orange, the charter collection
8. A. 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9. J. B. Eames, the English in China
10. W. E. Soothill, China & West
11. G. H. Blakeslee, China & the Far East; black opium
12. Dr. J., the mysteries of opium
13. W. F. Mayer's treaties
14. Parker, China, her history, diplomacy & commerce
15. E. H. Pitchard, Angl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17th & 18th centuries
16. D. E. Omen, 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 Japan
17.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 Foreign Powers
18. W. W. Willoughby, foreign rights & interests in China
19. H. H. Lindsay, Is the war with China a just one?

譚龍

徐 知 白

歲陰在辰，肖屬逢龍。日曆時憲之書，繪制龍文弁首，畫家於歲朝元日，亦多喜摹寫鱗爪，渲染風雲，以爲履端之獻。觀其天矯屈申之態，繁文複采之形，騰越崢嶸，美則洵美，而其「真實性」則不能使人無疑。此飛天神物，今日固不得見，於古豈果有之乎？抑本無其物，人所臆造，輾轉附會，乃見神異者耶？

若謂其本無，則事因實生，名緣物立，苟無其物，於語言安得立其名，於書契安得制其字？若謂其確有，則自古譚龍之言，每涉荒誕，人各一說，鮮能具體。此亦蟲亦獸亦鳥之物，竟至侔比天神，運布雲雨，變化萬端，尊崇百代。際茲科學昌明之世，則又未敢竟信其確有焉！

即使古有其物，然非數數出，偶或一見，世人又安能遽識其爲龍哉！惟史乘經籍，頗不乏龍見之紀；若周易之「龍戰于野」，春秋之「龍見絳郊」，史記之劉媪感於蛟龍，漢書之黃龍見於成紀。其次如曹植之賀表，潘炎之獻賦，以至錢起白居易諸文士，亦皆有所興詠撰作，咸謂所見爲真龍，究何所據而云然？吾人今日揣測，當亦不外本之傳說，按之圖形，而傳說與圖形爲盡可據否，此又不得不疑者也。

古人嘗有先見及此者矣！新序云：「葉公子高好龍，鈞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雖屬寓言，實有其理，可知劉子政之意，已謂俗傳之龍形爲誣妄矣。明劉青田有黎龍說，意同新序，而趣尤冷雋，其文云：

「有獻陵鯉於商陵君者，以爲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螻。商陵君使饗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挾之，於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觀龍，龍卷曲如丸，倏而伸，左右皆佯驚，稱龍之神，商陵君又大悅。徙居之宮中，夜穴壁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壯，今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視其迹，則悼惜不已，乃養蠶以俟，冀其復來也。無何，天大雨，震雷，真龍出焉。商陵君謂饗龍來，矢蠶以邀之，龍怒，震其宮，商陵君死。」此別有所喻之趣語耳，而史乘經籍之紀，莫不可作如是觀。其所見爲陵鯉抑係鯨鯢蜥蜴鱉魚蟒蛇之屬，則不可知矣。會記民國十一二年間，競傳北京西郊萬牲園羅致真龍一尾，供人參觀。余亟往視，見羣兒環立之鐵絲籠中，四足一尾，盤旋跳擲，赫然大蜥蜴也，於是慶然而返。史稱龍見之瑞，殆亦此類乎？

余以爲龍之爲物，古誠有之，第蓋然一大爬蟲而已。我國有史以來，其物殆已絕迹。近世古生物學家之言曰：中生代（Mesozoic Era）之際，動物中爬蟲類以恐龍類魚龍類翼龍類爲最活躍。此種大爬蟲且被疑爲爬蟲類與哺乳類之祖。今日觀察其骨骼化石，則似最古之鱷，又甚似禽鳥。（按：爬蟲類之生理構造，至今尚有同於鳥類者，例如：頭骨有髁狀突起一枚，喉有方骨，大腸末端爲排泄腔，胚有羊膜，卵生等等均是。）審如是，則吾國傳說中之亦蟲亦獸亦禽，並非全無來歷矣。（如洪北江曉讀書齋錄云：「龍可名爲蟲，亦可名爲獸，亦可名爲禽。韓非子說難篇：「龍之爲蟲。」王逸楚辭章句引傳曰：「河伯化爲白龍，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使汝深守神淵，羿何從得犯汝。今爲獸，爲羿射，固宜。」是矣。春秋繁露：「木傷敗則龍深藏，木禽懼而不見。」是矣。」）

此種古代大爬蟲之遺骸，近年我國西北考察團亦曾於新疆天山迪化附近地方侏羅紀（Jurassic Period）之地層中發現。我國古時之龍，其卽此類乎。此種古代巨大生物，據吾人臆度，在當時必具超越一切之威猛，惟終以軀體過於龐大笨重，故不適此繁生競存之世界，以致身亡種滅。然在當時，固一世稱雄，必爲一極可怖人力難勝之怪物。衆人由畏懼之心理，轉爲崇拜，於是此蠢然之大爬蟲，乃被奉爲四靈之尊，象以九陽之數，謂能乘雲行雨，鼓鬣飛天，與神明比數，與帝王合德。釋家亦尊爲八部衆之一，謂有神力變化，護持佛法。其匹夫匹婦，附會彌殷，信者尤篤，傳說中異迹斑斑，一若有其事者然。後世轉更附益，參以自然界之諸般現象，例如海中颶風起時之「龍捲」，宛然龍尾委迤，懸垂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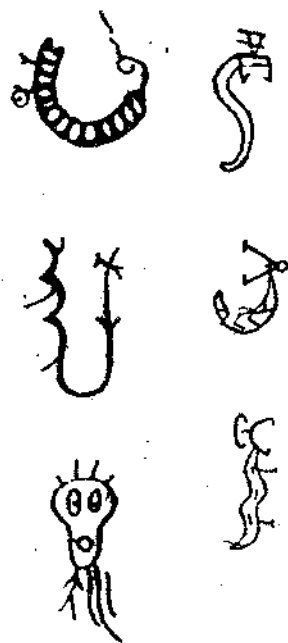
天，左右旋扭，鼓雲氣而動汪瀾也。再如山洪暴發，陵鯉之屬，洞穿山石，逐流而下，不知者乃疑爲蛟龍興波作浪矣。諸如此類，益增神異。竊以爲所有神龍變化諸說，若說文所云：「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者，非龍之本身善變，實譚龍者善變也。言人人殊，於是龍之形態始多，而變化亦極！垂至今日，無論士夫衆庶，崇信之心，迄未少殺。尤以每歲夏秋，遇枯旱，則祈禱求雨。遇汎溢，則獻賽安瀾。甚至一蛇一魚，咸驚龍化。嗟夫！此古代大爬蟲之遺說，今且爲紛斷之化石矣！而其威靈尙赫赫乎萬年之下，龍在我國，曷即榮寵若此！其間雖有達識如王仲任，能有所闢。（論衡龍虛篇。）但自古異跡堪驚，人多先入之見，又無實物能喻其妄誕，於是日益神而靈焉！

如此言之，所有古昔之傳說與圖形，殆皆劈斲得之者。真龍已不可見，惟自古相傳，輾轉附會，參以己意，幻以他物，如鯨鯢蟒蛇蜥蜴鱉魚之一體一態一事一意，強使糅合。紀事爲文者，更從而運生花筆，潤色修飾；其構圖摹形者，則敷彩澱墨，增毫點睛。故此蠢然之身，日益美化，蜿蜿蜒蜒，章采雕琢，固早非本形矣。然而此「意構之龍」，彌有趣味，今綜貫舊說，藉見其陸離紛雜之狀。

龍水物也（左傳）。鱗蟲之長（說文）。長十六丈，身大於馬（論衡）。具八十一鱗（埤雅）。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會編）。兩頰作魚領（宋史）。口旁有鬚髯（本草綱目）。頭上有骨如博山形（論衡）。喉下有逆鱗徑尺（韓非子）。爪五指（陽谷漫錄）。或云：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廣雅）。或云：有角者雄，無角者雌（說文通訓定聲）。性粗猛（南部新書）。將雨則吟，其聲如夏銅盤，涎能發衆香，其嘯氣成雲（爾雅翼）。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說文）。潛伏於川，而彫剖於陵，其雄鳴上風，其雌鳴下風而化者（淮南子）。其色有青黃赤綠白黑金銀（散見羣籍）。

併合諸說，形態似依稀可見，與時俗所繪畫者，大體固無殊也。

至於世俗所傳之圖形，自古迄今，尙有數變。最早者如古代象形文字，因有簡筆圖畫意味，亦可考見其大略。如甲骨文之龍字，蟻形似蟲，首具兩角，身被鱗紋，或有足或無足。（其無足者，或係龍之一種，按釋典善見論曰：「龍者，長身無足。」則與甲骨文相合也。）青銅器銘文則有龍觚之龍字，其形全似一偃臥之蟲，而具雙角，身有橫紋。龍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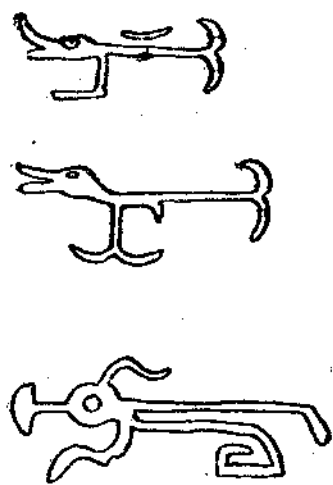


圖一

龍字，雖作單細之筆，而蟠屈之形，頭角四足皆見。遲父鐘之龍字，特寫龍之顏面，略呈三角形，額顯生角，二目一口，項下為爪與身。（圖一，據殷虛書契類編及鐘鼎字源。）此數例雖為古代象形文字，而本「隨體詰詘，畫成其物」之義，似頗可代表夏商間之龍形。

至如繪畫龍文以為飾，其源甚早。書益稷：「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詩秦風小戎：「龍盾之合。」禮記郊特牲：「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春秋：「火龍黼黻。」惜乎記載見諸經籍，原圖不遺後世，今雖欲據而論之，而有文獻不足之憾。

其時代較早而有實物可徵者，厥為三代以來之鼎彝雕飾。日本考古學家梅原末治氏著有中國青銅器時代考云：「觀三代尊彝所飾之花紋，其特徵為所謂饕餮龍夔鳳鸞龍等奇怪之動物文。」據此，試觀三代之尊彝器皿。



圖二

商之雙冊父乙卣，有龍形花紋，形小而簡，尾分歧，（或非分歧而是一尾上翹一足下捲之形。）短鬣在腋間或脊背上，前足或一或二，後足無。長吻，頭角不分明。（按：此係夔龍之飾，在彝器中，與夔鳳之分別極微，此可與亦蟲亦禽之說相印證。又本刊第七期予向君龍鳳印談所論之雙龍璽，亦無角，予向君謂最古畫法，本無領角鬚髯，說甚可從也。）又商父乙旅車卣之龍紋，口吻作圓球形而突出，一角甚長，曲折向後，後半身蟠屈作方回紋，似入於圖案之裝飾形狀而非模擬真形者。梅原末治論古銅器雕文云：「其四肢或變化或消失，僅顏面顯著，又有象徵化為僅有耳目，其他則雷文化者……形式上部分之省略或一部分象徵化者，當在全體形狀之後……其形式之順序，則大體由繁縟之正側面同時表出者，漸漸

四肢變化消失而地文化。」所指殆即此類。然則此二商代葬器，尚非最古之制矣。（圖二，據馮雲鵬金石索所摹。）

近年李濟博士在河南安陽殷墟發掘古明器多件，如戈戚之屬，經考證謂為殷商後半期之物。其中有一戚在戚身平面，浮雕龍文，蜷身，尾部蟠屈，頭大，雙角，開口，巨齒如劍，森然布列，而無足。其時代為殷商，其形亦與甲骨文之龍字相同也。

又有一戚，形式雕紋，極盡繁縟之美，戚刃兩側，飾以雙龍，玲瓏嵌空，文理緻密。背有脊鱗，此則最可注意，因博考三代秦漢之龍紋，絕不再有作脊鱗之狀者，惟唐宋以後始多。按之梅原氏前說，則此二種龍文，時期或較早，然余終

圖三



以其繁縟優美而致疑也。（李濟博士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亦謂殷墟文化為「多元的」，誠以出土之物，似非盡屬殷商也。）商鑿龍首提梁上之龍紋，雙角並列上衝，角端分枝，頭圓，身細長，具前後足。（圖三，形見博古圖。）

圖四



周鞮宮瓦當文有中心鞮字者，四周布以朱雀元武青龍白虎之飾，其青龍雙角直立不分枝，頭圓身細尾長，四足對稱，排列於身之兩側，形雖簡單，而變前此之側視而為從上俯瞰之狀，故能四足皆見也。總觀全體之狀，似即承商鑿龍首之形而來者。（圖四，形見金石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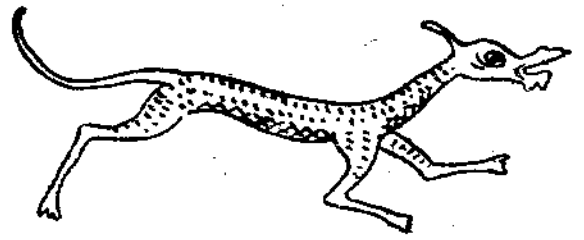
周追敦兩耳龍飾，形較繁複，首如虎，二角短直，身屈作半環，即敦之執手處。前後足連着敦身，尾向外卷曲。（形見金石索。）

周鑿龍首之龍文甚簡，而角翼分明。（形見博古圖。）

以上為三代金石龍紋之例。

漢龍虎鏗之龍，銳角，長頸，身略曲，尾短而尖。（形見金石索。）

漢武梁祠石刻之龍形甚多，或軀體瘦削，四足直立，形如豺狼，尾細頸長，側面一角，身被細鱗，足下踏雲。（圖五）或脇下生短翼，一足一角一耳，身下或承朶雲或否。尚有身為雲蔽，僅露頭尾者。其中一幀最工，題云：「不漉池如漁



則黃龍游於地。其形近似今日所畫，惟仍短身長足，直立如獸，三足着地，前一足舉起作擡搏之勢。爪如鷹，前二趾，後一趾。肘腋間多筋骨棱節，昂首，挺胸，頸長而略曲，顏面狹，上下頷間多突起，角不分歧。全身鱗甲，腹部密列橫紋。(圖六)

圖 漢甌中有作「千秋萬壽長樂未央」字樣者，四周分布龍鳳虎龜之形，其龍異於武氏石刻而近於周之瓦當，蓋又似蟲不似獸矣。雙角長身，頗見蜿蜒申屈之致，且四足分列左右，非直立也。

五 近見日人伊九良雜誌瓜茄第五冊載有最近河南發見之鍍金孝子傳石棺拓片，其中有巨龍之雕紋，伊九良氏稱之為靈獸，斷其時代為六世紀東魏之時。觀其鱗爪頭角之雕繪，繁複細碎，已有九分似今日畫工所作，惟無長鬚、腮葉、脊鳍及鼻下雙鬚耳。

近人朱僕氏著有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所云陵墓前之石獸天祿辟邪者，實均與龍形為近。觀其前肢腋下插短翼，純然漢武梁祠石刻翼龍之態。且長尾盤曲，頭圓口潤，吐舌長鬚，與天祿辟邪等實不相類。朱氏亦云：「六朝陵墓之石獸，多少含有幻想傳說在內，非盡如真正之天祿辟邪……否則天祿辟邪，纖長似鹿，而陵墓之石獸，則龐大似獅。二者外形，固顯然不同也。」余則以為石獸縱非六朝時之龍形。至少亦係相傳龍生九子若夔風螭吻之類，蓋能得龍之一體一意者。

圖 隋唐以來之龍紋，今日較易見之，則漸同於後世，不必更煩贅矣。(如隋之仁壽鏡唐之二十八宿鏡元之至元鏡，均可參考。)

綜觀三代以來，迄於今日，龍紋之嬗變，似有一系統可尋。即全身最初為蟻形，漸而禽化，漸而獸化，再變則又恢復其蟲之本形，更增以申屈之致。頸由短而長，身由直而曲，四足由直立而匍匐平放。其鬚鬣、腮葉、脊鳍，則為隋唐以後逐漸增飾者。至於有翼無翼，或

係蛟龍應龍之分，有角無角，或係蚪龍螭龍之別，然至今日，則絕不復見有翼無角之龍文矣。

圖形如此，或與傳說不盡相應，蓋圖形或具裝飾圖案意味，隨意增減變化；或因金石堅緻，難盡斧鑿之工。至於後世，楮豪易得，本可以精心摹寫，求其形似，而畫家又每每不喜自陷窠臼，落於平凡，乃故作瑰奇複雜之態，於是其形代有變異，難盡合古。嘗謂此可以狡狴之圖形為譬，試觀俗傳之石雕以及舊法繪畫，果如獅之真形否耶？可見之物，尙且如此，則真龍之形，復何論焉！

國人心目中之龍，垂至今日，殆已由歷史的通俗的輪廓而成爲定型，其大概如上述。惟此物今已淪爲生物界之一古迹，神話中之一角色，美術上之一點綴，龍固善變，而今而後，尙不知將如何蛻化也。

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綜合月刊

中國公論

每月一日出版
定價四角各大書店均代售

地址北京郵政信箱四十六號

中國公論姊妹刊物

再建旬刊

逢一出版 定價一角

各書店均代售

郭筠仙手札并跋

楚金

(一)

香蓀仁兄大人閣下。六月十五日奉致公緘一件。想塵籤記。往常論近日考求洋務三人。合肥伯相能見其大。沈尙書能得其實。丁中丞能致其精。吾於合肥及幼丹再生諸君。無能爲役。精神才力。窮極推求。亦萬不能逮。獨所及見透頂第一義。則亦有諸公所未及者。頗自謂所見載記以來。規模氣象。凡分三等。議論亦因之而變。三代所尙。德禮而已。誦詩讀書。可以想像得之。秦漢以後。氣象一變。務功利。爭形勢。隨國勢之強弱。而皆有以自立。南宋以後。氣象又一變。盡天下之大。靡靡焉以議論爭勝。國強則務爲陵競。弱則枵然無以自處。旣於此辨知天下之得失矣。又益考求三代以來保邦制國之經。及儒先之論說是非當否。沛然無所疑於其心。而後體察各國之情僞。與其所見爲利病避就者。以辨證古今之異同。三十年來。自信於此確有所得。(孟子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誠亦無所多讓。)前後廣東福建處置洋務十餘事。皆一時指目爲煩難無可措手者。應弦赴節。屢收其效。妄意天下祇是一理。京師畧據所見陳之。阻遏百端。無能一達其說。而遂以是招天下之大詬。而處置洋務。顛倒枝誤。終其所言無一不驗者。是以謗毀徧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百世聖人而不惑。於悠悠之毀譽何有哉。然其所以犯罵譏笑悔而不悔者。求有益國家也。非無端自取其聲名而毀滅之以爲快也。終無裨益。可以止矣。錄寄摠署日記一帙。自屬戩國之義。原不應以付刊。

既已刊布。又因一言而中悔。以貽笑遠近。所損尤多。抑不知七萬里遠行。果求有益國家耶。將視區區此身。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苟取挫辱之而已。士大夫濟濟盈廷。莫能辨也。當國者亦一付之公論而抑揚之。然則此行為高談節義者樹之的。使相與發弓拾矢。獵取聲名以爲笑耳。八月中已陳請銷差。近復有自陳一疏。謹錄呈。度鄉人必有相爲惋惜。或更相諂讓。祈以是曉譬之。近事有奉告者。煙臺條約。至今未議準。口岸已開。而洋煙徵稅一節。各關無敢置問者。以德國修約。相持方急。英人安處以待之。月前有平安會紳來見。致贊頌之詞。答復數語。該紳以列之新報。於是英國公會見新報者。直責外部。以不允煙臺條約爲不合公法。上書詰之。此間人心風俗務守禮如此。以中國視之。能無愧歎。兩件并錄呈。卽頌道安。愚弟嵩燾頓首。九月初五日。此兩稿并乞轉交意城。海老樾老。求問安。鈔呈摺稿。祈交性老研老字翁力翁峰臣王秋公閱之。其兩稿。非有知者不足相示也。

(二)

接會宮保信。但述病情及議論大局。而余佐卿信。頗詳近事。俄事就此了局。未嘗非國家之幸。然所費亦多矣。使早行鄙言。俄船未至中國。并無絲毫之費也。凡此皆非在位諸公所能知。特奉上一覽。并會宮保奏件。奏件計閣下當鈔存。乞明日鈔就發還。信二件。卽交去足帶下。以初得此卽須作復。今日擬并送樾公一覽也。此請香老尊兄有道日安。嵩燾頓首。十八。

(三)

十三日自鄉歸。一赴陶少雲之約。謝客三日。稍獲清理筆墨一二事。湘軍篇第二卷。略就鄙人所知訂正。世謂耳聞不如目見。凡所訂正。皆目見也。獨苦無記憶。多所遺忘耳。篇中列次賤名處。皆刊削之。以弟生平氣怯避事。而又援之以

爲名。必爲鬼神所忌。且公此書均經鄙人校勘。稍涉私意。其氣必不昌。反使他日王秋据爲口實。區區於數公本末。爲稍能發明其用心。正以無私。故能然也。當能鑒及此意。香翁尊兄有道日安。弟嵩燾頓首。十六。

(四)

瞑庵先生尊兄閣下。承惠蝦蟆。人間至味。去歲閩相值軍機。首裁堂餐而食燒餅。弟謂京師燒餅。天下至味也。閩相其知味者乎。特未知伯夷當日孤竹近海之區。亦曾覓有此蝦否。古人知味。或不減閩相也。一笑。次江所至。足以致人欣慕。聞正月八日子壽香緣及鹽道。三人齊赴田家鎮。致武漢人心皇皇。如來示所云。子壽豈竟留守耶。手此奉謝。敬頌道安。弟嵩燾頓首。初七。

(五)

笠臣得揚州信。左相實假四月。皖撫裕署督篆。皖藩盧署撫篆。賞假而不令開缺。又另派署。高陽戲弄左公。亦太劇矣。要皆其自取耳。此老專意委屈人。其胸中不能受絲毫委屈。恐遂不復能支矣。世事必別有一番變局。吾楚省運太壞。亦不知作何究竟。初二日約右銘力臣諸人小集。日在愁悶中。藉此一談。未知可一來會談否。或稍晴暖。當可一行。不敢強也。敬頌瞑庵先生道安。弟嵩燾頓首。晦日。

(六)

瞑庵先生老兄閣下。前日奉示移居詩。謹次一首。未及錄呈。頃復讀大詩。佳處全在吐屬名雋。此關天事。非人力所及。

也。聖賢之大訓。夷狄之所不能知。而行事往往近似。中土直奔髦視之矣。祇如足食足兵而使民信。外邦實力營求。中土則食不足而浪用。兵不足而妄舉。以偽相飾。以欺相蒙。盡民信而鋤之使盡。填塞海口之說。沿海行之。浪費何益。各江海口利在疏通。徒拂天地之性。以資外人一笑。豈無知其非者。而不敢言。殆尤可歎。拙詩暴虎一聯。曲盡今時兵政。詩則不足觀也。(但求招勇。無兵械。無食。直徒手搏耳。)敬頌道安。弟嵩燾頓首。廿二夜。

接李次青信。雪帥至粵。即飭巡捕。洋人來見。概不准傳報。至於開門回拜等事。尤所不能。此言一出。二十餘日無一洋人通問。沙面一案。亦不一論及。(似諸領事皆出省。領府盡空出。)初謂法人訛索兵費。英人必乘是時索賠房費。今見諸公多行無禮。正恐爲禍尙不止此。瓊州極爲可慮。樞府盡取一切不諳洋務之人。屬以海防。祇取困憊而已。數年前在京。即知高陽必誤國。今始驗也。弟又頓首。

(七)

笠臣詩。憂纒畏議。強辭自解。王秋一以尖利出之。攻擊不遺餘力。亦稍失詩人忠厚之旨。鄙人亦擬四章。首詠張。次詠幕府同謀諸公。次詠左。終求補救之術不可得。詩不能工。或不失爲正音也。呈求教削。連接肅毅威毅兩信。語及時事。感慨係之。据肅毅信。前摺恪靖并未代遞。若已代奏。肅毅必先知之。其中情節。外間尙一無所聞。李蘭生之意。竟欲東討日本。西擊法郎西。直不知其意欲何爲。當國二十年。乃有此昏謬。覆國亡家有餘。徒與一二無知少年。肆口狂論。自名清流。而使元勳宿將。慨然流涕。以求引避。能不寒心。湖北標兵之變。窮於辦法。涂朗軒之不堪重寄。人皆知之。苦政府不能知耳。時事如此。天象如此。而方欲精兵求逞。自非喪心病狂。何以有此。特奉上一閱。仍祈發還。弟嵩燾頓首。廿九。

(八)

劄剛信及電報乃公穢寄其姊妹親戚傳觀。鄙人亦但一寓目而已。黎信呈上。隨員中頗有受恩者。然但一二次八行問安。不敢及公事。惟蕤齋閒月必一枉書。無稍忌避。兩年中亦各以一信復之。以此求當於今之人。必無幸也。蕤齋亦文正公舊人。劄剛待之甚薄。徒以能直諫耳。閱其書亦可得其大概。復頌道安。嵩燾頓首。初九。

(九)

劄剛八月十七日電報。尙在設法經營。前云回倫敦之說。恐未確。劄剛大抵游戲神通。語語陵空。欲并哈什噶爾棄之。而託之於謠言。以希樞府之一寤。此計萬不能行之今日。即行亦無益。鄙人往歲乘英人之請而羈縻之。以爲俄人外蔽。於時俄古柏尙未倚附俄人也。今白彥虎已恃俄人爲生。一經用兵。俄人必使立國。中國即能行之。亦徒使歸心俄人而已。且能立國亦與俄約事無涉也。左相慨然入京。朝廷意在主戰。樞府諸公。特借之以爲自全聲名身家之計。并非恃以了事。江華猶民滋事。駐防官兵已見仗。報稱互有殺傷。其實敗仗也。龍山警信。尙無確報。時事可憂方長也。鈔件呈覽。覽後仍請發還爲要。廿一日。嵩燾頓首。

(十)

賜示次江各文。與陳伯嚴書。所見尤卓。大抵文章能尋向上第一義。自能迥絕一世。各文皆非今人有也。日記無從鈔起。自蒙何君勅諭。亦不復措意於此。故所考證多不深。日記酬應小節目而已。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日斯晉合爲西。巴尼晉合爲班。)那威即今瑞典。本與瑞典爲二國。今合爲一。義即意大利。丹即瀛寰志畧之曠國。西洋知有丹。

不知有噫也。此音之誤。嵩巖頓首。下午客至如麻。頃客散。乃得奉復數字。

(十一)

大詩寄慨無窮。謹次韵呈教。前詩本不能佳。然自覺悲感深至。凡有所作。過蒙獎許逾量。而於所注意處。一見輒能抉出之。知言自所長也。區區之心。尤不能無知己之感。道光盛時不論。即天津之役。僧親王爲將。竭天下全力以守一口。而其效如此。竟不解今時諸賢。是何肺腑。高陽誤國殃民。殆不知所究竟也。名心頓首。廿二。

跋

鶴仙侍郎爲同治中興名臣中主張維新最力之人。其與外人接觸。蓋始於咸豐己未。佐僧忠親王治軍大沽時。及光緒初元。遂以第一任欽使出使英國。在文臣中爲破天荒之際遇。庸流所望洋興歎者。公乃以垂暮之年毅然任之。其後代公而往者曾惠敏襲侯。與公爲同里又姻家。蕭規曹隨而兼有出藍之譽。中國近代外交家當奉公爲開山祖矣。

公本以文學侍從之臣(南書房翰林)出治軍旅。與曾左諸公輩行相接。顧其畢生致力處不在一時事功之表現。而在論道經邦之大節。其所謂洋務。非時人所謂洋務專以應付爲事者也。乃欲窺古今中外之政治制度而折衷之以創制顯庸也。使公更十年不死。其必爲中國維新運動之領袖無疑。公之見解。以南宋以後之法度爲極弊而必當改弦更張。更以三代漢唐之法度爲與西洋列強有可互相參證之處而必當斟酌取舍。此非出使以後而始爲此論也。當其治軍從政時。固已深思而熟計之矣。(手札第一篇云三十年來自信於此確有所得)公之議論爲當時所駭駭謗。本無足怪。因此不免出於激蕩憤慨。然南宋以來。好大言而不務實。居空際而詆局中。實爲政治敗壞國勢陵遲之總因。公蓋盱衡古今之變而已

灼見其所由。（手札第一篇云南宋以後氣象又一變盡天下之大靡靡焉以議論爭勝國強則務爲陵競弱則枵然無以自處）非必以身受評彈而有所激也。

自光緒庚辰以後。清流以大言取快。幾成習氣。專以誤國之罪謾諸清流。固屬過當。然始則清流與清流爭。繼則濁流與清流爭。終成魚爛之局。清流諸公之躁鬧虛僞。誠不能不任其咎也。（手札第七篇云李蘭生之意見欲東討日本西擊法郎西直不知其意欲何爲當國二十年乃有此昏謬覆國亡家有餘徒與一二無知少年肆口狂論自名清流而使元勳宿將慨然流涕以求引避能不寒心）語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反復郭公之論。回思六十年來史事。愴恨何極。

近得見公之書札十一篇。皆與朱香孫者。其第一篇正寄自倫敦。尤爲可寶。淡墨細字。如見其憂深思遠之懷。歲月雖不具。然可知後數篇多爲歸長沙以後所作。

夫議論非不可也。專以議論取快而不求可以實踐則非矣。中國之弊。在乎政與學歧。事與言歧。士大夫之議論與全體民衆之生活歧。表面之意氣與潛在之心理歧。所以責人者與所以自處者歧。所以爲名者與其所需者歧。要其故皆以不求實踐耳。審思此等情勢。惟宋以後有之。欲求變革。非痛自澆悔以復返宋以前敦朴篤實之風不可。何則。縱有善良之法。不以忠信將之。終見法之淪於土苴而已。在昔道光以前。古風猶未盡替。不樂成人之美。固未如後來之甚。一二疆毅有爲之士猶可稍有成就。自咸同軍興以來。卽已視詆諆爲慣技。藏嫉媚於大言。曾左諸公。百戰餘生。猶且同僚擲揄。士庶苛責。或則吹毛索瘢。或則隔岸觀火。必使其顛頓郎當而後快。下此者更無論矣。故人無賢否。毀至而難全。事無是非。垂成而輒敗。但見國是之屢易而終無一事之能就。此蓋國民之病根。由來久矣。

郭公出使時。稱揚泰西政俗以爲中國所不及。（手札第一篇云此間人心風俗務守禮如此以中國視之能無媿歎）篤舊之流。聞而大譁。湘人素性固蔽。詆之尤力。一時士論。幾欲擯之四裔。或爲聯云。行僞而堅。言僞而辨。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可見一斑。當日清流好爲排洋之論如此。孰料三十年後一變爲媚洋之論又如彼邪。公之奉使。不必以折衝尊俎見長。而精於規國。深得使人之義。（公以日記寄回總署亦見手札）身雖不諳西語。而攷究精確。不同耳食。（見手札第十篇）恐後來外交家且有不能及者矣。

朱香孫者名克敬甘肅臬蘭縣人。強直任氣。好議論時事。人多厭之。家貧客游四方。遭亂無所之。乃援例爲小官。補湖南龍山縣典史。龍山俗陋。克敬野逸。每行田間與父老雜坐。有爭者就平其曲直。民甚安之。咸豐十一年寇大至。知縣千總皆走。克敬獨與士民守之。凡四月。城迄不陷。巡撫惲世臨薦於朝。不果用。久之以盲去。巡撫劉崐夙知克敬。與官錢。使修通志。崐去。克敬益無聊。欲游海外。友人哀其困。共與之千金。遂留隱焉。其詩由香山入杜。天才絕高。學力不副。故未能卓然名家。然格律整嚴。寫景言情。時有獨到之處。以失明也。故自號瞶庵。札中齒及諸人。余佐卿名世松。張笠臣名自牧。陶少雲名栳。文毅公子。餘皆人所熟知。光緒初年。湘中文酒之會甚盛。湘綺樓集可參考。皆公夙所交好也。不佞於公爲再傳弟子。藏公書札亦夥。觀此愛不忍釋。因抒所感而跋之如右。治國闕者取而觀焉。

庚辰孟冬朔日記

郭鶴仙自題小像詩

醒

郭鶴仙(嵩巖)閱識孤懷。度越流輩。雖以翰林起家。外任封疆。內官卿貳。持節出使。絕域宣勤。而阨於嫉者。其用未竟。其志未申也。晚年自題小像云。「傲慢疏慵不失真。儘留老態待傳神。流傳萬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世人欲殺定爲才。迂拙頻遭反噬來。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意態可想。

舊畿水利述 (三)

蔡申之

舊畿水利述

昔大禹之治水也。尙書紀功。名其篇曰禹貢。是不特導彼洪流。拯斯民之昏墊而已。兼修九州之貢道也。迨於後世。水上交通。更關緊要。豈天庾之供。惟漕運是賴。而運河一道。所以溝通南北者。其功更鉅。則修水道以利交通。誠有不可以已者矣。僉哲文治水私議謂修水道以便交通。可以助生產。增物價。蓋天地生物。本無合度之分配。人衆者不必地廣。貨多者不必財富。產於斯而必用於斯。則有需無供。有供無需者衆矣。需過則工惰。供過則貨賤。均足以減其生產。水道修則交通便。供需相應速矣。其機甚微。其效甚巨。此助生產之說也。產地貨物。供過於需。設又交通阻滯。運輸艱苦。價值低廉。必踰常格。苟能修其水道。以便輸轉。各地土產。價必增大。今之所謂貧瘠之區者。將一變而爲富庶之地矣。此增物價之說也。而古者更以之供給軍需。則於政治軍事方面。且有重大之關係焉。

考諸前史。後漢明帝永平十年。作滹沱蒲吾渠通漕。蒲吾渠一名都慮。一名都盧。蓋晉之轉也。又名石白水。在平山縣西。(見古今注及治水述要)獻帝建安九年。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見三國志魏武帝紀)方輿紀要云。衛河入大名府潯縣境。謂之白溝。淇水入焉。亦謂之宿胥瀆。是也。十一年。鑿渠自滹沱。入泃水。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鑿入潯河。名泉州渠。以通海。(見魏武帝紀)又治水述要云。三國時遼西烏桓以袁尙兄弟入塞。曹操將討之。乃鑿二渠以通運。平虜渠在今薊縣。泉州在今武清縣。皆所以制遼左者也。十八年。又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于河。

六朝以降。隋煬帝大業四年。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見隋書本紀)方輿紀要永濟渠亦曰御河。治水述要引筆塵云。會通河自濟汶以下。江河淮泗。通流爲一。則通濟之遺也。滹沱豫章。則永濟之

遺也。煬帝此舉。因之促一代之祚。而爲後世開萬年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

至於宋代。太宗太平興國中。於清苑界開徐河雞距河入白河。以通關南漕運。（見日下舊聞考）神宗熙寧八年。開王拱壩。引大河注御河。通江淮漕運。置斗門啓閉。按是役係從程昉與劉增言。昉等謂其利有五。王拱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於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制。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啓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並謂發卒萬人。一月可成。九年秋。昉奏其功。中書欲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按視報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彥博以爲有害無利。且謂水官不職。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見宋史河渠志）治水述要謂程昉等所云五利。皆似是而非之談。有害無利。宜豁公駁之甚力。後差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相視。本奏略如豁公議。並言河身在壩口之上。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恐墊溺之禍。不特在衛州。瀕衛河郡縣。皆罹其患。未幾河果決衛州。可謂有先見矣。

金始都燕。其通漕之水。舊黃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滄州會川之境。漳水東北爲御河。則通蘇門獲嘉新鄉衛州濟州黎陽衛縣彰德磁州涿州之隄。衡水卽經深州會於滹沱。以來獻州青州之餉。皆合於信安海濡。泝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甌。十餘日而後至於京師。其他若霸州之拒馬河。維州之沙河。山東之北清河。皆其灌輸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勢易淺。舟膠不行。故常從事陸輓。人頗艱之。世宗大定十年。議決盧溝以通漕運。十一年。自金口疏導至京城。入濠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渠成。卒以地勢高。渠水性渾濁。峻卽奔流漩洄。蓄岸善崩。濁則泥渾淤塞。積淤成淺。不能勝舟。治水述要云。金口在盧溝橋上游。石景山之內。其迹猶存。今名永定河是也。水本東南行。挽使東北不順。一也。水性猛急。易淤善潰。二也。漲落不時。三也。自古此河無行舟者。

元代世祖至正元年。鑿金口。以漕西山木石。（見本紀）順帝至正二年。中書參議博羅特穆爾都水傅佐言起自高麗莊。直至西山石峽鐵板開水古金口一百二十餘里。創新開河一道。深五丈。寬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至高麗莊。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時脫克脫爲右丞相。奏而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左丞相許有壬言尤力。略曰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爲民害。都水監將金口下閉閘板。五年大水。郭太史恐衝沒村城。又盡塔閉。至順元年都水監郭道壽言引

水過京城入通州。其利無窮。合屬官員耆老相視。議擬水由二城中間壑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自來未嘗有漁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舟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二十里。當時何不於盧溝立碼頭。百事近便。卻於四十里外爲之。又西山水勢高峻。夏秋霖潦漲溢。宗廟社稷所在豈容僥倖。若一時成功。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且亡金時。此河未必通行。今所有遺跡。安知非作而復輟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閘。必致走水淺澀。若作閘則沙泥壅塞。每年挑洗。亦無窮盡之時。郭太史作通惠河時。何以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蓋白浮激激。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若以爲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議既上。丞相終不從。遂以正月興工。四月畢工。啓閘放水。湍急泥沙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衆。費用不貲。卒以無功。繼而御史糾劾建言者。博羅特穆爾傅佐俱伏誅。（元史河渠志）通惠河者。初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從都水監郭守敬之議而開鑿者也。按河渠志守敬奉詔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牖河蹤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滙爲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營入白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處。共長二百一十步。壩牖一十處。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爲便益。從之。首事於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通惠河。凡役軍一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沒官囚隸百七十二。計二百八十五萬工。用楮幣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牖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旣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成宗元貞元年七月。工部言通惠河創造牖壩。全藉照料修治。請設提領三員。管鎮人夫。專一巡護。牖名則西城改爲會川。海子改名澄清。魏村改名惠河。籍東改名慶豐。郊亭改名平津。通州改名通流。河門改名廣利。楊尹改名普濟。餘如舊。

至於明代。英宗天順三年。開直沽東北新河。先是直隸大河衛百戶閔恭奏。南京並直隸各衛。歲運蘄州等衛倉糧三十萬石。駕船三百五十隻。用旗軍六千三百人。越大海七十餘里。風濤險惡。滯留旬月。及有順風開船。行至中途。忽爾風變。船半多被沈溺。實非漕運之便。臣見新開沽河。北望蘄州。正與水套沽河相對。止有四十餘里。堪行舟楫。但中有

十里阻隔。若挑通之。由此饋運。則海濤之患可免。雖勞人力於一時。實千百年之計也。（見實錄）按治水述要云。新河在天津寧河兩縣界中。南通大沽海河。北通薊運河。中隔十餘里。嘉靖以後常疏。仍時患淤淺。日久河形遂平。土人仍呼爲新河焉。景帝景泰三年。由北塘河口。開引新渠。天津糧艘。遂由直沽運寶坻之潮河。而上泝於薊州。卽今所謂薊運河也。至嘉靖三十四年。遏潮河不使入順義。竟由密雲合白河。（見水部備考）又方輿紀要云。自密雲城西楊家莊築塞新口。疏通舊道。令白河與潮河合流。至牛欄山水勢甚大。故通州漕運得達密雲城下。是潮河之在密雲者。合白河而下達於通州。卽今所云薊運河也。又憲宗成化二十一年。復設總河侍郎以杜謙總理河道。浚運道自通州至淮陽。鄭先慶請謙達於事理。自通抵淮陽。去淤塞。復水櫃。修閘壩。河乃復舊。（見河渠紀聞及治水述要）世宗嘉靖十年九月。巡按直隸御史詹寬言河隄率以草束土累築而成。故隄善崩。宜及時加土。以障其河洪。仍與復絕隄興濟二閘。以石甃之。時其蓄洩。又德州當衛漳滹沱下流。稍近禹津。宜便置閘以減水。從之。十四年。御史曾冲奏請於滄州之絕隄。興濟之小埭灣。德州之四女寺。景州之泊頭鎮。各修減水廢閘。導引諸水。以入於海。則勢分而不害。報可。（見實錄）是則嘉靖十年雖經奏准。而未盡興工也。治水述要云。嘉靖十四年。重建衛河減水四廂。洩有餘之水。分流東出。上不爲害山東。下不有妨直隸。保運衛民。法至善也。

至於清代。高宗乾隆二年。御史馬起元言通州至天津河路多淤淺。糧艘不便。命趙殿最偕顧琮勘議。尋議天津溯流而上。設有兵弁。無官管轄。應增置漕通判一。駐張家灣。專司疏濬。把總二。外委四。聽通判調遣。又普濟寺等四閘。屬通州。增置吏目一。慶豐等七閘屬大興。增置主簿一。遇應開挑處。報坐糧廳覈實修濬。又用鄂爾泰言。建獨流東岸滾壩。並開引河。注之中塘窪。以免靜海有羨溢之虞。並減天津三沒口爭流之勢。仁宗嘉慶十二年。倉場侍郎德文等。請挑修張家灣正河。堵築康家溝。以復運道。御史賈允升請挑濬減河。均下直督溫承惠勘辦。承惠請濬溫榆河上游。帝命侍郎託津英和偕德文等覆勘。奏言頻年漕運。皆藉溫榆下游倒漾之水。以致泥沙積。若從上游深挑。直抵石壩。實爲因勢利導。報可。十三年。通州大水。康家溝壩衝決成河。張家灣河道遂淤。倉場侍郎達慶請來年糧艘由康家溝。試行一年。暫緩挑復張家灣河身。帝命尙書吳祿往勘。與達慶議合。遂允之。十四年。御史史祐言康家溝河道難行。請復

張家灣正河。下直督溫承惠。承惠言康家溝溜勢奔騰。漕船逆流而上。大費絀絀。該處地勢甚高。恐旱乾之歲。河水一瀉無餘。漕行更爲棘手。惟張家灣兩岸沙灘壩基難立。而正河積游日久。挑濬亦甚不易。上復遣工部尚書戴均元往勘。亦言壩基難立。且時日已迫。恐河道未復。漕運已來。請仍由康家溝行。再察看一年酌定。如所請行。道光五年。以黃運兩河受病日深。非旦夕所能疏治。詔於明年暫行海運。咸豐二年。決北運河北寺莊隄。命尚書賈楨侍郎李鈞勘堵。並改次年漕糧由海道運津。自是遂以海道爲常。光緒三年。東撫李元華條上運河上中下三等辦法。八年。伏秋大汛。張家灣河自蘇莊至姚辛莊沖開新河一段。長七百餘丈。上下口均與舊河接。形勢順直。大溜循之而下。舊河上口至下口長六千四百餘丈。惟新河身係自行沖開。不能一律深通。九年。直隸總督李鴻章飭製新式鐵口刮泥大板。在兩岸拖拉。使一律通暢。迄二十七年。南漕改折而後。河運遂廢矣。（見清史稿河渠志）昔靳輔言運道之阻塞。率由河道之變遷。向來議治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其他決口以爲無關運道。而視規之。以致河道日壞。運道因之日梗。李鴻章言近世治河兼言利運。遂致兩難。卒無長策。沈葆楨亦曰。舍運道而言水利易。兼運道而籌水利難。民田於運道。勢不兩立。兼旬不雨。民欲啓涵洞以溉田。官必閉涵洞以養船。迨運河水溢。官又開閘壩以保隄。隄下民田。立成巨浸。農事益不可問。觀此有一利必有一弊。則在賢者之兼籌並顧矣。雖然。今日者。海陸舟車。旣捷且便。運河一綫。淤積不堪。苟能疏通蓄洩。則安知昔日爲農田病者。不轉而爲農田利乎。便利交通。猶次焉者耳。

治水述要云。今世望治者。莫不期圖富強。而富強之原。首在農商。則灌溉之利。轉輸之圖。尤不可不亟講也。溝洫之政。古有專官。後世惟以漕運爲重。故田間水利。旋興旋廢。甚至連年昏墊。民不聊生。彌望赤野。徒憂荒旱。偶有舉而治之者。旋作旋輟。莫收實效。爰輯歷來關乎近畿農田灌溉之事功言論著於篇。以申鑒焉。

後漢時。張湛拜漁陽太守。於胡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見後漢書本傳）

魏廢帝嘉平二年。將軍劉靖導高梁河。造辰陵。過開車箱渠。灌田歲二千頃。元帝景元三年。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徑昌平。東盡漁陽潞縣。灌田萬有餘頃。（見水經注）

後魏裴延儁轉幽州刺史。修復范陽郡督亢渠。漁陽燕郡戾陵諸隴。溉田百萬餘頃。（見魏書本傳）
北齊孝昭帝建中。開督亢舊陂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見隋書食貨志）。

隋文帝開皇中。幽州都督裴方行引盧溝水開稻田千頃。百姓賴以豐給。（見冊府元龜）。

唐世漁陽郡三河有孤山陂。溉田三千頃。（見唐書地理志）。

至於宋代。太祖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爲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爲副使。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相爲副使。欲大興營田也。先是自雄州東際於海。多積水。戎人患之。未嘗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闕。每歲胡騎多由此入。而議者以爲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稼。以實邊壤。而限戎馬。雍熙後。數用兵。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閑田。且戍兵增培。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葺營堡。營田之議遂寢。及淳化間。滄州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懋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詔何承矩往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鎮兵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雉莫霸州平戎破虜順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見文獻通考）其屯田水利疏略云。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爲屯田。以助要害。免番騎奔軼。其緣邊州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守城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備寇。縱臆師旅。不失耕耘。不費國用。不勞民力。如此則敵弱我強。彼勞我逸。以強禦弱。以逸待勞。此禦寇之術也。有國有家。以足食足兵爲本。水田之盛。誠可以限戎馬。而省轉粟之費。萬世之利也。（見畿輔水利輯覽）真宗咸平六年。知保州趙彬。分徐河水。南注運渠。置水陸屯田。天禧末。河北屯田歲收至二萬九千四百餘石。（見宋史食貨志）而水利輯覽亦載咸平時塘濼緣邊諸水所聚。自邊武淀至泥沽海口。綿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方田之制。隨田隄四面穿溝渠。縱橫各一丈。深二尺。鱗次交錯。兩溝間曲爲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漕河鮑河徐河鷄距泉水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蓋有宋之世。邊患日亟。所以爲農田興

水利者。其目的在於防邊備寇。故李鴻章謂何承矩就雄霸等處。平曠之地。築堰爲障。引水爲塘。率軍屯墾。以禦戎馬。專爲設防起見。今之東西淀皆係遺址。河朔本多曠土。堰外卽屬敵境。聽其旱潦。本無關於得失。故能專利一隅。（見李鴻章覆陳直隸河道地勢情形疏）是農田灌溉之功。較後世爲易。仁宗景祐初。沈厚載教懷衛磁相那諸鎮趙等州民種水田。（見續通志）

金章宗泰和六年。縣尹劉弁開渠引唐河灌田數千畝。又導而東。以溉完縣諸田。（見唐縣志）

元世祖中統三年。郭守敬條陳水利。謂順德達活泉引入城中。分爲三渠。灌溉東城。順德遼河東至古任城失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卽可耕種。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諸州永年下經鷄澤。合入滏河。可溉田三千餘頃。（見元史本傳）王允中請開邢洛等處。漳滏滏河。以溉民田。從之。（見續通志）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見元史河渠志）若泰定帝時。虞集之議畿輔水利云。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富民欲得官者。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二年二年勿征。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遠寬東南之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其意仍注重於屯墾禦寇。寓兵於農。而其計畫則較前代爲備。議定於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其事遂寢。順帝至正十三年。以右丞相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召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而京師足食。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兼大司農卿。而托克托領大司農事。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引河。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從之。（見續文獻通考）

明代成祖永樂十八年。濬定襄故渠引滹沱水溉田六百餘頃。穆宗隆慶四年。左都御史葛守禮以畿輔地勢窪下。河道壅塞。遇潦則千里爲壑。請倣古井田之制。濬治溝洫。使旱潦有備。章下有司。（續文獻通考）神宗萬曆十三年九月。徐貞

明領屯田使。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至明年三月。墾田三萬九千餘畝。其議水利云。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強富。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水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至其所爲潞水客談。更極言其利焉。其言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飢。此可常恃哉。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平曠。游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水田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西北罹重徭之苦。田墾民聚。則徭役可減。利八。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無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並請令郡縣有司以墾田勤惰爲殿最。聽貞明舉劾。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而不遽責其成。招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百畝以上。卽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倣古孝悌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又當時吳人伍袁萃謂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是其當時用人行政。或有不當。故王之棟勅之云。東鹿深州等處。上地一畝。可易二三金。次不下一金。最下者五錢極矣。乃止以三錢易之。有不與怨者乎。又云。貞明踏勘正定時。撫按司臣俱有後言。郡守而下。有慮及桑田廬舍者。不曰避事偷安。則曰自私其民。間有承風希旨。卽擊節數賞。舉久歷地方洞悉利弊者。置之不問。而第於附己者取焉。又云。今事在可己。而供費浩煩。乃惟一二初士募化是賴。羞朝廷而損國體。（見明史）其所言未知信否。吳邦慶之序潞水客談云。畿輔有三大水不可用。永定也。漚沱也。前北行入界之漳河也。其流濁。其勢猛。其消落無常。勢不受制。惟善肥地。所過之處往往變斥鹵爲腴壤。至欲設閘壩資灌溉則不能。又云。至徐貞明所謂致力當先於水之源。源分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汎溢之虞。田無衝決之患。是興水利。卽可除水患。此論祇可施於

尋常湖蕩山泉小水。若畿輔諸大川。不能以此說施。此皆徐氏之所以敗耶。三十年。巡撫汪應蛟言易水可溉金臺。滹水可溉恆山。滹水可溉中山。滹水可溉襄國。滹水可溉鄴下。而瀛海當衆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至於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皆有。宜各設閘建壩。通渠築隄。高者自灌。下則車汲。用南方水田法。六郡內得水田數萬頃。畿民從此饒富。永無旱潦。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此國家無窮利也。詔可。乃於天津葛沽何家園雙溝白塘。令防海軍丁屯種。人授田四畝。共種五千餘畝。水田二千畝多收。因疏云。天津當河海咽喉。爲神京戶牖。見在水陸兩營。尙存四千人。歲費餉六萬餘兩。原無請給內帑。俱加派民間。欲留兵不免於病民。欲恤民無以給兵。臣嘗早夜熟思。惟有屯田可成斯足食長策。若依今法爲之開渠以通蓄洩。爲之築隄以防水澇。每千頃各致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萬餘石。非獨天津六萬金之餉可以取給。即以充近鎮之年份。省司農之轉饋。無不可者。尙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報可。又真定知府郭勉。濬大小鳴泉四十餘穴。溉田千頃。邢臺達活野狐二泉爲牛尾河。百泉流爲澧河。建二十一閘。二隄灌田五百餘頃。(見明史及續文獻通考)至左光斗之爲御史也。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使旱不爲災。潦不爲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悉奉詔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藝稻。三因云者。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自古未有不治河而治田者。支流既分。而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有灌溉之利。此濬川之當議也。其餘曰疏渠之當議。引流之當議。設壩之當議。建閘之當議。設陂之當議。相地之當議。池濟之當議。招來之當議。力田之科之當議。募富開爵之當議。擇人之當議。擇將之當議。兵屯之當議。皆中肯綮。又云小墾小利。大墾大利。小利在地闢而民聚。民聚則墾者愈多。大利在粟賤而民饒。民饒則墾者愈衆。生聚漸繁。糶糴轉便。即不必省東南之漕。而亦不專靠東南之運矣。(見明史及文集)是雖皆重在屯田。亦以補救漕運之艱阻而然也。天啓二年。張慎言鹽水沽等處爲沃壤之地。惜皆蕪廢。當選各衛之屯餘。墾津門之沃土。命太僕卿董應舉管天津至山海屯田。開田十八萬畝。積穀無算。崇禎二年。申用懋言永平灤河諸水。可疏渠爲民興利。從之。(見續文獻通考)

清代聖祖康熙間。甘莊恪公汝來之令新城也。城西有白楊淀。廣數千畝。瀕大河而障以隄。公思導河流。資耕墾。請諸

子牙河分司。而開鑿灌注之。是年民間收麥數萬斛。荒壤易成膏腴。（見碑傳集趙國麟所爲神道碑）藍理以畿輔產米無多。而天津一望平原。皆沃衍開曠。可潒河引水。開灌稻田。率兵疏鑿。躬胼胝負土築隄。市牛種農具。募民耕種。得水田數百頃。（見碑傳集藍鼎元藍公理家傳）又畿輔通志云。天津藍田康熙間鎮臣藍理所開也。河渠牙岸。周數十里。墾田二百頃。召闢浙農人數十家。分課耕種。每田一頃。用水車四部。秋收畝三四石。李光地亦曾提倡水利。其請修直隸水利疏云。直隸泉源甚衆。隨處可以通溝灌田。若近河鄉地。則又可築壩逼水。引渠廣溉。至於無泉無河之處。勸令民間鑿井。亦足以濟水利之窮。又云如正定府之隆平寧晉冀州。順德府之任縣廣宗鉅鹿。廣平府之成安廣平肥鄉。大名府之內黃南樂濬縣等處。又苦於地窪水多。各有應修應濬大小河道。必并去水之害。然後可以興水之利。又請開河間府水田疏云。近代因運河隄岸。南北橫亘。出海之口更窄。其水自西南來。大水如潭溢滹沱。小水如大陸澤所受之水。及正定諸山水。皆合流并勢。并出於西沽之一線。源大末小。勢易橫流。若能修治溝洫。雜興水田。則水勢漸分。將下流之水勢亦日減。是資水之利。即以除水之害也。世宗時於畿輔水利。尤多區畫。雍正三年。直隸大水。命怡親王允祥大學士朱軾相度修治。因疏請潒治衛河淀池子牙永定諸河。更於京東之灤薊京南之文霸。設營田專官。經畫疆理。召募老農。課導耕種。（見清史稿河渠志）怡親王請設營田專官事宜疏云。北方本三代分田授井之區。而畿輔土壤膏腴。甲於天下。東南濱海。西北負山。有流泉潮汐之滋潤。無秦晉巖阿之阻格。豫徐黃淮之激盪。言水利於此地。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請擇沿河瀕海施工容易之地。若京東之灤薊。京南之文霸任邱新雒等處。各設營田專官。經畫疆理。召募南方老農。課導耕種。其潒流牙岸。以及潒水節水岸水之法。一一倣照成規。酌量地勢。次第興修。一年田成。二年小稔。三年而粒米狼戾。小民覩水田收穫之豐饒。自必鼓舞趨效。將凡可通水之處。無非多稔之鄉矣（見畿輔水利四案）四年先於灤玉諸州邑。潒流牙岸。建閘開渠。皆官爲經理。而工本之費。借帑以給。歲納什一。是秋田成歲稔。凡一百五十頃有奇。而民間之聞風興起。自行播種者。若薊州文安大城保定新安安州任邱。共七百一十四頃有奇。四局之設自此始。一曰京東局。統轄豐潤玉田薊州寶坻寧河平谷武清灤州遷安。自白河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西局。統轄宛平涿州房山涞水慶都唐縣安肅安州新安霸州文安大城任邱定州行唐新樂滿城。自苑口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

南局。統轄正定平山井陘邢臺沙河南和磁州永年平鄉任縣。自漳滏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日天津局。統轄天津靜海滄州暨與國富國二場。自苑口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局各有長有副。有効力委員。凡相度估料。開築建造。皆委員與地方官偕。而查報地數花名。給發農本。則專責之地方官。(見水利農田冊)九年。遣太僕寺卿顧琮稽覈直隸水田。除距水稍遠。地勢稍高。須車戽而升者。聽民隨便種植外。其水足地平。無煩汲升之處。令地方官具永遠可爲水田結狀。呈報戶部。荒廢者如例議處。又議設營田觀察使二員。分轄京東西。督率州縣營治可田地畝。無力者貸以牛種。秋收扣還。設副使二員。出資經理。以爲民倡。所有舊田圍渠閘洞。時加修治。毋致廢壞。高宗乾隆十二年。直隸總督那蘇圖奏霸州豐潤二處。營田宜設專員。以收實效。十三年。正定府平山縣令郭殿正於河旁度地。勸諭居民。自備二本。營治稻田。共九十二頃餘。阜平縣令羅仰鑑查勘境內大沙河。督民營田五十餘頃。於河道無妨。二十六年。直隸總督方觀承言易州城西原泉村。向有泉一道。由村南行。入於沙灘。即伏而不見。從前曾在沙灘北築壩鑿渠。引水東注。中貫廠城。以達於州。環城爲濠。由西南放歸易水。居民鑿子渠。約可溉田二百餘頃。後壩毀渠塞。應重建石壩一座。隔截沙灘。別開新渠一道。長一百一十八丈。導入舊渠。由廠城以達城濠。又木槽村及廠城西南乾河溝二道。應各築小石壩欄截。俾無旁洩。如此則水到之處。田疇盡圍均資利澤。疏入。得旨報可。賜名安河。(見皇朝文獻通考)咸豐時。親王僧格林沁督兵大沽海口。以海河兩岸舊有水田。日久荒棄。倡勸捐資。在於鹹水沽營田三千五百四十畝。葛沽營田七百五十畝。挑溝建閘。引用海河潮水。以資灌溉。(見崇厚請定天津水田章程疏)光緒初。李鴻章督直隸。以海防緊要。不可不講求屯政。會飭提督周盛傳。在天津東南。開挖引河。墾水田千三百餘頃。(見清史稿河渠志)

有清一代之言水利者。如蠶起雲擁。不一而足。然其大旨莫不以畿輔重地迭遭水旱。漕運梗阻仰食堪虞。不得不設法補救之。期以人力奪天工。而維持鞏固國都之地位。此清代水利說之盛所以超越前代。雖各家見地稍異。亦多有可採。陸隴其論直隸與除事宜書云。屢年以來。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以一時言之。雖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李光地飭興水利牒曰。北土地宜。大約病潦者十之二。苦旱者十

之八。而北方苦旱。遂至不可支者。由於水利不修。徐越畿輔水利疏曰。若相其地勢高卑。因勢利導。大興水田。庶幾人事修。而地利登。非但八旗屯丁車籌盈祝。無藉倉撥。而各府民田。由此盡墾。即東南之民力可甦。近畿之盜賊可息。柴潮生水利救荒疏云。臣訪問直隸士民。皆云有水之田。較無水之田。歲入不啻再倍。是謂不竭之常平。近畿多八旗之莊地。直隸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饒。始可居重馭輕。若水利既興。自然軍民兩利。是謂無形之帑藏。且兩者水土之氣所上騰而下澤也。土氣太盛。則水氣受制。故明臣魏呈潤徐光啓皆以興水利爲致雨之術。直隸近年以來。閔雨者屢矣。謂政治之缺失。乃聖人罪己之懷。諛氣數之適然。亦術士無稽之論。但使水土均調。自然雨暘時若。是謂有驗之調變。且水性分之則利。合之則害。用之則利。棄之則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即人人皆治水之人。張伯行亦主此論。沈夢蘭五省溝洫圖說云。溝洫之制。無地不宜。而西北爲尤亟。西北地勢平衍。而多散漫。河流飄勁。而多渾濁。直隸滹沱永定等河。皆與黃河無異。故其漲也則渾流洶涌。而衝決爲患。其退也則河泥滯澱。而淤塞爲患。古人於是作爲溝洫以治之。縱橫相承。淺深相受。伏秋水漲。則以疏洩爲灌輸。河無汎流。野無曠土。此善用其決也。春冬水消。則以挑濬爲糞治。土薄者可使厚。水淺者可使深。此善用其流也。又云。西北地多平原。霖潦無所容洩。大雨時行之候。一晝夜間。平地水高數尺。而畿輔如桑乾滹沱。輒挾冰易滯。沙礫諸水。併流橫溢。河間文霸一帶。一望汪洋。連年稽浸。昔人謂水聚之則害。散之則利。棄之則害。用之則利。所以東南多水。而得水利。西北少水。而反被水害也。溝洫一開。則水少而受之有所容。水多而分之有所洩。雨暘因天。蓄洩隨地。水害除而水利在其中矣。更謂溝洫之利十有五。其言曰。溝洫之設。旱潦有備。利一。淤泥肥田。境確悉成膏腴。利二。溝涂縱橫。戎馬不能踰越。足資阻固。利三。貿遷舟楫。通行車脚費省。物價可平。利四。蝗蝻間作。溝深易於捕治。利五。西北耕田。人力無所施用。俗語所謂望天收。溝洫既開。漫田悉作畦畝。利六。西北地廣人稀。歲入無多。家無蓋藏。水利興則饒沃無異東南。利七。東南民奢而勤。西北民儉而惰。以西北之儉。師東南之勤。民食自裕。利八。邪教之起。多由游民。百姓皆從事於隴畝。風俗自靖。利九。東南轉輸一石費至數石。故昔人謂西北有一石。則東南省數石之費。利十。河流漲發。時憂衝決。五省徧開溝洫。計可容漲流二萬餘丈。利十一。漲流既有所容。河隄搶築。歲費漸可裁省。利十二。軍政莫

善於屯田。溝洫通利。荒土悉可墾種。因此招募開屯。不費餉而兵額充足。利十三。經畫一定。邱段分明。民間無爭占之端。里胥無飛灑之弊。利十四。每地方二十里。同溝共井。相救相助。聯保甲。興社倉。諸事便易。利十五。林則徐畿輔水利敘云。竊維國家建都在北。轉輸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糜數石之費。循行既久。轉輸固自不窮。而經國遠猷。務爲萬年至計。竊見南方地畝狹於北方。而一畝之田。中熟之歲。收穀約有五石。則爲米二石五斗矣。蘇松等屬。正耗漕糧。年約一百五十萬石。使原墾之數千餘頃。修而不廢。其數卽足以當之。又嘗統計南漕四百萬石之米。如有二萬頃田。卽敷所運。儻恐歲功不齊。再得一倍之田。亦必無虞短絀。而直隸天津河間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聞頗有餘。或居窪下。而論爲沮洳。或納海河。而延爲葦蕩。若行溝洫之法。皆可成爲上腴。如仿雍正年間成法。先於官蕩試行。興工之初。自須酌給工本。若墾有功效。則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頃卽得米二十餘石。或先改南漕十萬石折徵銀兩解京。此後年收北米若干。概令覈其一半之數。折徵南漕。以爲歸還原墾工本。及續墾佃力之費。行之十年。而蘇松常鎮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可得取給於畿輔。如能多多益善。則南漕折徵。歲可數萬兩。而糧運既不須起運。凡漕務中例給銀米。所省當亦稱是。且河工經費。因此更可大爲樽節。上以裕國。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其畿輔水利議。更謂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辨十二壤。而知其種。樹藝之事繁矣。而王畿之內。惟稻人設專官。其用水作田之法。亦特較諸職爲詳。蓋五穀所殖。稻之入最豐。又性宜水。爲之溝防蓄洩之制。天時不齊。可仗人力補救。非如他種之一聽命於天。故農爲天下本務。稻又爲農之本務。而畿內藝稻。又爲天下之本務。今畿輔行糧地。六十四萬餘頃。稻田不及百分之二。非地不宜稻也。亦非民不願種也。由不知稻田利益倍蓰旱田也。營田藝稻。實爲根本至計。效可必致。而事在必行。則萬年美利。既不難操券以觀成。儼載經營。乃可與更端而圖始。葛士達平捻善後議云。今能做古溝洫賦濟之制。相度土宜。師其意勿拘其跡。變通行之。縣達之府。府達之省。水有本源。不致涸竭。亢旱既免赤地之災。水有所洩。不致泛溢。淫雨亦無萬頃汪洋之慮。林麻雜種。易爲米穀。就近運輸神倉。可備緩急倉卒之用。可省津貼水脚之費。可無海道風波之憂。可免耗折陳腐之弊。而黃沙宿莽。盡成膏腴。民見其利。各自奮力。治田益勤。治水益力。民有所賴。自不得流入匪類。而溝道縱橫。水田複沓。一旦卽有倉卒戎馬。不得逞其馳突。更可設平地之險。而

鞏京師門戶。萬世之業。竊以爲莫是過也。（見皇朝經世文續編）馮桂芬與水利議云。西北地脉深厚。勝於東南塗泥之土。而所種止梁麥。所用止高壤。其低平宜稻之地。雨至水滙。一片汪洋。不宜梁麥。夫宜稻而種梁麥。已折十人之食。爲一人之食。況并不能種梁麥乎。庶而求富。莫若推廣稻田。（皇朝經世文續編）范本禮云。今直隸一省除京東灤榆諸水外。皆會於天津三岔口入海。合一省大小七十餘泉。總滙於區區一水。如是潦安得不溢。而河底所在淤積。高與岸等。淀泊又率爲民所佔。水無所瀦。一洩無餘。如是旱安得不乾。迨水旱迭仍。乃請發帑截漕。以爲補苴。是根本重地。不自謀足食。而張口仰給於東南。是倒持太阿之柄以與人。承平無事。猶爲非計。萬一海疆不靖。運道梗塞。且將何以支之。（同前）若陳熾庸書內篇。則言開水田之利有五。積潦有所歸。而旱嘆不爲患。何至災荒疊見。重費籌捐議賑之煩。一利也。南漕轉運十石。而致一石。漂失侵盜。歲有所聞。海道烽烟。時虞梗阻。今數百萬石之米。近在戶庭。則緩急有資。而我心不啓。二利也。民爲官佃。歲獲有秋。豆麥雜糧。餘利豐富。且官田而外。皆將開渠種稻。效法南方。數千里郊原。頓成沃壤。三利也。營田水利。量項增官。而自漕督以下。一切官吏兵夫。均可裁節。國家歲省百餘萬金。四利也。畿輔歲增三百萬石之米。以養兵民。所入何啻千萬。南漕改折。及所省水脚之數。亦不下千萬金。朝廷歲增二千萬金。而順直成富庶之邦。江浙免漕運之累。五利也。關於農田水利更有主張鑿井者。陳法代勸農使所爲井利疏略云。農直隸旱地多而水泉少。其有河水可引者。已蒙皇上發給工本。營治稻田。其餘平原曠野。俱屬旱地。一遇雨少之歲。農民束手無策。雖膏腴之地。亦如瘠薄。至民間偶有鑿井澆灌者。名爲園地。卽雨澤偶遲。而人力可施。禾苗青葱可愛。詢之鄉農。一畝之入。雖瘠薄者。較旱地亦爲倍收。則是鑿井灌溉。誠爲備旱之良法。宜令各州縣將一縣地畝細細清查。除有河水無庸穿井并沙地山岡不能穿井外。其餘俱令徧行鑿井。又訥爾經額議覆直隸屯政水田難以興舉疏云。直隸大勢。西北地高而慮旱。東南地窪而慮潦。民生之計。但在地方官於境內溝洫。勸民以時疏通。庶期旱潦有備。至開鑿井泉。以車戽水。亦足裨益田功。勸民試行灌溉。每井一車。卽遇雨澤愆期。田苗可無坐受旱乾之慮。如此因勢利導。不動官帑。不拂民情。較之開墾水田。尙覺勞而有獲云云。皆是也。

反復觀玩。畿輔水利之宜與審矣。然亦有不以爲然者。康熙三十九年御史劉珩言。永定真定近河地。應令引水入田耕

種。論曰。水田之利。不可太驟。若剝期齊舉。必致難行。惟於興作之後。百姓知其有益。自然鼓勵效法。事必有成。四十三年天津總兵官藍理請於豐潤寶坻天津開墾水田。下部議。旋諭曰。昔李光地有此請。朕以爲不可輕舉者。蓋北方水土之性。迥異南方。當時水大。以爲可種水田。不知驟長之水。其涸甚易。觀琉璃河奔牛河易河之水。入夏皆涸可知。(見清史稿河渠志)訥爾經額議覆直隸屯政水田難以興舉疏云。直隸大勢。西北地高而慮旱。東南地窪而慮潦。民生之計。但在地方官於境內溝洫。勸民以時疏通。庶期旱潦有備。(見經世文編)李鴻章奏覆籌辦直隸水利疏更極言之。其言曰。夫以太行左轉。西北萬峰挿天。伏秋大雨。口外數千里千溪萬派之水。奔騰而下。畿南一帶。地平土疏。頃刻輒漲數尺。或一二丈。衝蕩泛溢。勢所必然。每當伏秋盛漲。兵民日夜防守。甚於防寇。豈有放水灌入平地之理。今若語沿河居民開渠引水。鮮不錯愕駭怪者。且水田之利。不獨地勢難行。卽天時亦南北迥異。春夏之交。布秧宜雨。而直隸彼時。時苦雨少泉涸。今滄陽各河出山處。土人頗知鑿渠藝稻。節屆芒種。上游水入渠。則下游舟行苦淺。屢起訟端。東西淀左近窪地。鄉民亦散布稻種。私冀旱年一獲。每當伏秋漲發。輒遭漂沒。此實限於天時。斷非人力所能補救者也。以近代事考之。徐貞明僅營田三百九十餘頃。汪應蛟僅營田五十頃。董應舉營田最多亦僅千八百餘頃。然皆黍粟兼收。非皆水田。且其志在墾荒殖穀。並非藉減水患。今訪其遺蹟。所營之田。非導山泉。卽傍海潮。絕不引大河無節制之水。以資灌溉。安能藉減河水之患。又安能廣營多穫。以抵南漕之入。雍正間怡賢親王等興修直隸水利。四年之間。營治稻田六千餘頃。然不旋踵而其利頓減。九年。大學士朱軾河道總督劉於義卽將距水較遠地勢稍高之田。聽民隨便種植。可見直隸水田之不能盡營。而踵行擴充之不易也。若於五大河經流。多分支派。穿穴隄防。濬溝遂於平原。易黍粟以秬稻。水不應時。土非澤埴。竊恐欲富民而適以擾民。欲減水患。而適以增水患也。(見清史稿河渠志)

王夔畿輔水利議尤以南北不同。未可概論。其言曰。北方水利。難於南方。南方土黏而固。故田隄厚僅數寸。而開畝出水之川。終歲不毀。北方土瘠多沙。雖尋丈之隄。水入則壞。此土質之異也。南方多水之委。且旁有所束。故源遠而流不甚激。終歲不竭。北方多水之源。冬春水涸。雖近河之田常不贍。而遠者益難及。夏潦一至。則勢激而多壅。近河之地。先受其害。其去易涸。故下流所資亦無多。此水性之異也。南方氣暖。春雨常多。蓄秧蒔田得及時。北方雨澤常

稀。值雨則變水潦。此氣候之異也。欲興水利。必先相其土宜。仿南方築圩蓄水之法。或開支河之流。或爲潞水之塘。而又參用古人溝洫滄川之法。要使地無曠土。民無餘力。卽不必盡爲水田。而所得者已不少矣。而范本禮馮桂芬以前人營田之廢。由爲之不得其當耳。

范本禮云。自元虞集後。若脫克脫明邱濬徐貞明汪應蛟左光斗諸人。或建議未行。或旋行旋止。我朝怡賢親王創立營田。賢王沒而法亦隨廢。愚嘗反覆推求所以不能久之故。以虞集等諸人所議。亦實有未盡其道者。謂人知地勢之宜審矣。而不知所以善處高下之宜。知民情之宜順矣。而不知所以力破回惑之見。知吏治宜得其人矣。而不知所以善持經久之計。今誠鑒此數者。師其善而彌其闕。何不行之可慮哉。又云夫沙土浮鬆。海潮鹵鹹。不宜種稻。宜人知之。審地形者在別其高下耳。高原遠水。卽非甚旱。引汲實難。概令種稻。鮮不枯槁。下濕之地。雖皆肥美。而陂池淀泊悉占爲田。水無所容。仍必漲溢。惟規度地勢。棄最下之田。浚之深廣。以爲陂澤。而又多穿溝渠。以殺水勢。浚深淀泊。爲蓄水之所。旱乾資於澤。霖潦洩於溝。水旱奚患不均。而高燥之地。聽民仍種雜糧。土俗又奚患不便。獨是開溝洫教樹藝實賴良吏之經營。吏不得其人。則弊且叢生。夫營田之所以廢者。雖由繼起無人。亦實未有能盡善者。營田之制分四局。局各有長有副。又有効力委員。官多則心不一。而權不專。設有專局。而州縣乃反得推讓。且難保無不肖委員藉端需索。縱有舉劾。而民已受其累矣。況設局費大。雍正全盛之時。故可施行。今亦勢所難辦。(見經世文編)馮桂芬興水利議云。林文忠公曰。若待衆水全治而後營田。則無成田之日。竊以爲不然。卽不能衆水全治。亦當擇要先治。蓋未聞水不治而能成田者。怡賢親王嘗試行有效矣。何以一廢不復舉。以水不治耳。水何以不治。源流之不別。脈絡之不分。測量高下。得此遺彼。不能擇要而治耳。水不治而爲田。或田其高區。而水不及。或田其下地。而水大至。一不見功。因噎廢食。文忠公亦未之思也。(見經世文續編)

由以上諸說。參觀互證。盡開稻田。固勢所難行。而因噎廢食。亦事所不許。則殊有研究之價值也。

又昔者河工之弊深爲世人詬病。誠以積習相沿。當事者視河官爲美缺以河工爲利藪。而河之爲患乃益甚。吳邦慶曰。開濬河槽則有寬深丈尺運土遠近之異。培築隄岸則有高卑厚薄夯礮徧數之殊。至設立閘壩更須按照成式以期久固。吏胥

夫匠。皆利在省工漁利。故挖河則有疊土兩岸以省深挖者矣。築隄則有剽平舊坡捏稱新築者矣。至於建立閘壩。則施工多在土中。工料之減尅。尤難稽核。然在彼省一分之力。而河道即陰受一分之害。故往往有挖通引河反成倒濬者。又有新築隄防遇水即成鬆散者。(直隸河道管見書後)石贊清豫籌永定河患疏云。各汛官希圖開報工料。故作險工。築壩加埽。由南挑而之北。則北成險工。由北挑而之南。則南又成險工。久之水勢既成。人力不能堵禦。自蘆溝橋以下直至下口。盡作之字拐。處處皆成險工。處處皆虞潰決。此所以爲患。至咸豐四五年間。因庫項支絀。河工領項減半。而又以半銀半鈔給發。約計祇銀二萬餘兩。河兵人等大半有名無實。平素工程。已不堪問。一有盛漲搶險。又無工料。所以年年潰決。(見經世文編)于振宗直隸河防輯要云。承辦河務機關。多以加高培厚四字爲歲修照例之常規。其尤不肖者。往往以剃頭修脚之工程。以吞沒河工之鉅金。敷衍長官之耳目。以致隄防日益卑薄。河底日益淤澱。陳熾庸書內篇論河防之弊曰。每值口決。獨宵旰焦勞於上。司農仰屋於中。億萬災民愁苦於下。而在事之官紳吏役。皆歡欣踴躍於河干。欲求河之治也。猶抱薪而救火耳。其言雖似過甚。然當亦本諸見聞。宋人王十朋梅溪集有議水一文。主張官得其人。斯不憂乎水之敗害。略謂爲之郡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之不爲虛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之間。所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降。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雖非爲舊說而發。然其言亦殊可味焉。

專載

雪橋自訂年譜 (三)

〔原名來室家乘〕

楊鍾羲遺著

柏樵集蘇句。大隱何曾棄簪組。壽骨遙知是弟兄。書楹帖見贈。爲補寫橋蔭堂榜。

鬱華閣遺集卷第四

夢橫塘 送子勤表弟乞外

燕子巢痕。世家王謝。模黏門巷非故。喬木陰陰。只贖我午橋莊住。失喜君來。相將幾載。又悲君去。念垂髫年紀。嬉戲君家。略省識門前樹。君才浩浩蒼蒼。況驚人詩筆。等身經注。風雅鄉邦。私自幸有人能付。誰料得掉頭東海。萬里冥鴻入煙霧。壽骨遙知。白頭兄弟。更相逢遲莫。

三百年來。吾鄉文獻。叢殘誰與收拾。隱軫千門。氣鬱鬱圖書熏習。不道而今。改柯易葉。都非曩昔。想蟲沙蜃鶴。萬劫蒼茫。廣對爾無聲泣。年來雪屐尋碑。更風裳閱肆。寸銖哀香。何幸得君。吾此願居然能畢。那比得修書歐宋。雙影松窗語淒咽。野史亭孤。中州集就。但遺山胸臆。

三月。領憲出都。天津道中遇清弼督部錫良。方以布政之官湖南。知余方之浙。爲言其胞兄紹庭繼良時守金華。

族兄師僑惠榮領郡廣西。同附海船至滬。

四月抵武昌。見于次棠中丞。梁節菴前輩。以八旗文經彙本乞廣雅付崇文書局刊行。時培老亦在鄂。屬沈塘作松窗輯書圖。

六月攜眷至杭州。到省徽慙。胞弟子壽夫婦同行。儼屋湧金門內飲馬井巷。

節菴以文經寫樣陸續寄杭校勘。刻樣如之。

是冬適李氏妹卒於鄂。妹婿寶頤。姑夫月珊先生子。

十二月十九日夜。伯熙病歿京邸。

檢伯熙歷年手札爲一冊。題曰松窗夢影。後爲節菴借觀。久不見還。聞已失去。

楊雪漁前輩文瑩。自黔歸。爲言鄂文端銅柱尙在。

譚復堂先生。時已家居。常走訪談藝。

同到省者。喻良麓同年兆蕃。

閒閱書肆。游西湖。觀書文瀾閣。惟于都統（滄來先生後人）。觀察常絨（蔣中丞文慶子）。時共清談。

榜門曰。用拙存吾道。移官豈至尊。

林迪臣前輩啟。以書院課卷倩予校閱。

時從葉茂如徐印若問知常熟師起居。

二十六年。先大夫年七十五歲。

重刻希哲洗馬博明西齋偶得於杭州。輯增錄一卷。復堂爲之序。報以精印本古今人表。

復堂西齋偶得敘

有章句之學。有口耳之學。皆未足爲善讀書者。夫惟甄綜羣言。披卻導窾。博聞見而求其是。臚今昔而漸推於用。不名一家。乃可折中衆說。斯之謂讀書有得者也。蒙古西齋兵部先生。夙官禁近。肇柱下之藏。萬卷研求。學有心

得。隨筆纂錄。掌故輿地經典之綱要。按古證今。無游移傳會之陋說。學人也與。史才也與。博覽旁搜。有著書之志。歎歷中外。未竟厥施。亦未罄所蘊。西齋偶得三卷。洞達九流。端之見也。然而融鑄卷軸。知所折衷。既發於硯。則千金就冶矣。同時同官。如翁覃谿先生。博學君子。藝林所師。導引叙言。不啻口出。若先生之善讀者。不屑爲章句口耳之學。匡謬正俗。此表表之儒。今者漢軍楊子姓太守。以翰林後輩。表章先誥。覆刻遺書。更望訪求其它述造。可以傳之其人。尤後之善讀書者所取資也已。光緒庚子春三月之望。仁和譚獻撰。

雪橋詩話卷第十一

錢獻之年老病風。行動需人。尙能以左手作篆。于廷題趙億孫病榻倚肘卷子云。曩歲錢華州。右體苦跛倚。自號扁跣人。日究六書理。今我調起居。紕左病校此。億孫時亦負元晏之疾也。己亥庚子間。譚復堂嬰末疾。每與隱几論文。讀于廷長日苦支離終歲措抱負之句。爲之慨然。

鍾義領杭城落地捐事。兼職局提調。

北方拳匪作亂。朝廷欲倚之以治外。榮伯衡按察世振之運使篤信之。二公於我不薄。獨此事抗論數四。未之省也。余有句云。違言母子能階亂。互保東南亦慮孤。

邊竹潭離尹保樞贈嘯吾司馬宗山遺著暨侯歸詞。

十月十三日。子懿凍生。時仁和孫氏以溫公澄泥研乞題。因以命名。字曰實甫。

十一月。先大夫臥病。鍾義馳歸省親。十五日黎明抵鄂。先大夫已於是日丑刻見背矣。親視含斂。卜佳城於江夏東鄉魯家巷烽墩暫。壬寅安窆焉。癸山丁向。守家人錢名祿。給養贍地。

雪橋詩話餘集卷第五

紀文達聞任幼植儀部丁母太宜人艱云。初道流傳事竟真。泉魚哭母感途人。家因乏養繼求祿。身到爲官不救貧。未必獲芥無補益。多於鹽米損精神。八年斷續衣中線。仍是高堂手自紉。情味極爲眞摯。庚子冬。先大夫見背。梁潔菴前輩挽以聯云。崎嶇薄宦。竟四十餘年。喪亂老驚心。報國有懷知不暝。儻佳兒。爲邦家之彥。羈孤自流涕。

養親無祿最堪悲。字字打人心坎。至今誦之有餘悲焉。

雪橋詩話續集卷第一

宋鞏仲至坎熱日有槍松楸云。小樓吹斷玉笙哀。春半餘寒去復來。五載不澆墳上土。望江心折刺桐開。哀慕之忱。感發真至。陳伯璣爲明御史本子。家豫章。避亂流寓蕪江。其拜先大夫墓下述云。母氏望門前。已是苦寒日。兒今別翁墳。悲風飄淚溼。墳前萬松樹。樹樹兒子植。十載過人長。能作青蔥色。再拜告主人。人誰非子職。但願護根株。慎無肆戕賊。兒行多迴顧。夢繞松楸泣。來歸當有時。早晚難自必。將欲游東南。又思去西北。備書與授經。庶幾近食力。骨肉永相保。此身任通塞。翁靈無不之。兒哀難罄述。與仲至詩同一沈痛。沁人心脾。先君官荊湖北路。逾四十年。庚子留葬於武昌魯家巷之楓墩。前臨南湖。藍太淑人以壬子冬棄養。癸丑四月合葬焉。久滯春申。未能歲時展拜。讀伯璣此詩。不知涕泗之橫集也。

通奉公官鄂久。先後長官。如李文忠勤恪兄弟。郭遠堂先生柏蔭。涂閩軒宗瀛。卞頌臣寶第。嚴渭春樹森。彭芍亭祖賢。譚序初鈞培。樂山奎斌。厲伯符雲官。孫琴西衣言。王鑾石文韶。王小蓮大經。姚彥侍觀元。覺羅竹坪成允。龍仁陔錫慶。顧子山文彬。張仲遠曜孫。盛旭人康。黃虎卿昌輔。皆勤接見。獎廉明。官聯如赫舍里如山冠九。黃蘭丞式度。方菊人大湜。王子泉庭楨。陳仲耦建侯。嚴昉湘生。余堯衢肇康。李琳舫佐宸。黃稚樹秩柄。羅雲五。徐性臣嘉禾。黃作舟文桂。陳少石鑾麟。皆相見以誠。同鄉如蘭圃慶裕。養泉恭釗。琢之璞玉。奉之錫璋。朗西裕庚。續郵英啟。鑑如賡晉布。友琴鍾燠。寬甫存厚。徐功甫枚。嫺戚如汪靜泉恩綬（先祖母兄子）。烏蘇敬夫福長（繼妣族叔）。介壽多祺。（適胡氏姊叔舅）。載毅恩王（月珊姑夫從妹之夫）。蔭庭榕盛（壽弟元配胞兄）。蔣峻亭斯崧（壽弟繼配胞叔）。敷庭恆榮（適阿克占妹之君舅）。均久而相得。周濟貧苦。三黨多資以爲生。友戚靈樞眷屬之不能歸者。爲之呼籲仗助。烏蘇一門。爲葬七棺。癸未引見。山東道中遇會稽章氏婦孺。資斧乏絕。解囊中金。畀以成行。待僕隸輿從皆有恩。辛亥後過鄂。武漢居人。多能道姓字稱盛德焉。

嘗詔鍾義。謂某公清流舊望。兼圻重臣。經術文章。海內宗仰。尙遺親信西笑。連結當權。窺探中旨。以自固。古名

臣初不如此也。誌之不敢忘。

先公在官奉汪龍莊學治隱說佐治樂言爲主臬。喜閱牧令書輯要。陳文恭手札節要。早歲隨任在湘。從刑名幕賓汪先生講論。於大清律例洗冤錄考索尤深。通鑑輯覽。嘉慶會典。東華續錄。經世文編。皆覽數過。惟厭蕪頭巾腐儒。謂讀書人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非真能讀書者也。

光緒丙戌。樂山中丞。爲其公子求師。有以鍾羲薦者。中丞商之先公。以子弟出入節署。持不可。爲薦遷安陳蔭階進士寶樹。天性耿介。謹志其概。

二十七年。寓武昌都府隄。

百日後。黃州太守雲趾嫺丈魁麟。堅約校閱府試卷。故人張子登以送考來郡城。相見於黃岡縣署。

雪橋詩話餘集卷第八

江陵張公復士瀛。垂髫能誦群經六十萬字。南皮相國視學時。取入郡庠。以丙子舉人終蕪水校官。與予交垂三十年。嘗爲序其塾廬詩鈔。感遇云。受誦詩知俄老大。適需材用媿經綸。鈔詩云。篇成孤憤空垂涕。意主危言偶託詩。南皮督楚久。梁文忠其同年。薦士皆不之及也。壬寅春。館予武昌寓廬。嘗與共游青山。歸已薄莫。追述今昔。怡然有作云。細雨空濛正暮春。出城砥路闢來新。挑燈相對喁喁語。回首真如隔世人。刳心時變。悲慨彌襟。使及見今之世。其茹痛當復何如邪。

讀禮之餘。覆校文經。

六月託活絡督部端方撫鄂。招入幕。治章奏文牘。公子繼先琨侯從學。

八旗文經制闕竣工。時瑞安黃仲弢學士客武昌。語以嘉慶間詔刊熙朝雅頌。阮文達公庇其事。爲撰後序。以簡端御製序弁首也。文經爲廣雅付刊。必得廣雅製序。光我桑梓。爲請於廣雅。欣然允許。逾年序成。陶齋尙書爲題封面。惜辛亥之亂。板存官書處。謀取歸未果。竟致散失。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八旗文經序

文莫文於姬周。考尚書毛詩逸周書春秋內外傳所載。其文章之闕偉純雅者。大率皆王室同姓及豐鎬舊族兩京世官。何其盛也。兩漢之世。其宗親自河間東平以及向楨輩。文學稱盛。而豐沛子弟無聞焉。唐之宗室能文者極多。而其餘詞人之繫隴西成紀籍者。皆取郡望。不盡從龍之彥也。北宋文鑑。趙氏屬籍無一人。南宋文範。所錄僅七人。金文最。所載的係猛安人所作者。不過二十餘篇。元文類。所錄蒙古人之作止三人。十餘篇。錢竹汀補元史藝文志。蒙古并色目人有文集者。共止十人而已。明之宗人。通才頗多。而勳舊能文者蓋寡。聖清龍興東土。未入關以前已爲四海人民之所歸往。北極羅刹。西至四衛拉特。東抵使鹿使犬。南達幽青吳越。鱗集雲從。若百谷之趨海。本周禮擲遂爲六軍六卿爲六軍將之遺法。凡臣民之可任使者。皆編之爲旗。統一區夏以後。其歸命嚮化者。功績優異者。又時有賜旗之舉。所謂八旗者。實已統四方之人才而有之。非如金元兩代。其所倚爲腹心干城者。止女真一部蒙古一國已也。遼瀋肇基。即已制國書。開科目。列聖相承。文德大洽。於是內廷設蒙養齋尚書房。又於國子監以外。立宗學。覺羅學。八旗官學。景山官學。咸安官學。虎闌成均。粲然大備。然而皇子入學課程。於經史文字之外。兼肆騎射火器。凡八旗應科目者。必考其騎射。每值宴接外藩。校獵塞上。則天潢親貴。八旗公卿詞臣。皆屬鑿鑿以從。此成周學制射御列爲六藝之古義。惟本朝八旗之學校。爲能得之。蓋當締造草昧之世。誼當用武。而綏之以文。當累洽重熙之世。法當修文。而振之以武。實兼文王文治。武王武功。以化成天下。文質相宣。可謂彬彬矣。雍正間。奉敕纂八旗志。詳於事實。不及文辭。嘉慶間。棟鄂尙書鐵保。選錄熙朝雅頌集。八旗之詩爛然矣。而文尙闕如。宗室祭酒盛昱。亮節多聞。習於掌故。今日之劉中壘朱彥儀也。乃發其藏書。旁加蒐訪。得文六百餘篇。作者一百九十七家。爲書五十六卷。名曰八旗文經。漢軍知府楊鍾羲。亦淹雅能文。實贊助之。并爲作者考三卷。敘錄一卷。茲集以文爲主。凡當官論事之作。近於吏牘者。具於史館所纂之皇清奏議。概置不錄。詩有專集。亦不復采。與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義例有別。寫本郵寄武昌。屬張之洞案定。乃付書局刊印。以廣其傳。讀此編。其間本以文學著者不論。有若蔡尙書毓榮。西林文端公鄂爾泰。舒穆魯文襄公舒赫德。章佳文成公阿桂。張文敏公百齡。章佳文毅公那彥成。皆建立武功。有大勳勞於國者。或祭於大烝。或列爵畫象。然其文章典則

爾雅。可與文苑專家方軌齊驅而無愧。又如此編所錄之大將軍年羹堯。都統勝保。雖不以功名終。然兩人亦戰功文筆兼長。不可沒也。此編所未及者。以之洞所知。近數十年來。如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署伊犁將軍錫綸。字子獻。守孤城。抗強敵。爲數千里內蒙古喇嘛哈薩克所歸附。威行西域。署貴州貴西道□□□巴圖魯于種岳。字伯英。于襄勤之裔孫。鰲圖字滄來之曾孫。殉難普安知縣崇璟字野漁之子。轉戰黔西。屢破苗教各匪。蓋自韓果靖公後。貴州文員善戰第一。賊幾平而戰沒。此兩人皆勇略絕人。又能文章。有奇氣。此則祖宗家法兼資文武育才毗治之明表也。方今天子屢下明詔。興學練兵。以求自強。仿三代德行道藝合一之愷。命各省普設文學堂。又命各省均設武備學堂。以講兵學。非讀書識字通文義者不得與。固將以經緯天地。摺合車書。曠啓環瀛。同我聲教。薄海士民。皆將涵濡鼓舞。以固陋闇弱爲恥。以華而不實爲戒。舉漢唐宋元明以來詞章雕篆之習。滌洗而恢張之。人人皆有尊主庇民之志。文拊衆武威敵之才。以稱國家教育之至意。嘗讀易乾之大象曰。自彊不息。其贊曰。天下文明。是知自彊之本。惟在文明。然則祭酒此編。豈特傳八旗之文。固可以爲四海九州之文式矣。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南皮張之洞敘。

八旗文經敘錄。

敘曰。取大石興安以南庫葉島以西松花江嫩江合流處以東六甸以北之人百分之一。曰滿洲旗。取黃河以東瀚海以南嫩江東岸以西長城以北之人千分之一。曰蒙古旗。取故明遼東都司以及十三布政司之人萬分之一。曰烏珍超哈。今名漢軍。喀爾喀準葛爾回部蕃子。亦時編入。以黃白紅藍鑲正別之。宗室覺羅。各隨其所食采地之戶。亦繫旗。是曰八旗。凡不入旗之滿洲蒙古曰丁。漢人曰民。蕃回仍其稱。其取而編爲旗人者。聚之於京師陪都。置之於故地。散之於畿輔。遷之於邊城。駐之於各行省。開國之初。綜滿洲蒙古漢軍。皆通國語。國語有經史性理。凡人能言者卽識字。能識字者卽通經。上自王公。下迄執爨之士。不待箋疏。皆能通經史大義。故康熙朝諸大臣。類能以經術飾吏治。佐聖祖仁皇帝致太平。其未及進用者。復能誦習正文。參證講義。旁通乎百家之言。重譯乎數萬里而外。遠究乎數千百年以上。三光五岳之氣。聚於聖人。近聖人之居者。得其氣爲獨厚。非完顏地漏卻特祚短所能比方萬

一。惜無人揜香其文。論而錄之。是以俱泯沒也。百年以後。已不能人人盡通國語。於是乎不能人人盡通經義。而當官莅事讀書爲文之途。稍稍分焉。乾隆中始設繙譯科目。以維繫之。然習其業者。固不能盡通國語之輩也。揣摩語氣。妃儷字句。大義微言。蓋有不暇講者。而方聞綴學之名。始專屬之攻舉業之人。要其時文章固極盛也。乃以張鄂之黨相攻之故。巡撫鄂昌以文。侍郎世臣以詩。先後獲罪。黃文襄之子孫以刻奏議干議。凡諸著作。率皆藏家。無出而問世者。迨其後和珅擅政。凡其識拔旗人。以巧趨避爲德。以工鑽刺爲才。以善進退周旋俯仰爲知禮。而風氣變。營第宅。美衣服。飾廚傳。蓄姬侍。寵奴僕。酒肉棄於衢。綺羅照於市。樓臺相接。鐘鼓相聞。恣睢跳踉於輦轂之下。見漢人蒙古則鄙夷之。見十七營之人亦鄙夷之。甚則見陪京之人。曰彼志蘇也。見黑龍江吉林。不曰彼伊徹即曰彼烏拉齊也。其故家遺俗。著道德能文章。不盡變於和珅者。蓋亦僅矣。而華門主寶。研泳經傳。老死不悔者。或亦時有。而人亦與文遂分而不可復合。仁宗睿皇帝親大政。誅和珅。士氣大振。遷滿洲於舊疆。開宗室之科舉。雖其經術不能遽如康熙朝。蓋亦彬彬稱盛焉。於時棟鄂治亭先生。伍堯梧門先生。遂因以選集八旗古近體詩。仁宗睿皇帝錫之嘉名。旗人文集。始乃出。而佚者多矣。自時厥後。士非科舉不能得顯秩。制舉之業益精。道光朝。納蘭恭勤公復有梓里文存之選。其子文恪公續成之。皆制藝也。他文未遑及。咸豐同治間。吾師烏齊格里文端公。昌明理學。天下翕然從風。遂以弼成中興之治。八旗士習人心。將復康熙之舊矣。盛昱以同治庚午科順天鄉試。出公門。公謂之曰。觀子之文。非所謂時下文者。八旗人爲古文詞者。未有撰集之本。子蓋於舉業之暇爲之。因爲述八旗文運盛衰之故。盛昱不敢當。亦不敢忘。退而瀏覽篇章。探求散佚。二十以後。溺於帖括。三十以後。浮沈仕宦。未四十。遂以病廢。比年病或少閒。輒理而董之。自念學殖荒落。不能崇舊德而張正學。無以副吾師之期許。併此區區而不克就。則負吾師益甚。表弟楊子鍾義。好學人也。欣然相助爲理。戊戌之冬。殺青斯竟。凡得賦五卷。論五卷。序十卷。題跋四卷。奏議六卷。表一卷。書四卷。記六卷。碑三卷。頌贊一卷。箴銘一卷。墓碑二卷。墓誌一卷。傳狀五卷。七連珠設辭一卷。哀祭一卷。爲文六百五十首。作者一百九十七人。八旗之文。不止於是也。其初也。本功德以立言。以無所藉而不克見。其繼也。因文以見道。又以有所避而不克見。然今日

者。既不能人人通經。凡執筆爲文而名爲士者。其出一詞。立一說。皆旗人之所模範。則八旗之士至今而文教爲尤急。文辭之所及。則親上死長之心生。勿汨時趨。勿惑異說。勿以畛域自封。勿以驕貴而不學。敬體列祖列宗開國之心。視未入旗之滿洲蒙古漢人皆吾一體。恂恂焉。兢兢焉。日從事於學問中。而以文爲表見之資。凡利祿紛華靡麗之習。不以萌於心而奪其志。則於吾師所以編輯斯書之旨。其庶幾矣。彼夫豐沛故人。五陵子弟。夷爲阜隸。蕩爲蟲沙。皆由風移俗易而無學以持之也。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詎虛語哉。名之曰八旗文經。凡五十六卷。合作者考三卷。敍錄一卷。都爲六十卷。續白旗第三族宗室盛昱謹敍。

辭賦肇興。譬物連類。錯綜古今。控引天地。旨咳六義。事出沈思。蘇王跋軌。姬漢誰師。帝清闡耀。盛爲文章。家擅左郭。人抗班揚。詒晉天人。褻然稱首。望則間平。才則八斗。納蘭競爽。驂斬詞場。拳石突兀。仙掌高張。卓爾隄巢。總持羣雅。經術匡劉。文章賈馬。威弧絕塞。獵碣成均。窮文極兒。近古無倫。七子同徵。華篇麗麗。存者什一。大宗所錄。秦菴西藏。喬麥卜魁。匪唯賦手。實根史材。明遠舞鶴。蘭成小園。梅翁閱覽。闡其籀焚。軒名靈月。館拓薛箴。河東甘泉。今遶嗣音。感物造端。材知深美。用冠茲編。光我桑梓。錄賦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論辨之作。原本諸子。學有是非。辭皆奧美。退之荀孟。明允蘇張。柳州韓非。和仲蒙莊。洛闡得之。以達聖元。陋儒不文。學則滯偏。中丞傑出。樞曠羣史。大河西來。浩浩千里。張鄂相攻。于和已兆。著論託諷。不以辰告。詞鋒剌刺。其及也宜。遺文具在。晁賈之悲。文成心悟。至論格言。遠邁劉志。百世不刊。錄論辨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

宣聖繫易。百家之祖。西河序詩。傳異韓魯。漆園自序。爲天下篇。都水渠祿。提要鉤元。左賦三都。皇甫論定。張許睢陽。得韓益信。廬陵史序。上法龍門。南豐校讐。於道彌尊。我本七略。分別部居。閭塾誦習。庶資問塗。淵路贈處。猶存古道。壽言不廢。師彼惜抱。錄序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

古無題跋。緣起款識。飄流所扇。金石文字。施之豪素。盛于唐賢。韓讀儀禮。柳辨鷓冠。六一集古。蘇黃繼作。文小思閑。義豐詞約。歷載三百。茲體尤工。近寶遺翰。遠溯宗風。哀然巨帙。舉其精英。零縑廢楮。重佚其名。文敏筆諫。古誼忠肝。公孫曲學。過彼狂瀾。錄題跋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

臣工敷奏。上稟展斷。百度貞明。備載繁爛。敢持別裁。以著其概。汲直蕭規。本之忠愛。文毅首出。批鱗帷幄。開國宏篇。邵陽闕錄。漢罷珠崖。唐捐維州。航航靖海。力折衆流。極熾而豐。裕陵之季。文成謀國。心憂其繼。文端諤諤。事我文宗。晚相毅皇。蕩攘羣凶。文軌大同。異說方起。誅意慎微。瞻言百里。惟百有位。陳善格非。義苟有激。勿懼于威。集議之文。同源異體。指事類情。誼忠辭美。錄奏議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

仁皇御寓。早建青宮。容若宿衛。躬遇盛隆。王國多才。詞林錄舊。八部英靈。百年忠厚。官書奏進。主名瞻居。閉國堂堂。舉似其餘。冶亭遇主。集被嘉名。我抱遺璞。長懷昇平。錄表第三十一。

維初在昔。朱曜方升。涉關陵郊。移書廣陵。文皇之弟。高皇之子。辭嚴義正。功在青史。文肅造郟。風高元輔。啓事流傳。彌珍片羽。儼若忠告。貴陽芳烈。受宜吏幹。存素史牒。文定文敏。商榷囊疏。豹起倪白。孰爲賢瘞。侍中英絕。文固縱橫。洙江晚出。談藪尤精。我俄文端。增之條教。嚶我皇風。西南之徵。錄書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

西嶽漢廟。辰陵晉過。雜記之文。分源銘刻。昌黎畫記。格力先秦。歐蘇異辭。孰爲知言。永柳紀游。曾王論學。境闢蠻荒。緒承先覺。抗懷先正。鉅製零章。東巡紀盛。施之廟堂。習之南來。放翁入蜀。莊敏行紀。緩我藻服。錄記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

鎮海開府。溫郡撫苗。昭我聖武。雅聲遠姚。橋通盤江。河醜惠濟。稚紀石門。中郎樊惠。泰伯至德。英衛英靈。百世必祀。薦此芳馨。條徐蕭索。成周遺制。乍浦再夏。祠廟竝誌。蔚文爲政。去思來舞。科目陽城。循聲卓魯。淒涼對簿。遠遶歸魂。遺文湖海。寶之斤斤。錄碑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

明遠采壯。簡文思清。淵雲而後。雍雍頌聲。道州矜誇。老于文學。少室筆叢。譏彈犖犖。我朝文治。外薄無垠。歌虞頌魯。稽首揚秦。德邁三古。詞高六代。事極揄揚。義兼箴誨。十臣述贊。上下千年。李贊孝義。製仿嶧山。錄頌弟四十五。

震翼忠王。實佐中興。納納如畏。左右箴銘。納爾畏言。詞不斂鏘。鏡明水止。良金終鑠。辛浦俊逸。效唾珠璣。早交癡嬰。曉友結埒。官蹟落嘗。家山涿鹿。詩儼韓蘇。文宗皮陸。庚戌題橋。西林名渡。伯饗大蒸。銘功鐵柱。文襄戡定。蕞爾南籬。屹然雙表。記者履翁。文達勸學。運際休明。海濱鄒魯。莘莘羊城。誰與銘者。昆吾樊子。勿惑它塗。克趾前美。錄箴銘弟四十六。

衍石徵獻。湘陰繼作。鬱華訪碑。欲補其略。生民之初。顛頡無紀。功在旂常。德在孫子。龍章牲帛。石墨鐫華。詞臣視草。不廁私家。蓄德能文。以光泉壤。事繫鄉邦。作非吾鄙。專集不出。別本誰傳。貞珉雖壽。秋草同漚。風裳雪屐。表異搜奇。寄齋高寄。潘例無羈。或揭桓表。或闕幽宮。語涉彼教。列之增庸。錄墓碑弟四十七弟四十八。墓志弟四十九。

四庫著錄。首推忠貞。昔闕鬼火。今昭日星。太傅有子。君王有臣。不死而死。孰與公身。北阡屬籍。大鉢清才。湛冥朝列。荒隱蒿萊。大筆淋漓。幽光表燦。我惜焦明。不登著作。世族嬋媯。重圭累組。桂寶桐韓。差肩踵武。象岡下吏。桑陰畫師。勿謂齊人。管晏徒知。在昔廣陵。表阡瀟岡。晝荻之訓。志之不忘。今也梧門。雪窗課讀。狀此母儀。彤管誰續。烏蒙二傳。逸事堪徵。嘉興史筆。秦阮所稱。賈女之烈。李子之孝。文藝抑末。歸根名教。錄傳狀弟五十弟五十一弟五十二弟五十三弟五十四。

四明文獻。剛自深奪。敷陳七觀。根極六經。美矣周原。香東有作。庶幾九能。山川能說。連珠發藻。修家子雲。後惟閑府。前有平原。瀟水餘閒。鏡今揚古。愧彼承明。但習科舉。客嘲賓戲。騷賦之遺。時文既盛。辭學中衰。退復將家。鴻文拔俗。標題何昉。辦志之塾。錄七連珠設辭弟五十五。

衛歌二子。秦哀三良。賈弔湘纍。亦以自傷。安仁拚督。子山思舊。言哀入痛。千載無右。淵明敬遠。昌黎田橫。

或軫往略。或念同生。誰當韓豪。半山一老。師雄急難。潁州直道。前修有作。斷手於斯。下文別體。過而存之。錄哀祭弟五十六。

聖清受命。基化于東。姬美邠。虞稱諸馮。宣勞肇域。念此羣策。編之尺籍。授之田宅。以養以教。以奠九核。文授武職。陰攝陽開。忠孝之生。世世多有。王教甄陶。豈曰天授。絲罔元黃。水罔方圓。匪古奚學。匪文奚宣。繫古人文。與世衰盛。文思晏晏。廣被無竟。名臣碩彥。志士通儒。清風盛藻。暝寫晨書。拮拾叢殘。以究終始。軼漢超唐。宗蕭師李。豈無台輔。忽焉式微。有文經世。高儀霆飛。物論何常。毀鐘鳴瓦。彪炳孔鸞。升沈塞馬。斯文之興。孰究孰承。舊德姓氏。來者其徵。增作者考弟五十七弟五十八弟五十九。

懿矣我祖。遼左耕桑。釋褐天聰。雲起龍驤。君子之澤。實維啓之。侍郎五傳。承而履之。滿洲通譜。俾彼我系。入貳秋官。漢軍改隸。來室誓墓。歸自平津。對牀風雨。翰札紛綸。再世外吏。悠悠我里。松菊都荒。遺文盡矣。我來詞館。請益王孫。謂吾可與。釐析羣言。後先祭酒。神柅其馳。意園緝文。梧門副詩。略穢集英。義在嚴謹。往復揚摧。有辨無隱。觥觥一序。悲咤涕洟。彙聚流別。命我綴辭。文慙夫人。我之自出。李絳論事。私意甄錄。中州增見。曷例遺山。君意不然。敬待後賢。後賢可待。文獻不足。京城表裏。兩人躑躅。增敘錄弟六十。正黃旗頭班管領漢軍楊鍾義述。

海藏樓詩

楊子勤松窗輯書圖

雅頌賜名嘉慶年。八旗詩集已流傳。更看文苑搜奇作。始信經香配昔賢。祭酒傷心古懷抱。使君慧業舊因緣。松聲舊下添悲壯。想見初成作者篇。(八旗文經增有作者考三卷。)

嘉慶中鐵保法式善輯八旗詩進呈。賜名熙朝雅頌集。盛祭酒昱與楊鍾義復編八旗文經五十六卷。張之洞爲之序。是年弟壽繼配蔣逝。葬之烽火山。

移居糧道大巷。

二十八年。兼辦學務處。局設姚園。

八月。丁叔衡前輩卒於東臺。在會典館時會訪之。紙窗竹屋。四面皆種竹。

九月。手寫鬱華閣遺集付刻。

雪橋詩話卷第十二

伯希以己亥十二月二十日下世。年五十。鍾義輯詩三卷。詞一卷。爲鬱華閣遺集。刻之武昌。嗣得遺文十一篇。章奏十篇。議一篇。爲意園文略。刻之江甯。竝爲輯事略。藝風前輩刻入續碑傳集。復浼爲文略作序。生平志事。亦略備矣。舊有伯希遺象。辛亥失去。節菴廉使頃贈一紙。展觸前塵。愴懷近事。題浪淘沙慢一闕云。記雙影松窗對語。案定吾炙。三百年來妙墨。中州竝較甯劣。自抗手豐臺生死隔。望奎壁天外騰擲。賸小集。寶章光燄在。風流邈瞻昔。愁寂。龍荒桑梓先識。念萬劫蒼茫。長河淚。不爲送行客。怕金水河頭。春去無迹。巫陽喚徹。是孫劉餘責。堂堂風節。零亂繚紉秦淮楫。驚重觀蓋堂風月。待橙蜜它時同煮雪。料天上。共此悲涼腸百結。漢家火井何年熱。吾炙。謂同課文經。萬劫蒼茫。已亥乞外伯希送行詞中語。蓋堂。意園懷蓋堂也。伯希得講官後。章疏凡四十餘上。不自留彙。癸卯屬王弼甫樞密鈔叢。僅什之三四。其詩詞。家刻本中有率意酬應之作。余手寫本未錄。九原有知。亦當爲印可。所藏經籍書畫。近聞斥賣略盡。惟雪履尋碑錄副本。尙在余行篋。

爲義州李文石葆恂明湖秋汎圖作記。

宗室寶熙瑞臣。借子封前輩同年。典試來鄂。出關後。觴之菱湖。瑞臣乙酉座師星齋先生猶子也。屬爲鬱華詩詞題端。

辜鴻銘湯生。梁崧生敦彥。時司繙譯。

二十九年二月。服闋。回旗取圖片。赴部起復。寓大鵝鴿市端宅。與陶齋胞弟陶仲禮部端緒訂交。

王文敏師木主入祠。余獲與祭。祠卽錫拉胡同文敏故居。

過意園。見其夫人暨嗣子善寶壽彝。過鄂宅。見立庭文子賡音子明。過徐宅。見哲臣文。訪恥園。已由煤渣胡同移居

北城。贈以文經一部。訪阿克占妹婿錫毅介眉。仍居按院胡同舊宅。亡妹殉已三年。正房半成灰燼。觸目悲涼。幸介眉將以蔭子得官。前輩見于晦若式枚。郭春榆會所。吳子修丈慶坻。徐鞠人世昌。同年見少珊正卿。陸申甫。劉菊農。周孝甄。熊經仲。左子異。及恩叔涵。文竹坪。李亦園希聖。胡肅堂思敬。易實甫順鼎諸君。通家見荷生刑部。少觀兵部。倬人刑部。

詔舉經濟特科。春榆侍郎。及江蘇巡撫索綽絡藝堂中丞恩壽。廣東學政朱孝臧侍郎。均以賤名入告。決意不應舉。試期前出都。乙龕昆仲饒之陶然亭。

視適胡氏姊於蘇州。薄游焦山。五月還鄂。

陶齋兼署督篆。奏調湖北。六月奏留。仍居幕中。歷兼兩湖文高等學堂提調。見紀香隱。王雪澄。馬季歷。陳善餘。王君九。陳復心鑄。方德藏。劉聘之。徐敏丞。仕學院文牘教習。見王杆鄧。勤成學堂監督兼提調。見楊惺吾。

陶仲考取經濟特科。余代陶齋擬謝摺有云。在昔康熙鶴徵之選。惟八旗不與旁求。亦越乾隆鴻博之科。彼七士未蒙甄錄。語尙典實。

是年八月。充癸卯恩科湖北鄉試內監試。

主試李翰芬。同考官顧印愚等十二人。

新舉人來見者。漢陽宋敦甫康復。江夏程靜涵國璠。麻城林亦逋殿香。戴江喬慶芳。廣濟饒馥孫漢祥。江陵鄧福農裕釐。武昌曹保和林。江夏夏鳳孫道輝。黃陂宗棠存帝。黃岡朱覺吾貴華。武昌黃郁文駉。枝江張韜菴繼煦。价侯敘藩。江夏曹保山元江。雲夢程佩若用傑。武昌陳玉生廷英。漢陽周子餘貞亮。黃陂瞿淦琴瀛。歷年問業者。蕪水蘇毓青鍾貞。長壽張賓梧名振。錢唐施植之肇基。吉安黃蘭生師定。

三十年正月。藍太夫人六十有一。癸卯六十生日。服未闋。故以甲辰上元稱觴菱湖。午帥製聯臨貺。蓮溪布政時官漢黃德道。壽以詩。兩湖肄業生江夏張湘蘭蕪等亦來祝。仲弢學士篆書聯句。

近人刻鮮菴漫菴昆季遺詩爲二黃先生集。憶余已亥乞外之浙。瀕行時鮮菴舉文湖州規東坡詩語相勗。意至可感。鮮菴以學士外遷。年未中壽。余輒以聯云。羣飛刺天。楚澤行吟終不起。一言規我。西湖雖好莫題詩。漫菴亟爲稱許。漫菴辛亥自武昌歸。未幾亦以憂傷憔悴死。

癸巳夏五。意園湯餅會。黃漱蘭先生在座。嗣後不復相見。仲毅提學卒官。喪過金陵。登舟弔唁。亂後公子蘭孫不祿。季子在申。從余舉。旋亦逝世。真如韓退之之於馬少監矣。

二月。筮推漢皋。

廣雅回任。陶齋移撫江蘇。送至九江。同游匡廬。

季妹于歸李氏。妹婿寶蒙。猷之先生子。

三十一年六月。權守襄陽。一年以來。與市民爭尺寸之利以自效。幸不虧額。不病商。領郡而去。

七月抵任。前政江甯鄧季垂丈嘉縝。嶸筠督部孫也。爲言地方情形甚悉。襄陽令歐陽轟。頗明練。

提督夏軍門毓秀。身面廿九傷。鼻斷脣裂破。雲南勇將也。

三十二年二月。調署安陸。繼任者吳縣曹根生同年允源。

雪橋詩話三集卷第十一

孟亭在安陸府署。王摩詰過鄂州。畫孟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後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事見唐書本傳。丙午權守鄂中。嘗搨其畫像石刻。今已失之。龍翰臣方伯孟亭詩。不見孟夫子。亭前空復情。好賢傳小像。懷古易新名。雨過襄山遠。風來漢水清。明朝渡江峴。應訪鹿門行。翰臣以道光丁未視學湖北。守郡者爲賈翰生。方築護城月隄。居民知水患既息。可免遷徙之苦。南門外新建屋十餘椽。翰生又卽署旁隙地。爲官屋出賃。以作隄工歲修之費。及余來安郡。適六十年。孟亭前後花木甚繁。暇日輒侍母游賞。迄今思之。如隔世矣。襄州則隆中習池峴首。均嘗登眺。惟鹿門未游。擬瓜代後扁舟一往。旋奉安州之檄。遂以不果。未及使者輟軒。得以放懷游覽也。

五月。以實缺張宜仲履春到任。交替回省。寓蘭陵街。

赴蘇州弔伯姊之喪。適陶齋考察政治歸國。至滬相見。晤戴少懷尙書鴻慈。出使五大臣之一也。

七月。陶齋到京覆命。擢督閩浙。旋移兩江。招鍾義北上。海澱園寓作中秋。同車出都。過津小住。遂乘兵艦南征。九日登高焦巖。宿松寥閣。惜行者吳康伯吉士璆。先期陳善餘慶年自丹徒里居來聚談。陶帥薦贖中所稱學修粹博甄綜百氏者也。

九月。入兩江幕。書室在印心石屋不繫舟之東。頗軒爽。吾母率眷屬自鄂來。僦宅內橋廣藝街。前瀨秦淮。水木明瑟。

調張子虞師。時繆莪風前輩。陳散原同年。徐積餘。況夔笙。程維菴。李梅菴。溫蓋臣。俱在金陵。(王璉孝禹隨節來。)勞玉初吏部。先居周禮慎幕。至是接辦洋務。後保京卿。授江甯提學使。余輯白山詞。積餘資以書。而玉翁爲之商定。宣統紀元。刻之郡齋。而善餘爲作序。

陳善餘學博白山詞介序

往讀吾鄉李梅崖詩意有偶閱同年成容若彈琴峽詞有感詩。謂容若爲絕代才人。以是喜讀納蘭詞。最後得通志堂集本。乃獲觀其全集。中與顧梁汾書。謂於金焦甘露徘徊慨慕而不自已。則是容若屬從南來時。於吾鄉山水佳處。脛腠所周。固嘗屢眷。以是愈益好之。諷誦紬繹。令人移情。不自知其一往而深也。容若在時。欲盡招海內詞人。畢出其奇。遠方駸駸。漸有應者。而天奪之年。諸家雲散。詞學少衰。識者太息。顧八旗之中。才士名卿。與容若爲先後者。磊落間起。亦作者之林。遼陽楊子勤太守。既助盛祭酒伯熙編八旗文經。復哀刻八旗人詞。得五十五家。博觀精討。爲白山詞介五卷。仿感舊集湖海詩傳之例。首例姓名。下注字號。爵里事實。別詳小傳。小傳所采。凡志乘傳狀序跋詩話。皆有所錄。而其甄擇微旨。固殊它選。如紅蘭貝子刻寒瘦詩集。知其時寵賂之不彰。松巖侍郎搜旅順石刻。知彼時要塞之無事。宜泉論歌謂有天時地利限之。則知變革之宜案也。竹坡擬杜謂未到諸君角勝時。則知憂患之方長也。此其闕意渺指。詎與夫徒博韻事者同其趣哉。昔周止菴論詞。謂感慨所寄。隨其人之性情學問

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可爲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吾向讀其言而善之。今於子勤是錄見之矣。子勤拊膺世患。欲搜集鄉故。以爲本教。意思甚深厚。是選殿以伯熙祭酒送其乞外詞。有云。風雅鄉邦。私自幸有人能付。又云。三百年來。吾鄉文獻。叢殘誰與收拾。何幸得君。吾此願居然能畢。殆不啻爲此錄作序言矣。昔顧千里爲嚴小秋序餐花吟館詞。謂小秋絕不以考訂外予。且頗許予爲知詞章。引而近之。管異之亦爲之序云。同守姬傳先生勿爲詞之訓。膏然於詞。而君使爲序。此君之愛我欲助我耳。爲序又奚辭。予平生不能爲詞。而深有感于子勤之意。因取千里異之之言自況。且以誌我子勤也。宣統三年仲夏之月。丹徒陳慶年序。

在書先後得意園詩詞序跋。補入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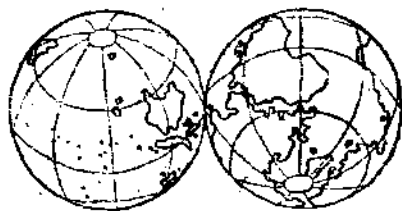
合肥蒯禮卿前輩序鬱華閣遺集。略云。楊子子勤以所鈔刊詩詞四卷見示。并徵弁語。嗟乎。此乃吾亡友韻蒔祭酒鬱華閣之遺集也。祭酒生而醇粹。長而瓊瑋。激識淵瑩。高懷嶽峻。振響紫霄。早朝之詩爭傳。秉鐸席門。進學之解競誦。爾其命鷗盟抱。等萬有於秋毫。召鶴質矜。覽億古於一擲。太冲卓犖。爰成讀史之章。嗣宗放曠。厥有詠懷之作。枕糟邱於夜月。杜康引爲可兒。灑墨瀋於幽扁。山靈爲之起舞。加以上軫皇輿。下恫世變。忠肝輪困。義膽磅礪。栖楚叩堦而爭。陽城壞麻而諫。侃侃自將。惘惘不懼。迺靈修浩蕩。衆芳蕪穢。事與願迕。勢與理質。從目當關。行旣旣以搏人。高邱無女。日忽忽其將莫。惜誦致愍。書空寄憤。故其爲文也。其聲哀以思。其志蹇以隱。展卷以箝。不知涕泗之何從也。蒯光典。閩縣鄭太夷爲之手書跋尾云。天下愛重盛祭酒。讀其詩詞。翫讎悱惻。入人肝脾。祭酒幸以己亥歿耳。若至庚子。必殉國矣。余與文芸閣張季直同試禮部日。嘗借寓意園句餘。然於祭酒跡不甚密。今觀集中與芸閣季直諸作。慨然如聞隔世事。蓋余戊戌出京之日。祭酒故無恙也。變遷代謝之感。是集豈堪卒讀。光緒丁未三月。子勤先生以手書刊本見贈。輒跋其卷末。

同時刻意園文略。蕪風序之。

意園文略序

光緒丙子。荃孫應禮部試。由文治菴錫厚菴兩丈。得見意園。與談版本源流。蹊徑甚合。後先入詞館。稱同志焉。

國朝同治中興。廓紘恢綱。中外一心。克殲大憝。海內翕然。羣望乂安。迺髮捻之禍大定。而官闈之釁已萌。倖資漸開。朝政漸紊。一二賢者。大聲疾呼。振聾發聵。未嘗不稍有補苴。而依草附木者流。毛舉細故。攻訐陰私。亦雜出其間。朝廷敬之重之。亦未嘗不厭之。意園以朱鬱儀之博學。劉子政之傷時。又熟於本朝故事。大至朝章國憲。小至一名一物。皆能詳其沿革改革之本。而因以推見前後治亂之迹。苦心甚口。調護焉。匡救焉。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詩人所詠。古今同慨。戊子典試山東。至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命題。其情亦可憫矣。自官祭酒。以振興國學爲己任。適同官爲翁常熟王長沙治舜臣諸公。相與同志。籌膏火。節浮冗。廣課程。嚴規則。絃誦之聲。蒸蒸日上。人方以爲得行其志。而乃使車甫返。乞病開缺。後見與張文襄公書。蓋亦有不得已之情在邪。家居十年。杜門謝客。考訂古籍竝三代秦漢彝器法書名畫。以自娛樂。暇則出游。丁酉踏雪飛孤。戊戌浮渡徐水。怡情巖壑。貌託曠達。實由甲午之役。朝議乖舛。喪師失地。重幣求和。貽誚鄰國。變法議起。僉人乘之。樂禍幸裁。幾釀大變。君以懿親。盱衡當世。內外臣僚。無可倚仗。羣小離間。陰陽揜闔。不測舉動。卽在目睫。時勢日亟。病亦日深。慷慨感傷。治不如法。信陵密國。同此隕身。嗚呼傷哉。君泮奮于學。博聞彊識。其考訂經史及中外地輿。皆精覈過人。天下魁壘之士。至京師者。莫不以爲歸。壬辰癸巳間。荃孫起復。預君消寒之會。與嘉興沈乙龔談掌故。折衷于君。終日不倦。同人目爲談故三友。甲午荃孫投劾出都。己亥又來購巴陵方氏書。還南之前日。話別於意園之鬱華閣。依依不捨。欲行且止。孰知此別竟成永訣。迄今再至。池館如故。斯人不作。蟲沙猿鶴。萬劫蒼茫。後死非幸。徒增感喟。君所撰著。不自收拾。子勤太守。輯詩三卷。詞一卷。名之曰鬱華閣遺集。刻之武昌。又得遺文十一篇。章奏十篇。議一篇。名之曰意園文略。刻之金陵。荃孫爰舉昔日論交之雅故。及意園有志匡時之苦衷。聊以狀意園于萬一。至於文詞爾雅。浩氣磅礴。讀此集者自知之。無竅荃孫之觀樓也。宣統二年歲次庚戌冬十有一月。江陰繆荃孫序。



時 事 記

飢 饉 譯自英國「新政治家與國家」雜誌

北 定

英國的盟邦已相繼戰敗，然而一般人仍然懷着一種希望——至少還有一個盟友可以幫着英國戰勝，那就是「饑饉」。

自一九三九以來，歐洲的國家相率因為擴軍，動員及作戰而致農業勞工痛感不足。去年冬季之奇冷和一部地方的洪水更減少了今年收成的希望，益以今春之大機械戰橫掃過廣大的沃野，蹂躪了正在成長中的嘉禾，數千萬法國及荷比的農夫在德國大炮的怒吼下不得不拋棄了他們的田

園和牲畜。繼之意大利也參加了戰爭，這使英國封鎖之實施更形便利。

如此看來，英國是不是可以由封鎖而得到勝利？歐洲的人民在因納粹的統治而瀕於餓死的時候是否要起來反抗希特勒？一九一八年使威廉第二的德國戰敗者就是饑餓之力，本次開戰之始，德國即已在饑餓的邊涯了，那麼，饑餓是否可以再度戰敗納粹的德國？許多人現都在發着這種疑問。最近倫敦每日先鋒報載一漫畫，題目是「時不我與」，中繪希特勒正在磨着侵英的利刃，而旁邊代表德國食糧的沙鐘却已逐漸沉下，便是此類意見的標準代表。

然而事實上這種僅僅恃饑餓來戰勝希特勒的希圖終不過

是幻想而已。英國欲求戰勝應該另求其他實際的方法來打破這幻想方可。德國在去年參戰之際已經具有一九三八年豐收的剩餘和歷年的存糧。德食糧供給部長達雷曾在開戰時表示德國的存糧可供全國民衆一年之用。這也許是過甚其詞，然而德國因爲原有倉廩不敷應用而將許多跳舞場健身房徵作穀倉則係事實。一九四零年春季據云德國這種附加穀倉共有八千五百所。即使我們估定德國的存糧只有達雷所說的一半，而一九四零年的收穫也只有常年所得的一半，那麼德國至少尙可支持到一九四一年秋收之際。

德國的收穫量在一九一三至一七年間確是一年不如一年，然產量暴落至原有的半數則在戰後之二三年。其主要原因在於缺乏勞工，馬匹及肥料。我們且根據三者看看今日德國的情形。

德國農業之缺乏勞工已歷有年所，近因戰爭而益感恐慌。但自一九三九秋季及一九四零春季以來，此種恐慌已漸得彌補，即利用戰爭之俘虜和波蘭「自動」投入的勞工是。德國在克服波蘭後，在波最先設立的機關就是「勞工交易所」。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起，每日至少有一所成立。至十月中旬，勞工交易所遂遍設各地，爲數共一百一十五。經過這些交易所送往德國的勞工共達七十八萬人。同時三

十萬的波蘭戰俘現在也許仍在德國農場服務。除此一百萬輸入之農奴而外，我們仍不能不計入德國國社黨現在大規模組織起來的男女及兒童自動互助的制度。在今春西線大戰之前，農夫服軍役者均可請假回家料理田地。固然，德國現仍感勞工缺乏之苦，而且這對一九四零年的收成自有惡劣的影響，但是除非蘇聯加入英國作戰——如此事發生，德國勞工準備軍的數目必大減——我們仍不能不承認勞工的缺乏在一年內並不能予德國以致命的打擊。

馬匹的缺乏確使德國感到困難。然由於農夫間的互助制度及波蘭戰中虜獲的馬匹及曳引機的廣大應用，這種困難是可能克服的。德國的曳引機現在無間晝夜及星期日皆在田間工作。這種組織的力量乃德國的強點之一。

德國的肥料供給——除磷酸肥料外——據德本國報告僅較去年稍低。縱使其低落數目甚鉅，我們不能不附帶提起一九三九德國肥料的供給比較一九二九年（經濟最景氣的年度）高出百分之五十，故今年雖較去年大減亦不至發生重要影響。本年德國磷酸肥料的供給減至以前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一。不過磷質肥料加入土壤後，其效力須經過長時間始顯露。故磷質肥料缺乏的影響須在二三年後始能完全感到。

根據以上三點並且計入去年嚴冬及今年春晚的影響，我們可以得到下列結論：一九四零年德國的收穫必較一九三九年為低，然現存的庫儲或可補足其缺乏。

脂類和肉類久已為德國食物中最不充裕之物。戰前德國輸入之菜類食品僅佔其需要額之百分之十，但却不能輸入肉類需要額的百分之二十五，脂油需要額之百分之四十四。後二類之不能不倚恃外國是因為獸類飼料必須由外國輸入之故。現在德國已出全力擴充本國內飼料的生產以便減少輸入，如收集剩脂殘羹用以餵豬等皆是。

德國的民衆已經習慣到緊縮政策，如減低工資，減低物價及嚴格的配給制度等。故戰爭雖起，民衆的生活並不如上次大戰時驟行統制而感到緊張。同時由於納粹的恐怖手腕，商人希圖躲避統制及不法貿易的活動也較上次大戰為少。以上皆是德國國內情形，但是我們不能只把德國當作一個孤立的單位。許多專家預言，全歐穀類的缺乏將淨達九百萬噸，如果我們以之與全歐的總收穫量來比較，則這個缺乏額不過僅為全歐收穫量之百分之八，如將蘇聯之收穫亦計入，則所佔不過百分之五。這種小的比率是不能導致全歐的饑饉的。自然，歐洲的一部如比利時等受惡劣收成之影響最鉅，因而產生了運輸及調節的問題，就納粹

德國觀之，運輸問題將較調節問題尤難於解決，不過即使我們根據最不利於德國的統計數字估斷，全歐的饑饉似尚不可能。

在去年冬季，食糧的問題確曾使德國人士憂慮。如：西伯利亞鐵路是否可以使滿洲大豆大量運入德國？俄國是否將嚴守秋間的諾言以百萬噸飼料供給德國？德國使巴爾幹的經濟歸附德國的努力將收到何等效果？戰爭是否會影響到上述問題的進行？這些問題即使戈培爾斯的報紙亦不能給以充分樂觀的解答。然而今春的軍事却給與一個新的展望。所謂「大炮代替牛油」的政策在這時已收到效果，因為大炮已把牛油虜獲來了。

德國在丹麥，荷蘭收到大批存儲的食物。德國國民蒙利甚薄，食堂菜單中的菜名也驟然多了起來。一部乳酪中所含脂油已由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五。乳酪的配給額第一次增加百分之三十三，第二次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同時德國已可獲得更多的牛油與鷄子。據德國國務院官吏報告，今冬牛油乳酪鷄子的存額將較去冬大增。

德國在丹麥尤其獲得大批的牲畜。英國牛的數目與人口數目之比為一對五，豬為一對十。丹麥則牛與人口為一對一之比，豬為七對十之比。丹荷兩國皆輸入大量飼料以

維這些畜類之生存，然後又將其輸出獲利。現因飼料缺乏畜類自然將減少。然牲畜之屠殺却又可供德國累月的脂肪的消費。不過將來丹荷二國的輸出貿易將大傷而已。

最後，德國並將着手減低鄰國人民的生活程度使其與德國平等或更低於德國。這也是德國生財術之一。故今年的饑饉是不能若一般人想像一樣可以制服德國的。

愛爾蘭之國防

譯自美國「國家」雜誌

望 生

愛爾蘭今日正呈現着一種奇幻的局面。他們的統治者現仍堅持着絕對中立的政策，雖然德國的攻英已經迫在眉睫。

荷蘭，比利時，挪威的前車雖有很多人提起，但一般的愛爾蘭人仍是漫不在意。七百年來愛爾人始終是與英格蘭在掙扎着，即使德國的侵略果真出現，他們仍將繼續把英人認爲較其他任何民族都險惡。

當本次戰爭爆發時，愛爾國的大總統凡勒拉曾以堅決明晰的詞句宣明愛爾自由邦的中立政策，然其後仍有人譏

以不能澈底實行。因爲愛爾政府曾勸告各地舉行燈火管制，於是反對黨便攻擊凡勒拉實際並未守中立，凡勒拉對之則指明瑞士爲永久中立國家現亦實行燈火管制之例以爲答覆。

當戰爭遠離愛爾蘭海岸進行的時候，愛爾國中的空氣頗示鬆弛。燈火管制並未實行——現在仍未實行——而民衆則轉以戰爭爲取笑的資料——取笑他們的數世紀來的敵人——英國。愛爾蘭人似乎都在希望英國會有一天吃到苦頭，然而同時他們又都懷着一種幼稚的信念，相信這一天是永遠不會來的。這乃是愛爾蘭人所特有的一種標準的矛盾。事實上愛爾蘭人較之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都深信英人的勇敢與堅毅，似已爲一種生與俱來的信念，但是雖然如此去年冬季愛爾蘭的每個酒館中大家舉杯祝希特勒成功却已成司空見慣之事，其後英國每有小挫折，彼此即舉杯道賀。此種歡然的空氣並不因英國軍隊中尚有千萬愛爾蘭人服役的事實而稍呈暗淡。

直到挪威戰役開始，一種不安的潮流纔漸漸浸入這「碧玉島」。五月十日希特勒着手攻擊荷比，不安的空氣乃達到最高峰，六月間法軍瓦解，愛爾蘭方開始驚覺他的地理的不利。當時立即成立了國防委員會，除去凡勒拉的經濟及

軍事閣員外，並要請考斯格拉夫黨代表三人及工黨代表一人爲會員。當時朝野盡力謀各黨間的合作，於是在六月間三黨領袖——即凡勒拉，考斯格拉夫及工黨領袖諾頓——乃先後在郡伯林格林學院作喚醒國民的演說。

這種暫時的合作確使當時愛爾民衆感到情形的嚴重。因爲愛爾的兩個大黨，即非安那費爾黨及芬尼蓋爾黨，很久以前在愛爾蘭內戰時即已開始互相攻擊。非安那費爾黨的首領凡勒拉與芬尼蓋爾黨的首領考斯格拉夫兩人晤面不通一言已有十八年之久。即本次兩人在格林學院講台向國民演講防禦外侮時，亦未互道寒暄。這種情形民衆是熟知的，故兩黨一示合作之徵，無論其所採形式如何，頗可使一般人士感覺到目前已非兒戲之時了。

然而上述的合作不過只是欺騙外人而已。據記者在愛京郡伯林所得印像，政權現仍堅握在凡勒拉政府的手中。每週閉會一次之國防委員會確有反對黨的代表，然而該會並無權力。一切計畫全由凡勒拉政府擬妥，然後提出會議照樣通過，並無修改。現最大的反對黨即芬尼蓋爾黨。該黨在一九二一年接受和約，繼之統治獲得自由之愛爾蘭，歷十年，現在仍爲與凡勒拉之非安那費爾黨同等之大黨，不過凡勒拉遇事並不與之協商。

現在愛爾蘭當前最大問題爲國防問題。然而別國視爲簡單的問題，一臨愛爾蘭頭上，便因其特殊的政治歷史，傳統和性格而呈極其複雜狀態。若云任何黨或其領袖將來會出面要請英國來協同防守這美麗的島國，現在看來似是不可能。這似乎也是愛爾蘭人一種天生的稟賦，如食色一樣。在私人談話中愛爾蘭的領袖們都公開承認英國現對愛爾並無惡意，即並不希圖破壞愛爾蘭的自由與獨立。愛爾蘭的知識階級也明瞭在國防方面英與愛有共同利害。然而一種簡單的軍事問題一通過愛爾蘭的傳統便頓成了一個難解的政治糾紛。

愛爾蘭拒絕英國援助，其最簡單的說法就是：「我們苦鬥了七百年，方將英國趕出國境。假若現在又開門揖盜又將需要多少年方能將他們驅逐出去？」某一個愛爾蘭首領和作者談此問題時即說了上面同樣的話，繼之他又承認英國現並不希圖統治愛爾蘭，然而他終覺得這個險冒得太，故不能貿然乞援。

在上述情形下，英國雖欲讓步以求言歸於好，也是無用的。假若愛爾蘭人對於英國念念不忘的恐懼可以消滅則英愛糾紛也許在目前危急的時候獲得解決，即使北部六郡成一自由邦加入英帝國。愛爾蘭領袖對此事利害知之頗深，

然而他們確是一步不能妄進。愛京中人多語記者謂任何領袖，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如果乞援英國，恐怕即從此不能安於其位或再得民衆的信仰。

愛爾的軍事實力在檢查制度下不易解說，但其強弱則人人皆知。正式軍隊許一師團，裝備良好，但無機械化部隊，亦無重炮。飛機許十二架，但無坦克車，無要塞。正規軍約二萬人，後增招五千人，分配於國軍，地方保安隊及紅十字隊之間。德國對此等情形知之甚稔，因為德在愛京有大規模使館，特務人員遍於全國且可與柏林公開通訊。

愛爾蘭之軍事地位亦人所熟知。如果德國欲完成英國封鎖圈或破壞英國的西部港口，則愛爾蘭乃是其寶貴的基地。愛爾蘭南部和東南部多廣大平原，處處皆便於德國的滑翔機着陸。愛人似乎認爲德機着陸之地只有飛機場，而全愛不過僅有飛機場兩處，故頗爲安全，其實滑翔機係由大型飛機大批曳引，可在任何地方着陸，愛人說飛機不能在山坡或沼澤着陸，而愛爾蘭則到處都是山坡和沼澤，實則滑翔機下降時係以每小時僅二十哩的速度，在地上滑行十碼即停止，任何山坡或沼澤都是他們下降的好地方。

在上述的軍事與地理的情形下，我們還可見愛人漫不經意的態度，這確是可使我們驚異的。有些人又重述到二

十年前的情形，認爲前事可師——彷彿當年的零星游擊戰術確可以與現代的機械戰並駕齊驅似的。另外有人盲信着愛爾蘭人的勇敢，固然現在世界中沒有人敢對愛人的勇氣懷疑，然而在現代戰術中勇敢並非一決定的因素。以一毫無戰備的國家如愛爾蘭而深信勇敢可以禦敵殊是一可悲之事。

同時在政治方面，中立之陷阱亦隨處皆是。德國之駐愛使館活動極力，幾乎日日皆向愛政府提出抗議，愛政府一舉一動都被稱爲違犯中立，因而成爲德國抗議的理由，這些抗議目前雖無大用，但將來却可用爲藉口。

目下德國特務人員及愛爾蘭親德人士的活動尙難於估計，但其範圍之大自然在想像之中。一部愛爾蘭共和黨人亦與德國發生關係。著名之福蘭西斯都華夫人最近竟因藏匿德國間諜而被處五年徒刑。克利及刻克兩郡德國人員活動極頻數，爲全國各地之冠。

目前愛爾領袖所最苦心焦慮的是怎樣避免德國進兵的藉口。他們似並不覺悟，如果德國果欲取愛爾蘭的話，則無論愛爾的政治家怎樣維持十全的中立，他們終不能袖手的。

假若德國果真侵愛，記者認爲愛爾蘭將抵抗德軍而不

抵抗自動來援的英軍。然而記者仍不敢必其如此，不過那時將有兩種「第五部隊」在愛爾活動，一部親英，一部親德則是必然的。記者深深懷疑凡勒拉在必要時會向英國乞援他頂多是默認。同時向教皇及羅斯福拍出动聽的電報，表明他所祈禱者只是和平。

述 要 十 月

四日 蘇德兩國政府，前此爲使兩國鐵道聯絡圓滑化，曾進行折衝。今日蘇聯政府，以塔斯通訊社爲介而發表稱，蘇德鐵道新協定，已於一日在柏林由蘇聯交通人民委員部代表與德鐵道局長官間簽字完了。

七日 日軍安南登陸部隊，今日晨自海防進發，正午（日本時間）已進駐河內，日軍部隊於當地人士歡迎聲中，進入市內宿舍。○部隊長當立即會見安南多克總督，及安南軍首腦，交換握手。

八日 由於遠東情勢之緊迫，美國政府對在遠東之該國僑民，發出總撤退勸告，同時關於撤退在華海軍事，傳已在考慮之中。按美國在華海軍，計上海約一千人，天津

約百人，北京約二百五十人。其在華北駐兵，乃基於庚子年義和團事件之條約而承認其有駐兵權者，惟上海方面則無條約上之正當權利根據。當民國十六年全華反英運動激烈時，爲保護各國僑民及權益，英國曾派遣陸軍二萬人，日本美國（海軍）法國（陸軍）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均分別派遣陸戰隊上陸，直至今日各國在上海之駐兵，乃成恒久性。民國十八年各國策定共同防備計劃，擔當該方面之警備。此次事變勃發以來，基於新防備計劃，美國海軍亦從事配備。英軍撤退後，日美間會關於英軍警備之B地區承繼問題進行交涉。如美僑總撤退，則該國海軍亦必撤退也。据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之調查，遠東各地美僑總計一萬六千八百八十四名。

十一日 蘇聯政府，今日關於解除波羅的海上要衝奧蘭島之武裝問題，業與芬蘭政府，締結協定，發表如下：

「蘇聯代表莫洛托夫外務人民委員及芬蘭代表巴希克維駐蘇公使，爲強化在波羅的海上兩國之和平與安全保障基礎起見，已訂立協定，芬蘭解除奧蘭島之武裝，且今後不在該島施武裝，亦不委諸他國之武力。」

十三日 羅馬尼亞政府，今日對德軍開抵羅境事，發表正式文告如次：

「前政府會請德國協助，以新銳武器接濟羅軍，並用新式戰術訓練羅軍，安特內斯克將軍，認此意甚佳，乃決採用實行。德國爲兩國友誼計，已自動接受此請求，並決遣派一軍事使節團來羅。該團之第一組，已於今日在韓森將軍與斯派德爾將軍領導之下，到達羅京。當該團行經達琅西里瓦尼亞區域時，羅人對於德軍之光榮代表，俱表示極熱烈之歡迎云。」

德政府關於派遣軍事使節團赴羅馬尼亞事，于十二日晚發表正式文告如左：

「德政府爲履行在維也納對羅馬尼亞保證之約言起見，已准羅政府之要求，派遣一軍事使節團赴羅，訓練由羅政府領袖安特內斯克將軍開始改造之羅軍，一俟工作竣事，即返回德國。德政府於同時已撥驅逐機隊一大隊赴羅，以保護羅馬尼亞之油田，政府關於派遣軍事使節團赴羅事，已通知各友邦知照云。」

德政府關於德軍進駐羅馬尼亞一事，曾避免一切公式發表，茲於十二日深夜，發表聲明如左：

「德政府根據維也納協定並由於羅馬尼亞政府之希望，特向羅國派遣軍事使節及必要之共同部隊，同時，爲援助保護羅馬尼亞油田地帶之任務，而派送空軍戰鬥機部

隊。德空軍部隊係作爲安特內斯克將軍所企圖之羅馬尼亞國軍再建上必要之共同部隊，俟任務完成後即使之歸還本國。茲將此意通告於與德國處於友好關係並因德空軍之派赴羅馬尼亞有政治利害關係之國家。」

以上聲明之發表，係十二日休連堡駐蘇大使歸返莫斯科，而與蘇聯方面協議之結果，關於羅馬尼亞問題，兩國間已獲得完全諒解後，而始發表此事實者。

十月六日德軍約一萬五千名，包括空軍之機械化部隊，進駐羅馬尼亞。此次駐軍，與德蘇關係相關聯，致發生各種揣測。德外交部發言人八日言明：德軍之進駐羅馬尼亞係基於德羅政治的協定，作爲羅軍之軍事教官而擔任解除國內政治之不安。

十五日 爲劃定蘇芬兩國國境，在莫斯科舉行中之蘇芬中央混合委員會，至今日兩國代表間意見已趨一致，並發表公告如左：

「蘇芬國境確定中央混合委員會根據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蘇芬協定及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九日國境確定議定書，進行協議，至十五日已劃定陸上及海上計長七百五公里蘇芬國境線，沿該國境共在陸上設置一萬三十六處，海上三十八處標識。」

十六日 英巴特拉外交次官今日午後在下院言明：「英國政府認爲羅馬尼亞置於德國經濟的支配下結果，與羅馬尼亞斷絕一切正常的通商關係云云。」按羅馬尼亞政府，九月二十七日以煤油事業怠工陰謀嫌疑，檢舉英人五名，故英羅關係，頗尖銳化，力巴爾駐羅英公使已非正式勸告僑民準備撤退。十月十一日因德軍之進駐與羅政府之強行對軸心協力政策，致英羅關係愈加惡劣。今日英僑已開始撤退，一方面英政府將英國內所有羅馬尼亞之信用借款封鎖云。

十八日 滇緬公路最重要部分緬甸國境臘戍與雲南省騰越間之汽車路，已由今晨再開。按七月十七日有田克萊基成立協定之結果，由翌（十八）日起，三月間禁絕對蔣政權經滇緬公路輸送武器彈子彈汽油汽車及鐵道機材等，至本月十七日過值該協定期滿，英國呼應美國及重慶政權之策動，再三暗示該公路再開之意向。克萊基駐日英大使於八日上午十一時，赴外相官邸訪問松岡外相，根據本國政府之訓令通告稱：英國政府關於十月十七日期滿禁絕經緬公路輸送之日英協定無續訂之意向云云。又七月十七日有田克萊基成立協定時，英方香港方面會向日方通告稱向中國輸出武器子藥，已於民國二十八年一

月以降禁止實施云云，表明經香港之禁絕接濟物資，無期限繼續，按該日英方之通告，爲僅關於滇緬公路之再開，與香港無關云云。對於美國之通告，既已鑑于英美間協議完成之事實，似僅不過爲禮儀之通告而已。但對蘇聯之通告，公路閉鎖對蘇聯並未施行任何通告，一般以爲係英俄接近工作之一部，殊值注目云。且認爲開放滇緬公路爲英國于日德意三國同盟後，所採用的應付對策之一。

二十三日 德當局聲明如左：

「希特勒總統二十三日與西班牙弗朗哥將軍在法西國境遂行會見，會談時李賓特羅甫，斯聶爾兩國外長亦同席，根據友好之精神進行協議」

此次會談內容則不發表，但據中立國方面之情報稱：此次德西會談所協議者，約如下列：一，主要戰局轉向地中海，尤著重直布羅陀，一，應付非洲之多高爾政權派活動之作戰等事。

二十四日 據德軍司令部發表，意大利轟炸機數個編隊，參加二十四日施行之德空軍空襲英本土，由德軍佔領地域出發，往英本土東海岸要港，敢行正確之轟炸，是爲意空軍首次轟炸英本土云。

二十六日 佩丹主席，於二十四日與希特勒總統會見，法政府今日特就此事發表聲明如下：

「希特勒總統與佩丹主席於本月二十四日舉行會談，李賓特羅甫外相及賴伐爾副總理亦列席，會談情形始終良好。佩丹主席以合於其地位之榮譽而事應對。對於一般情勢，會事檢討，並有特行協議重建歐洲和平和方策問題之機會，雙方且成立合意協力之原則，至於實際上協力方法之細目，則俟今後再行討論云。」

此次會談內容極守秘密，一般觀測與對英作戰任務上有關。

英國方面對德法西會談之有力觀測如左：

「德國欲法國割讓摩洛哥與西班牙，藉此要求西對英國宣戰，或援助德軍攻直布羅陀。」

二十八日 意駐希公使格拉齊于今晨三時，以意政府之最後通牒致與希臘政府，其概要如下：

(一)希臘政府，屢次廢棄其中立地位，積極援英，敵對意大利，希以其領海海岸及海港，供英海軍之利用，以食糧接濟英空軍，並容英方在希臘羣島上組織軍事情報網，以敵對意大利。

(二)希與英成立陸海空軍合作協定，意方對此，已獲有

明証，希不但接受英之保障，且以其境內之軍事要地

(包含塞薩利奴馬其頓空軍根據地，以便攻取阿爾巴尼亞)供與意交戰國家之利用。

(三)希對阿爾巴尼亞民衆施行恐怖政策，盡挑撥之能事，藉以引起阿國內之不安。

(四)凡此種種，雖經意政府屢次向希政府告誡，然希政府竟置之不理。希臘之中立，係虛偽之中立，意政府對此已忍無可忍。此種形勢之責任者為英國，因英之目的，係使更多國家捲入戰爭漩渦。

(五)希臘政府之政策，在過去與現在，均欲使希臘化為軍事基地，供攻意之用，此點蓋甚為明顯。此種事態，定將引起意希間武力衝突，但意政府擬竭力避免此種衝突。

(六)因此意政府決定向希政府要求，在對英戰爭期中，以意軍佔領若干希軍事要地，以保障希臘之中立與意大利之安全。意政府請求希政府勿對意佔領軍加以抵抗，意軍非與希民為敵，且意政府此舉之目的，僅係自衛，與希臘之主權及獨立毫無所損。設希軍頑抗者，意軍將予以擊潰，而希政府將負日後事態之完全責任。

希臘軍司令部今日午後發表：「意大利對希臘最後通牒

之期限於今日午前五時半屆滿，同時意軍數萬開始向希境進攻，希軍正在奮力抵抗中。」
希首相梅克薩斯今日與英公使會談，英公使當時表明英國將對希徹底援助。
希臘官方情報稱：援助希臘之英軍部隊，二十八日下午

在軍艦援助下，從塞法羅尼亞島（位於希臘半島西部）上陸，該島係散在科孚島南方愛奧尼亞羣島中最大之島，在戰略上為僅次於科孚島之要衝。英軍上陸該島，可窺知其意在封鎖亞德里亞海之意艦隊，及遮斷意軍對希臘半島之側面攻擊云。

畿輔先哲祠

蓋

畿輔先哲祠。建於光緒六年庚辰。李蘭孫（鴻藻）張香濤（之洞）之所經營也。張文襄公年譜（其門人胡鈞就許同華稿重編）庚辰云。「是歲與高陽李文正公（鴻藻）倡建畿輔先哲祠。祠在宣武門外下斜街。按張駿民為公五十壽詩。記是年事有去年捐賑活流亡今年建祠祀賢良之句。陳太傅云。光緒五年。直隸告災。各省捐助賑款。李文正總籌振之事。與沈文定公商定。以餘款建畿輔先哲祠。文定雖南人。而籍隸順天。樂觀厥成。其規畫一切。則公主之。祠屋為劉誠三故宅。因其院舍。稍加葺治。陝民詩註。鄉祠有如意齋北學堂君子館綠勝齋諸勝。則建祠後所名也。如意齋有趙忠毅鐵如意拓本。公集田畝德政碑字為鐵如意額。君子館藏有河間獻王君子館碑。故名。翁文恭日記。是年文恭以楊椒山墨迹捐祠中。又公是年與張侍講書。屢言講鄉賢書畫事。又有札云。所以令兒輩一觀先哲祠者。亦猶嬉戲俎豆之意。又云。由龍樹院詣先哲祠。日晡必到。望即過綠勝齋共話。看楠種竹樹已活否也。又是年五月初三日有致李文正書。購得史閣部詩卷。價銀四十五兩。又中秋日致文正書云。先哲祠改製中龕神牌。扁聯書畫碑表工裝飾等費。自春間至今。約計在二百金左右。二十八日書云。先哲祠祭禮。自當存錄。以為後法。容錄上。據此數札。則先哲祠之成。當在是年夏秋間。所購書畫將以藏諸祠中。又先哲人名位次。皆公所定。有書與李文正言之甚詳。惜未見也。」又癸卯（光緒二十九年）云。七月拓修畿輔先哲祠。祠東置地八九畝。擬築圍牆五十餘丈。祠後擬作層樓。便遠眺。屬以遊廊。捐千金。提鄉祠存款千金。祠款本不裕。商之同鄉京官。印結每百兩收捐二兩。俾足此用。」此為畿輔先哲祠就劉誠三（有銘）故宅建置之經過。劉氏南皮人。道光丁未進士。由翰林官至侍郎。同治癸酉典試江南。以磨勘案鑄級。補太常寺卿。卒於光緒二年丙子。李繩客（慈銘）同治十一年壬申十一月初四日日記云。「赴劉誠三師之招。飲於素絲堂。去年新闢置也。頗有花竹。酒畢。登其北樓。高敞可眺數里。師所居鄰長椿寺。」李為其庚午典試所得士。稱其為「粥粥忠厚人」。師生之誼頗篤。

書林偶拾

朝鮮金石攷

日本葛城末治撰

朝鮮總督府出版

定價每部五元

拾 偶 林 書

葛城末治。字岡隱。奉職朝鮮總督府參事官室。是書凡三部分。一曰概說篇。第一。金石學總說。一。金石文之意義。二。金石文之淵源。三。金石文之種類及其名稱。四。金石文研究之效果。第二。朝鮮金石學總說。一。金石研究者及其著錄。二。金石文之種類及其名稱。三。金石文字之書體及其系統。四。金石文體及其變遷。五。金石文字之集字碑。六。漢字以外之金石文字。七。金石文中之吏讀。八。金石文字之避諱及缺筆。九。金石文中之建號。十。金石文之分布。二曰各說篇。爲金石文選釋。一。樂浪郡及三國時代。所收石刻十二種。曰龍岡粘蟬縣神祠碑。曰輯安母丘儉紀功石刻。曰輯安高句麗廣開土王陵碑。曰昌寧新羅眞興王拓境碑。曰平壤高句麗平壤城城壁石刻。曰利原新羅眞興王巡狩碑。曰咸興新羅眞興王巡狩碑。曰揚州新羅眞興王巡狩碑。曰扶餘唐平百濟碑塔。曰扶餘劉仁願紀功碑。曰慶州新羅武烈王陵碑。曰忠州釋迦文佛造像碑。二。新羅統一時代。所收石刻二十三種。曰洛陽高句麗泉男生墓誌。曰慶州四天王寺碑。曰求禮華嚴寺石壁華嚴經。曰洛陽高句麗高慈墓誌。曰洛陽高句麗泉男生墓誌。曰慶州甘山寺彌勒菩薩造像記。曰慶州甘山寺彌陀如來造像記。曰平昌上院寺鐘。曰慶州新羅聖德王神鐘。曰開寧葛項寺石塔記。曰慶州鑿藏寺阿彌陀如來造像碑。曰慶州栢栗寺六面石幢記。曰始興中初寺幢竿石柱記。曰原州興法寺廉巨和尚舍利塔誌。曰原州到彼

岸寺毗盧舍那佛造像記。曰長興寶林寺普照禪師彰聖塔碑。曰襄陽沙林寺弘覺禪師碑。曰河東雙溪寺真鑒禪師大空塔碑。曰堤川月光寺圓朗禪師大寶光禪塔碑。曰聞慶鳳巖寺智證大師寂照塔碑。曰雲峰深源寺秀徹和尚楞伽寶月塔碑。曰昌原鳳林寺真鏡大師寶月凌空塔碑。曰藍浦聖住寺朗慧和尚白月葆光塔碑。三。高麗時代前期。所收石刻三十四種。曰海州廣照寺真澈大師寶月乘空塔碑。曰砥平菩提寺大鏡大師玄機塔碑。曰豐基毘盧寺真空大師普法塔碑。曰江陵地藏禪院朗圓大師悟真塔碑。曰原州興法寺真空大師塔碑。曰豐基境清禪院慈寂禪師凌雲塔碑。曰忠州淨土寺法鏡大師慈燈塔碑。曰長湍五龍寺法鏡大師普照慧光塔碑。曰寧越興寧寺澄曉大師寶印塔碑。曰康津無爲岬寺先覺大師遍光塔碑。曰奉化太子寺朗空大師白月栖雲塔碑。曰清州龍頭寺幢竿記。曰興海大寺鐘記。曰靈巖西院鐘記。曰聞慶鳳巖寺靜真大師圓悟塔碑。曰驪州高達院元宗大師慧真塔碑。曰海美普願寺法印國師寶乘塔碑。曰醴泉開心寺石塔記。曰忠州淨土寺弘法國師寶乘塔碑。曰驪州祐正寺朝鮮鐘記。曰開城興國寺石塔記。曰開城玄化寺碑。曰堤川師子頻迅寺石塔記。曰原州居頓寺圓空國師勝妙塔碑。曰霞山弘慶寺碣。曰豐基浮石寺圓融國師塔碑。曰開城柳邦憲墓誌。曰竹山七長寺慧炤國師塔碑。曰原州法泉寺智光國師玄妙塔碑。曰梁山通度寺國長生石標。曰開城興王寺大覺和尚墓誌。曰金溝金山寺慧德王師應真塔碑。曰陝川般若寺元景王師碑。曰開城靈通寺大覺國師塔碑。曰春川文殊院重修碑。曰寧邊普賢寺碑。曰開城興王寺圓明國師墓誌。曰開城高麗仁宗謚冊。曰清道雲門寺圓應國師碑。四。高麗時代後期。所收石刻二十六種。曰開城權適墓誌。曰開城金誠墓誌。曰開城李坦之墓誌。曰開城閔瑛墓誌。曰開城洪圓寺僧統教雄墓誌。曰李仁實廟誌。曰開城尹謙墓誌。曰開城智勸寺廣智大禪師墓誌。曰開城崔誠墓誌。曰沃川寧國寺圓覺國師碑。曰龍仁瑞峰寺玄悟國師碑。曰醴泉龍門寺重修碑。曰開城靈通寺住持智備墓誌。曰德興寺鐘記。曰長湍柳公權墓誌。曰高城鉢淵寺真表律師藏骨塔碑。曰開城金鳳毛墓誌。曰清河寶鏡寺圓真國師塔碑。曰順天松廣寺真覺國師圓炤塔碑。曰義興麟角寺普覺國尊靜照塔碑。曰開城高麗壽寧翁主墓誌。曰聞城演福寺鐘。曰揚州檢巖寺禪覺王師碑。曰聞城廣通普濟禪寺碑。曰驪州神勸寺大藏閣記碑。曰揚州太古寺圓證國師塔碑。三曰研究篇。於寶林寺毗盧舍那佛。大興寺之塔山寺鐘。冰庫。百濟扶餘隆之墓誌。新羅葛文王。由相戲觀察上代日鮮之關係。新羅誓幢和上碑。覺淵寺通一大師塔碑之年時及其撰者。高達院址之逸

名龜趺及浮屠。朝鮮之幢及幢竿等題目之下。作極精密之研究。朝鮮金石考古之學。不甚發達。自高句麗新羅以來。金石刻辭。搜輯著錄之書甚少。岡隱是書。所收石刻雖僅百篇。而攷訂之精。洵為獨步。世之治朝鮮考古史者。將有資于是焉。

(波)

大東金石書一卷 附大東金石目一卷大東金石書解一卷

京城帝國大學出版

定價每部五元

是書所收之石刻拓本。凡一百五十五事。每碑皆就其拓本主要部分。截切貼布。是書原貼本名曰「金石帖」。正帖五卷。續帖二卷。所收之帖：

第一帖 新羅十三 高麗二十八

第二帖 高麗約四十 朝鮮五

此帖表紙離脫。僅存目錄于表紙之裏。

第三帖 朝鮮三十八

第四帖 朝鮮約四十二

第五帖 朝鮮約四十七

續第一帖 新羅六 高麗二十二 朝鮮十一

續第二帖 朝鮮四十九

外附新羅景德王陵碑拓本一紙。貼于表紙之裏。共三百零二帖。
帖首有眉叟許穆親書之叙：

公子我宣祖王孫也。不以尊貴自居。居處被服如儒士。篤好文墨古事。嘗聘于大國。於文獻壞亡。猶求前古遺文。得衡山神禹碑七十七文。觀龍蛇怪神狀。公子于書可謂極博矣。又求觀大東名人書。如山碑。海碣。陵寢。群祠。浮屠。古蹟。古今墟墓之文。過百許帖。其舊者自新羅崔學士金生。至今千餘年。其遠者妙香。雲門。智谷皆千里而遙。樛角。興法白月碑。其集字最奇。皆高麗古寺。柔論之書。爲天地之文。世降文亦降。古者太昊氏始作書契。三代各異書。隸書始于後秦。魏晉氏來。又變而爲楷草字體。縱不及倉籀書。然其理則一也。故嚴正祇肅。有古書之遺者。或有縱蕩自恣。不可摸狀者。亦有怪怪奇奇。極造化之妙者。殆如鬼神焉。大則如日月星辰之炳耀。散則鳥獸蟲魚草木之奇。珠璣花實之美麗。視于此盡矣。善乎公子之賢。于藝可謂善遊者也。識之。上之九年三月上浣眉叟叙。

首有「朗原君章」「和叔」二印。末有「穆陵王孫」印。各帖之碑名。撰文者。書者。年代。所在郡名。均有精美之楷書記之。原帖歸京城帝國大學教授今西龍博士。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古書刊行委員會有古書刊行之舉。今西氏選擇此帖中新羅之古碑一百五十五種。影印刊行。復附目錄一卷。解題一卷。于此書之作者。有詳密論證焉。

書中穆陵即宣祖。朗原君與其兄朗善君俱宣祖之孫。据朗善君侯自叙傳。百年錄。國朝人物考。瓊源譜。穆陵宣祖子仁興君瑛之子。朗善君。字碩卿。號觀瀾堂。仁祖十五年丁丑生。幼留意翰墨。顯宗癸卯(年二十六歲)。辛亥。肅宗丙寅。三次出使清朝。見聞益廣。篆籀草隸。俱造其妙。諸王寶冊及公私之碑額。多出其手。肅宗八年壬戌。奉王命通信使于日本(日本天和二年)。携贈所書東山寶界廣孝靈宮八字。頗爲人所推挹。自著詩文八卷。未刊行。嘗仿歐陽修集古錄作大東金石帖。李朝歷代諸王之筆蹟。御書帖之石刻。以及朝鮮之金石。蒐藏甚富。南克寬稱：

朗善君奴婢多在慶尙道。命印上旁近金石刻。人一紙當一歲貢。
克寬與朗善君時代相接。聞諸當代傳稱。朗善君好山水。能周遊。

朗原君乃朗善君之弟。名備。字和叔。號最樂堂。玉族之俊才。屢使清朝。又奉敕纂進璿源譜。朗善君編輯金石書。在顯宗戊申。時君年方三十二歲。百年錄顯宗王戊申條下云：

四月集大東金石書法。受叙于眉叟。

又同年四月條下云：

刊東國名筆。受尤相跋文。

眉叟即許穆。尤相即宋時烈尤庵。今按許穆全集卷二十九眉叟記言。有王孫朗善君金石貼序題一篇。文中「公子朗善君我宜祖王孫也」云云。與此序大致全同。惟此本無朗善君三字。全集本作上之八年十二月下澣。此作九年三月上浣。是其異也。由是言之。則此書爲朗善君之原本。殆無可疑。又按朗善君雜著錄。東國名筆帖下小跋云：

吾東國書法。自金生以後。得晉唐筆意者。代不乏人。而世遠經亂。真蹟罕傳。識者恨之。今就殘碑斷碣中。掘出諸家各數行。鑄諸石片如右。惟甚草草。只可破寂。不堪持以示人也。

宋時烈尤庵後集卷二十五東國名筆跋云：

今朗善公子集刻吾東二十五人名筆。以傳于世。雖不免歐公之所病。而亦不免其所歎也。其下有小跋數十字。手寫附刻焉。公子平生以書自喜。得入晉人三昧名。雖二十五人名筆。而真成二十六矣。蓋其二十五人。人不過數行。致其跋若病其草草。

眉叟許穆書朗善君書畫帖跋云：

王孫朗善君嗜書。求觀歷代書。其絕藝如古人。于東方古今書。蓋亦盡矣。頃年奉使如燕京。得衡山神禹碑。觀龍蛇草木形。王孫于書。可謂博矣。以老人頗好書。不鄙夷之。辱示東方諸名人親墨帖。命一言識之。其在帖者。新羅有金生。高麗有李君佺元天錫二人。本朝安平公子。安燦。李璫。至金玄成。三十二人。特以筆妙名後代者。亦多有之。此何可得見也。

均盛稱朗善君善書法。今東國名筆之書。未能獲觀。其大東金石書之見僑于東國者。順鼎安鼎福所編星湖僊說類選技藝

門書法條題東方石刻云：

我東方石刻古蹟甚多。三韓以前無考。近世王孫朗原君所輯大東金石錄。殆無遺漏。

可見此書之價值。蓋嘗論東國金石學之不振。其因有二。一則朝鮮石刻損壞過多。拓本頗不易得。世宗實錄二十四年壬戌條下云：

五月。賜各道碑文于大小臣僚。初上欲印各道寺社碑銘以爲書法。命各道模印以進。各道造長濶紙筋。徵聚丁夫。又斂蠟墨與氈。民幣甚多。而卒以爲無用。及其頒賜。一人或得十餘文。以至內奴膳夫。亦皆濫授。時慶尙民爲之語曰：民間氈冠。殆盡無遺。

發徵拓本之弊。地方人遂破壞碑石。或隱匿名刻。至如有名之興法寺碑。因此而被破壞。一則朝鮮金石之學。不甚發達。與朗善君同時蒐集金石拓本者。谷雲金壽增所得百八十通。其書亦未流傳。至清代斯學盛明之後。彼邦人士。漸受刺激。乃留意于考古。然若金在魯所輯金石錄。雖金屬拓本。然其書已散佚不完。他若東國金石評。金石記。海東金石總目等。則僅存目錄。散漫而無統紀。是故東國石刻。搜集頗感困難。此書雖僅部分貼。然東國古代石刻。其已殘毀者。于此可以觀其梗概。讀之而愈覺可珍也。

(波)

華光雜誌

文藝論述·隨筆·小說·詩歌·戲劇·電影·藝術·

十 月 號 出 版

各大書店均代售

社址：北京東總布胡同七號

彙 齋 漫 筆

一
士

清光緒庚辰舊事。已兩述之。（見第二及第十一期本刊。）是年有午門護軍與太監爭毆一案。朝野注目。其事亦甚可述。八月十二日。孝欽后命待奄李三順賫物出宮。致其妹醇王福晉。至午門。以未報敬事房知照門衛放行。護軍照例詰阻。三順不服。遂至爭鬪。三順以被毆失物歸訴。孝欽時在病中。怒甚。言於孝貞后。必殺護軍。事下刑部暨內務府審辦。八月十三日上諭。『昨日午門值班官兵有毆打太監以致遺失賫送物件情事。本日據岳林奏太監不服攔阻與兵丁互相口角請將兵丁交部審辦並自請議處一摺。所奏情節不符。禁門重地。原應嚴密盤查。若太監賫送物件。並不詳細問明。輒行毆打。亦屬不成事體。著總管內務府大臣。會同刑部。提集護軍玉林等。嚴行審訊。護軍統領岳林。章京隆昌。司鑰長立祥。著一併先行交部議處。』蓋據奄人一面之詞。坐罪護軍也。讞三上。后以爲輕。飭更審擬。十一月二十八覆奏。仍執前議。二十九日奉上諭。『午門值班護軍毆打太監一案。會諭令刑部內務府詳細審辦。現據訊明定擬具奏。此案護軍玉林等。於太監李三順奉使齎送物件。竟有攔阻毆打情事。已屬荒謬。該衙門擬以玉林從重發往吉林充當苦差。祥福從重發往駐防當差。覺羅忠和從重折圈三年。並將岳林請旨交部議處。自係照例辦理。惟此次李三順齎送物件。於該護軍等盤查攔阻。業經告知奉有懿旨。仍敢抗違不遵。藐玩已極。若非格外嚴辦。不足以示懲儆。玉林祥福均著革去護軍。銷除本身旗檔。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遇赦不赦。忠

和著革去護軍。改爲圍禁五年。均著照擬枷號加責。護軍統領岳林著再交部嚴加議處。至禁門理宜嚴肅。嗣後仍著實力稽查。不得因玉林等抗違獲罪。稍形懈弛。懷之。」對護軍不惜格外重處。而於奄人之違例。不置一詞。此諭既頒。聞者駭然。以其長奄人之焰。流弊甚大也。至十二月初七日。乃有改定罪名之兩宮懿旨。「午門值班兵丁毆打太監一案。護軍玉林等因藐抗獲咎。原屬罪有應得。惟念門禁至爲緊要。嗣後官兵等儻誤會此意。稍行瞻顧。關係匪輕。著格外加恩。玉林改爲杖一百。流二千里。照例折枷。枷滿鞭責發落。祥福改爲杖一百。鞭責發落。忠和改爲杖一百。實行責打。不准折罰錢糧。仍圍禁二年。圍滿後加責三十板。護軍統領岳林。免其再行交部嚴議。太監李三順。著交慎刑司責打三十板。首領太監劉玉祥。罰去月銀六箇月。至瘋犯劉振生混入宮禁。已將該管首領太監等分別摘頂罰銀斥革責打發遣。以示懲儆。仍著總管內務府大臣恪遵定制。將各該太監嚴行約束。禁門重地。如值班人等稍有疏懈。定當從嚴懲辦。決不寬貸。」（劉振生混入宮禁。爲是年之另一案。）護軍處罪減輕。奄人亦得薄懲。並有嚴行約束太監之命。可謂差強人意。此案之結束如是。其間之轉圜蓋大不易也。

翁同龢當時對此案之經過。以次略有所記。其八月十三日日記云。「中官出午門。爲禁兵攔阻。爭扭。將禁兵交刑部。而中官云受傷。」十月二十日云。「刑部奏結太監被午門護軍毆打一案。奉旨再行訊問。（未見明發。）」十一月初七日云。「刑部內務府會審午門之兵與內監互毆一案。內監無傷。而門兵問軍流。摺上。奉旨情節未符。蓋至是已再駁矣。」二十七日云。「昨日內府刑部奏午門案。懿旨將抗旨例查出具奏。今日覆稱。抗旨無例。照違制例。抗即違也。」二十八日云。「夜訪吳江相國（按協揆樞臣沈桂芬也）。知昨日午門案上。聖意必欲置重辟。樞臣力爭不奉詔。語特繁。今日傳諭內務府刑部堂官。仍須加重罪名也。竊思漢唐以來。貂璫之弊。往往起於刑獄。大臣無風骨。事勢漸危。如何如何。」二十九日云。「是日內刑兩處封奏。並呈律例一冊。奉旨將護軍兩人加重發黑龍江。遇赦不赦。又一人係覺羅。尤重。圍禁五年。護軍統領岳林加重嚴議。」十二月初七日云。「欽奉懿旨。午門毆打太監一案。將首犯杖一百。流二千里。折枷。餘犯皆減。渙然德音。海內欣感。前日庶子陳寶琛張之洞各有封事爭此。可見聖人虛懷。大臣失職耳。既感且愧。」所記雖簡略。可見此案自發生至結束之過程。蓋以樞廷刑

部等之爭持。護軍得免死。而仍格外從重定罪。最後得陳張二庶子之抗章以諍。始得從輕改擬。二庶子挽回已定之局。其力偉矣。

張之洞時官左庶子。陳寶琛時官右庶子。（均兼日講起居注官。）其因此案上疏之情事。據開十一月二十九日重處護軍之上諭既頒。陳氏以此案若竟如此結局。關係甚鉅。決意上疏爭之。張佩綸（時官侍講）與過從最密。知而告之洞。之洞曰。吾亦欲上一疏。爲同聲之應。惟此事祇可就注意門禁裁抑官寺立言。勸太后之自悟。勿爲護軍乞恩。太后盛怒之下。不宜激之。致無益有損。陳疏稿略如其情。而正疏之外。並附一片。則仍爭此案處分之失當。之洞聞之。亟致一箋。謂「附片萬不可服」。以藥名作隱語也。十二月初四日。兩人之疏同上。之洞旋於直所晤陳。復問曰。附片入藥否。曰。然。之洞頓足曰。誤矣。誤矣。老欽覽疏。爲之感動。遂於初七日特頒懿旨。此案既結。之洞喜而謂陳曰。吾輩此次建言。居然獲效矣。請問附片中究是如何說法。陳爲誦數語。之洞乃大贊其詞令之妙。示推服焉。斯亦張陳一出色之舉。陳之膽力。及爲義之勇。尤過於張也。張文襄公年譜（胡鈞重編）所記云。一十二月因案與陳寶琛太傅交章奏請裁抑閹宦。恭親王見而稱賞。謂同列曰。此真奏疏也。先是有中官率小奄二人。奉內命挑食物八盒。賜醇邸。出東右門。與護軍爭毆。遂毀棄食物。回宮以毆搶告。兩宮震怒。立褫護軍統領職。門兵交刑部。將置重典。太傅擬上疏極諫。公謂措詞不宜太激。止可言漸不可長。門禁不可弛。如是已足。我當助君言之。若言而不納。則他事大於此者不能復言矣。太傅以爲然。改正義爲附片。有云。皇上尊懿旨。不妨加重。兩宮遵祖訓。必宜從輕。出自慈恩。益彰盛德。公猶慮其太峻。夜馳書。謂附子一片請勿入藥。太傅以示幼穉侍講。侍講曰。精義不用可惜。卒上之。公聞而歎曰。君友諫不納。如何能企主上納諫乎。翌日以俄事遇太傅於直廬。問消息如何。曰。如石投水。意謂留中也。又數日。兩宮視朝。諭樞臣此案可照原議。毋庸加重。公聞之。折簡與太傅云。如石投水。竟成佳讖。一與余所聞者蓋大致相同。可印證。（十二月初七日頒懿旨。老欽是日似未力疾視朝。）此附片措詞最難。妙在得體。

張之洞於抱冰堂弟子記（羅惇齋賓退隨筆云。「託名弟子。實其自撰也。」）自述此事云。「庚辰辛巳間官庶子

時。有中官率小奄兩人。奉旨挑食物八盒賜醇邸。出午門東左門。與護軍統領及門兵口角。遂毀棄食盒。回宮以殿搶告。上震怒。命護軍統領領職。門兵交刑部。將置重典。樞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訊。乃與陳伯潛學士上疏切論之。護軍統領及門兵遂得免罪。時前數日內有兩御史言事瑣屑。不合政體。（如爭遷安縣落花生秤規之類）。被責議處。恭邸手張陳兩疏示同列曰。彼等招真笑柄。若此真可謂奏疏矣。此一此為張氏晚年追憶而約略記之。未及致詳。且孝欽后猶在。意有所諱。於中委曲。有不便質言者。恭王奕訢對張陳奏疏之稱譽。當是事實。

張陳之疏。為恭王奕訢所歎服。均名奏議也。張疏云。『……竊近日護軍玉林等殿太監一案。劉振生混入禁地一案。均裏中旨處斷訖。查玉林固係殿太監之人。而劉振生實因與太監素識。以致冒干禁禦。是兩案皆由太監而起也。伏維闕臣恣橫。為禍最烈。我朝列聖嚴之者亦最嚴。我皇太后皇上恪守家法。不稍寬假。歷有成案。紀綱肅然。即以此兩案言之。玉林因藐抗懿旨而加重。並非止以太監被殿也。劉振生一案。道路傳聞。謂內監因此事被罪發遣者數人。是聖意灼見弊根。並非嚴於門軍而寬於贊御也。仰見大中正。宮府一體。曷嘗有偏縱近侍之心哉。惟是兩次諭旨。俱無戒責太監之文。竊恐皇太后皇上我抑太監之心。巨能喻之。而太監等未必喻之。各門護軍等未必喻之。天下臣民未必盡喻之。太監不喻聖心。恐將有藉口此案恫喝朝列妄作威福之患。護軍等不喻聖心。恐將有因噎廢食見奸不詰之憂。天下臣民不能盡喻聖心。恐將有揣摩近習詔事貂璫之事。夫嘉慶年間林清之變。則太監為內應矣。本年秋間有天棚搜出火藥之案。則太監失於覺察矣。劉振生擅入宮禁。不止一次。則太監從無一人舉發矣。然則太監等當差之是否勤慎小心。所言之是否忠實可信。聖明在上。豈待臣言。萬一此後太監等竟有私自出入。動託上命。甚至關係政務。亦復信口媒孽。充其流弊所至。豈不可為寒心哉。相應請旨嚴飭總管內務府大臣將太監等認真約束稽察。申明鐵牌禁令。如有藉端滋事者。奏明重加懲處。至內監出入。舊例應有門文。即使調禁中使令繁多。向來或有便宜辦理。非外廷所能盡悉者。亦望敕下總管內務府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妥議章程。以後應如何勘驗以謹傳宣而杜影射之處。奏明遵守。其劉振生一案。如有懲辦太監。亦懇明旨宣示。則聖心之公。國法之平。天威之赫。驕然昭著於天下。庶幾宿衛班軍。知感知悚。可以各舉其職矣。臣記注之官。職在拾遺補闕。聞

之經曰。履霜堅冰。防其漸也。傳曰。城狐社鼠。惡其託也。迂愚之見。不敢不竭知上陳。伏祈聖鑒。謹奏。」

陳疏云。「奏爲請旨申明門禁舊章以肅政體而防流弊恭摺仰祈聖鑒事。前因午門護軍毆打太監事下刑部內務府審辦。未幾遂有劉振生擅入宮內之事。當將神武門護軍兵丁斥革。昨者午門案結。朝廷既重科護軍毆打違抗之罪。復諭以禁門理宜嚴肅。仍當實力稽查。聖慮周詳。曷勝欽服。臣維護軍以稽查門禁爲職。關防內使出入。律有專條。此次刑部議譴玉林等。謂其不應于禁地門毆。非謂其不應稽查太監也。諭旨從而加重者。謂其不應藐抗懿旨。亦非謂其不應稽查太監也。雖然。藐抗之罪。成于毆打。毆打之畔。起于稽查。神武門兵丁失查擅入之瘋犯。罪止于斥革。午門兵丁因稽查出入之太監。以致犯宮內忿爭之律。冒抗違懿旨之愆。除名戍邊。罪且不赦。人情孰不願市恩而遠怨。其于畏禍孰不願避重而就輕。諭旨已有不得因玉林等藐抗獲罪稍形懈弛之言。而申以具文。先以峻罰。兵丁有何深識。勢必懲于前失。與其以生事得罪而上干天怒。不如隱忍寬縱。見好太監。即使事發。亦不過削籍爲民。此後凡遇太監出入。但據口稱奉有中旨。概即放行。再不敢詳細盤查。以別其真僞。是有護軍與無護軍同。有門禁與無門禁同。方今聖主冲齡。海宇多事。秋間道路紛傳。禁中有天棚藏置火藥之事。人心惶惶。此輩闖寺。豈盡馴良。大則如嘉慶間太監引賊入內之案。小則如乾隆間偷竊庫銀遺失陳設道光間攜帶違禁器械之案。似不可不深思而遠慮也。不獨此也。本朝官府肅清。從無如前代太監假竊威福之事。蓋由列聖防馭之嚴。二百年中。但有因太監犯罪而從嚴者。斷無因與太監爭執而反得重譴者。臣愚以爲此案在皇上之仁孝。不得不格外嚴辦。以尊懿旨。而在皇太后之寬大。必且格外施恩。以抑宦官。今該護軍既不能邀法外之仁。則太監無知。方將快心滿意。藉此以陵侮護軍。藐視祖制。此後氣燄寔長。往來禁闈。莫敢誰何。履霜堅冰。宜防其漸。查內監出入。向須報明景運門。發給門文。各門方放行。謂之報門。臣伏讀高宗純皇帝聖訓。凡宮物出門。俱向敬事房景運門給票照驗。欽此。又律載內監並奉御內使。凡遇出外。各門官須要收留本人在身關防牌面。于簿上印記姓名及牌面字號。明白附寫前去某處。幹辦何事。其門官與守衛官軍搜檢沿身別無夾帶。方許放出。回還一律搜檢。以憑逐月稽考出外次數。如有不服搜檢者。杖一百。發附近充軍。門官及守衛官軍失于搜檢者。與犯人同罪。我朝成憲。本極嚴明。擬請旨申

明定章。飭下護軍統領等衙門。嗣後仍照舊例報門者方許放行。庶有稽查之實。而無抗違之誤。以重差使而杜冒混。並請特旨飭諭內務府。約束太監等。以後均當恪遵定制。益加斂抑。如有驕縱生事不服稽查者。必當從嚴懲辦。既以仰符列聖杜漸防微之至意。亦使天下臣民知重治兵丁非爲毆打太監。亦非偏聽太監赴懇之詞。則羣疑釋然。彌彰宸斷之公允。大局幸甚。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其附片云。「再臣細思此案護軍罪名。自係皇上爲尊崇懿旨起見。格外從嚴。然一時讀詔書者。無不惶駭。蓋旗人銷檔。必其犯姦盜詐僞之事者也。遇赦不赦。必其犯十惡強盜謀殺人之事者也。今揪人成傷。情罪本輕。卽違制之罪。亦非常赦所不原。且圈禁五年。在覺羅亦爲極重。此案本緣稽查攔打太監而起。臣恐播之四方傳之萬世。不知此事始末。益滋疑議。臣職司記注。有補闕拾遺之責。理應抗疏瀝陳。而徘徊數日。欲言復止。則以時事方艱。我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旰食不遑。我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聖躬未豫。不願以迂戇激烈之詞。干冒宸嚴。以激成君父之過舉。然再四思維。我皇太后垂簾以來。法祖勤民。虛懷納諫。實千古所僅見。而于制馭宦寺。尤極嚴明。臣幸遇聖明。若竟曠職辜恩。取容緘默。坐聽天下後世執此細故以疑議聖德。不獨無以對我皇太后皇上。問心先無以自安。不得已附片密陳。伏乞皇太后鑒臣愚悃。宮中幾暇。深念此案罪名有無過當。如蒙特降懿旨。格外施恩。使天下臣民。知至愚至賤荒謬藐抗之兵丁。皇上因尊崇懿旨而嚴懲之于前。皇太后因繩家法防流弊而曲宥之于後。則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光聖德。昔漢文帝欲誅驚犯乘輿之人。卒從廷尉張釋之罰金之議。又欲族盜高廟玉環者。釋之執法奏當。文帝與太后言之。卒從廷尉。至今傳爲盛德之事。臣傍徨輾轉。而卒不敢不言不忍不言者。豈有惜于二三兵丁之放流幽繫哉。實願我皇太后光前愆後。垂休稱于無窮也。區區之愚。伏祈聖鑒。謹奏。」

張疏見張文襄公全集。陳氏奏議。尙無刻本。承其孫王孫君（鑿）借鈔。並以當時關於此事致張佩綸之手札三通相示。一併逐錄如左。「投醢之說。琅琊如肯以進。無形之匡救。不勝于外人萬萬哉。晨訪扶桑不遇。聞赴東山。大有把臂入林之意。可笑。頃亦無與尋臧文仲矣。黃園世丈待者。名心叩。」「示來。深爲焦急。此證諸藥均未投機。一二日內卽守不服藥爲中醫之言。亦是一法。蓋雜投亦無益。不如聽其機之潛轉。但壯火不降。燥熱難當。則

惟飲瓜汁及參麥湯。以爲治標之計。濟川于此證未得端緒。斷無灼見。其所長在濫證也。且邇之未必來。來亦未必早。尤爲可恨。姑由姪作字訂之。姪胃間溼熱。故喜茗輒嘔。頃食瓜已愈。吾丈憂悶。自不能已。宜稍自警。無任盼幸。姪寶琛頓首。」一藥中尙須投附片一味。故欲親診此證。不急急。稍遲數日。二劑並下。更易奏功。務先止之。再漬。繙文。覆叩。」以隱語達情。深可玩味。其至十二月初四日始上疏。蓋待孝欽事過而悔心漸萌。庶言之易入。卽所謂聽其機之潛轉歟。（陳氏同治戊辰入翰林。爲張佩綸（辛未）詞館前輩。其以文稱張。以張姪人驥亦戊辰翰林與陳爲同年進士之故。）

諸家記載之言此案者。可供參閱。王小航（照。晚以字行）方家園雜詠紀事附記云。「慈禱遣闖人赴醇王府。出午門。凡闖人出入例由旁門。不得由午門。值日護軍依例阻之。闖恃勢用武。護軍不讓。闖歸告慈禱。謂護軍毆罵。時慈禱在病中。遣人請慈安臨其宮。哭訴被人欺侮。謂不殺此護軍則妹不願復活。慈安憐而允之。立交刑部。並面諭衆南書房行走之刑部尙書潘祖蔭。必擬以斬決。祖蔭到署傳旨。訊得實情。護軍無罪。秋審處坐辦四員提調四員。皆選自各司最精於法律者也。（時刑署中有八大聖人之稱。）同請交部即應依法。倘太后必欲殺之。則自殺之耳。本部不敢與聞。祖蔭本剛正。卽以司官之言覆奏。慈安轉告慈禱。慈禱大怒。力疾召見祖蔭。斥其無良心。潑辣哭叫。捶牀村罵。祖蔭回署。對司官痛哭。於是曲法擬流。自是闖人携帶他人隨意出入。概無門禁。」於刑部之爭持。及孝欽之恚怒。言之頗詳。可見當時事態之嚴重。惟於此案之猶得轉圜處。未之及焉。有謂此案之轉圜。由於恭王突訴之抗爭者。金梁清后外傳慈禱太后一則云。「皇室聞見錄。凡內廷有昇出物件。應由敬事房先行照門。如未照門。不得放行。光緒初。有太后賜件。未經照門。護軍阻之。太監不服。互毆。奔奏。太后大怒。謂統領岳林應處斬。恭親王曰。岳林失察。罪至交議。護軍應斥革耳。太后曰。否則廷杖。王曰。廷杖乃前明虐政。不可效法。太后怒曰。汝事事抗我。汝爲誰耶。王曰。臣是宣宗第六子。太后曰。我革了你。王曰。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太后無以應。始如議。然怒極矣。」恭王突訴蓋曾借樞臣爭此案。惟自領袖樞廷。已屢經挫折。此時恐未必能對孝欽以此等語強爭也。意者外間以此案定局之後。忽有轉圜。必由於王大臣中最有力者之力爭。突訴以

皇叔之貴。久長軍機。最爲朝野所屬目。故傳有此段情事耳。又林紓鐵笛亭瑣記云。「李三順。閩人也。年十五六時。孝欽太后命將物件賜醇邸七福晉。行及午門。爲護軍所止。檢視盒中何物。三順不聽檢。遂闕闕久之。三順置盒於地。奔奏太后。言守門護軍不聽出。孝欽適病。大怒而哭。慈安來省。問狀。孝欽曰。吾病未死。而護軍目中已無我矣。慈安曰。吾必殺此護軍。於是降旨盡取護軍下獄。刑曹據祖制上陳。言門禁應爾。不宜殺。慈安曰。何名祖制。我死後非爾祖邪。必殺。於是諫垣爭上疏。言皇帝孝。故治護軍宜嚴。太后慈。應格外加恩。以廣皇仁。以彰聖孝。云云。疏留中三日。始以懿旨赦護軍。杖三順四十。」轉圓之疏。非出於諫垣。實出講官春坊也。所記猶有未諦。與王氏均未言及事緣未經照門而起。至護軍罪名。末減而已。非遽赦免。

高樹金鑾瑣記云。「楚粵兼圻警望佳。門徒冤獄久沈埋。當年觸怒中常侍。凜凜彈章蔡伯喈。」自注。「予在方略館。見舊檔冊有一目錄曰。左春坊庶子(忘左右二字)張之洞摺一件。下摘事由曰。抑近侍以防後患。尋原摺不見。是時在己卯庚辰間。(忘其年。)醇王與李蓮英同作欽差。往天津閱兵。張公上書論之。蓮英銜恨甚深。叔嶠遇禍。蓮英欲因此傾陷張公。太后不允。此聞榮仲華相國之言。後來張公入相。楊思尹繳呈密詔。冤獄竟未昭雪。或蓮英之掣肘歟。」按醇王奕譞檢閱海軍。孝欽遣李奄隨行。事在光緒十二年丙戌。張氏早已歷閣學而外擢封圻。是年正在兩廣總督任。何能以庶子論此乎。(論之者。御史朱一新也。緣是降主事。)此摺蓋即張氏庚辰與陳寶琛以左右庶子同上論午門案之疏耳。(至云忘張氏庶子之左右。則左春坊自是左庶子。以左則均左。右則均右。無左春坊右庶子之名目也。其以戊戌之獄不獲昭雪。疑李奄掣肘。按楊銳之子繳呈德宗手諭。爲宣統元年己酉事。時孝欽既逝。李已失勢。豈尙能干預及此。案未平反。別有原因。其後陳寶琛在資政院提議昭雪。亦不獲請。)

張陳之疏。均言及劉振生闖入宮禁警禁中天棚發見火藥事。劉振生案。爲十一月初八日事。火藥案。爲九月初三日事。李慈銘十一月初九日日記云。「聞昨日晴時。有人衣青布裘直入慈寧宮門。至體元宮西煖閣下。持烟筒吸烟。時慈禧皇太后將進膳。聞欬聲。問誰何。應曰我內監。執之。詢所來。曰自天上來。來何爲。曰來放火。此異事也。先是。九月初。乾清宮徹涼棚。有火藥鋪席上。及藏引火具於架間者。有旨以內監交內務府慎刑司嚴鞫。尙未

得實。今又有此事。其如陳持弓之犯鉤盾劉思廣之入舍元邪。抑監豎之黠者誘鄉愚以獨宮闈冀緩其獄邪。抑門籍過弛奸賈猜詭與宦寺市易狃於出入邪。」翁同龢九月初四日日記云。「昨日長春宮天篷內屋棧中有火藥一二斤。洋取證無數。奉旨發慎刑司嚴詰。」十一月初九日云。「昨日午刻。長春宮轉出一人。張姓。本京人。住西城。直達配殿。咳嗽。查究始得其人。問從何來。則滿口胡說。類病瘋者。交慎刑司訊辦。蓋自中正殿角門入宮也。（此門自小安開後。至今爲若輩出入捷徑。）」十一日云。「派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會同刑部。審訊闖入宮禁之劉振生。」十二日明發上諭。「內務府奏拏獲擅入宮內人犯。請派王大臣會同刑部審辦一摺。本月初八日宮內拏獲劉振生一犯。著即解交刑部。派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會同刑部。嚴行審訊定擬具奏。」十七日諭。「擅入宮內人犯劉振生。供出係由神武門進內。宮禁森嚴。竟任令該犯走入。門禁懈弛已極。實堪痛恨。是日值班之護軍統領領載鶴。交部嚴加議處。其該班章京。著即革職。兵丁即行斥革。該犯進神武門後。所有經過之處。是日值班人員。均著查取職名。交部議處。」二十八日諭。「軍機大臣等奏會審擅入宮內人犯定擬請旨一摺。劉振生素患瘋疾。混入宮禁。語言狂悖。實屬罪無可逭。著照所擬即行處絞。」（翁氏十二月初五日日記。「以劉振生闖入宮禁一案。護軍統領領載鶴又侍衛十人內務府護軍參領一人照部議均革職。餘皆革留。」）至對奄人之懲處。未見明發諭旨。因張之洞疏中請明旨宣示。故於十二月初七日懿旨附及之。天棚火藥案。則迄無明發也。

是年既有護軍之案。而同爲禁軍聲價特高之神機營。（神機營昉於明永樂時。爲肄習火器之軍。清亦置之。其制係選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前鋒營護軍營步軍營火器營健銳營內務府圓明園護軍營兵之精銳者別爲營。以時演練槍砲技藝。領其事者爲掌印管理大臣一人。於親王郡王內特簡。又管理大臣。於王公領侍衛內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內特簡。無定員。體制極爲隆重。同治間剿捻時。左宗棠李鴻章諸統兵大臣。命由恭王奕訢會同神機營節制。）亦發生因案撤換掌印管理大臣之事。可連類而書也。

醇王奕譞同治間管理神機營事務。佩帶印鑰。德宗嗣統。解各職。乃代以伯彥訥謨訥（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子）。諡稱。「醇親王辦理多年。經武整軍。著有成效。仍將應辦事宜。隨時會商。」迨光緒庚辰十月。復以醇王奕譞代

伯彥訥謨詰。(二十九日懿旨。「醇親王奕譞著管理神機營事務。佩帶印鑰。寶鑒並著管理該營事務。伯彥訥謨詰毋庸管理。」)以伯彥訥謨詰因事被糾也。翁同龢是月二十一日日記云。「是日伯王奏。神機營馬兵△△挾刃尋死。請即正法。抑交刑部。奉旨按軍法從事。(未見明發。)」二十九日記管理神機營之更易。謂「昨醇邸有封事。大略言正法馬兵未免過刻也。」又李慈銘是日日記云。「此以南苑大操事也。自八月初都統穆騰阿等赴南苑秋操。至是月二十一日回京。二十六日聞伯彥訥謨詰奏請誅一已革驍騎校。或云。伯王主操過嚴。士多怨。此人以犯令革。復求見。搜其衣。中有小刀。疑欲行刺。(按文廷式選錄李氏日記。此處加批云。「盛伯希祭酒告余云。「此人實欲行刺。非疑之也。」杖而後諫之。或云。此人故刁悍。橫於軍中。而爲朱邸所眷。(按文氏批云。「伯希云。其母爲邸中浣衣婦。其言得入耳。」)恃此屢忤犯。故被誅。不能詳也。誅之次日。其母及妻子皆服毒。死於伯王之門。(按文氏云。「此言恐不盡確。」)醇邸以聞。始有此諭云。」(李有詠史云。「魏劉五柞設和門。神策由來七校尊。虛說霍光搜挾刃。竟聞胡建劾穿垣。南軍日造黃龍艦。東府親持白虎幡。講武驪山原故事。銀刀組甲久承恩。」)亦指此。)文廷式聞塵偶記云。「伯彥訥謨詰。僧忠親王之子也。管神機營。持法嚴。有兵丁犯法者。革之。其人懷刃欲行刺。事洩。將戮之。而其人之母乃爲醇府乳媪。因是求訴。遂得不死。俄而醇邸復蒞神機營。人咸樂醇邸之寬而憚伯彥訥謨詰之嚴。醇邸亦由是惡之。及西邊事亟。言官屢請聯絡蒙古。以衛邊陲。醇邸曰。此不過爲伯彥訥謨詰開路耳。卒置不用。」所記情事。間有異同。大體可參閱。神機營爲天子禁旅。領以親貴重臣。視之甚重。而積久弊叢。整飭殊難。聞塵偶記云。「今神機營之制已三十三年。(按此句疑有訛奪。)而甲午出兵。疲瘵殘弱。無異往昔。剛毅以廣東巡撫初入樞廷。又請每旂擇壯丁加以操練。上曰。汝習聞舊論。不知八旂之兵今日已無可練習。聖明燭照。固深知積弊之未易除也。」又云。「甲午之秋。神機營出兵。有遇於蘆溝橋者。見其前二名皆已留髻。第三名則十一二齡之童子也。餘多衣裾不周體。躡蹠道旁。不願前進。遇之者口占一詩。有相逢多下海(京師呼髻爲下海。海字疑領字轉音)此去莫登山之句。蓋兵出防山海關。故借點山海二字云。」(醒醉生(汪康年)莊諧選錄卷二云。「法越之役。醇賢親王將命神機營出征以耀武。許恭慎公知其不可。而難於發言。因作書與王云。以

王之訓練有素。必所向克捷。惟慮南北水土異宜。且聞彼地烟瘴。倘兵士遽瘴癘。有所挫折。不特於天威有損。且於王之神武亦恐有所關礙。於是王大省悟。次日見恭慎曰。汝言大是。且兵士以戰死。固其分。若以瘴死。使致損挫。豈不笑人。吾已止是命矣。由是王益敬服恭慎云。均言神機營之不可用。

沃丘仲子（費行簡）慈禧傳信錄卷上第五章云：「當捨竄近郊。后欲遣京營兵禦寇。一日值神機營會操。遣內侍覘之。還報。罷操後。諸兵各手一鳥笈。已徜徉茶肆間矣。不信。更詢之內務府總管春佑。佑對。京諺有糙米要掉。見賊要跑。僱替要早。進營要少。蓋指旂營兵士言。謂領糧必刁難監放者。臨陣則奔逃若恐不及。值操則預僱替身。平日復鮮有到營任差者也。后震怒。遂令突誤檢閱在京旂綠各營操。讓承命大校。則士弱馬疲。步伐錯亂。有馬上騎輒墜。致折其股。詰之。對曰。我打磨廠貨臭豆腐者。安能騎。讓笑且怒。歸以告樞臣。將重劾之。文祥謂吾聞宿衛且然。此曹庸足責。蓋讓方爲領侍衛內大臣。前鋒護軍則其屬也。讓知諷已。然諸軍實亦疲敝。不得已。匿前事不以上聞。而微言操練宜勤。且陳巡捕五營尤疲弱。宜改挑旂兵練習。得旨如所請行。而責步軍統領存誠等泄洩職。嗣遂並禁衛旂綠兵操。皆任之讓。后亦時遣內奄易裝往察之。時崇綸方任左翼總兵。固富於資。懼于上譴。乃獨金易旂幟。備槍械。神機營兵亦排日肆習。六閱月而軍容火茶矣。諸奄以狀告后。后賜璽書獎讓。然廢弛已七十餘年。積習卒不可湔。管校查城兵。有步軍校後至。讓叱令鞭之。衣解而雕珮玉玩數十事墜地。問所由來。泣啓曰。家十口。月糴五金。食莫能供。則領於骨董肆。自盛小攤於廟市售之。今晨會隆福寺。故赴操獨遲。無他也。讓嘆。揮令退。又火器營有弁鎚礮使碎。而以廢鐵貨之市肆。事發自盡。母妻亦縊以殉。讓知饑薄紀弛。整飭匪易。屢以各營習操成效漸著請分別各歸統率上聞。冀卸己責。后卒不允。然諸寇亦未嘗逼京師。故春佑戲稱諸都統爲福將。獨文祥持議。謂非兵不可用。特京師繁華靡麗之場不宜講武耳。同官皆不之信。後祥銜命治盜遼瀋。揀神機營兵千人從。踰年歸。疲癯者皆壯悍。且耐勞苦。訴讓大稱異。祥曰。非有他術。特地無戲園酒肆博場。不耗資。不耗時。一月而放心收。三月而操演勤。然後示之以捕盜之賞。予之以獎功之牌。期年有成。幸如前論。王何詫爲。衆皆服其論。」亦言神機等營之廢弛。而獨許文祥之善於治軍。

小說中。寫及神機營者。我佛山人(吳沃堯)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第二十七回(管神機營王爺撤差)云。『……子明道。你真是少見多怪。外面的營裡都是缺額的。差不多照例只有六成勇額。到了京城的神機營。却一定溢額的。並且溢的不少。總是溢個加倍。我說道。那麼這糧餉怎樣呢。子明笑道。糧餉却沒有領溢的。但是神機營每出起隊子來。是五百人一營的。他却足足有一千人。比方這五百名是槍隊。也是一千桿槍。我道。怎麼軍器也有得多呢。子明道。凡是神機營當兵的。都是黃帶子紅帶子的宗室。他們濶得很呢。每人都用一個家人。出起隊來。各人都帶着家人走。這不是五百成了一千了麼。我道。軍器怎麼也加倍呢。子明道。每一個家人都代他老爺帶着一桿鴉片烟槍。合了那五百枝火槍。不成了一千了麼。並且火槍也是家人代拿着。他自己的手裡。不是拿了鸚鵡囊。便是臂了鷹。他們出來。無非是到操場上去操。到了操場時。他們各人先把手裡的鷹安置好了。用一根鐵條兒。或插在樹上。或插在牆上。把鷹站在上頭。然後肯歸隊伍。操起來的時候。他的眼睛還是望着自己的鷹。偶然那鐵條插不穩。掉了下來。那怕操到要緊的時候。他也先把火槍擊下。先去把他那鷹弄好了。還代他理好了毛。再歸到隊裏去。你道這種操法奇麼。我道。那帶兵的難道就不管。子明道。那裏肯管他。帶兵的還不是同他們一個道兒上的人麼。那管理神機營的都是王爺。前年有一位郡王。奉旨管理神機營。他便對人家說。我今天得了這個差事。一定要把神機營整頓起來。當日祖宗入關的時候。神機營兵士。臨陣能站在馬鞍上放箭的。此刻鬧得不成樣子了。倘再不整頓。將來更不知怎樣了。旁邊有人勸他說。不必多事罷。這個是不能整頓的了。他不信。到差那一天。就點名閱操。揀那十分不像樣的。照營例辦了兩個。這一辦可不得了。不到三天。那王爺便又奉旨撤去管理神機營的差使了。你道他們的神通大不大。』調侃語。特謔虐。雖形容過甚。而可見社會對神機營之詬病也。其言王爺撤差。即影指伯彥訥謨詰庚辰撤差之事。惟於其原委未能深悉耳。

又近見大林山人筆記云。『余以丁酉(光緒二十三年)入京。所居爲順治門外教場口內。一日神機營傳操。指定老牆根以南空地爲操場。先期各兵士將附近各胡同口用帳幔遮掩。余等以爲將禁止參觀耶。詎屆時觀者蟻集。兵士每操一回合。即紛紛入帳。余等又疑休息固無須遮掩。繞道竊窺。則滿地排列鴉片烟具。各兵士拚命呼吸。候令再出。如是者更三五番。日將暮矣。督操王大臣先歸。彼等亦撤幔携具。呼嘯而去。』情狀類是。固無怪詬病之集矣。

宵勤瑣記

問 耕

藥煙

中國吸食鴉片。始於明萬歷時自南洋流入。或謂因美國之黃煙（即淡巴姑）所導引。實則在唐時（西七〇〇年以後）印度已有吸食之法。名曰藥煙。俞理初考之甚詳。載於癸巳類稿十四云。『明四譯館同文堂外國來文八冊。有譯出暹羅國來文云。那侃備辦金葉表文。差握坤大通事衆頭目。到廣東。布政使司給文。赴北京叩頭皇帝。乞討紅紗二十匹。綠紗二十匹。紅羅二十匹。青羅二十匹。那侃進皇帝蘇木二千斤。樹香二千斤。馬前一百斤。鴉片一百斤。此不知何年文。今暹羅貢龍涎香。象牙。閃金香緞。胡椒。臘黃。蘇木。豆蔻。速香。烏木。大楓子。金銀香。無鴉片。明人國朝典故星槎勝覽瀛涯勝覽俱不言暹羅鴉片。然大明會典九十七九十八各國貢物。暹羅瓜哇榜葛刺三國。

俱有烏香。即鴉片。繙文與會同館冊合。知三國明時已有鴉片。且入貢品。蓋藥物也。入中國曰烏香。或曰烏煙。就其本名還音鴉片。亦曰阿片。亦曰亞榮。亦曰阿芙蓉。亦曰合浦融。至明時始錯見於諸家文字。古人則止謂之藥煙。唐譯毗那耶雜事律云。在王嬰病。吸藥煙瘳損。苾芻白佛。有病者聽吸煙。佛言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中著火。置藥以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之。用了用小袋盛挂杖笏竿上。後用時置火中燒。以取淨。不應用竹。不應水洗。此則西域古有之。明徐伯齡蟬精雋云。成化癸卯。令中貴收買鴉片。其價與黃金等。其國自名合浦融。是成化時市塵已有貨賣者。萬歷時李時珍本草綱目穀部云。鴉片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是已行於民間。近朱仕玠海東臚語云。鴉片出外洋咬啣巴呂宋瓜哇。煙筒以竹爲管。圍八九分。中實櫻絲頭髮。側開孔。以黃泥做成葫蘆。空其中。

以火燬之。則今鴉片槍與唐微異。槍以精木。斗以陶土。導槍以長籤。取煙以煙籤。剔斗以平筲以灣筲。皆鐵也。有煙燈。有煙合。不著火置藥碗內矣。其爲藥。則本草綱目云。阿芙蓉是罌粟花津液。其結苞時。午後以針刺外青皮。勿損其裏皮。刺三五處。次早津出。以竹刀刮入瓷器。陰乾。今市者猶有苞片在內。王氏醫林集要云。是南方紅罌粟花汁。又傳一方。凡罌粟未開時皆有承夢青瓣。花開即落。收之亦可用。方以智物理小識云。罌粟津液收入瓷器。用紙封口。暴二七日用之。其方流傳如此。以治瀉痢或用爲房中藥。性煖而瀉。未爲大害。古方貢藥料之鴉片也。今廣福鴉片。則別有所謂鴉片土。自西洋紅毛荷蘭人製者。澳門紀略澳蕃篇。西洋語鴉片爲亞榮。而不詳其物。黃叔琳臺海使槎錄云。鴉片煙用葛麻同鴉片切絲於銅鑪內煮成拌煙。用竹筒實以櫻絲貯之。吸此則緩氣直注丹田。竟夜不眠。土人吸此爲導淫具。肢體萎縮。臟腑潰出。鴉片土出咬啣巴云。余文儀台灣府志云。咬啣巴本輕捷善鬪。紅毛製鴉片煙誘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國竟爲所據。所謂鴉片土者。死人骨骸。紅毛即咬啣巴取之。而禁紅毛自食。集衆紅毛環視。懸其人竿上。以毆打之入海。海東臚語亦云。瓜哇男女皆喫鴉片。而荷蘭法則食之

者死。其物之見於舊籍者如此。向讀康熙會典雍正會典禮部主客司朝貢俱云。荷蘭在東南海中。按荷蘭實在西北遠海。與俄羅斯近。其云東南海者。以鴉片土謀占咬啣巴之寄巢也。是鴉片貽害之切證。嘉慶十四年八月。閩浙總督奏蔡牽事。詢之弁兵。皆謂牽船碎落水。該逆素食鴉片。身體羸弱。不能扶板浮起。溺斃深洋。道光十二年八月廣東奏犒事。言調至連州軍營戰兵。多有吸食鴉片煙者。兵數雖多難於得力。經兩次部議立禁。已有專例。中土自愛之士。造止鴉片方。或多費。亦不能得效。今考鴉片藥料。本澀肺。加以鴉片土入汁。力猛澀肺愈甚。久之則火器送藥著肺不去。故食鴉片者有肺。說文云。肺。癥也。灼肺成癥。仍以鴉片攻之。如以火燻皮能柔之。稍通暢。不食則肺癥挈擗。肺主皮毛。皮毛漸淅然淅淅然若中寒者。疲飢矣。肺發十二脈。久之手足指甲十二脈起訖處皆痛。手足無力。就畏寒狀。頸縮肩聳。又食之則肺液盡。此病之情也。嘗以得其情爲處一方。研白芨末煉梨汁爲糕。常食之。乃神效。何由使咬啣巴人知之也。『李維鏞跋其後曰。『辨藥性在形色氣味。鴉片由熬煎成形無可辨。色黑當入腎。味酸當入肝。澀主收澇。沈能達下。薰爲煙則下行。極而上化。味爲氣。由陰達陽。可概見

也。人之呼由心肺。吸由肝腎。今煙注肝腎。以酸澀收斂。人之所斂養。借煙氣揚之於上。故初吸精神煥發。逾其常度。展轉探支。久且不敷。故至常吸之期。精神困頓。所謂崩也。肝主謀慮。腎主作強。吸煙久其人必畏蕙庸。激之亦不怒。由其精華竭也。肝腎既竭。脾亦陷。房事不男。終至後泄。其命必傾。理初治此。意主治肺。使肺氣下降。肝腎受應。崩未深者其效必速。第受病有淺深。素稟亦寒熱不同。故崩深必主補下。而視寒熱所宜爲輔佐。究之升提既久。下必虛寒。藥宜於煖。且崩久脾胃必弱。宜先治中。權使納食氣旺。漸減其煙。以至禁斷。仍可延年生子。至脩合有罌粟汁。由海舶來者。分大土小土。相傳大土爲向日葵汁。近內地亦學之。葵向日而寒。理初言陰極求陽。此物性也。葵寒而滑。人受病與罌粟之澀者同。理初言此寒藥熱用。無微不入。故鴉片崩成。先前升而卒後泄也。有服生鴉片過一錢而死者。尸身無可驗。惟軟如綿爲異。然實非死也。收斂斗甚。精神氣血皆閉塞。氣復可蘇。不復而氣絕。則軟而不僵也。先君子宦陝時。檢一尸骨。言服鴉片死。其骸骨中凝髓如堇。搖之有聲。蓋久崩提澀。可補洗冤錄所未及也。初服生煙者。以菴菜汁灌之立愈。以其味甘質滑中空。與酸澀收澀正相

反。』亦可見彼時人對鴉片之見解。

辛丑廣州紀事詩

清外史云。『道光辛丑。粵東海氛起。洋兵退後。靖逆將軍奕山。駐雨帽街鄧家祠。參贊大臣駐觀音山蓬萊仙館。日以紙薦龍舟爲樂。無恥鑽營者至以美女媚之。是時名器之濫。眞羊頭關內侯。羊胃都尉矣。五品軍功。售洋十元。六品售六元。彭春洲明經有廣州紀事詩數首。叙頗詳。詩云。靈峯山是小蓬萊。天上將軍避寇來。戰艦如雲無用處。龍舟聽令奪標回。千尺風鳶上碧虛。放鴛功賞頂軍渠。可憐前日倉黃際。不送圍城一紙書。珠江月落出雲西。多少人家掩面啼。玉帳寶刀生喜氣。素娥流面餅師妻。史書災異不無端。物禍人妖一例看。巨夸市兒工狡獪。沿街犬戴晉賢冠。』按奕山赴粵。握海疆軍防也。果如詩中所紀。誤國害民。可謂百世罪人。然當奕山入粵之時。要害已盡失。英軍深入。勢如破竹。不得已遣署廣州知府余保純出議和約。允於煙價外先償英軍費六百萬圓。限五日內交出。庫款不濟。不得不求之於民。搜括騷擾。自屬難免。而謀畫不臧。致爲名累。亦其宜矣。

燕都覽古詩話

兌
之

初地攀躋到上方上窮證果下靈光縱道金身能不壞已看一切過紅羊

天咫偶聞云翠微山四平臺八大刹所在也八大刹者長安寺居西山之麓爲初地寺左緣山而上不一里則靈光寺也寺最得地且點綴亦佳游者多宿此再上北爲大悲寺西爲三山菴皆不甚宏又上則龍泉寺門外磴道曲折長松蔽日寺中水一池泉聲鐘磬所潛也寺後軒閣隨山爲高下可遠矚又上半里爲香界寺山之主刹凡殿閣五層石磴數百級無平地矣又上里餘爲寶珠洞則至頂洞前有微樹一目千里共七刹也下山越澗而北山之半有證果寺卽祕魔岩也面對峭壁下俯絕澗西山最佳處寺亦兼奧如曠如之致爲八刹最

冉駝遺俗仿印籠健銳雲梯拱四墉實勝寺邊開帳殿春旗林樹颭東風

天咫偶聞云海甸之西香山之上爲靜宜園御苑其下雲梯健銳營在焉蓋京營之制別香山圓明園藍靛廠爲外三營凡京營勁旅皆出於是香山營外有講武臺乃翠華講武之所按香山石磧乃乾隆征金川時所建後漢書所謂印籠卽後來礮樓一音之轉也講武臺側有御製實勝寺記碑御製詩集有云朕於實勝寺旁造室廬以居雲梯軍士命之曰健銳雲梯營是營皆去歲金川成功之旅適金川降虜及臨陣俘番習

工築者數人令坳居營側翁文恭戊戌日記云火器營校場深一百五十弓廣稱之稍北居中演武廳五楹綠瓦中設寶座西稍間爲御坐房自廳至南頭得一百三十弓馬道由東迤邐北趨演鉛丸處則在一百三十弓之半距廳甚近也東有馬城城有堞西有短垣白色云是避隊處廳兩翼各有房三楹王大臣看操處廳後大 courtyard 有辦事房又云閏三月二十日皇太后皇上詣火器營校場閱神機營火器營健銳營武勝新隊兵有陣式有炮隊鎗隊校場內閱武廳新修整關校場向南展一百六十丈恐鎗炮聲震也

玉歷長春事已疑年年燕九節同嬉琴臺遺響供惆悵雲笈芳塵覓典司

人海記云白雲觀在天寧寺西北前爲玉歷長春之殿朱昆田以元之長春宮本在太液池上非今之白雲觀而舊聞考則云據甘水仙源錄元世祖命邱處機居瓊華島賜名萬安宮其賜名長春者乃天長觀卽金之太極宮在今白雲觀西非太液池也元大內有長春宮在延華閣後后妃所居昆田所言殆未深考然余按虞集游長春宮詩序則固言壓城西北隅與今白雲觀地望不合也又舊聞考云白雲觀西土阜高丈餘周圍百步疑卽潘尊師琴臺也

會景園空賸石碑兩朝興廢未多時輦沙復土應難備金盃人間事可疑

日下舊聞引泠然志云香山寺址遼中丞阿勒彌所捨殿前二碑載捨宅始末光潤如玉白質紫章寺僧目爲鷹爪石又云寺卽金章宗之會景樓也按遼史宣宗葬永安陵舊聞考云無考近歲已被掘藏中物竟不知所往

一路茶棚到妙峯玉河遙指賸頽墉元君殿裏如椽燭引上村氓步步節

據奉寬妙峯山瑣記妙峯山在都城西北七十里宛平縣屬之玉河鄉玉河本劉仁恭所置縣而遼因之故

城約在西山南安窠村之城子山進香之路最著者四曰中道大覺寺也曰中北道安窠村也曰南道三家店也曰北道聶各莊也峯之高處曰娘娘頂有碧霞元君祠殿內供帳極堂皇偉麗有燒百斤椽燭者有然燈塔高及丈者沿途皆有茶棚廟中進香碑林立焉茶棚者糾合朋黨酬神獻供爲文會結客少年搬演社火假祠廟或另結葦棚爲之陳香案函簿奉元君或其他神像香客入棚參駕已就座飲斝執事者當案唱叫粥茶衆和之

中官銜命進頭香從此人天報賽忙四月山中飛朔雪誰能天意辨微茫

李蕙客乙酉春晚卽事云千尋髻髻出雲間黃帽年年輟內班翠磴不知青蓋貴都人爭賽妙峯山自注云髻髻妙峯皆西山別出其上皆有碧霞元君廟朝廷歲以四月初命內廷王公一人進香髻髻而都畿士女皆賽妙峯其山高峻倍於髻髻所至成市某君宮詞云彩旗八寶煥珠光浴佛新開內道場昨夜慈寧親詔下妙高峯裏進頭香奉寬妙峯山瑣記云孝欽顯皇后嘗爲穆宗祈痘於此先期預屬廟祝必俟宮中進香後乃開廟謂之頭香餘日豪右富人亦得於殿中展禮尋常百姓堆於階下手香拜已擲之池自光緒庚子四月六日風雪告警七月二十一日京師糜爛後次年朝山者祇遠來山東省香客一人住持厚饒之以去自是十年間雖人煙稍集較前則遠遜矣辛亥以後報賽有加丁巳而後更多燈影香煙恍然如昔

征西奏捷入明光特詔犀軍助復隍五十年來塵土滿更無清叻繞垂楊

光緒十一年五月諭前因御史方汝紹奏城濠歲久失修亟宜疏濬當令工部妥議具奏茲據該部奏稱查得內外城護城河共長一萬四千餘丈節節淤墊橋梁閘填亦多傾圮酌擬次第辦法請旨遵行等語京師內外城護河自道光十三年興修以後迄今五十餘年未經挑挖河身日淤河面日窄每逢大雨水無所歸

自應及時修濬以資宣洩現在近畿勇營尙多令其挑挖此項工程較之雇募民夫易於集事著派張曜督率所部查照該部所擬辦法將積淤挑除淨盡俾河道一律深通

南灤蓉池間柳汀會邀宸賞翠華停酒家張幔臨流處莫傍先朝柵木亭

越縵堂甲申日記云南灤俗所謂南花泡子也紅藥千柄大半近隄翠蓋萬重周回抱岸其地舊止柵木一亭傳是高宗臨幸處也前年主人構北屋三間爲游賞地近又營西屋兩楹更增華好翁文恭丁丑日記云至所謂南河泡子者土室三楹荷花四面袁小午物色得之今游者甚多矣惜草樹蒼鬱遮蔽其東一亭矗立云是乾隆三年造蓋官工也正對荷花

戴福還家步步騰年年社火憶中興魁頭獅子都盧舞夾道山香引翠棚

奉寬妙峯山瑣記歷考茶棚緣起云茶棚在豐臺看丹村藥王廟者啓帖謂始於明萬歷戊寅年卽京師各關廂之茶棚庵至近亦必建自明初其他各會類如白紙之舉則自萬歷十三年創立於朝陽門外東嶽廟槓子爲古都盧尋撞遺意高躑秧歌卽列子之宋人雙履獅子見白香山詩五虎棍相傳是宋時太廟樂舞十不閒本名鳳陽歌謂起自明太祖又云綜各路新舊茶棚善會社火自光緒庚子前以迄近歲見諸各處啓帖暨靈官殿石刻題名並漢軍壽麟氏所鈔記者得三百十餘其實尙不止此承平之世京郊順直隨處皆有莫能詳也凡社火以未朝妙峯山者爲恥通例又以曾經奉御者爲皇會許用黃旗黃幌且以萬壽無疆四字標榜其龍望焉又劉侗帝京景物略記當時廟會情狀云歲四月十八日元君誕辰都人士女進香先期香首鳴金號衆衆率之如師如長令如諸父兄月一日至十八日塵風汗氣四十里一道相屬也輿者騎者步者步以拜者張旗幢鳴鼓金者輿者貴家豪右家騎者游俠兒小家婦女步者窶人子酬願祈願也

拜者頂元君像負楮錠步一拜三日至其衣短後絲棍光窄鞮履五步十步至二十步拜者一日至羣從游間數唱吹彈以樂之旗幢鼓金者繡旗丹旒各百十青黃皂繡蓋各百十人首金字小牌肩令字小旗昇木製小宮殿曰元君駕他金銀色服用具稱是後建二丈皂旗點七星前建三丈繡幢繡元君號橋旁列肆搏麪角之曰麻胡餠和炒米圓之曰歡喜團稽編盔頭幘額曰草帽紙泥面具曰鬼臉鬼臉鬼鼻串染髮鬣曰鬼鬚奉寬又補入近時風俗云靈威宮外有賣絨綵蝠勝花蝶抹額之類者爲福兒回香人買戴頭髻謂之戴福還家山人伐嶺後桃枝市之曰桃木棍兒下山者人支一挺以行云可避惡上山者曰寶香下山者曰回香不分何色人見面每以虔誠二字相問訊有山輿乃一圓倚上施人字帳睡孟布拂皆具四人舁之行名爬山虎乘者無分男女擁裘帕首絃服靚狀錦簇花團照耀巖谷亦有村兒閒漢以荆籃代客負行李名山背子光怪陸離發揚蹠蹠看取村歌社舞依稀復夢昇平也

檝頭船壓水風柔祓盡黃塵九陌稠一自大通橋上望欲乘春漲到通州

藤陰雜記云城東捲地黃埃一過大通橋見水頓覺心曠神怡故二牖泛舟都人目爲勝游之一

蒲桃百蝶繞花籬夾道人民跪祝釐巷舞衢歌爭點景太平天子奉康熙

李紱穆堂則集有萬壽圖記一篇述康熙中由暢春園點景至大內之次序畧云暢春園宮門起結大綵坊門外清梵寺建經壇其東太平莊有通州回民陳魚於道左稍前爲淮揚耆民及漕運旗丁進物又前爲木質竹理之劇臺又前爲蒲萄長亭以綠綵爲蒲萄橫蔭數畝旁翼以百蝶小軒外周以花籬前至皇莊關帝廟二旁爲松亭又前松牆百餘丈路左鰲山重臺前爲牡丹圃圃下爲荷花池自太平莊以往皆夾道燈牆綵廊凡三里爲皇棚綵簾皇幔左右爲園林小景是爲蘇州臣民慶祝以後各省皆如之入西直門後則爲

王公部院百官所結綵坊經壇劇臺等由西四牌樓起陳設樂器由西安門起陳設鹵簿大抵點綴景物不外屏聯綵幃花樹古玩百戲燈火鼓樂無論輦路所經與否皆如之

侍臣儼直集澄懷故事猶傳食筍齋一自甘泉烽火到懷沙毅魄幾煙霾

郎潛紀聞云澄懷園無恙時二三儒臣儼直多暇各就園中寓廬移花種竹疊石疏泉隨意自命所居如食筍齋爲黃勤敏公鉞手闢樂泉西舫則程春海侍郎恩澤所題樂泉蓋張文恪公泰開所鑿張文毅公芾自營一室曰鑿翠山房戴文節公熙舊廬名曰矩室皆見嘉道間文人詩集此外逸文瑣記甚多頗擬勒爲一書藉存掌故蓋庚申以來甘泉夕烽名園茂草談澄懷風景者亦幾如圓嶠方壺縹緲天半矣

古藤花好倚雲栽元老經師侍直回幾輩小清涼界住白鷗難辨主人來

殷侍郎兆鏞年譜云咸豐七年余所居古藤書屋蔡葛山朱石君兩相國先後居之石君有復古藤書屋記今藤花尙存吳穀人祭酒澄懷園消夏日記五月某日移就東偏庭前衆樹交陰可忘曦景後臨曲沼成邸贈小清涼界印章因顏其室有絕句云嶙峋階上石成堆種了紅蕉種綠苔乞與小清涼界好白鷗新認主人來時嘉慶初元丙辰也余適以咸豐丙辰徙此

山雨樓南疊石臺官渠瀾瀾繞門來秋菘春韭王城隱野圃風香襟抱開

翁覃溪復齋文集野圃記云野記者學士裕軒圖塞里先生養疴之所在平則門外三里釣魚臺址乾隆二十九年四月方綱從先生後侍直西苑歸過此步尋水源先生謂方綱曰吾他日於此結屋可乎屋在圃之中南向三椽曰菜香草堂折而西二椽上有小樓曰山雨樓南迤爲欄架木疊石爲臺臺下二椽北向折爲廊東向又東爲茅亭亭南橫木爲橋橋下荷數十柄每夏月出入步其上傾露滿襟袖其南籬門也門外方

池積水沿而東過土阜則新疏官渠也土阜高下隔水望山而坐臥可致者樓與草堂之所得也亭東諸畦鑿井引泉而交響於菜香之間者取少陵詩而總名之所謂野圃泉自注者也春韭秋菘鑿風露之氣而無擔負之勞可謂得養性之方矣

黃帷次第動鈴馱豆粥長飢望熱河曉日賢良門啓處百官依舊集朝珂

越縵堂庚申日記云八月初八日是日已刻聖駕東出宮眷俱倉皇行初十日又記云珊士來言初三日試軍機取名第八初八日方待引見而前夕園中內官忽盡覓車行以次黃帷車宮眷出盡夜始畢次早傳旨停引見已刻車駕自園後門出矣又王湘綺圓明園詞自注云咸豐十年六月十六日夷警已逼諸臣惟留上行以係人望文宗裴回羣議亦詔諭安慰之先已集車馬忽敕散明日引見班集始聞駕由園後門東巡遂大擾亂從行宮女甚衆皆園中答應諸女大內留者皆不相聞其閑散班番諸女只留園中不得從也駕出密雲供帳不辨后妃惟登豆乳上獨有麥食耳按湘綺誤記月日惟兩家所記情事大略相符必實錄也豆粥長飢望熱河圓明園詞中句也

萬億蓮花現佛身萬方衢祝奉金輪興亡象教關天意舍衛城中歷幾塵

王湘綺圓明園詞自注云園中含衛城舊供千佛自康熙以來凡進佛祝壽及皇太后上壽造佛像九九皆送其中董監云幾十萬尊皆爲民人所毀也至同治九年猶有得之井中寄庫一夜又爲胥吏盜換之

閣道花甄嵌水磨軒窗浮動液池波南朝詞賦矜宮體甲煎油檀鏡檻多

王湘綺圓明園詞云平湖西去軒亭在題壁銀鈎連到籬金梯步步度蓮花綠窗處留螺黛自注云窗壁多嵌紙皆乾隆時名手書畫所進宮中閣道皆磨磚平砌迤而漸高行步易蹉皆藉以毯廟宮中窗多屋小望

望相通脂粉之痕存於壁紙

萬牛行炙終何用犒敵弦高恐未倫章敬寺前盟會畢至今胡語總稱神

越縵堂庚申日記云八月十八日內閣中書梁某持牛酒往犒夷營（次年日記云梁承光廣西人也與龔孝拱爲友）十九日廷議遣商人樂姓（原注卽樂平泉慈谿人都中開同仁堂藥店者）王姓至夷營議和以夷人重利且疑中國和約不足恃故求商客素習夷語者與要誓更集都中賈人千餘俱往今日朝官紛傳各肆主者將以明日行二十日聞僧王留梁舍人及諸商人不遣二十一日今日所遣商人及犒禮俱回都城或云僧王執不可也翁文恭日記則云二十一日商人樂平泉（同仁堂掌櫃）王海（木廠）捐備牛羊餽送夷人先啓僧邸許之行文五城多集商人以壯聲勢二十二日樂王兩商人餽送牛羊額曾不受中塗被搶去

杏藥長霏嶺路香玉蘭深擢四宜堂遼家清水琴三疊洗盡塵心出上方

光緒順天府志云清水院始於遼沿於金據舊聞考云寺旁精舍懸世宗御書額曰四宜堂高宗聯曰清泉繞砌琴三疊翠篠含風管六鳴近歲游人皆喜觀管家嶺杏花嶺距寺尙約十里四宜堂上玉蘭二株亦城郊所僅見

霞飛自叙 卷三

金惠生譯

第五章 戰爭與政治

在我結束一九一五年的叙事以前，我還應描寫這時期內我與政府人員以及政治界的關係。

我已說過數次，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三十日，陸軍部長米勒蘭 (Millerand) 在執行我們軍實程序的重要事件內的工作是如何的重要。他目前的困難是專家所認為不可勝過的，他的困難是永久發現而永久加增的，但他沒有一次失去成功的希望。他每有機會就表示對我的信任，他的信任是永未減少的。並且在議會的意見越發焦急而堅持時，他越發堅決並貫徹的維護我行動的自由，對於這事我喜歡再度表示我的感謝。

白理安 (Briand) 在一九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組閣時，他不在閣員之列 (以後我再敘述)，他到善蒂義 (Chantilly) 我的總部來吃飯，他很安靜的告訴我，他去職毫無痛苦，並覺得自己為國家作了良好的工作。他說，「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在我就職為陸長之後一月，每日造出七五米厘彈一萬二千發。你能記得我如何召集製造者開會議，並我如何要求造五萬發。他們全體說是辦不到。到了現在，出品每日有十五萬發，而且一切七五米厘礮的材料 (祇說這一件) 又將重新更換。」

第二天米勒蘭又穿上律師的衣服，重作律師的事業。

瑪恩 (Marne) 之戰以後，凡到我總部來的政客，白理安，參巴 (Sembat)，巴都 (Barthou)，愛丹奈 (Etienne)，弗萊新奈 (Freycinet)，薩勞 (Saraut) (祇提這些重要的)，都再度申說全國與議會對我的信任。若使我來担負這些極

重大的責任，這種信任是必要的。這信任更因我對於鄰近的英，比軍與遠方俄，賽軍的權威而更加增。聯軍給我最高的勳章；如巴斯（Bath）武士大十字章，聖·喬治（St. George）十字章，賴歐普（Leopold）大可爾登（Cordou）章等均經我而爲法國全軍爭得榮譽。在此以外，我也述說過費蘭巨（Franch）與我個人間如何發生了何種的友誼，並在未有正式會議情形之下設施上如何獲得便利。關於費蘭巨的話，也可說在阿爾培（Albert）王的身上，他每有機會時即表示他對我的信任，並以其友誼給我光榮，他的態度一向是如此的。

在這裡我給幾個例子。

駐比法國陸軍參贊珍尼（Genie）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三十日給我的一個軍官寫信說：「……泰克（Teck）親王〔註一〕（原文）今天請我吃午飯，他說比王去法國的事情。似乎比王會給他一個極佳的描叙。比王最深的印象就是總司令如何爲各人所景仰，從兵士直到將官……」〔註二〕

〔註一〕 英王之妹婿。

〔註二〕 總司令秘密私人卷宗第二部，第三卷，第十九號文件。

十二月內，又有同樣的聲調，這次是在公文之內。外交部長交給我駐比法公使克魯布考斯基（Klobukowski）的一件報告〔註三〕，其原文如下：

「比王聽說我在十二月八日來到這裡，他規定在下午接見我。他對我永遠是忠誠的，但這次他却有親愛情感，使我非常感動。」

〔註三〕 駐比法公使克魯布考斯基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六日給閣揆兼外交部長白理安的第三六七號報告。

「珍尼代表總司令送給比王一本照像簿，其中是比王視察我方前線的各照片。比王說：「這是我所最寶貴的紀念品，當我看這些個照片時，我又想到那滿有滿意的印象的一個時期。法軍的姿態使我驚奇。世界的全部歷史中，在一年的戰事之後——而且是何等的戰事！——再沒有身體如此適當，精神如此精壯而如此滿有法國式的活潑的軍隊。看他們這種優良的形式，並記得他們經過何等嚴厲的試驗，可知勝利無疑是他們的。我認爲法國的努力是超越人類的所能。戰役的最重壓力是由她支持，其能力與幹練是讀不盡的。」

「以後比王自然又討論新近關於法軍總司令的各種政府命令〔註四〕。他認爲這些命令是最好的，並且不但由法軍與

聯軍對於霞飛將軍的信任言，而且由早就承認的統一指揮的必要言，這些命令也是應該有的。這指揮的統一現在歸在最聰智的手裡。總司令最成功之處是他培養他的軍力，現時的軍力（於現在重編完畢必更如此）比開戰的軍力更強。」

〔註四〕 比王意指十二月二日命令。

戰爭開始時，中立各國差不多信服德國已占優勢；但瑪恩之勝與現在德人被迫採取之守勢，在他們產生了強的印象。例如，雖然一定不能說西班牙每人都對我們有好感，但我們的陸軍參贊通告我西王是如何的尊重我〔註五〕。

〔註五〕 下列爲駐馬德里 (Madrid) 法國陸軍參贊笛里安 (Thiria)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函的一部：「閣下從我二月十七日的報告裡，可以知道比王接見我時，請我代他向你表示欽慕。他特別稱讚你這是第三次了。」總司令極密私人信卷宗，第二部，第二卷，第六十七號文件。

但戰爭表面上沒有效果越久，群眾的焦急心也越切。但我必須承認，這強烈的靜止戰事足能制勝神經最穩定的人。議會與各委員會焦灼的表示是最分歧的。有人責難法國軍事當局，還沒有將敵人驅逐出境的方法。還有人認爲我們不當作局部攻擊，因此而不能完全利用我方人數上之優勢。

有人對於陸軍部長給我的行動自由也感不安。我與聯軍各總司令直接通信也受批評。我派軍隊較高的軍官，與撤退我所認爲不稱職的將官，也被認爲不對。他們認爲我侵犯了政府的特權，並催促陸軍長恢復他的權利。

我對這些各種的批評，不想要詳細置答。這回憶錄並不是一特別的辯護書。但應知道這些傳到我的耳裡，並這一切的問題，在批評我的人們想到之前，我早已思想過了。

在一九一五年終，關於穩定之戰所發生的問題，固然沒有得到什麼辦法。我已說過，任何辦法的必要先決條件是製造大量的各種有力軍需品。我已說明軍火危機是如何發生的。在理論上說，在備妥這大量的軍需品之前，不當有重要的作戰，這理論在法國有某種限度的支持，英、法有勢力的方面也很贊同。至於英人方面，這是可以了解的；戰事是在法國國土之上，不在他們的國土上，各種摧毀對於他們自然沒有對於我們那樣焦急。此外還有俄國的問題，我國駐俄大使時時提出，連最能評判的人也沒有永遠顧及這個。所以一方面有人，尤其是英人，認爲我作廣大的戰事爲過早，另一方面有人，尤其是俄人，想我們所作的還不足。從道義上說，我們對於不幸的聯軍的呼求不能不注意。而且我已說過（德人的筆記也證明這事）我們一九一五年的進攻也不無其結果。有兩次，五月在阿岡奈 (Argonne)，秋間在香檳奈 (Champ-

Salvo)，我們差了一點就獲得極大的結果。我們準備的消息如未洩漏出去，天氣如不轉變，當地司令如會抓住稍縱即逝的時機，那麼上天知道我們能將敵人驅逐多麼遠。我們聯軍的實力如不比德方相差過多，完成這個也能較比容易。須記得英國在一九一五年才達到其軍事組織的第一期，直到採用強迫徵募制度才得完全效果；俄國屢戰屢敗，義大利新近才加入戰爭。

關於我與聯軍總司令通信的事，我認爲以公共利益論，以我的職務論，不但應繼續之，並應發展之。假使我沒得命令如此行，我看不出來如何能決定，薩龍尼加 (Salonica) 的遠征，聯盟各國經過許久才有了協定。聯盟的努力直到一九一五年善蒂義會議時完全沒有聯絡，我在這會議內關於行動的一般計劃獲得聯盟的同意，我若不與各總司令直接通信，我就無法完成這事。初次辯論巴爾幹事件時，政府人員與軍事當局不可完結的討論，使我對於二、三十人圍着桌子坐着的這些戰事委員會的用處，現在一點極微小的迷夢也不存在——假使我有過的話。

我已經論過委派及撤換將官的事。我如果再說的話，就是說因爲我對政府的責任，我認爲自由選擇我的同工是我職務的一個主要部份。我的委派撤差或調換都完全以國家的利益爲前提。我會經停止過我的好友們的事業；我會提升過我所不特別喜歡的將官。我已明白說過，我在一九一五年七月撤去薩雷 (Sarail) 的職務時，祇是在杜白 (Dubail) 表示他的公正的意見以後才決定。薩雷在由法軍陣線上卸去職務以後，立刻就被派給東方最微妙的指揮，這案最能表証人事與政治的考慮超過了軍事上的資格。

我現在來談到議會管理的問題。

我對政府的忠誠及對民國的深切愛慕，永沒有人表示過懷疑。連薩雷也沒有說過我要專橫，他祇說我爲福煦 (Foch) 作預備。正是因爲我對我國制度的敬意，及我在戰前及戰時所負的責任，我才永遠要反對權力之紊亂，這一定要減損我的權威（我理應保守），結果是對於紀律及我們事件之有利進步都有害處。

再者，政客們得到政權之後，我常常聽他們抱怨立法對於行政的逐漸多加干涉。他們當我的面秘密的說，但他們永沒有想自己有能力來矯正這事。

我認爲沒有規定戰期內的議員地位是件遺憾的事。下院議員隨他自己選擇作人民的代表或履行軍事的義務，我也尊重他的遲疑。有人在動員時被召到軍隊，就樂意繼續在軍隊裡，有的人覺得到布爾邦 (Bourbon) [註] 街去較比有用。

還有的由議會到軍隊走來走去，這些人住在兩個不同的地方，一時住在軍人中間，但不拋棄政客的心境，這自然會發生錯誤的情勢的。關於這事，沒有法律的規定，所以我不能強迫議員選擇議會或軍隊，而留在一個地方不動。我也不能禁止一個下院或上院議員以私人資格到各軍區去，而聽怨怒，野心，有能或消息不靈的軍人的怨言。我所能作的祇是堅持這一切的議員在軍區內必須服從對於其他民衆所實行的管理方法，而且對這事我也特別注意。

〔註六〕 下議院—原譯者。

這些會見的結果，報告不論準確與否，都發生嚴重的不便。常有時檢察不精，而發現於報紙，關於這個我時常不得不向陸軍部長提出抗議。此外，常常有不幸的不慎事件，破壞了我方設施所必需的秘密。在一個時期之後，動員的一大部議員又回到議會去。從這時起，發生了一種心境；有要設立「議會管理」作戰的趨勢。

我現在祇要將這問題留給將來的判斷者討論這種誇示是否有堅實的根據。我祇能說我永遠想這是不可承認的，而我以全力反對之。

我在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給陸軍部長一封私人信，這裡有我的意見的正確的要略。今天，我認爲沒什麼可加增的，也沒什麼可刪去的。我相信政府如公開承認他們所認爲對的我的意見，政府一定可以免去許多失望，並減少負擔已經夠重的最高指揮的困難。

〔東北各軍總司令致私人函於陸軍部長；

「總理在昨日於議會演說時，承認在議會管理上，與議員在軍區的旅行上，都因「軍事行動之緊急而必須受不可避免之限制。」

「在實行這原則時，爲要不發生任何誤會，我通告你，我意見中之限制之範圍。

「明顯的，議員可以在各軍區內以私人資格旅行，但必須遵守全體公民所遵守的規則。

「在另一方面，在軍隊裡不能有議會管理，因爲實行時，則這種管理將嚴重影響軍隊的精神紀律，及其對於領袖之信任，而勝利與國家之安全却系於這兩項上。

「我已經向你報告某幾個政客的態度，與他們在前線上的會見，這最足表明我所指的危險的真實性。

「在戰事裡，權威與責任是不能衆人來分担的。每個軍隊首領管理他的部屬的行動，他自己的所爲也對他的上峯負

責。總司令是向政府負責，政府如不以他的行動爲然，可以撤換他。

「在戰期內不能有他種管理存在。」

我知道米勒蘭與我同情，他按照他的意見忠誠而堅決的行事。他的穩固的地位至終爲對他個人或對我行動的自由除謀所暗算。他曾拒絕接收一個陸軍部次長。但在一九一五年六月，他不得不同意派多瑪斯 (Thomas) 爲管理礮兵處的次長；七月又同意派笛利 (Thierry) 與苟達 (Godard) 爲管理軍需與軍醫處的次長；九月又同意派貝斯納 (Besnard) 爲管理空軍的次長。陸軍部雖有這些次長。但在十月底也倒台了。

白理安受命另組新的陸軍部。他的聯絡的工作是困難的。似乎應以陸軍與海軍人員爲陸軍與海軍部長。在十月二十三日於愛利賽 (Elysee) 開會的會議中，他們請我表示我對於陸軍部改組的意見。我最初說我贊成使米勒蘭留任。他們說因爲政治性質的原因（我與這個無關），米勒蘭必須下台，我拒絕派我自己的意見，並對白理安說：「你如必須要個軍人作陸軍部長，可以要杜白 (註七)。他有智能，富於常識並很均衡。我認爲他是最適宜於這種職位的。」後來提出加烈尼 (Gallieni) 的名字。我說，「以我來論，我不反對。」據我想這時選擇陸軍部長的問題，仍未脫離任何部務組織的假定時期。

〔註七〕 杜白當時指揮東路集團軍。

十月二十六日，我去視察撒姆 (Somme) 時，遇見普恩加齊 (Poincaré)，他與英王約定會見。我利用這時機，向總統解釋我對於戰事指揮的意見。我雖然承認政府對於戰事的普恩加齊應保持其一切權利，但也認爲對於戰事的指揮應給總司令行動的完全自由。大總統很承認我的話爲有理。他說將來的陸軍部長仍未確定，但以加烈尼的呼聲爲最高。他並說，不論派了誰，我將要續有行動之自由，與我的責任相當，不論是關於指揮作戰或委派人員。

爲使對於我的意見沒有誤解起見，我派部屬於十月二十八日擬一呈文給大總統。同日我也去見白理安，他也証實假使加烈尼被派爲陸軍部長，我的行動的自由將毫不受限制，並且要擴大。

這問題是十分重要的，因其解決方法對於作戰的發展，將有重大的影響。

由理論上說，這問題是很簡單的。

祇有政府才能利用國家的一切富源，聯絡一切的活動——軍事外交與經濟。所以戰事的一般行動是交政府管理的。總

司令的職務就是要按着指定的目標，分配交他指揮的軍隊於各戰場，並選擇適當的方法。

但在實行時，這問題就複雜不知若干倍。常有時不能確定何事是純粹政治的，何事是純粹軍事的。這問題的本身就够困難，再加上聯盟的存在，政治與軍事的利益不但不不能分清，而且時常衝突，所以就更覺得困難。達丹奈爾(Dardanelles)奧巴爾幹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証。事實上是爲要正當指揮戰事起見，各人的權力與責任都應明白規定，比這還重要的是總司令應覺得有政府及全國的信任爲他的後盾；因爲至終是由他來擔負事件之重力。換言之，就是在這事內比任何其他的事，組織的價值更以其適用之精神爲定。

在戰事的這時期內，有一種意見之趨向要修改權力，而將作戰的最高指揮交給將來的陸軍部長。除去勝任裕如的加烈尼以外，我認爲這種辦法是危險的。我要說明我的理由，我祇須問在陸軍部場合之後（各部是極不鞏固的），而另由一個不能指揮作戰的非軍人來繼續加烈尼，這個原則是否仍然實行。如果如烈尼的繼任人物仍是軍官，那麼每次更換一個部長，指揮的職權就要另交新手執行。不要多想就可知道此種變動在我們軍事上的行動要生出何等不可避免的紊亂。

白理安是個聰明的人，也是個有能的政客。他也許不要直接攻擊他路上的障礙，但他很能明白的看出來。他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三日的內閣宣言裡，爲新政府的政策造個好听的定義——「聯合陣線」。在聯盟方面如無一致行動，則不能獲得陣線之統一。但最高指揮權既然仍待創立，這一致的行動就系於一般計劃的造成。內閣總理知道我一切的努力是以此爲目的，於下月在我總部的會議裡我也許可得這種結果。

但在聯盟能有聯合行動之前，我們自己必須先期實行。白理安擔任這項工作，其技巧頗足稱道。

第一，必須確定陸軍部長與總司令的權力與優先權，我自己批定以下的主要原則交給國務總理：

派我爲法國全國軍隊總司令，不論其在何處戰場作戰。我的工作既然加增，應有一將官來助理，他的職務是管理當時的事務，於我不在總部時替代我，各前線如特別需要我的指揮時，他也可以去作我的代表。

陸軍部長對於國家一切來源（召募，訓練，製造用品）繼續負責，並負責按照我所指出的需要，將各項供給送發各戰場。

大總統與總理對這意見完全同意，現在祇要獲得這時已被選爲陸軍部長的加烈尼的同意。

陸軍部剛一組成，白理安就在十月三十日請我去見他。我在三十一日由倫敦回來，同日晚間就到外交部去，加烈尼

也在那裡。總理說在一切事之前，加烈尼與我必須同意，爲要証實這事，他請我們在他面前握手——我們於是最欣然的握手。（註八）

〔註八〕加烈尼剛接受陸軍部長的委任時，於十月二十九日給我寫以下的信：

「在現在情形下，我不能拒絕這新職務。

「你知道你可以信賴我，如同我們在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一同在雷穆·蘇阿萊（Diego-Sunary）建築築壘營地時一樣。

「我要盡力支持你與我們勇敢的軍士。」

總司令秘密私人信卷宗第二部第三卷第三十二號文件。

其次的問題就是解決陸軍部長與我中間的職權的分界。

我已經說過，這時協約國正在如何的掙扎着巴爾幹的問題，這事證明我們法國人應如何緊急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白理安巴與普恩加齊同意要擴大我的職權包括一切法國作戰的戰場。但議會中頗有反對，加烈尼的朋友認爲應該由他來指揮作戰，所以政府必須謹慎從事，不能大張旗鼓。

正在此時，有個意外的事件使我明瞭這事如不立刻解決，就將更發生紊亂。

俄國參謀部長阿利基夫（Alexeief），給我一個作戰計劃建議，是由外交部長轉交我的。（註九）

〔註九〕這計劃是由駐俄陸軍參贊拉基希（Laguerre）用電報通知我的。他在這電報裡，代表阿利基夫徵詢我對於一個聯軍在巴爾幹作戰計劃的意見。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得一個通知，教我在第二天參加國防最高委員會。這個會議的議程中包括討論這項作戰計劃。開會時，我立刻申說這是個純粹軍事問題，祇對我發生關係。我宣言如我不能完全自由擔負我的責任，我就預備呈請辭職。白理安認我的要求爲有理。我利用這事件所產生的有利情勢，來堅持對於仍在危險的不定狀態中的指揮問題必須作最後的決定。

十一月二十八日，參巴與貝特羅（Berthelot）到我的總部裡來吃飯，貝特羅是我的真朋友，他時常告訴我關於政情的消息，這次他向我描述國防委員會開會以後的影響。他說我如此斷然的向白理安表示意見是對了。結果是指揮的統一

問題又前進了一步，他並切實說辦法在三天內將有正式決定。

十二月二日，以下的呈文與命令都發表了，我的職務擴大到一切法國軍隊，我的職稱也改爲法軍總司令。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日，陸軍部長加烈尼致書於大總統閣下：

「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二十八號命令第一款認爲祇有政府因其對於國家根本利益的責任，有管理戰事的政治目的之職權。戰場如不限於一處時，應由政府指定何爲主要敵人，而應以國家大部軍力攻擊之。因此，一切供給與接濟的分配是由政府擔任，然後政府將其完全交與各戰場司令去管理。

「現在若求戰事的適當指揮，必須有統一之指揮，現時數戰場之實際經驗也證明必須由一人來主管我國一切軍隊，使這人獨自負任純粹的軍事上的設施。

「因此，我附入所擬命令，請閣下批准。」

法國大總統命令

因一八八二年三月十六日關於陸軍行政的法律，

因一八九二年一月二十日關於最高指揮與陸軍參謀處的組織的命令，

因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規定調用較大部隊的命令，

因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日關於戰地勤務的命令，

現在命令：

第一款 國家軍隊，除去在殖民部長職權下行動的部隊，北非洲海陸軍總司令及駐摩西哥共和國總督的部隊之外，均交一將官指揮，其名義將爲「法軍總司令」。

第二款 關於這命令的實行，將另頒發命令規定。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日簽字於巴黎。 普恩加賽。

呈

民國大總統

陸軍部長加烈尼呈。

法國國民大總統，

因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日設立法軍總司令一職之命令，

現在命令：

單欵 派法國東北軍總司令霞飛爲法軍總司令。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日簽字於巴黎

普恩加賽。

呈

國民大總統

陸軍部長加烈尼呈。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日，就是以上兩項命令簽字之日，大總統府秘書長杜巴支 (Duparce) 在十二時半用電話通知我，大總統要在下午二時半左右接見我。

當我正要坐車往愛利賽去時，中路集團軍司令加斯泰諾來到。晨間我教他來，因我要告訴他，因我的職務在最近將來有擴大的計劃，我有意派他爲我的助理。我請加斯泰諾說一定要完全遵我的命令，他也說如果繼續在我的指揮下，他樂意接受任何我所要派他的職務。

在我們進巴黎時，加斯泰諾離開我。他自己的車會在後面跟隨，他就回到他的司令部。

當我到愛利賽時，大總統立刻接見我，他通知我內閣已經開會，當時上午決定改組指揮總部。我上面所抄的命令，他當晚就簽字。

我離開愛利賽到外交部去，白理安証實了大總統所給我的消息。

貝特羅向我描述白理安如何勸加烈尼接受這新的組織。他當着大總統向他說：「因爲遠方戰場作戰已經有了些時，所以必須有個全體法軍的總司令。對於這項原則，不能有什麼反對。至於總司令，祇有你或霞飛。你既是部長，假使你同時去指揮作戰，你必須在議院及各委員會裡回答過去與現在與未來的設施。你準能和我同意認這個是不可辦的。所以你不能指揮作戰；必須要霞飛。」

加烈尼立刻同意，讀者已經看見，命令的呈文是他簽字的。

因此，雖然有陰謀要減損我的權威，但因白理安的技巧的手腕，我的職權在這政治的危機裡反而擴大了。

本刊第一卷總目索引

一 分類索引 (按刊登先後爲序)

圖畫

金廷標雪梅高士圖	金廷標	一
松雪六札之一	趙孟頫	一
高南阜歲朝清供圖	高鳳翰	二
翁文恭集山谷句楹聯	翁同龢	二
袁江歲朝景物(三色版)	袁江	三
乾隆宜興窯加采筆筒		三
陳師曾五色石	陳衡恪	四
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四
張瑞圖山水	張瑞圖	五
吳梅村愛山臺饗飲序	吳偉業	五

翁文恭硃筆虎	翁同龢	六
楊濠叟篆書聯	楊沂孫	六
陳文恭隸書	陳宏謀	七
金冬心鍾爐	金農	七
上虞羅先生墨跡四種	羅振玉	八
董小宛書扇	董小宛	九
漸江畫山水	江綽	九
楊雪橋先生近書條幅	楊鍾羲	一〇
楊雪橋先生近著手稿	楊鍾羲	一〇
楊雪橋先生近影		一〇
楊雪橋先生與夫人結婚五十 年紀念攝影		一〇
錢叔美山水	錢杜	二
施愚山自書詩幅	施閏章	二

史地

郭翁仙手札之一	郭嵩燾	三
徐天池水仙	徐渭	三
唐代日本客卿吳衡事迹	梁繼偉	一
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補考	謝剛主	一
法隆寺(補白)	竹厂	二
河套民族變遷攷	謝剛主	三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攷	盧傑	三
座談日本史	錢稻孫	四
周廬	燕史	四

醫無閭摩崖巨手之書畫……………予向	葉邵園客居日本詩(補白)……………渠	唐士名勝圖會(補白)……………竹	廖蕤頤和園詞(補白)……………冉	宋元間一段詩史……………程樹德	圓明園之迴憶……………蔡申之	空海入唐求法記……………梁繼輝	五山十刹(補白)……………竹	道樾……………燕史	行政區域分合論……………柯昌泗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梁盛志	中日文化之交流……………辻善之助著 紀生譯	道光朝銀荒問題……………太平山人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陳陸	圓明餘憶……………拙菴	舊談水利述……………蔡申之	故唐律疏義非永徵律疏……………袁仲燦	中國濬渠史料……………盧傑	記清代則例……………曹宗儒	顧亭林集徵獻……………秦忱之	鴉片戰爭之動機……………孟應霖
凌次仲學記……………海波	朱九江學記……………海波	莊方耕學記……………海波	崔東壁學記……………海波	王爾德文論……………昭言	程讓堂學記……………海波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海波	張起菴學記……………海波	意園懷舊錄……………內藤虎次郎著 吉川幸次郎譯	弔上虞羅先生……………柯昌泗	兪理初卒後百年紀念……………稼江	鄭康成卒後千七百四十年紀念……………希鄭	阮文達事述……………仰彌	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林栖	雪橋自訂年譜……………楊鍾義	小泉八雲贊記……………丁仁	焦里堂卒後百二十年紀念……………荀生	焦里堂贊記……………仰彌	霞飛自叙……………金惠生譯		
吳音談……………程樹德	顧炎武之音學(補白)……………竹	釋站……………柯昌泗	急急如律令(補白)……………冉	童謠篇……………方紀生	釋「兒」與「子」……………徐知白															
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瞿昭旂	龍鳳印談……………予向	印林清話……………娛堪	周秦印談……………予向	釋龔(古印談之一)……………予向																

傳記

語文

金石

藝術

畫談……………予向 一—二

中國畫之傳神術……………蔡申之 一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予向 二

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王璞子 二

日本美術的裝飾性……………茫子 二

漸江大師談聞……………予向 五—六

省廬友朋論畫札……………王璞子 五

中國園林建築……………王璞子 七

譚觀……………王璞子 八

社會

夏禹治水之水平標……………竹厂 一

龜……………陳陸 二

元大都之新年(補白)……………竹厂 二

明代北京之新年(補白)……………竹厂 二

乾隆中之北京新年(補白)……………竹 二

上元燈語……………仲文 三

上元夫人(補白)……………竹 三

舊時春明燈節之(補白)……………冉 三

盛況……………冉 三

明清燈事小志(補白)……………冉 三

癸丑修禊(補白)……………冉 五

禊事不限於三月(補白)……………竹 五

粽與五毒(補白)……………恩 六

雄黃酒(補白)……………冉 六

櫻粟……………抑吾 七

淘溝(補白)……………竹 二

撒豆……………知堂 二

譚龍……………徐知白 三

掌故

禹跡寺……………知堂 一

舉人大挑之始(補白)……………冉 一

李菴客有懷鉛浮海之恩……………冉 一

詩案(補白)……………冉 一

庚辰述往……………冉 一

殿(補白)……………冉 二

張文襄之勸學(補白)……………竹 三

古文尙書撰異(補白)……………竹 三

孔子世家(補白)……………冉 四

諡(補白)……………冉 四

副榜之抽換(補白)……………冉 五

炒栗子……………知堂 六

內閣談……………一士 六

中和(補白)……………渠 六

海山仙館(補白)……………冉 六

盛伯巖幾為狀元(補白)……………冉 七

上虞羅先生之自署(補白)……………燕 八

關於楊大瓢……………知堂 九

南屋述聞……………水東花隱 八—九

樞曹追憶……………呂允甫 一〇

附漢章京題名補

清代三元掌故(補白)……………冉 一〇

科舉概論……………子厂 二

搜遺(補白)……………冉 二

畿輔先哲祠(補白)……………燕 三

郭筠仙自題小像詩(補白)……………醜 三

畫寶李雨亭(補白)……………冉 三

題跋

藏園群書題記……………藏園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一	漢天師世家跋……………三	明本放翁詩選前後集跋……………九	明本渭南文集(正德本)……………九	明本渭南文集(萬曆本)……………九	明本元道山集跋……………九	明本詩話總錄跋……………九	延禧室書畫經眼錄……………黃瓶士 一一三	讀老老恒言……………知堂 七	小來禽館帖跋……………勺圃 七又二	郭菊仙手札並跋……………楚金 一三	漢書疏證……………海波 一	殷墟書契覆編校記……………海波 一	甲骨地名通檢……………海波 一	鐵雲藏龜零拾……………波 二	殷契遺珠……………波 二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波 二	使華訪古錄……………詢 二	龍樹菩薩眼論……………兌 二	嶺雲軒增記……………兌 三	五十七世紀中國歷年表……………鐘 三	散木居奏稿……………壹 四	中國建築史……………仲 四	東萊趙氏楹書叢刊……………壹 五	偽書通考……………鐘 五	希古樓金石萃編……………燕 六	選印聊齋志異原稿……………鐘 六	西清彞器拾遺……………波 七	中國目錄學史……………鐘 七	中英初次交戰之研究及其文獻……………文 八	鴉片戰爭史……………文 八	林文忠公年譜……………文 八	四庫全書纂修攷……………鐘 九	山東金文集存……………波 二	眞諦三藏年譜附譯述考……………鐘 二	朝鮮金石考……………波 三	大東金石書……………波 三
新學篇……………荀鶴 一	道德的原始……………蒼巖 二	教育與犯罪……………強立 三	書序說……………鏗齋 四	關於日記……………止岐 六	札記	葵和室隨筆……………渠彌 二七	沈文定粵報日記……………故吾 一六	訪殷墟記……………問耕 六三	寶齋漫筆……………一士 九又	天和閣聯話……………慎言 一〇	文藝	藝文選錄……………一六								

燕都覽古詩話	兌之	一一三
雙的代價	陳慎言	二
惠施	徐知白	二
日內瓦	蕭伯納著 白林譯	四
紅樓真夢	龍顯山人	一一二
時事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	林同甫	一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	沈雷	一
戰爭與文明	毅甫	一
莫洛托夫	毅甫	一
潛水艇在國際法上之地位	承裕	一
墨西哥的石油銷路問題	效韓	一
英法德資源問題	慕非	一
法國共產黨之命運	慕非	一
美國一九四〇年底國際形勢	陳叔子	二
關於自沉的德國袖珍艦	毅甫	二
開戰後之倫敦	同甫	二
開戰後之巴黎	同甫	二
開戰後之柏林	同甫	二
戰時德國之旅行生活	環	二
戰時之歐洲經濟生活	環	二
布列門號爵國記	環	二
德國的食糧問題	望生	三
六萬五千噸的戰艦	同	三
英法德三國的戰費	同	三
歐戰之善後問題	同	三
世界聯邦之前途	北定	三
波蘭戰役始末記	銘	四
德國人論經濟戰	承裕	四
海上封鎖之檢討	落木	四
英法海上封鎖之對德影響	落木	四
英國農村問題	望生	五
歐洲各同盟之檢討	環	五
印度之地位	同	五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	望生	六
美國一青年對參戰的意見	復光	六
介於兩大之間的西班牙	望生	六
英國之謀報機關	北定	七
坦克在現代戰術中的地位	同	七
德蘇訂約珍聞	陳同富	八
第五縱隊活動寫真	同富	九
康比尼森林停戰訂約記	同富	九
蘇彝士運河與歐局	毅甫	九
德軍佔領那威記	望生	一〇
英屬索馬利蘭之陷落	裕	一〇
歐洲新秩序觀	同甫	二
直布羅陀	劉端	二
飢饉	北定	三
愛爾蘭之國防	望生	三
述要 八月—十月	望生	三
通信		
興趣問題	醒齋	二
標點	靜言	二
營造法式	俞子文	三
徵文期限	俞子文	三
科學實用文字	侯殿曾	四
北京之塵	慎虛	五
擬河北棚地救災法	陶	五
帖跋訂誤	勺圃	九
禁烟之歷史的迴憶	綠葉	一〇

二 筆畫索引 (以文題第一字筆畫多寡爲序)

三 畫

- 上元燈語……………仲文 三期
- 士元夫人(補白)……………竹 三
- 上虞羅先生之自署(補白)……………燕 八
- 上虞羅先生墨跡(圖畫)……………羅振玉 八
- 四種
- 大東金石畫(評)……………波 三
- 小來禽館帖跋……………勺圃 七又二
- 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林栖 〇
- 小泉八雲贊記……………丁仁 二
- 山東金文集存(評)……………波 二

四 畫

- 中日文化之交流……………辻善之助著 紀生譯 八—〇
- 中和(補白)……………渠 六
- 中英初次交戰之研究及其文獻(評)……………文 八
- 中國目錄學史(評)……………鍾 七
- 中國建築史(評)……………仲 四
- 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王璞子 二
- 中國畫之傳神術……………蔡申之 一
- 中國園林建築……………王璞子 七
- 中國溝渠史料……………盧傑 二
- 五十七世紀中國歷年表(評)……………鍾 三
- 五山十刹(補白)……………竹 五
- 介於兩大之間的西班牙……………望生 六
- 元大都之新年(補白)…………… 二
- 內閣談……………一士 六
- 六萬五千噸的戰艦……………同 三
- 天和閣聯話……………慎言 一〇

五 畫

- 孔子世家(補白)……………冉 四
- 甲上虞羅先生……………柯昌泗 八
-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藏園 一
- 日內瓦……………蕭伯納著 白林譯 四
-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梁盛志 七
- 日本美術的裝飾性……………茫子 二
- 王爾德文論……………昭言 五
- 王白田學記(與朱止泉合記)……………海波 六
- 世界聯邦之前途……………北定 三
- 北京之屢(通訊)……………慎虛 五
-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望生 六
- 北齊乾明夫子廟碑(圖畫)…………… 四

古文尙書僕異(補白).....竹 四
西庫全書纂修攷(評).....鐘 九
布列門號國記.....瓊 二
甲骨地名通檢(評).....海波 一

六 畫

印林清話.....魏 堪 九一〇
印度之地位.....同 五
行政區域分合論.....柯昌泗 六
朱九江學記.....海波 二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海波 六
西清齋器拾遺(評).....波 七

七 畫

吳音談.....程樹德 一
吳梅村愛山臺觀(圖畫).....吳偉業 五
飲序.....程樹德 四
宋元間一段詩史.....程樹德 四
希古樓金石萃編(評).....燕 六
李繩客有懷鉛浮海之思(補白).....冉 庵 一

八 畫

延禧室書畫經眼錄.....黃顯士 一三
沈文定粵報日記.....沈桂芬 四一六
阮文達事迹.....仰 彌 九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攷.....盧 傑 三
使華訪古錄(評).....詢 二
周秦印談.....予 向 二
周廬.....燕 史 四
坦克車在現代戰術中的地位.....同 七
帖跋訂誤(通訊).....勺 圃 九
庚辰述往.....一 士 二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予 向 二
明本放翁詩選前後集跋.....藏 園 九
明本渭南文集跋(正德本).....藏 園 九
明本渭南文集跋(萬曆本).....藏 園 九
明本元遺山集跋.....藏 園 九
明本詩話總龜跋.....藏 園 九
明代北京之新年(補白).....竹 厂 二
明清燈事小志(補白).....靈 三

九 畫

松雪六札之一(圖畫).....趙孟頫 一
東萊趙氏楹書叢刊(評).....靈 五
林文忠公年譜(評).....文 八
河套民族變遷考.....謝剛主 三
法隆寺(補白).....竹 厂 二
法國共產黨之命運.....慕 非 一
波蘭戰役始末記.....銘 四
妙栗子.....知 堂 六
空海入唐求法記.....梁繩律 五
直布羅陀.....劉 端 二
金冬心鍾馗(圖畫).....金 農 七
金廷標雪梅高士圖(圖畫).....金廷標 一
金璋所藏甲骨文卜辭(評).....波 二
俞理初卒後百年紀念.....稼 江 八
南屋述聞.....水東花隱 八
急急如律令(補白).....冉 三
故唐律疏義非永徵律疏.....袁仲燦 二〇
施愚山自雪詩幅(圖畫).....施閏章 二

癸丑修葺(補白).....	冉	五
禹跡寺.....	知	堂
科學概論.....	子	厂
科學實用文字(通訊).....	侯	殿
紅樓真夢.....	龍	顯
美國一青年對參戰的意見.....	復	光
美國與一九四〇年底國際形勢.....	陳	叔
英法德三國的戰費.....	同	三
英法德資源問題.....	慕	非
英法海上封鎖之對德影響.....	落	木
英國之謀報機關.....	北	定
英國農村問題.....	望	生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	林	同
英屬馬來利蘭之陷落.....	裕	一〇

十畫

凌次仲學記.....	海	波
唐土名勝圖會(補白).....	竹	一
唐代日本客卿是衡事述.....	梁	一

徐天池水仙(圖畫).....	徐	渭
夏禹治水之水平標(補白).....	竹	一
宵勤瑣記.....	問	耕
座談日本史.....	饒	稻
時事述要 八月—十月.....	二〇	三
書序說.....	鏗	齋
書賈李雨亭(補白).....	冉	三
殷契遺珠(評).....	波	二
殷墟書契續編校記(評).....	海	波
海上封鎖之檢討.....	落	木
海山仙館(補白).....	冉	六
眞諦三藏年譜附譯述攷.....	鍾	二
翁文恭硃筆虎(圖畫).....	翁	同
翁文恭集山谷句(圖畫).....	翁	同
楮聯.....	二	
袁江歲朝景物(三色版).....	袁	江
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瞿	昭
記清代則例.....	曹	宗
高南阜歲朝清供圖(圖畫).....	高	鳳

十一畫

乾隆中之北京新年(補白).....	二
乾隆宜興密加采(圖畫).....	三
筆筒.....	三
偽書通攷(評).....	鍾
副榜之抽換(補白).....	冉
崔東壁學記.....	海
康比尼森林停戰訂約記.....	同
實.....	富
張起菴學記.....	海
張文襄之勸學(補白).....	竹
張瑞圃山水(圖畫).....	張
教育與犯罪.....	強
洵藩(補白).....	竹
清代三元掌故(補白).....	冉
清初東南沿海邊界補考.....	謝
第五縱隊活動寫真.....	同
莊方耕學記.....	海
莫洛托夫.....	毅
訪殷墟記.....	故
郭筠山手札之一(圖畫).....	郭
郭筠仙手札并跋.....	楚
郭筠仙自題小像詩(補白).....	醒
陳文恭隸書(圖畫).....	陳
陳師曾五色石(圖畫).....	陳

雪橋自訂年譜……………楊鍾毅 一〇—三 飢餓……………北定 三	十二畫	惠施……………徐知白 二 搜遺(補白)……………冉 二 數木居奏稿(評)……………壹 四 朝鮮金石考(評)……………波 三 念 焦里堂卒後百二十年紀……………荀 三 焦里堂實記……………仰 三 畫談……………予 一—二 盛伯燾幾爲狀元(補白)……………冉 七 程讓堂學記……………海 五 畫議篇……………方 六 開戰後之倫敦……………同 二 開戰後之巴黎……………同 二 開戰後之柏林……………同 二 雄黃酒(補白)……………冉 六
圓明園之迴憶……………蔡申之 三—五 圓明餘憶……………抽 八 意園懷舊錄……………內藤虎次郎著 七 吉川幸次郎譯 愛爾蘭之國防……………望 三 新學篇……………荀 一 楊雪橋先生近書……………楊鍾毅 二 條幅……………楊鍾毅 二 楊雪橋先生近著……………楊鍾毅 二 手稿……………楊鍾毅 二 楊雪橋先生近影(圖畫)……………二〇 楊雪橋先生與夫人結婚 五十年紀念攝影(圖畫)……………二〇 楊漢叟篆書聯(圖畫)……………楊沂孫 六 禁烟之歷史的迴憶(通訊)綠 葉 二〇 葉郎園客居日本詩(補白)……………渠 四 董小宛書扇(圖畫)……………董小宛 九 詩案(補白)……………冉 一 道光朝銀荒問題……………太平山人 八 道德的原始……………蒼 二 燕 史 二 道繼……………燕 史 五	十四畫	廖森駭頤和園詞(補白)……………冉 四 漢天師世家跋……………歐 三 漢書疏證(評)……………海 一 漸江大師軼聞……………予 五—六 漸江畫山水(圖畫)……………江 九 輿事不限於三月(補白)……………竹 五 粽與五毒(補白)……………思 六 賓廬友朋論畫札……………五
墨西哥的石油銷路問題……………效 一 徵文期限(通訊)……………俞 三 德國人論經濟戰……………承 四 德國的食糧問題……………望 三 德軍占領那威記……………望 二〇 德蘇定約珍聞……………陳 八 撒豆……………知 三 標點(通訊)……………靜 二 權曹追憶……………呂 二	十五畫	呂允甫 二

附漢章京題名補

歐洲各同盟之檢討	……	裘	五
歐洲新秩序觀	……	同甫	二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	……	沈雷	一
歐戰之善後問題	……	同	三
潛水艇在國際法上之地位	……	承裕	一
畫補先哲詞(補白)	……	盡	三
觀(補白)	……	冉庵	二
歐康成卒後千七百四十年紀念	……	希鄭	九
養和室隨筆	……	渠彌	二七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	……	陳陸	八
鴉片戰爭史(評)	……	文	八
鴉片戰爭之動機	……	孟慶霖	三

十六畫

戰爭與文明	……	毅甫	一
戰時之歐洲經濟生活	……	毅	二
戰時德國之旅行生活	……	毅	二
燕都覽古詩話	……	竟之	一一三
奧越問題(通訊)	……	醒齋	二

說(補白)

選印聊齋志異原稿(評)	……	鐘	六
錢叔美山水(圖畫)	……	錢杜	二
龍鳳印談	……	予向	七
龍崗善齋眼論	……	竟	二

十七畫

橫雲軒瑣記(評)	……	竟	三
發河北棚地救災法(通訊)	……	陶	五
營造法式(通訊)	……	俞子文	三
舉人大挑之始(補白)	……	冉庵	一
霞飛自叙	……	金惠生譯	一一三

十八畫

舊時春明燈節之盛況(補白)	……	冉	三
舊歲水利述	……	蔡申之	一〇一三
藏園羣書題記	……	藏園	一又三又九
關於日記	……	止岐	六

關於楊大瓢

關於楊大瓢	……	知堂	九
關於德國自沉的袖珍戰艦	……	毅甫	二
醫無閭摩崖巨手之書畫	……	予向	四

十九畫至二十二畫

藝齋漫筆	……	一士	九又
藝文選錄	……	王璞子	八
譚壘	……	徐知白	二
龍	……	陳陸	二
畧粟	……	抑吾	七
蘇彝士運河與歐洲	……	毅甫	九
釋「兒」與「子」	……	徐知白	七
釋站	……	柯昌泗	二
釋龔(古印談之一)	……	予向	三
顧炎武之音學(補白)	……	竹广	一
顧亭林集徵獻	……	華忱之	三
鐵雲藏龜拾零(評)	……	波	二
雙的代價	……	陳慎言	二
讀老老恒言	……	知堂	七

三 撰人索引 (以署名第一字筆畫多寡為序)

一畫至三畫

一	士：庚辰述往……………	二	期
	內閣談……………	六	
	藝齋漫筆……………	九又二一三	
丁	仁：小泉八雲齋記……………	二	
內	圃：小來禽館帖跋……………	七又二	
	帖跋訂誤(通訊)……………	九	
子	厂：科學概詠……………	二	

四畫

予	向：畫談……………	一	二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	二	

醫無閭糜尾巨手之畫畫…………… 五十六

漸江大師軼聞…………… 七

龍鳳印談…………… 二

周秦印談…………… 七

釋難…………… 三

內藤虎次郎：意國懷舊錄(吉川幸次郎譯)…………… 七

太平山人：道光朝銀荒問題…………… 八

文：中英初外交戰之研究及其文獻(評)…………… 八

鴉片戰爭史(評)…………… 八

林文忠公年譜(評)…………… 八

方紀生：童謠篇…………… 六

止 岐：關於日記…………… 六

水東花隱：南屋述聞…………… 八

王瓊子：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 二

中國園林建築…………… 七

譚望…………… 八

五畫

再：舊時春明燈節之盛況…………… 三

(補白) 急急如律令(補白)…………… 三

孔子世家(補白)…………… 三

廖彙假頤和園詞(補白)…………… 四

證(補白)…………… 四

副榜之抽換(補白)…………… 五

癸丑修禊(補白)…………… 五

雄黃酒(補白)…………… 六

海山仙館(補白)…………… 六

盛伯發幾為狀元(補白)…………… 七

清代三元掌故(補白)…………… 七

搜遺(補白)…………… 二

書賈李雨亭(補白)…………… 三

冉庵：舉人大挑之始(補白)…… 李繩客有懷鉛浮海之思(補白)…… 詩案(補白)…… 觀(補白)…… 北定：世界聯邦之前途…… 英國之謀報機關…… 飢饉…… 白林：日內瓦(蕭伯納原著)……	一 一 一 二 三 七 三 三	六 畫		仰彌：阮文達事述…… 焦里堂贊記…… 仲文：中國建築史(評)…… 仲文：上元燈語…… 吉川幸次郎：意園懷舊錄(內藤虎次郎原著)…… 同：六萬五千噸的戰艦…… 英法德三國的戰費…… 歐戰之善後問題…… 印度之地位…… 坦克在現代戰術中的地位……	九 二 四 三 三 七 三 三 三 五 七	同甫：開戰後之倫敦…… 開戰後之巴黎…… 開戰後之柏林…… 歐洲新秩序觀…… 同富：第五縱隊活動寫真…… 康比尼森林停戰訂約記實…… 江類(即漸江)：山水(圖畫)…… 竹：上元夫人(補白)…… 張文襄之勸學(補白)…… 唐土名勝圖會(補白)…… 古文尙書撰異(補白)…… 五山十刹(補白)…… 禪事不限於三月(補白)…… 洵溝(補白)…… 竹：夏禹治水之水平標(補白)…… 顧炎武之音學(補白)…… 法隆寺(補白)…… 明代北京之新年(補白)…… 辻善之助：中日文化之交流(紀生譯)……	二 二 二 二 九 九 九 九 三 三 三 四 四 五 五 二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八—〇	七 畫		兌：龍樹菩薩限論(評)…… 嶺雲軒瑣記(評)…… 兌之：燕都覽古詩話…… 吳偉業：愛山臺飲序(圖畫)…… 呂允甫：樞曹追憶…… 希鄭：嶺漢章京題名補四十年紀念…… 沈雷：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 沈桂芬：粵報日記…… 抑吾：醫粟…… 孟慶霖：鴉片戰爭之動機…… 林栖：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 林同甫：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 波：鐵雲藏龜零拾(評)…… 殷契遺珠(評)……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評)…… 西清彝器拾遺(評)…… 山東金文集存(評)……	二 三 一—三 五 一〇 九 一 四—六 七 二 二 二〇 一 二 二 二 二 七 二	八 畫	
--	--------------------------------------	------------	--	--	---	---	---	------------	--	---	---	------------	--

朝鮮金石考(評).....	三	故吾：訪殷墟記.....	五	程讓堂學記.....	五
大東金石書(評).....	三	柯昌泗：釋站.....	二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	六
知堂：禹跡寺.....	一	行政區域分合論.....	六	張起菴學記.....	七
妙栗子.....	六	紀生：弔上虞羅先生.....	八	翁同龢：集山谷句楹聯(圖畫).....	二
讀老老恒言.....	七	紀生：中日文化之交流(辻善之助原著).....	八—一〇	荀生：蕉里堂卒後百二十年紀念.....	三
關於楊大猷.....	九			荀鶴：新學篇.....	一
撒豆.....	三			茫子：日本美術的裝飾性.....	二
承裕：潛水艇在國際法上之地位.....	一			袁江：歲朝景物(圖畫).....	三
德國人論經濟戰.....	四			袁仲燦：故唐律疏義非永徽律疏.....	一〇
拙庵：圓明餘憶.....	八			高鳳翰：歲朝清供(圖畫).....	二
金廷標：雪梅高士圖(圖畫).....	一				
金農：鐘馗(圖畫).....	七				
金應生：霞飛自叙.....	一—三				
九畫					
侯駿曾：科學實用文字(通訊).....	四				
俞子文：營造法式徵文期限(通訊).....	三				
思： 際與五毒.....	六				
施閏章：自書詩幅.....	二				
昭言：王爾德文論.....	五				
十畫					
		模塘老人：印林清話.....	九—一〇		
		徐渭：水仙(圖畫).....	三		
		徐知白：惠施.....	二		
		釋「見」與「子」.....	七		
		譚龍.....	三		
		效韓：墨西哥的石油銷路問題.....	一		
		海波：凌次仲學記.....	一		
		漢書疏証(評).....	一		
		殷墟書契續編校記(評).....	一		
		甲骨地名通檢(評).....	一		
		朱九江學記.....	二		
		莊方耕學記.....	三		
		崔東壁學記.....	四		
十一畫					
		張瑞圖：山水(圖畫).....	五		
		曹宗儒：記清代則例.....	二		
		梁繩禕：唐代日本客卿吳衡事述.....	一		
		空海入唐求法記.....	五		
		梁盛志：日本最古之漢詩集.....	七		
		渠： 葉郎園客居日本詩.....	四		
		中和.....	六		

<p>渠 彌：養和室隨筆……………二一七</p> <p>望 生：德國的食糧問題……………三</p> <p>英國農村問題……………五</p> <p>北歐三國戰役概觀……………六</p> <p>介於兩大之間的西班牙……………六</p> <p>德軍佔領那威記……………一〇</p> <p>愛爾蘭之國防……………三三</p> <p>郭高濂：手札之一(圖畫)……………三三</p> <p>問 耕：宵動瑣記……………六十三</p> <p>陳同富：德蘇訂約珍聞……………八</p> <p>陳叔子：美國與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形勢……………二</p> <p>陳 陸：鴉片戰與中國軍器……………二</p> <p>陳慎言：雙的代價……………八</p> <p>陳衡恪：五色石(圖畫)……………二</p> <p>陳宏謀：隸書(圖畫)……………四</p> <p>陶 陶：援河北捕地救災法(通訊)……………五</p>	<p>東萊趙氏種書叢刊(評)……………五</p> <p>復 光：美國一青年對參戰的意見……………六</p> <p>強 立：教育與犯罪……………三</p> <p>程樹德：吳音談……………一</p> <p>宋元間一段詩史……………四</p> <p>華竹之：顧亭林集徵獻……………三</p> <p>黃瓶士：延禧室書畫經眼錄……………一三</p>	<p>布列門號歸國記……………二</p> <p>歐洲各同盟之檢討……………五</p> <p>落 木：海上封鎖之檢討……………四</p> <p>英法海上封鎖之對德影響……………四</p> <p>董小宛：書扇(圖畫)……………九</p> <p>裕 裕：英屬索馬利蘭之陷落……………一〇</p> <p>詢 詢：使華訪古錄……………二</p>
<p>十二畫</p> <p>散木居奏稿(評)……………四</p>	<p>十三畫</p> <p>慎 言：天和閣聯話……………一〇</p> <p>慎 虛：北京之塵(通訊)……………五</p> <p>楊沂孫：篆書聯(圖畫)……………六</p> <p>楊鍾羲：近書條幅……………一〇</p> <p>近著手稿……………一〇</p> <p>近影……………一〇</p> <p>結稿五十年紀念攝影……………一〇</p> <p>雪橋自訂年譜……………一〇—三</p> <p>楚 金：郭筠仙手札并跋……………三</p> <p>瑗 瑗：戰時德國之旅行生活……………二</p> <p>戰時之歐洲經濟生活……………二</p>	<p>十四畫</p> <p>綠 葉：禁烟之歷史的迴憶(通訊)……………一〇</p> <p>蒼 巖：道德的原始……………二</p> <p>趙孟頫：六札之一(圖畫)……………一</p> <p>銘 銘：波蘭戰役始末記……………四</p>
<p>十五畫</p> <p>劉 端：直布羅陀……………二</p> <p>慕 非：英法德資源問題……………一</p> <p>法國共產黨之命運……………一</p>		

毅甫：戰爭與文明……………	一
莫洛托夫……………	一
關於自沉的德袖珍戰艦……………	二
蘇曼士運河與歐局……………	九
稼江：俞理初卒後百年紀念……………	八
蔡申之：中國畫之傳神術……………	一
圓明園之迴憶……………	三一
舊畿水利述……………	二〇—二二

十六畫

錢稻孫：座談日本史……………	四
靜言：標點(通訊)……………	二
龍顯山人：紅樓偵夢……………	一一—二
謝剛主：清初東南沿海邊界補考……………	一
河套民族變遷考……………	三
鏗齋：書序說……………	四
鐘：中國目錄學史(評)……………	七
眞諦三藏年譜附譯述考(評)……………	二
瞿昭旂：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四
藝：明清燈事小志……………	三
畿輔先哲祠(補白)……………	三
藏園：文苑英華校本書後……………	一
漢天師世家跋……………	三
明本放翁詩選前後集跋……………	九
明本渭南文集跋……………	九
明本渭南文集跋(正德本)……………	九
明本渭南文集跋(萬曆本)……………	九

十七畫至二十四畫

明本元遺山集跋……………	九
明本詩話總龜跋……………	九
羅振玉：墨跡四種(圖畫)……………	八
鐘：偽書通考(評)……………	五
選印聊齋志異原稿(評)……………	六
四庫全書纂修考(評)……………	九
鐘：五十世紀中國歷年表(評)……………	三

未署名及合撰者

金城銀行

資 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

元

公 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

萬元

業 務 辦 理 商 業 銀 行 業

務 兼 辦 儲 蓄

北 京 分 行

西 交 民 巷 南 局 四 三 三

南 城 辦 事 處

西 河 沿 南 局 三 五 三

東 城 辦 事 處

王 府 井 大 街 東 局 二 五 〇

西 城 辦 事 處

西 單 北 大 街 西 局 七

北 城 辦 事 處

鼓 樓 大 街 東 局 六 四

北京 中國實業銀行

辦 理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兼 辦 儲 蓄

代 理 永 寧 保 險 公 司 承 保 火 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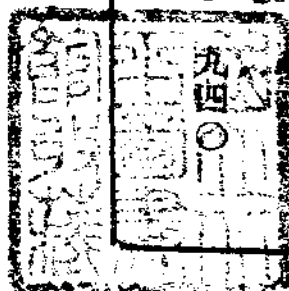
行 址 西 交 民 巷 三 十 六 號

電 話 南 局 一 四 八 二 二 八 六 七

三 四 〇 二

辦 處 事

王 府 井 大 街 六 十 號
電 話 東 局 一 七 〇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五局 三三五八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〇〇四八號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八二一〇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東
電西

三六〇〇
八八六

大陸銀行

兼辦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
儲蓄存款事宜

北京分行地址 西交民巷

支行

東四牌樓大街 崇文門外大街
王府井大街 地安門外大街
西單牌樓大街 燕京大學校內

鹽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 南局二一八三〇號
掛號 七七七七

大生銀行北京辦事處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 北京西交民巷

總行 天津法租界六號路

寄莊 上海英租界寧波路永亨大樓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北京分行

前外廊房頭條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南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崇文門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西河沿
王府井大街
花市
西四牌樓
鼓樓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三三三〇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三七七

唯一純小品散文刊物

學文 月刊

內容豐富

歡迎直接定閱

總代售處：北京西單
亞方書局

社址：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電話 西局二二一四

青年唯一讀物

中國青年月刊

每月一日出版
內容充實，計有

論著，學術，專載文藝，學生生活，雜組各欄，每期十餘萬言，歡迎直接訂閱，每冊二角，全年十二冊，二元一角，發行者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青年俱樂部。

北 京 中 孚 銀 行

辦 理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兼 辦 儲 蓄

行 址 西 交 民 巷 四 號

國 藝 月 刊

專 著 考 證 遊 記 詩 詞

筆 乘 散 文 藝 術 戲 劇

編 輯 發 行 中 國 文 藝 協 會

南 京 中 山 北 路 五 五 號

同 願 月 刊

弘 揚 佛 法

建 立 民 衆 眞 實 信 仰

每 月 一 日 出 版

每 期 一 冊 定 價 一 角

社 址 佛 教 同 願 會

北 京 沙 灘 嵩 祝 寺 內

現地編輯綜合月刊雜誌

日 文
興 亞 前 線

北京阜外新民印書館內
發行所 興亞前線社

正 則
日 語 講 座

第一、二、三輯已出版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出版處

請 看

↓ 藝術與生活

最近已出版

定價每冊壹角

古溫楊醫亞主辦龍江陳述先主編

國 醫 砥 柱 月 刊

全國當代 名醫撰稿 材料豐富 學說新穎
特色 曾論公正 新聞翔實 編排醒目 印刷精美
風行中外 信用最著 定價最廉 出版準期

定價 零售每冊國幣一角五分

總發行所 北京西城北溝沿三十號國醫砥柱月刊社

冀東銀行

營業種類

存款	放款	匯款	代理
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種存款 通知存款 通存存款	倉庫押款 貼現押匯透支 商現押款 商品押款	電報匯款 支票匯款 匯解存款	託收款項 保險
利益優厚	手續簡單	迅速敏捷	便利穩妥

通匯地點

國 內 國 外

北 京 山 海 關 秦 皇 島	天 津 遵 化 樂 亭	上 海 豐 潤 懷 來	青 島 密 雲 豐 鎮	唐 山 灤 縣 多 倫	厚 和 昌 黎 大 同	張 北 遷 安 鉅 鹿	包 頭 胥 各 莊 平 地 泉	新 京 奉 天 鄭 家 屯	神 戶 北 票 通 遼	大 阪 營 口 大 連	東 京 錦 州 哈 爾 濱
--------------------------------------	----------------------------	----------------------------	----------------------------	----------------------------	----------------------------	----------------------------	--------------------------------------	---------------------------------	----------------------------	----------------------------	---------------------------------

迎洽號七十五號
 歡接七十五號
 任行一六〇三號
 無支一四〇四號
 項總路四四號
 事敝號局特二區平安街七號
 詢去八三局支行五〇〇五號
 垂地界法電東河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客隨法電東河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願隨時
 對隨地址
 行即本行地址
 本請天津本行地址
 北京本行地址
 西交民巷七號
 電話南局五六九號八八七號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單北大街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河北省銀行

北京分行通告

本行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信用昭著收做各項存放款扶助農工務業附設倉庫押做雜糧貸款手續簡便利率從輕在本省商業繁盛區域均有聯行事變以後京漢津浦兩線重要地點分支行均逐漸恢復營業照常匯兌如荷 惠顧無任歡迎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電報掛號二二二二

電話南局

經理室 七八六 營業部 六五三
庶務處 一七二 傳達室 一七三〇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匯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匯兌數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店·東馬路十四號

衛生局檢定

甲 等 牛 乳

逢源牛奶場	通州牛奶場	福牛巴氏消毒場
地外中縱胡同二十號	東城校尉營門牌二號	東單北大街三四一號
電話東局一五五一號	電話東局三一五六號	電話東局二六八一號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念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署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叢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掲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選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中和月刊

第一卷 第十二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廣告價目表

種類	面		
	全	半	四分之一
甲	一〇〇元		
乙	八〇元	四五元	二五元
丙	六〇元	三五元	二〇元

詳章函索即寄

大陸最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刷

活版、膠版、平版、原色版、其他一切之高級印刷製本設備完備

出版

中國出版界之指導、綜合、各種研究、各種文藝、讀物、各種複製、古典

學用品

中國學校用品、事務用品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中日合辦
資本金五百萬圓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

代表
電話西局(二)

三三三三
三二一〇
香香香香

最新設備